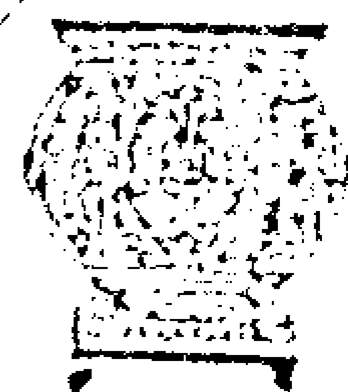
莫泊桑小说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2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豪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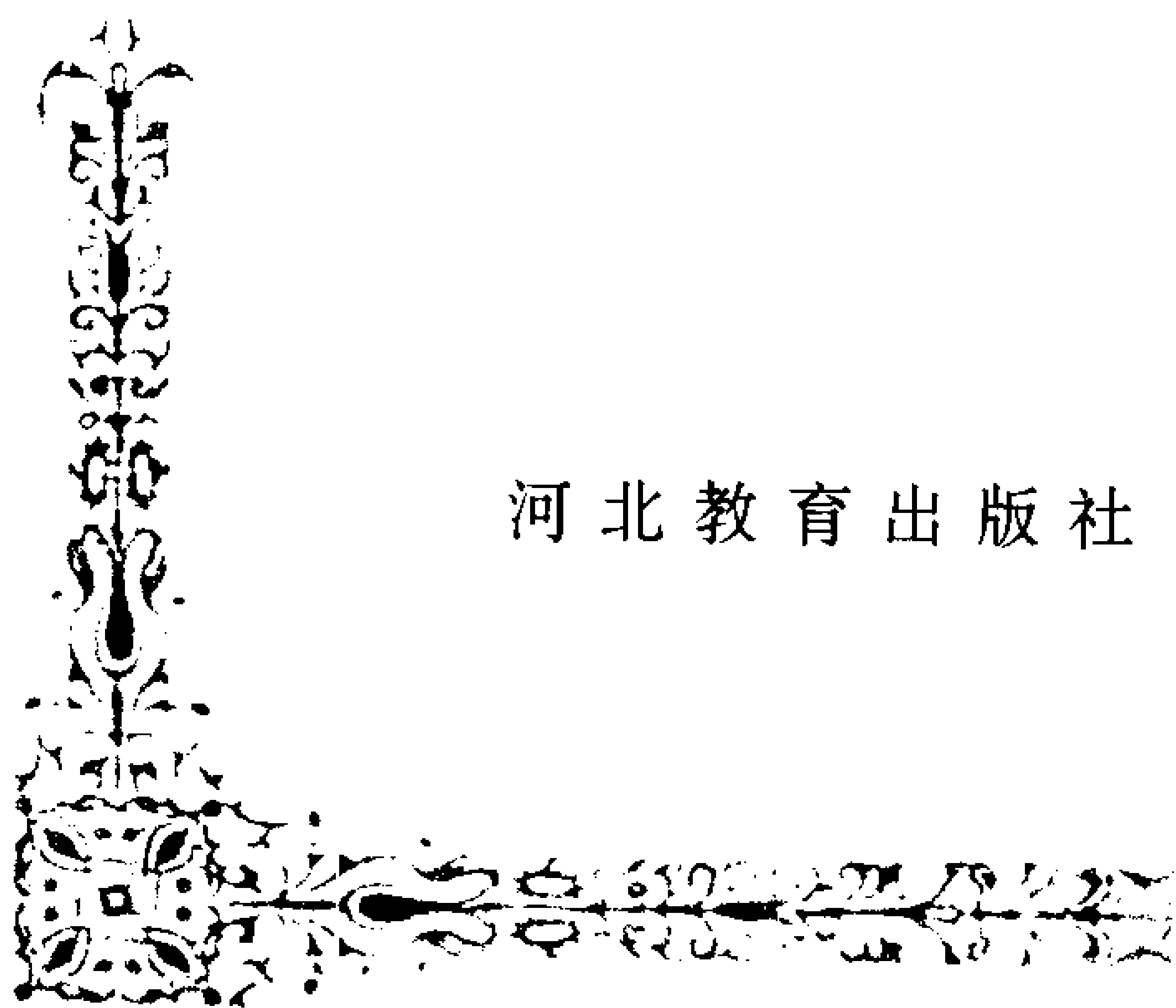


莫泊桑小说全集

第2卷

桂裕芳 主编

蔡鸿滨 万美君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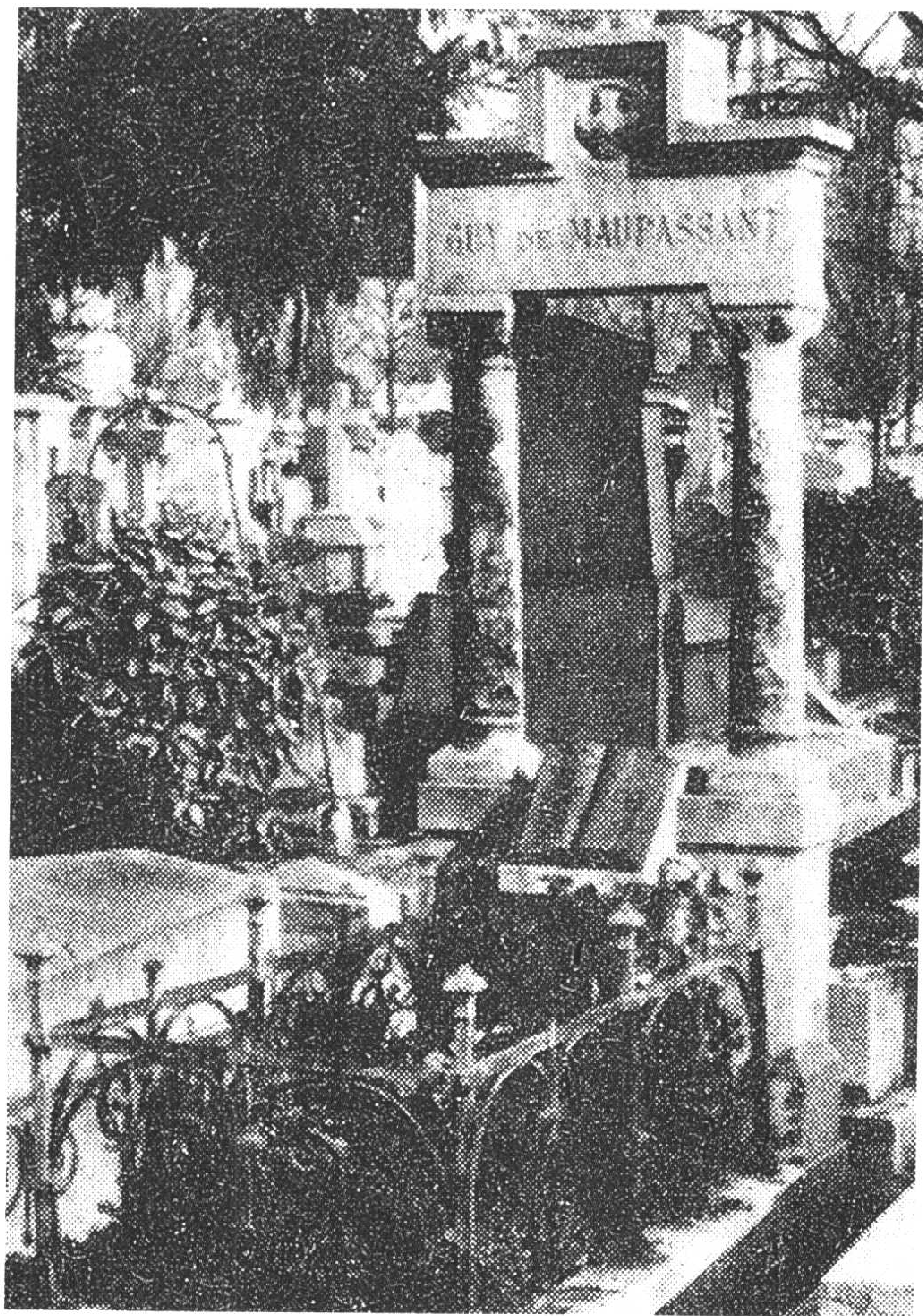


莫泊桑画像(1875)

费延—佩兰 作



莫泊桑(1888)



巴黎蒙帕纳斯墓园中莫泊桑之墓



彼埃尔坐在弟弟身旁

目　　录

·长篇小说·

温　　泉*

蔡鸿滨 译

* 原名《奥里奥尔山》。

莫泊桑于1885年7月去法国中部山区温泉治病，萌生了写作《奥里奥尔山》的念头，便拟好初稿，后又两次赴山区温泉，一为治病，二为核实细节。小说于1886年12月23日至1887年2月6日刊登于《吉尔·布拉斯日报》，后由阿瓦尔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中译本据 Louis Conard 出版社 1902 年版译出。

第一卷

第　一　章

习惯早起先来温泉浴室的人已经洗完了澡，这时正在大树底下散步，他们三三两两或是独自一个人，沿着从昂瓦尔峡谷流下来的小溪慢慢走着。

其他的顾客陆续从村里走来，匆匆走进温泉浴室。这是一座大房子，底层作温泉疗法专用，二楼是游艺场、咖啡厅和台球室。

自从博纳菲耶大夫在昂瓦尔峡谷深处发现一股流量很大的泉水，并且自己把它命名为博纳菲耶泉水之后，当地和附近有几个缩手缩脚、怕担投机风险的地产主，终于下了决心，在奥弗涅[①]的这个宁静小山谷中间盖了房子，小山谷虽然荒无人烟，但是景色宜人，到处是胡桃树和高大的栗树；那座建筑兼有医疗和娱乐等多种用途，楼下出售矿泉水，备有淋浴和盆浴，楼

① 法国中央高原中部地区，地跨三个省份，境内有多处死火山，有许多医疗用矿泉。

上卖啤酒、甜烧酒，还可以听音乐。

沿着小溪有一段细谷，用围墙圈了起来，修了一座花园，这是一切温泉城市都必不可少的。另外还开辟了三条小路，其中一条几乎是笔直的，另外两条却弯弯曲曲像弓形一样。在第一条路的尽头开出一个人工水源来，和主要的水源分开，迸出的泉水在水泥池里翻腾，水池上面用茅草篷遮着，旁边有个女人看守着，她脸上毫无表情，不过大家都亲热地管她叫玛丽。这个安安稳稳的奥弗涅女人戴着一顶小软帽，洗得白白的，一件肥大的围裙几乎把全身都盖住了，围裙总是干干净净的，遮住她身穿的工作服。她一看到路上有洗澡的人朝她走来，便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等她认出来的人是谁，便从活动的小玻璃橱里拿出他的杯子，用一个装着长柄的锌碗往杯子舀满了水。

来洗澡的这个人面带病容，他微笑着把水喝完，还回杯子，连声说："谢谢，谢谢！"然后便转身走去了。这时玛丽又坐在她那麦草垫的椅子上，等着后面的人来。

不过来洗澡的人并不太多。昂瓦尔温泉站向病人开放才六年，经过六年的经营，顾客比第一年刚开始时并没有增加多少。到这儿来的也就有五十多人，主要是被当地景色和富有魅力的小村庄吸引来的；这小村庄遮掩在绿树丛中，扭扭弯弯的树身粗大得像房子一样；也有的人是为这里的峡谷慕名而来的，这段细谷伸向奥弗涅大平原，在布满死火山的高山脚下，在荒凉傲岸的裂隙处戛然中止，在罅隙中，崩塌下来的巨石突兀险恶，一条小溪由这里潺潺流过，然后像瀑布一样从巨石上向下倾泻，在每块岩石前边积成一个水潭。

这个温泉疗养地跟其他疗养地一样，开始的时候，也是先散发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是博纳菲耶大夫编写的，大力宣传他的泉水。他一开头先用瑰丽动人的文笔把当地高山的魅力吹嘘

一番。他精心挑选的竟是些堂堂皇皇、但是华而不实的形容词，什么风光如画、景色壮丽啦，或是风景优美迷人啦，等等。还说附近所有的散步地点都各具突出的特色，都有能够吸引艺术家和旅游者的独特之处。接着话锋突然一转，马上他又谈到博纳菲耶泉水的医疗效果，说泉水味道微酸，含有多种成分，如碳酸氢盐、钠、氢氧化锂和铁等等，能够医治各种疾病。另外，他还在“昂瓦尔温泉对以下各种慢性病和急性病卓有特效”的标题下，列举了昂瓦尔温泉专治的种种疾病，这个单子很长，洋洋洒洒，无所不包，各类病人看了都会感到安慰。小册子的最后部分是有关生活方面的情况，诸如住房、饮食、旅馆费用等。因为这里有三家旅馆和游艺场、疗养站同时出现，这就是华美旅馆，是在峡谷的山坡上新建起来的，高踞温泉之上；一家温泉旅馆，原是一家小旅店，是经过重新修饰粉刷的；还有一家维达耶旅馆，是买了三处房子，打通后连在一起凑成的。

随后，有一天早晨，一下子有两个新来的医生同时在这里挂牌开业，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在温泉城市里，医生就像气泡一样，仿佛是从泉水里冒出来的。其中一个是奥诺拉大夫，是奥弗涅人，另一个是拉托纳大夫，是巴黎人。拉托纳大夫和博纳菲耶大夫马上就结下了不解之仇，而奥诺拉大夫性情随和，总是笑眯眯的，人也生得富态，整洁利索，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向第一个人伸出右手，向第二个人伸出左手，跟两个人都能和睦相处。不过，博纳菲耶大夫因为有昂瓦尔累班温泉和疗养站监察员的职衔，所以能控制局面。

这个头衔代表他的权力，温泉站如同他的私产。白天他就呆在温泉站里，有人说甚至晚上他也到那里去。他的家离村子不远，而诊所就设在温泉站入口的右边，一上午他从家里到诊所不知道要跑多少次。他像蜘蛛躲在蜘蛛网上一样，在诊所里

窥伺着来来往往的病人;他用严厉的目光监视着他自己的病人，同时怒冲冲地盯着别的医生的病人。他几乎像在海上航行的船长似地吆喝所有的人，那些刚来的人不是觉得他可笑，就是让他吓得不知所措。

这一天，他迈着快步走来，他那件旧礼服的燕尾像两个翅膀一样飘忽飘忽的，忽然他听见一声叫喊:“大夫!”便立刻停下脚步。

他转过身来。他那瘦削的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褶痕的深处黑黢黢的，几天不刮的灰白胡子使脸上显得很脏，他尽力露出些笑容。他摘下头上那顶已经磨旧、污迹斑斑的丝质大礼帽，这顶帽子盖着他那灰色的长头发，他的对手拉托纳大夫说“灰脏的”[①]长头发。他又向前走了一步，躬身行个礼，然后低声说:

“您好，侯爵先生!今天早晨您觉得身体好吗?”拉夫内尔侯爵身量不高，外表整洁，他向医生伸出手来并且回答说:

“很好，大夫，很好，起码说是不错。原来我总是腰疼，现在已经见好，好多了，我才洗了十次澡。去年我洗到十六次的时候才见效，您还记得吧?”

“记得，记得清清楚楚的。”

“可是我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件事。今天早晨我女儿来了，我想先跟您谈谈她的情况，因为我的女婿安德马特先生，威廉·安德马特，是银行家……”

“是的，我知道。”

“我的女婿带着一封给拉托纳大夫的介绍信。可是我就相信您，所以想请您到旅馆来一趟，先……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① 法语里用胡椒粉(poivre)和盐(sel)比喻灰白的颜色，盐和脏(sale)写法相近。

我早就想坦率地把事情告诉您……您现在有空吗？”

博纳菲耶戴上礼帽，心里又激动，又不安。他马上回答说：

“有空，我现在没有事，马上就可以去。我陪您一起去，好吗？”

“当然啦。”

于是，两人转身离开温泉浴室，快步登上一条通向华美旅馆门前的圆弧形小道，这家旅馆就建在山坡上，给旅客提供一个宽阔的视野。

到二楼上，他们走进一间客厅，客厅通着拉夫内尔和安德马特两家的住房。侯爵让医生在那里稍等，他去找他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他就和她一起来了。这个少妇生着一头金黄色头发，身材娇小，皮肤白净，长得非常漂亮，脸上似乎还带着稚气，而她那蓝色的眼睛大胆果敢地凝视的时候，使人觉得这个娇小玲珑的女人在妩媚中又有几分坚毅和刚强。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只是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适，心情忧郁，莫名其妙地流一阵眼泪，无缘无故发一通脾气，还有点贫血。她特别盼望有个孩子，可是等了两年却始终没有盼来。

博纳菲耶大夫肯定昂瓦尔的矿泉极其有效，并且马上写了处方。

他开的药方总是像检察官的起诉书一样，让人看了害怕。

药方分成好几段，写在小学生用的一大张白纸上，每一段都有两三行，那字体狂放怪异，字母个个像倒竖的尖头钉子。

药方上罗列着各种药水、药丸、药面的名字，必须每天早晨、中午或晚上空腹服用，那样子让人看了发瘆。

人看了药方，会以为是这样写的：

“某某先生因身患慢性不治之症，有致命危险。

因此应当服用：

一、硫酸奎宁，这种药会导致耳聋并失去记忆力；

二、溴化钾，这种药会对胃造成损害，削弱各种器官的功能，周身起丘疹，呼吸有恶臭气味；

三、碘化钾，这种药会使体内各种分泌腺枯竭，包括大脑和其他分泌腺，在短时期内就能使人像呆痴症患者一样虚弱无力；

四、水杨酸钠，这种药的治疗效果尚未得到证实，但是似乎能导致使用这种药物治疗的病人突然死亡；

同时还应服用：

能使人发疯的氯醛，损伤眼睛的颠茄，还有破坏血液、损蚀器官、侵蚀骨骼的各种植物溶液、矿物化合物，使未能死于疾病的患者被药物戕害。”

他写了很长时间，正面写完又写反面，然后像法官处理判决死刑一样，签上他的大名。

那个少妇坐在他的对面望着他，翘起嘴角差点笑出来。

等他深深地行礼告辞，刚一走出去，她便拿起写得密密麻麻的这张纸，把它攥成一团，扔到壁炉里去了，然后尽情大笑起来：

“哎呀！爸爸，你从什么地方发现这么一个老顽固？简直像个卖估衣的……嗐！都怪你，挖出来一个大革命[1] 前的医生！……噢！他有多古怪啊……而且那么脏……是啊……那么脏……真的，他可别把我的笔杆弄脏了……”

这时门开了，他们听见安德马特先生说话的声音：“请进，大夫。”说着，拉托纳大夫出现在门口。他身材修长挺直，衣着端庄整洁，从外表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

① 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

上衣，手里拿着丝面的大礼帽，奥弗涅大多数温泉疗养站的医生都戴这样的大礼帽。这位从巴黎来的大夫没有留胡髭，像个在外地度假的演员。

侯爵愣在那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他女儿用手帕捂着嘴，像要咳嗽的样子，生怕当着刚进来的这个人的面大笑起来。他神态自若地行礼致意，顺着少妇的手势坐了下来。跟他一起进来的安德马特先生向他仔细叙说妻子的病情，身体不适和症状，在巴黎看过的大夫的意见，然后是他自己的看法，都用医学术语讲得头头是道。

安德马特还很年轻，是个犹太人，是专做投机生意的。他做生意门路很广，并且头脑灵活，无所不精，他聪明敏捷，判断准确能达到令人惊奇的地步。他身量并不高，相比之下，已经显得胖了些；他面颊丰盈，头上已歇顶，加上两只肥厚的手，短粗的大腿，活像胖娃娃一样；他似乎精神上过于饱满，所以反倒显得不大健康，不过说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的。

他为了在自己完全陌生的上流社会里开拓投机事业，便巧妙地娶了拉夫内尔侯爵的女儿。侯爵每年大约有三万法郎的收入，只有两个孩子；不过安德马特结婚时才三十岁，已经拥有五六百万的家财，并且已经投入资本，能赚回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呢。德·拉夫内尔先生优柔寡断，而且意志薄弱，反复多变，一开始，他愤怒地拒绝了有人向他建议的这桩婚事，想到他女儿要嫁给一个犹太人便感到气愤。后来，阻挡了半年之后，在成堆的财富压力之下，他便退让了，但是提出个条件，就是将来孩子要受天主教的教育培养。

可是，一家人一直在期待着，却连一个孩子也没消息。两年来，侯爵对昂瓦尔温泉像入了迷一样，这时便想起博纳菲耶大夫的小册子里边说的，温泉也可以医治不育症。

于是他便让女儿来了，他的女婿把她送到这里，准备帮她安顿下来，并且按照巴黎的医生的意见，托付拉托纳大夫给她治疗，因此安德马特一到之后就去找大夫。这时他继续列举他妻子的种种症状，最后他说，眼看做父亲的希望一再落空，他心里非常痛苦。

拉托纳大夫让他把话说完，然后转过身来对年轻的女人说：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夫人？”

她严肃地回答说：

“没有，一点也没有，先生。”

他接着说：

“那么，请您脱下旅途中穿的长裙和紧身衣，换上一件普通的白色浴衣，要全白色的。”

她感到很奇怪，于是他连忙解释自己的方法：

“我的上帝，这是非常简单的，夫人。过去人们都认为各种疾病是由于血液的毛病，或是器官的缺陷造成的。而现在呢，我们设想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像您这样的特殊病例，例如您感到身体上有种种说不清楚的不适，甚至有些严重的障碍，或者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障碍，这都可能只是由某个器官引起的，比如这个器官受了一种很容易查明的影响，出现了不正常的发展，妨碍到邻近的器官，这样便破坏了人体的全部和谐、全部平衡，那么这个器官就改变或者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阻碍了其他所有器官的作用。

“所以只要胃部有些膨胀，使心脏的运动受到阻碍，心跳变得非常剧烈，不规则，有时甚至出现间歇现象，可能就使人认为是心脏的毛病。又比如肝脏或是某些腺体扩大，可能造成体内的各种紊乱，而医生如果不细心观察，就会把这种种紊乱归咎于各式各样的外来原因。

“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察看一下，一个病人的各种器官是否体积正常，位置正常；因为只要稍微有点问题，就会扰乱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因此，如果您同意的话，夫人，我就给您仔细检查一下，并且在您的浴衣上勾画出您身体各个器官的界线范围、体积大小和所在的位置。”

他已经把手里拿的帽子放在椅子上，说话时十分从容自在。他的一张大嘴一张一闭的时候，在刮得光净的面颊上刻下两道深深的皱痕，使他有点像教士的样子。

安德马特听了兴高采烈，大声说道：

“啊！这真是太好了，太妙了，真新奇，真现代！”

在他的口中，“真现代”就表示赞赏到极点的意思。

那少妇也非常高兴，她站起身来，走到她的房间去，几分钟之后便回来了，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浴衣。

医生让她平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支三色自动铅笔，三个笔头一个是黑色的，一个红色的，一个蓝色的，他开始给这个新的病人作听诊、扣诊，在浴衣上画了许多彩色的小道道，标出每次观察的记号。

这样检查了一刻钟之后，她周身就像一幅地图了，上面画着各个大陆、海洋、海峡、江河以及王国和城市的标记，并且标有这些地域划分的名称，因为大夫在每条分界线上都写了两三个只有他自己懂得的拉丁字。

当他听完安德马特夫人体内的各种声音，并且扣触了她身体上声音沉浊和声音响亮的各个部位之后，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带烫金细线的红皮记事本，本子内容按字母顺序分开，他查了查上面的一览表，打开本子，写上：“病历 6347——安……夫人，二十一岁。”

然后，他又从上到下重新再看浴衣上的彩色标记，像埃及

学家辨认古象形文字一样念这些字，并且一一抄录在记事本上。

他写完之后说：

“没有什么让人担心的大病，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只是有点轻微的偏移，很轻微的，洗三十次左右酸性温泉浴就会好的。另外，每天上午到正午以前，喝三次矿泉水，每次半杯。其他的都不必要。四五天之后，我再来看您。”

说完他站起身来，行过礼后便匆匆走出去了，大家都惊得愣住了。他这样突然匆匆离去，是他的习惯，他的潇洒，也是他的特点。他觉得这样做很有风度，并且会给病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安德马特夫人连忙跑去照镜子，像个高兴的孩子一样，笑得直不起腰来：

“噢！他们真有趣！他们真滑稽！你说说，还有另外一个没有，马上我就想见见他！威尔[1]，你去把他给我找来！一定还有第三个，我想见一见。”

她丈夫感到莫名其妙，问道：

“什么，第三个，第三个什么？”

侯爵只好一边为自己开脱，一边作些解释，因为他有点怕他的女婿。他说博纳菲耶大夫是来看他的，他就把他带到克里斯蒂昂娜这里来了，为的是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非常相信这位老医生的经验，而且这位老大夫又是本地人，是他发现的温泉。

安德马特耸了耸肩膀说，只能让拉托纳大夫一个人给他妻子看病。这样一说，侯爵便感到非常不安，开始考虑怎样自圆其说，把事情办妥，又不触犯那个爱动怒的医生。

---

① 威尔是威廉的昵称。

克里斯蒂昂娜问道：

“贡特朗在这儿吗？”

贡特朗是她的弟弟。

她父亲回答说：

“在这里，他来了已经四天了，是和他常提起的那个朋友保罗·布雷蒂尼先生一起来的。他们一起在奥弗涅兜了一圈。他们从道尔山[①]和布尔布勒[②]来，下周末要动身到康塔尔[③]去。”

接着他问他的女儿，坐了一夜火车，是不是吃午饭前先休息休息；可是她说夜里在卧车上睡得很好，现在只用一个小时梳洗一下就行了，然后她想去参观参观这里的村庄和温泉疗养站。

她父亲和她丈夫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等着她梳洗准备。

过了一会儿，她就让人把他们喊来了，他们三人一起下了楼。她一看到这个村子就感到很兴奋，村庄建在大树林里、峡谷深处，峡谷四周被一座座小山似的高大栗树包围着。这样高大的栗树已经繁衍生长了三四百年，如今到处可见，门前、院内、街上，遍布各个角落；另外到处都有喷泉，只要一块直立的黑色巨石，上面凿个小洞口，一股清澈的水流便从里面迸出，铺展开来成圆圈形状，然后洒落在水槽里。在这一大片树荫下，飘溢着青翠草木和马厩的清新气息；在街上，可以看见奥弗涅地区的妇女迈着稳健的脚步来来去去，或者是站在自家门前，裙腰上插着纺锤杆，用敏捷灵活的手指纺着黑色羊毛线。她们的短裙底下露出穿着蓝色长袜的瘦弱腿腕，紧身胸衣用背带似的

---

① 奥弗涅地区的火山群山，最高峰1800米。

② 多姆山省的市镇，有著名温泉疗养站。

③ 奥弗涅地区的一个省，周围有康塔尔火山。

东西系在肩上，衬衣的粗布袖子露在外面，从袖筒中伸出干瘦的胳臂和骨头突出的双手。

突然，从这几个散步的人前方传来一阵奇怪的断续乐曲声，仿佛是从手摇风琴发出的细弱声音，而且是一架出了毛病的旧手摇风琴，声音非常短促。

克里斯蒂昂娜大声问道：

"这是什么声音？"

他父亲笑了起来：

"是游艺场的乐队在奏乐，他们只有四个人。"

于是，他带她走到一处农舍前面，在农舍拐角的地方贴着一张红色的海报，上面写着黑字：

昂瓦尔游艺场

奥德翁剧院[1] 佩特律斯·马泰尔先生主持

七月六日，星期六

大型音乐会

指挥：圣朗德里大师，国立巴黎音乐学院大奖第二名

钢琴：雅维尔先生，国立巴黎音乐学院优胜奖获得者

长笛：努瓦罗先生，国立巴黎音乐学院获奖者

低音提琴：尼科尔迪先生，布鲁塞尔王家学院获奖者

音乐会后，演出独幕喜剧

大森林中的迷路人

编剧：普安蒂耶先生

---

① 巴黎著名剧场，始建于1779年，曾两次毁于火灾，1807年重建。

演员表

皮埃尔·德·拉波安特……奥德翁剧院，佩特律斯·马泰尔先生
奥斯卡·莱维耶……滑稽歌舞剧场，珀蒂尼韦尔先生
让……波尔多大剧院，拉帕尔玛先生
菲利皮娜……奥德翁剧院，奥德兰小姐
演出中，乐队仍由圣朗德里大师指挥

克里斯蒂昂娜一边高声念着，一边笑，她感到有些惊奇。

她父亲接着说：

“啊！他们一定能使你高兴的。咱们去看看吧。”

他们向右转弯，走进大花园。洗过澡的人都郑重其事的在三条小路上散步，慢悠悠的，等喝过自己那杯矿泉水之后便离开了。有几个人坐在长凳上，用手杖或是阳伞的一头在沙地上划来划去。他们默不作声，仿佛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只是在浑浑噩噩地活着，温泉疗养地烦闷无聊的日子使他们变得迟钝麻木了。只有乐队的古怪声音在安谧宁静的氛围中轻轻跳跃，这声音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也不知道是怎样演奏出来的，它仿佛透过叶簇，在促使那些忧郁的散步的人走动。

有个声音在喊“克里斯蒂昂娜！”她转过身来，这是她弟弟在叫她。他朝她跑来，抱吻她，又和安德马特握了握手，然后便挽住他姐姐的胳臂，拉着她往前走，把他父亲和他姐夫丢在后面。

这时，姐弟俩交谈起来。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跟他姐姐一样爱笑，像侯爵一样没有主见，对周围一切大事都漠不关心，总是想方设法上千上千法郎的向人借钱。

“我以为你睡觉了，”他说，“要不我就来看你了，而且今天早晨保罗拉着我上图尔诺埃尔古堡玩去了。”

“保罗是谁呀？哦，对了，是你的朋友。”

“保罗·布雷蒂尼。是啊，你还不认识他呢。现在他正在洗澡。”

“他有病吗？”

“没有。不过他在精神上要接受治疗。他刚失恋不久。”

“那么他要恢复健康，得洗酸性矿泉浴，听说叫酸性的，是吗？”

“是的。现在他完全听我的，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唉！他受了很大的打击。他是个脾气暴躁、容易惹事的小伙子，差点儿没死掉。他想把那个女的也杀死，是个女演员，挺有名的女演员。他爱她爱得发疯。可是她对他却不忠实，当然后来就造成一场可怕的悲剧。于是我就带他出来了。现在他已经好些了，不过还总是想着这件事。”

刚才她还在微笑，这时却变得严肃起来，她回答说：

“我倒很想见见他。”

不过对她来说，“爱情”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候她也想过爱情。就像人穷的时候想到一串珍珠项链、一副镶嵌钻石的发卡一样，对这种可望而不即的东西，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欲望。她闲得无聊时，曾读过几本小说，她是根据小说来想象什么是爱情的，并没有认真地把它当作一回事。由于她生性快活，性格平静，容易满足，所以从来也没有太多的幻想。虽然结婚已经两年半了，但是她仍像许多的天真少女一样，还没有从心灵、想象和感觉上的美梦中醒过来，有些女人直到死都沉浸在这样的美梦里。在她看来，生活似乎简单而又幸福，并不怎么复杂，她从来没有思考过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她活着，睡觉，根据自己的爱好穿着打扮，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她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呢？

当初有人给她介绍安德马特作未婚夫时，一开始她就拒绝了，并且像个孩子一样生起气来，表示决不做一个犹太人的妻子。她父亲和她弟弟也跟她一样表示反对，和她一起正式拒绝了这桩婚事。安德马特便不再露面，从此杳无音信了。可是，三个月之后，他借给贡特朗两万多法郎；而侯爵也因为其他的原故，开始改变主意了。起初他在原则上表示同意。随后又出于贪图安宁的自私自利心理，别人一坚持要求，他便一再退让。说起他来，他女儿就说："哎呀！爸爸简直是糊里糊涂！"这倒是真的。他没有主见，也没有信仰，有的只是热情，而且随时变化。他忽而一时兴奋，满怀豪情，依恋起自己家族的古老传统，并且希望拥立一位国王，但是要一位精明聪慧，豁达大度，思想开明，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国王；忽而在读了米舍莱[①] 或是某个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一本书之后，又热衷于人的平等，新派的思想，穷人、被压迫的人、受苦的人的种种要求。随着时间的变化，他就什么都信以为真了；他的老朋友伊卡尔东夫人跟许多犹太人来往密切，她非常希望促成克里斯蒂昂娜和安德马特两人的亲事，所以当她开始撮合这桩婚姻的时候，心里非常清楚该用什么道理来打动他。

她向侯爵指出，犹太民族到了复仇雪耻的时代，他们和大革命以前的法兰西民族一样，也是受压迫的民族，而现在他们要用财富的力量去压迫别的民族了。侯爵虽然不信宗教，但是深知上帝的概念不过是一种类似法律的概念，要控制那些蠢笨呆痴、愚昧无知、胆小怕事的人，它比普通的法律概念更有力量。他对各种教理、教义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对孔子、穆罕默德和耶稣基督，都怀有同样真诚的崇敬心情。因此，对于

① 于勒·米舍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

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他认为也算不上是人天生带来的缺陷，只不过是一种策略上的笨拙举动罢了。所以，只要几个星期的工夫，就能让他对那些到处受迫害的犹太人表示钦佩，并且赞赏他们所进行的隐蔽而不间断、强劲有力的工作。于是他突然又以另外的眼光来看待犹太人的辉煌胜利，认为这是对他们长时期蒙受屈辱的一种公正的补偿。他看到国王不过是黎民百姓的主人，而犹太人却是国王的主宰；他们支持王位，也能使它垮台，他们可以挫败一个民族，如同让一个酒商破产那么容易；他们在变得谦卑的国王面前趾高气扬，把肮脏的金钱扔进最虔信天主教的国王半敞着的金库里，作为酬谢，国王授予他们贵族头衔和修建铁路的权利。

于是，他同意了威廉·安德马特和克里斯蒂昂娜·德·拉夫内尔的婚事。

至于克里斯蒂昂娜，因为伊卡尔东夫人是她母亲生前的老朋友，自从侯爵夫人去世之后，就成了她的亲密顾问，这位老妇人逐渐地向她施加压力，再加上她父亲的压力，而她弟弟只为个人考虑，好像并不太关心，这样她便同意嫁给这个胖胖的单身汉子。他很有钱，生得也不难看，但是她不太喜欢他，结果她就像答应到一个让人不愉快的地方去避暑一样。

现在，她觉得他很善良，性情随和，人也不蠢，对她也很温柔体贴。可是，她却时常和以怨报德、不讲情义的贡特朗一起挖苦他。

他对她说：

“你丈夫比以前脸色更红润了，头比以前更秃了，仿佛是受了病害的花朵，或是刮光了毛的奶猪。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气色的？”

“我向你保证，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前些日子，我真想

把他贴在糖杏仁盒子上，让他去当商标。”

说着，他们走到温泉疗养站门前。

在大门的两边，有两个人坐在麦秆座垫的椅子上，背靠着墙，在那里抽烟斗。

贡特朗说：

“瞧！这两个人真有意思。你看，右边那个是个驼背，戴一顶灰色的希腊小帽！这是普兰当老爹，以前在里翁[1]监狱当看守，后来成了昂瓦尔温泉站的警卫，派头儿几乎跟经理差不多。在他看来，什么也没变，现在他照看病人就像过去对待犯人一样。来洗澡的人都是囚犯，洗澡间就是单人牢房，淋浴室如同禁闭室，博纳菲耶大夫用巴拉迪克[2]导管洗胃的地方，就是神秘的刑讯室。凡是囚犯都是坏人，依照这条原则，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不过对待女人他却尊重多了，在尊重之中又带有点诧异，因为在里翁监狱里，在他看管之下，不曾有过女人。那个隐蔽的地方是专为男人设立的，所以他还没有和女人讲话的习惯。——另外一个人是出纳员。如果让他写出你的名字，他不一定能写得出来，不信你看着。”

于是，贡特朗便慢慢地向坐在左边的那个人说：

“塞米努瓦先生，这是我姐姐，安德马特夫人，她想买十二次温泉浴澡票。”

这个出纳员又高又瘦，看起来一副可怜相，他站起身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就在医生兼监察员诊室的对面，他打开登记簿，问道：

“姓什么？”

---

① 多姆山省的市镇，中世纪时是奥弗涅公国的首府。

② 伊·费·巴拉迪克，19世纪末法国著名医生，著有医学科学著作多种。

“安德马特。”

“什么?”

“安德马特。”

“怎么写呀?”

“安—德—马—特。”

“行了。”

于是他慢慢地写起来。等他写完了，贡特朗问:

“请您再把我姐姐的姓念一遍，好吗?”

“好的，先生。安泰帕特夫人。”

克里斯蒂昂娜笑得流出了眼泪，她付了澡票钱，然后问道:

“上面是什么声音?”

贡特朗挽着她的胳臂:

“去看看，好吗?”

从楼梯上传来愤怒的吵嚷声。他们上了楼，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个大咖啡厅，中间有一张球台。球台的两边站着两个没穿着上衣的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球杆儿，气冲冲地在互相对骂。

“十八分。”

“十七分。”

“我告诉您，我是十八分。”

“不对，您只有十七分。”

原来是游艺场经理、奥德翁剧院的佩特律斯·马泰尔先生，平常他都是和剧团的小丑、波尔多大剧院的拉帕尔玛先生一起打台球。

佩特律斯·马泰尔从前是个蹩脚的喜剧演员，在各地演出，后来才来掌管昂瓦尔游艺场，他整天喝给洗澡的顾客准备的各种酒类和饮料，喝得那软塌塌的大肚子在衬衣底下、长裤上面晃晃荡荡，也不知道他的长裤是怎么系上的。他留着一把军官

式的大胡子，从早到晚浸在啤酒的泡沫和甜烧酒黏糊糊的汁液里。他把老喜剧演员招进剧团来，并且激起这位演员对打台球的狂热迷恋。

他们每天一起身就打起球来，彼此咒骂，相互威胁，把得的分都抹掉，然后又从头打起，几乎连午饭也懒得吃，如果来两个顾客要把他们从绿色球台那里赶走，他们决不会答应。

因此，他们把所有的人都赶跑了，却不觉得生活无聊，虽然佩特律斯·马泰尔到季度末就要破产了。

女收款员烦得要死，从早到晚看他们没完没了地打台球，从早到晚听他们叨叨不休地争吵，从早到晚给这对不知疲倦的球友端啤酒，送烧酒。

贡特朗把他姐姐拉走了。

“到花园去吧，那里凉快些。”

他们在温泉站的尽头，忽然看见乐队在一座中国式的亭子下面演奏。

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疯狂地拉着小提琴，他摇晃着脑袋，有节奏地摆动着头发和整个上半身，指挥着坐在他对面的三个古怪的乐师，他的身子弯下去，又直起来，像乐队指挥的指挥棒一样左右摆来摆去。他就是圣朗德里大师。

他有三个助手，一个是弹钢琴的，每天早晨，他把那架装有脚轮的钢琴从浴室的前厅推到凉亭来；一个是吹笛子的，是个大块头，他用虚胖粗大的手指摆弄笛子时，就像吸吮一根火柴似的；还有个像害肺痨病的低音提琴手。他们四个人吃力地演奏着，才奏出完全像破旧的手摇风琴发出的声音，刚才在村里的街上让克里斯蒂昂娜感到惊奇的就是这种音响。

当她停下来看这几个乐师时，有位先生和她弟弟打招呼。

“您好，亲爱的伯爵。”

“您好，大夫。”

贡特朗接着介绍说：

“这是我姐姐。这位先生是奥诺拉大夫。”

她面对遇到的第三个医生，几乎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

医生行礼致意，并且恭维地说：

“我想夫人没有病吧？”

“不，有一点。”

他没有追问，而是转了话题。

“您知道吗，亲爱的伯爵，过一会儿，在山谷的口上，要出现一个非常精彩的场面呢！”

“是什么事啊，大夫？”

“奥里奥尔老爹要把他那座小山包炸掉。啊！在你们看来这件事并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来说，这可是件大事。”

于是，他解释了一番其中的道理。

奥里奥尔老爹是这一带最富有的农民——据说他每年有五万多法郎的收入——在朝着平原的昂瓦尔山口，所有的葡萄树都属他所有。可是，正好在村子出口、峡谷开敞的地方，挡着一座小山，或者说是个山岗，奥里奥尔老爹最好的葡萄园就在这座山岗上。在大路边上的一块葡萄田，离小溪流只有几步远，中间有一块大石头，这个小山包似的大石头妨碍葡萄生长，并且遮挡着下面的一部分葡萄田，使葡萄田得不到充分的阳光。

十年来，每个星期奥里奥尔老爹都声称他要把这座小山包炸掉，但是，他始终没有下决心真地去炸。

每次当地有年轻人动身去服兵役，这老头就对他说：“等你回来休假的时候，给我弄点炸药来，我要炸掉那块大石头。”

于是，每个当兵的回来都给他带些偷来的炸药，让奥里奥

尔老爹炸大石头。他存的炸药已经装满一木箱子，可是小山包却始终没炸。

一个星期以来，终于有人看见奥里奥尔老爹和他儿子在凿石头，他儿子大个子雅克，外号叫“傻大个儿”，用奥弗涅方言说就成了“傻大劲儿”。当天早晨，他们把大石头凿空的洞眼里装满炸药，然后把洞口堵住，只留个通药线的空隙，药线是从烟铺买来的，就是抽烟的人用的火绳。预定下午两点点火放炮。因为这段药线很长，所以要到两点五分、或是最迟在两点十分的时候爆炸。

克里斯蒂昂娜对这事挺感兴趣，一想到要爆炸，她就已经非常高兴了，觉得这是一种儿童游戏，会使她那天真单纯的心灵感到满足。

他们走到花园的尽头。

“我们还往哪里走啊？”她说。

奥诺拉大夫回答说：

“到‘天涯海角’去，夫人，这是个没有出口的峡谷，这是奥弗涅有名的一景，是本地最有名的一处名胜。”

可是，他们身后响起了钟声。贡特朗大声说道：

“啊，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他们转身走回去。

一个高身材的年轻人迎着他们走来。

贡特朗说：

“我的小克里斯蒂昂娜，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保罗·布雷蒂尼先生。”

然后，他又对他的朋友说：

“亲爱的，这是我的姐姐。”

她觉得他长得很丑。黑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并且直竖着，

两只滚圆的眼睛，表情几乎有些冷酷生硬，脑袋也是圆的，而且很大，使人觉得像个圆形炮弹，一副大力士那样结实的肩膀，神情显得有些粗犷、笨拙、粗鲁。但是，从他身穿的礼服、衬衣上，或许是从他的皮肤上，散发出一种非常细致的沁人心脾的香味，连那个年轻女人也没有闻见过，她心里想："这究竟是什么香味儿啊？"

他对她说：

"您是今天早晨到的吧，夫人？"

他的嗓音有些低沉。

她回答说：

"是的，先生。"

这时，贡特朗远远看见侯爵和安德马特向几个年轻人打手势，要他们快来吃午饭。

于是奥诺拉大夫和他们告别，并且问他们是不是真想去看爆炸的小山包。

克里斯蒂昂娜说她肯定要去的，并且俯身靠住她弟弟的臂膀，一边拖着他朝旅馆走，一边喃喃地说：

"我饿极了。如果当着你的朋友的面大吃一顿，我真觉得挺不好意思呢。"

第　二　章

这顿午饭吃了很长时间，在旅馆的餐厅吃饭向来都是这样的。这里的人克里斯蒂昂娜全不认识，所以她只和她父亲、弟弟交谈。饭后她便上楼去休息，等着去看爆炸小山包。

时间还没到，她已经准备停当，并且催促大家快走，以免错过爆炸的时间。

在村口，在峡谷出口的地方，果然有一处高高的山岗，几乎像一座小山；他们顶着炙热的太阳，沿着葡萄园中间的小路向上攀登。当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那少妇看到眼前突然出现的广阔视野，不禁惊奇地叫了起来。在她面前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平原，使人顿时有面临大海的感觉。这片平原一望无际，被薄薄的一层湛蓝轻柔的雾气笼罩着，一直延伸到几乎看不见的很远很远的地方，约莫有五六十公里。半透明的轻飏薄雾在这辽阔的地区上空飘浮，透过雾幔，依稀可以辨出城市、乡村、森林的轮廓。那里有一块块庄稼已经熟透的黄颜色方块土地，大块大块绿色的牧草地，一座座红烟囱高耸的工厂，用从前的火山熔岩建成的尖顶黑色钟楼。

“你转过身来看看。”她弟弟说。

她回过头来，身后是一座高山，一座凹凸不平、布满火山口的大山。首先看到的是昂瓦尔谷底，只见一片苍翠的波涛，几乎使人看不出被遮蔽着的峡谷豁口。树木沿着高低起伏的地势攀上陡坡，直到第一个山脊，这山脊挡住了人的视线，使人看不到高处的其他山峰。但是，这地方正好处在平原和大山的分界线上，因此可以望见这座大山向左延伸，朝克莱蒙费朗[①]伸去，一直向远处扩展，在蔚蓝色的天空下展现出一处处奇形怪状被削平的顶峰，仿佛是些非常大的脓包：这是熄灭的火山，死火山。再远一些，在两座山峰之间，可以看见另一座山峰，更高，也更远，圆圆的山峰巍然耸立，山颠处形状奇特，好似一片废墟。

---

① 奥弗涅地区多姆山省省会，城市三面环山，一面接连大平原。

这就是多姆山，是奥弗涅群山之王，它崴嵬凝重，山头上依然保留着一座古罗马神庙的遗址，仿佛是这个最伟大的民族给多姆山加上的王冠。

克里斯蒂昂娜大声说道：

“我在这里该有多么幸福啊！”

一个人突然进入这密林重山的境界，这里的景色使人游目骋怀，心旷神怡，仿佛它久待你的来临，而你为此也觉得不枉活一世；此时，克里斯蒂昂娜的整个身心就沉浸在这样舒畅适意、轻松愉快的氛围之中，她已经感觉到幸福了。

有人在叫她：

“夫人，夫人！”

她远远望见奥诺拉大夫，从他头上戴的大礼帽就可以认出他来。他连忙跑来，领着这一家人朝另一面山坡走去，那是一片斜坡草地，靠近一片灌木丛，已经有三十几个人在那里等待，有外地来的人，也有当地的农民，大伙都混在一起。

在他们脚下，陡峭的山坡直落到通往里翁的大路，大路两旁绿树成荫，遮挡着小河的细流；在小溪边的葡萄田中间，竖立着一块尖削的大石头，有两个人跪在石头前边好像在祈祷，这就是那座小山包。

这是奥里奥尔父子俩在装药线。大路上，有一群好奇的人在张望，他们前面的一排人身量比较低，是一群小孩，手脚不停地在折腾。

奥诺拉大夫已经给克里斯蒂昂娜选了一个好的位置，她坐下来，心里扑腾扑腾地跳，仿佛就要看到这一伙人跟大石头一起被炸掉一样。侯爵、安德马特和保罗·布雷蒂尼趴在少妇身旁的草地上，只有贡特朗一个人站着，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亲爱的大夫，看来您不像您的几位同行那么忙，他们一定

不肯浪费一小时来这里看热闹！”

奥诺拉非常和蔼地回答说：

“我也不是不忙，不过我的病人不太让我操心……而且我更愿意让病人多散散心，少吃点药。”

他那种不露声色的样子，倒使贡特朗非常喜欢。

其他的人也陆陆续续地来了，有在旅馆餐桌上一起吃饭的人，帕伊一家母女俩都是孀妇，莫内居一家父女两个，还有一位奥布里-巴斯德先生，是个矮胖子，气喘得像漏气的锅炉，原来是位矿山工程师，在俄国发了财。

侯爵和他早就认识。他先试探着，摸索着，费了好大力气才小心地坐在地上，克里斯蒂昂娜看了觉得非常好笑。贡特朗走开了，去看那些跟他们一样到山岗上来看热闹的人。

保罗·布雷蒂尼指着远处，让克里斯蒂昂娜往那里看。最先看到的地方是里翁，远远望去像个红色的斑点，那是平原上的房屋顶瓦的颜色；然后是昂纳扎、马兰克、勒祖①；还有好多隐约可见的村庄，不过在这连绵不断的绿色平原上，仿佛是些深暗的小洞眼。他告诉她，在远处，在很远的地方，在福雷山脚下，那就是蒂耶②。

他兴奋地说：

“瞧！瞧！在我手指着的前面，就在我手指着的正前方。”

她什么也没看见，可是，他看到了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用两只滚圆的眼睛像猛禽一样凝视着，使人觉得他的眼睛有海员的望远镜那样的效能。

他接着说：

① 都是多姆山省里翁和蒂耶辖属的市镇。

② 多姆山省主要城市之一。

“阿利埃河[1]就在我们眼前这片平原中间流过，不过我们看不见，它太远了，离这里有三十公里。”

她并不想费力去看清他指的那些地方，因为她的目光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小山包上。她心里想，过一会儿，这块大石头就不存在了，它要化成灰粉到处飞扬，因此她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可怜这块石头，就像小姑娘可怜打破了的玩具一样。这块石头立在这地方已经很久很久了，而且很好看，很有气派。跪着的两个人这时站起身来，像匆忙的农民那样麻利地铲起小石子，堆在山包脚下。

路上的人群还在不断增多，都走到近处来看。小孩子摸摸两个干活的人，像高兴的小动物一样，围着他们跑来跑去。从克里斯蒂昂娜所在的高处望下去，这些人显得那么小，像一群小虫子，一窝正在干活的蚂蚁。不时传来一阵嘁嘁喳喳说话的声音，有时很轻，几乎听不清楚，有时声音很大，嘈嘈杂杂，也有人的叫喊声和骚动声，不过在半空中都变得细碎了，消失了，变成一种声音的粉屑。山岗上的人也多了，而且还不断有人从村里走来，黑压压的一片，站满高踞被判了死刑的巨石之上的山坡。

人们互相招呼，按照各自住的旅馆，所属的阶层和等级，分别聚集在一起。人群中声音最嘈杂的要算那一帮演员和乐师，他们由奥德翁剧院的佩特律斯·马泰尔率领着，这时他也丢下了打得发疯的台球。

这个留着小胡子的演员，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肩上披着一件黑色羊驼毛料上衣，身穿着白衬衣，露着鼓鼓囊囊的大肚子，因为他觉得到野外来用不着穿背心。他摆出一副指挥官似

---

① 法国中央高原河流，长 410 千米，流经多姆山省。

的架式，指指点点，解释并且评论奥里奥尔父子俩的每个动作。他手下的那些人，小丑拉帕尔玛，主要年轻演员珀蒂尼维尔，几位乐师，其中有圣朗德里大师，弹钢琴的雅维尔，吹长笛的大块头努瓦罗，拉低音提琴的尼科尔迪，都围在他身边，听他叙说。在他们前边，坐着三个女人，打着三把阳伞，一把白色的，一把红色的，还有一把蓝色的，在下午两点钟的火毒太阳下，组成一面鲜明而独特的法兰西国旗。这三个女人是年轻的演员奥德兰小姐，她的母亲，照贡特朗的说法，是个“租来的母亲”，还有一个是咖啡厅的收款员，平常的时候这三个人也总是在一起。用三把阳伞凑成法兰西国旗的颜色，这是佩特律斯·马泰尔想出来的主意，夏季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奥德兰母女手里各拿着一把蓝色和白色的阳伞，他又送给女收款员一把红色的伞作礼物。

紧靠他们旁边的另外一伙人，也很引人注目，这是各家旅馆厨房的领班师傅和学徒，一共是八个人；由于各旅馆的老板彼此展开竞争，连洗餐具的小学徒都给穿上麻布上衣，以便给过往的客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都站着，强烈的阳光直射在他们头上戴的平顶直筒工作帽上，显得像是奇特的白衣枪骑兵参谋部成员，同时也像是个厨师代表团。

侯爵问奥诺拉大夫：

“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我根本想不到昂瓦尔会有这么多人!”

“噢!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有从沙泰尔-居庸来的，有从图尔诺埃尔来的，从罗什-普什迪埃尔、从圣伊波利特来的。因为这件事在这一带已经谈论很久了，而且奥里奥尔老爹又是个有名望的人，他影响大，产业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地道的奥弗涅人，一直务农，自己参加劳动，生活节俭，积攒的钱越

来越多，为人又聪明又能干，为子女做了许多设想和打算。”

贡特朗回来了，他神情激动，眼睛发亮。他低声说：

“保罗，保罗，你跟我来，我指给你看两个漂亮的姑娘。噢！真是美极了！”

保罗抬起头来回答说：

“我亲爱的，我在这儿就挺好，我不想动弹。”

“那你就错了。这两个姑娘长得真是可爱。”

然后，他又提高嗓门说：

“大夫会告诉我这两个姑娘究竟是谁。两个女孩子都是十八九岁，可能是本地殷实人家的姑娘，穿着打扮很可笑，她们穿着黑色丝绸连衣裙，紧瘦的袖子，像修道院里修女穿的裙子一样，是两个棕色头发的姑娘……”

奥诺拉大夫打断他的话：

“这就够了，别说了。那是奥里奥尔老爹的女儿，的确是两个漂亮的女孩子，是在克莱蒙黑衣女修院寄宿学校长大的……将来一定都会嫁个好的人家……这两个姑娘具有我们奥弗涅人典型的特征，地地道道的奥弗涅人的特征，因为我也是奥弗涅人；侯爵先生，以后我把这两个女孩子指给您看……”

贡特朗打断他的话，狡黠地问道：

“您是奥里奥尔家的家庭医生吧，大夫？”

医生知道他在开玩笑，只是快活地回答了一句“当然啰！”

年轻人接着又说：

“您是怎样赢得这位有钱的病家信任的？”

“给他开药方，让他多喝上好的葡萄酒。”

于是，他便讲起奥里奥尔一家人的详细情况。他跟这家人还沾点亲戚，认识他们已经多年了。奥里奥尔这老头儿是个古怪的人，对自家产的葡萄酒非常得意。他家专门有一片葡萄园，

酿出来的酒都留给家里人和客人喝。有的年头，用这种优质葡萄酿成的酒都能喝光，在另外的年头里，却好不容易才能喝完。

快到五六月的时候，这老头眼看很难把剩下的酒都喝完，就鼓励他的儿子傻大个儿，一劲儿地对他说："来吧，孩子，喝光了算。"于是从早到晚，这爷俩便开始往脖子里灌好几升红葡萄酒。吃每顿饭时，这老头十次二十次地拿着酒罐子往他儿子的杯里斟酒，并且一本正经地说："喝光了算。"这么多含酒精的饮料入肚之后，使他周身发热，睡不着觉，于是半夜里他又起来，穿上一条短裤，点上提灯，叫醒"傻大劲儿"，一起走到存放食物的屋里，从柜橱里拿出一块面包，然后拧开酒桶的龙头，把杯子放满，再把面包浸在酒杯里，边吃边喝。等他们觉得酒在肚子里汩汩地晃荡，老头便轻轻地敲敲木桶，听听木头的响声，看看桶里的酒水平是不是降下来了。

侯爵问道：

"在山包周围干活的就是他们父子俩？"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

正在这时，那两个人迈着大步，匆匆离开那块装上了炸药的大石头。在山坡下面，他们周围的一大群人，也像溃败的军队一样跑起来。人群朝里翁的方向、朝昂瓦尔的方向逃跑，抛下那块大石头孤零零地竖立在长满浅草、布满石子的山岗上，因为它把葡萄园分成了两半，而且使四周附近的土地一点都没有开垦。

现在，山坡上的观众和山下的人一样多，他们又高兴，又焦急，心里都有点发抖；这时佩特律斯·马泰尔高声宣布：

"注意！引线点着了。"

克里斯蒂昂娜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但是，大夫在她背后低声说："噢！他们买引线的时候我看见了，如果他们要都用上，

我们得等十分钟。”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那块石头。突然，有一只狗，一只小黑狗，一种挺凶的小狗，靠近了大石头。它围着石头转了一圈，闻来闻去，大概嗅出了可疑的味道，因为它使劲地叫起来，四个爪子紧绷着，背上的毛都竖立起来，翘着尾巴，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

人群里响起一阵笑声，这是一阵残忍的笑声，有人希望它不要立刻跑开。接着，有人叫它，想让它走开，有的人吹口哨，还有人试着扔小石子赶走它，可是石子连一半的距离都达不到。而且那条很凶的小狗竟然不动了，冲着石头发疯似地叫着。

克里斯蒂昂娜战栗起来。眼看这个小动物要被炸得开膛破肚，她心里感到一阵难以支持的恐惧，她的一切乐趣都消失了，想要马上离开这里；她心情紧张，焦急不安，说话的声音也在发抖，结结巴巴地重复着说：

“噢！我的上帝！噢！我的上帝！它要给炸死的！我不想看！我不愿意看！我不愿意看！我们走吧……”

坐在她旁边的保罗·布雷蒂尼站起身来，一句话没说，他迈开两条长腿，飞速地朝小山包跑下去。

人群中有人发出惊骇的喊叫声，这恐怖气氛引起一阵骚动。那只小狗看见有个大汉朝它跑来，便躲到石头后面去了。保罗追赶到石头后边，它又跑到另一边去，就这样有一两分钟的工夫，他们围着石头跑来跑去，一会儿向右跑，一会儿又往左跑，仿佛在捉迷藏一样。

这个年轻人看到追不上这只小动物，便开始朝山坡往回跑，而那只小狗又接着狂吠起来。

这个冒冒失失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听到许多人愤怒的叫骂声，因为谁让他们担惊害怕，他们是决不会原谅他的。

克里斯蒂昂娜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只手紧捂着怦怦跳动的胸口。她吓得不知所措，连忙问道：

“您至少没有受伤吧？”

可是，贡特朗怒气冲冲地喊着说：

“这个家伙简直是发疯了，他就会干这种蠢事；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傻瓜……”

这时，大地震动了，被翻了起来。一声可怕的巨响摇撼了整个这一片地方，接着将近整整一分钟的工夫，山里响起雷鸣般的轰隆声，接着是一声声的回响，就像一阵阵大炮的爆炸声一样。

克里斯蒂昂娜只见许多碎石像急雨似地落下来，一根高高的细碎土柱腾空而起，然后又落到原地。

霎时间，山坡上的人群像波浪一样，高声叫喊着猛冲下来。厨师和小学徒的队伍蹦跳着冲下山岗，把佩特律斯·马泰尔带领的演员队伍甩在后面。

那三把三色阳伞差点没被冲下山坡的人卷走。

男人、女人、乡下人、城里人，所有人都在奔跑。有的人跌倒了，爬起来接着又跑；大路上的两股人流，刚才害怕得向后退，现在又纷纷从对面拥来，在爆炸的地点会合，混在了一起。

“我们稍微等一等吧，”侯爵说，“等大伙的好奇心平静下去，我们再去看。”

工程师奥布里-巴斯德先生费了好大力气才站了起来，他回答说：

“我要从小路回村里去了，我，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他和大家握握手，行礼告辞，然后便走了。

奥诺拉大夫已经不见了。有人说起他来。侯爵对他儿子说：

“你认识他才三天，就总是嘲笑他，早晚你会把他惹恼的。”

于是贡特朗耸了耸肩膀。

“啊！这是个聪明人，是个十足的怀疑派！他决不会生气的。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就嘲笑所有的人，嘲笑所有的事，一开头就挖苦他的病人和这里的温泉。假如你什么时候看见他因为我开玩笑发了火，我请你坐头等包厢看戏。”

这时，在山坡下边，在被炸掉的小山包那里，出现了极大的骚动。那里人山人海，人们推来挤去，像浪涛一样起伏波动，人声嘈杂，吵吵嚷嚷，人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出乎意料的惊讶。

一向活跃而且好奇的安德马特不断地问：

“他们怎么了？那里出什么事了？”

贡特朗说他去看看，于是就走了；克里斯蒂昂娜这时却显得很冷漠，她心里想，只要引线再稍微短一点，坐在她旁边的这个蠢人就得被炸死，被碎石头砸得血肉模糊，而这只是因为她为一只狗的性命担心害怕。她想，这个男人一定是个性情急躁、富于情感的人，否则，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刚一表示一点愿望，他不会这样不顾一切地去冒险。

这时，大路上有许多人朝这个村子跑来。侯爵心里也在想：“到底出什么事了？”安德马特已经按捺不住，往山坡下跑去了。

贡特朗在下面向他们招手，要他们下来。

保罗·布雷蒂尼问道：

“您要挽着我的胳臂下去吗，夫人？”

她挽住他的胳臂，觉得它像铁铸的一般结实有力；在晒烫的草地上走，她觉得脚底下很滑，便完全倚在他的臂膀上，就像心里踏实地扶着楼梯栏杆一样。

贡特朗来接迎他们，他喊道：

“是一股泉水。爆炸之后，冒出一股泉水来！”

于是，他们也走到人群中去。保罗和贡特朗两个年轻人走在前边，也不顾看热闹的人的抱怨和不满，推搡着他们闪开，给克里斯蒂昂娜和她父亲开出一条路来。

他们走在一片凌乱的碎石上，炸碎的石头楞角尖利，被炸药薰得黑黢黢的。他们走到一个泥水坑前边，水在里面翻腾滚动，从看热闹的人脚下向小河里流淌。安德马特已经在这里了，他七绕八绕，便穿过了人群，贡特朗说这是他特有的绝招；他非常专注地望着这股从地下涌出来，然后流淌着的泉水。

奥诺拉大夫站在他的对面，在水坑的另一边，也以一种不耐烦的惊奇神情看着这股泉水。安德马特对他说：

“应该尝尝看，说不定是矿泉水呢。”

医生回答说：

“肯定是矿泉水。这一带地方的泉水都是矿泉。等不了多久，泉眼就得比病人还多。”

另一个回答说：

“不过，一定要先尝一尝。”

医生不大情愿地说：

“那也得等水干净了啊！”

这时人人都想看个明白。站在后边的人把前边的人推挤到泥水里。一个孩子甚至掉进泥坑里去，引起了人们一阵哄笑。

奥里奥尔父子俩也在这里，他们神情严肃地注视着这意想不到的事情，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是个干瘪老头，身量又高又瘦，脸上也是瘦骨嶙峋的，一张典型的农民的严肃面孔，光光的下巴，没有胡子；儿子长得更高，像个巨人，人也很瘦，留着小胡子，既像个当兵的，又像是种葡萄的。

翻滚着的泉水冒出的气泡似乎越来越多，水量也大了，并

且开始变得清亮了。

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原来是拉托纳大夫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脸上淌着汗，气喘吁吁的，可是当他看到他的同行奥诺拉大夫一只脚站在新的泉水边上，像是第一个攻进要塞的将军，他便愣住了。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问道：

“这水您尝过了吗？”

“没有。我等水干净了再尝。”

拉托纳大夫于是把杯浸到水里，然后像专家们品酒似的，摆出一副深沉的样子喝了一口。接着他说：“好极了！”对他来说，这完全是无关痛痒的话，他把杯子伸到他的对手面前问道：

“您尝尝吗？”

可是，奥诺拉大夫显然不喜欢矿泉水，因为他笑着回答说：

“谢谢！您已经评判过就够了。矿泉水的味道我知道。”

他熟悉所有的矿泉的味道，而且他也说矿泉水的味道好，不过说的方式不同罢了。接着，他转身对奥里奥尔老爹说：

“这比您那上好葡萄酒差多了！”

老头听了非常得意。

克里斯蒂昂娜看够了，她想要回去。她弟弟和保罗又在人群中为她开道。她跟在他们的后边，倚着她父亲的胳臂。突然她脚下一滑，差一点跌倒，她低头看看自己的两只脚，发现正踩在一块血糊糊的肉上，肉上盖满黑毛，粘乎乎地沾满污泥。原来是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小狗的一块肉，已经被人群踩烂了。

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由得流出了眼泪。她一边用手帕擦着眼睛，一边喃喃地说：“可怜的小狗，可怜的小狗！”她什么都不愿听了，她要回去，把自己关在屋里，闭门不出。对她来说，这一天开始时，她倒是兴高采烈的，到末了却让人心里

难过。这是不是个预兆呢？她的心在抽缩着，怦怦地跳个不停。

这时，大路上只有他们几个人，他们看见前边有个人头上戴着大礼帽，礼服的两片燕尾像两个黑色的翅膀在扇动着。原来是博纳菲耶大夫，他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听说后他便急忙跑来，像拉托纳大夫一样，手里也拿着杯子。

"是怎么回事啊，侯爵先生？……有人告诉我说……是一股泉水？……一股矿泉水？……"

"是的，亲爱的大夫。"

"水量大吗？"

"很大的。"

"是不是……是不是……他们都在那里呢？"

贡特朗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是的，当然都在那里，拉托纳大夫甚至已经做过了分析。"

于是，博纳菲耶又跑起来了，克里斯蒂昂娜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不过看着大夫那副神情，也觉得怪有趣的。她说：

"算了，我不回旅馆去了，我们到花园里去坐坐吧。"

安德马特还在新泉眼那里呆着，看着泉水流动。

第　三　章

这天晚上，在华美旅馆里，餐桌上人声嘈杂，非常热闹。炸山包和出泉水的事成了热烈的话题。吃晚饭的人并不很多，总共只有二十多人，往常都是安安静静，不大爱说话的；这些病人在各处有名的温泉都试验过，不见什么效果，于是来到新的温泉疗养站试一试。在拉夫内尔、安德马特两家人坐的那一边，

紧挨着他们的是莫内居父女俩，一个身材矮小、须发全白的老人和他的女儿，他女儿却高高的，不过面色苍白，有时在吃饭中间，盘子里还剩下一半菜，她便站起身来走了；接着是大胖子奥布里-巴斯德先生，从前是工程师；肖富尔夫妇两人总穿着黑衣服，整天在花园里都能遇见他们，用一辆小车推着他们畸形的孩子在小路上散步。帕伊母女两个都是孀妇，人生得又高又壮，前胸后臀到处都很丰满。“你们看见没有，”贡特朗说，“她们把自己的丈夫都吃掉了，结果得了胃病。”

她们果然是到这里来医治胃病的。

再接下去，是个面色通红的男人，像红砖的颜色一样，这是里基埃先生，他也患消化不良症；另外还有几个面色灰白的人，这几个旅客都是不声不响的，他们悄悄地走进旅馆的餐厅，女的在前，男的在后，一进门就点头哈腰跟人打招呼，然后谦恭畏怯地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在餐桌的另一边，虽然摆着盘子和刀叉，给未来的客人准备着，可是座位全都空着。

安德马特讲得兴高采烈。他已经跟拉托纳大夫谈了一下午，言谈中流露出他在昂瓦尔这地方的宏伟计划。

大夫已经满有信心地给他列举了这处泉水的惊人疗效，这里的水质比沙泰尔-居庸矿泉的水好得多，可是近两年来，那里已成为颇受人们欢迎的地方了。

因此，右边有鲁瓦雅[①]的泉眼，现在这个温泉站非常兴旺发达，左边是沙泰尔-居庸的泉眼，也是不久前才开发的，所以只要我们善于筹划经营，在昂瓦尔这块地方，有什么事办不成呢！

---

① 鲁瓦雅和沙泰尔-居庸都是多姆山省市镇，温泉治疗地。

说着，他转过身来对工程师说：

“是的，先生，关键就在这里，要善于筹划经营。这完全是灵活敏锐、随机应变、胆略魄力的问题。要想创建一座温泉城市，就得先搞宣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窍门，而要大力宣传，就必须让巴黎广大医务人员都对这件事感兴趣。至于我呢，先生，我要想干什么，没有不成功的，因为我总要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在我所关心的那种特殊情况下，寻找唯一能保证取得成功的办法；什么时候找不到这种办法，我就按兵不动，就耐心等待。光是有了矿泉还不行，还得有人来喝，要想让人来喝它，光靠自己在报纸上或其他地方叫喊‘水质上乘，首屈一指’，那还不够，还得让别人不知不觉地把这话说出去，让他们说话，不会引人注目，这些人就是医生。对于我们需要的饮矿泉水的公众和广大病家来说，对于那些特别轻信又肯花钱买药的人来说，只有医生说话才起作用。在法庭上，就得通过律师来说话，因为法庭只听他们的，只理解他们的说法；要跟病人讲话，只能靠医生，因为病人只听医生的。”

侯爵非常佩服他女婿讲求实际的意识，便大声说道：

“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亲爱的，而且你是百发百中的，百里挑一的！”

安德马特听了更加得意，他接着说：

“这地方有大钱好赚。这地方风景好，气候适宜；我只是担心一件事情：我们要开办一个大的温泉站，有没有足够的泉水？因为什么事情只干一半，总得要垮台的！我们要建一个非常大的疗养站，就需要有大量的泉水，能够同时供应二百个浴盆用水，而且水流要快，要接连不断。不管拉托纳大夫怎么说，反正现在新发现的泉眼，加上原有的泉眼，大概也供应不了五十个浴盆……”

奥布里-巴斯德先生打断他的话：

“噢！要说水啊，您需要多少，我就能给您提供多少。”

安德马特吃了一惊：

“您？”

“是的，我。您觉得奇怪吧。让我来解释一下。去年，也是这个时候，我也像今年一样来到这里，因为在昂瓦尔洗矿泉浴，我觉得很满意。有一天早晨，我正在房间里休息，看见来了一个胖胖的先生，他是温泉站董事会的董事长。当时他显得非常焦虑不安，那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原来是博纳菲耶温泉的水下降得很利害，大家担心水源完全涸竭。他听说我是矿山工程师，就来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挽救他的疗养站。

“于是我就着手研究这一带的地质结构。您知道，在这个地方的每个角落，远古时期的原始地壳变动都给地下带来不同程度的扰乱，造成不同的地质形态。

“因此，必须找到矿泉水的源头，地层的裂缝，裂缝的走向，弄清裂缝的起点和性质等等各种情况。

“首先，我仔细地检查了温泉站，在一个角落上，看见一根已经不能用的浴盆进水管，我发现这根水管几乎已经被钙质沉淀堵死了。这就是说，矿泉水把所含的钙盐沉积在管壁上，这样用不了很长时间，就能把管道堵住。由于这里的地层属于花岗岩质，所以地下的天然管道里肯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来博纳菲耶温泉的水源是被堵住了。没有其他别的原因。

“这样就需要在更远的地方再找水源。大家可能都要在原来的出水点的上游去找。而我呢，经过一个月的研究、观察和推论，我才去找水源，而且在下游五十米的地方找到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刚才我已经跟您说过，首先必须确定把水引来的花岗岩裂

缝的起点、性质和走向。我很容易地证实了这些裂缝像房顶一样呈坡形，是由平原走向山地，而不是由山地走向平原；这肯定是由于这块平原沉陷造成的，平原的沉陷又招致离得最近的山梁崩塌。所以，泉水不是向下流，而是在花岗岩地层的缝隙之间向上流。而且我也发现产生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原因。

“从前，利马涅[①]这片多沙和粘土质的广阔土地，几乎无边无际，它和群山邻近的高原处于同样高度；但是由于它下部地质结构的原因，这块地方的地势下降了，同时拖带着高山的边缘部分一起塌陷，就像刚才我解释的那样。这种大范围的地层下陷，便在土地和花岗岩相间的地方，形成一片巨大的粘土坝子，非常深，而且水没法渗透过去。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矿泉水来自过去的火山中心。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泉水，在中途便冷却了，冒出来的时候和普通泉水一样冰凉；而从比较近的火山中心流来的泉水，涌出地面的时候还是热的，水源远近不同，泉水的温度也不一样。再看泉水的流动情况：泉水一直向下流到不知有多深的深度，直至遇到利马涅的粘土坝子为止。这时泉水无法穿过坝子，又遇到强大的压力推动，因此就要寻找出路。于是它遇到花岗岩上倾斜的裂缝，便流入裂缝里，并且沿着裂缝上升，一直达到地表面。接着泉水又重新沿着最初的方向，流入小溪流的河床，朝着平原地带流去。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一带峡谷中的矿泉水，现在我们看到的连百分之一的流量也不到。我们只发现了泉口裸露在外面的泉水。至于其他的泉水，在腐植土和耕地深土层的下面，达到花岗岩裂缝边缘的水，都被土地吸收而消失了。

---

① 指中央高原地区的平原，得益于阿利埃河水利灌溉，农业物产丰富。

“由此我得出结论：

“一、要想有水，只要沿着重叠的花岗岩层的倾斜面和走向去寻找，就可以找到；

“二、要保持水源不断，只要防止裂缝被钙质沉积物堵塞就可以做到，也就是说，要认真维护将来用人工挖掘的小井；

“三、要想截留邻近的水源，必须在水源下头钻探，而不是在它上头，一直钻到这道花岗岩裂缝的地方为止，当然我们自己要处在使泉水上升的粘土坝子的这一边。

“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发现的泉水恰好离这道坝子才几米远。如果想建一座新的温泉站，就应该选在这里。”

他说完之后，立时出现一片沉静。

安德马特高兴极了，他只说了一句：

“言之有理！把道理一说清楚，一切秘密就都解开了。奥布里-巴斯德先生，您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除了他之外，只有侯爵和保罗·布雷蒂尼听懂了工程师的话。也只有贡特朗一个人什么也没听。至于其他的人，虽然支着耳朵，瞪大眼睛，盯着工程师的嘴巴，却惊奇地发楞，始终莫名其妙。尤其是帕伊母女俩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徒，她们怀疑，这种现象本来出自上帝的意志，并且是按照上帝的神秘方法完成的，工程师作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有点违反宗教信仰。做母亲的觉得应当说说：

“上帝总是让人感到出乎意料的。”

餐桌中间的几位女客也点头表示赞同，她们刚才听了那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心里也感到不安。

面色像红砖一样的里基埃先生说：

“不管昂瓦尔温泉的水是真从火山上流下来的，还是从月亮上流下来的，反正我喝了十天，没有感觉有任何效果。”

肖富尔夫妇以他们的孩子的名义提出异议，孩子的右腿现在开始能动弹了，他们给他医治了六年，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里基埃反驳说：

“当然，这说明我们得的不是一样的病；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昂瓦尔的矿泉水能治好胃病。”

他仿佛很激动，对这次新的尝试毫无效果感到很恼火。

莫内居先生也替他女儿说话，他说一个星期以来，她已经开始能吃些东西，不必每顿饭吃不完就非出去不可了。

他的又高又大的女儿脸一下子红了，面对着盘子低下头来。

帕伊母女两个也觉得自己的病有好转。

这时，里基埃先生发火了，他猛地转身对这两个女人说：

“你们也是胃疼吗，夫人？”

她们一起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们吃什么都不消化。”

他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你们……你们……只要看看你们自己的脸色就知道了。你们是胃疼吗，你们，两位夫人？你们是吃得太多！”

帕伊老太太气坏了，她马上反驳说：

“对于您来说，先生，这倒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您的脾气正好跟没有了胃口的人的脾气一样。胃口好的话就会使人和蔼可亲，这话一点不假。”

一位谁也不知道她姓什么的老太太，带着权威的口吻说：

“我想，旅馆厨房的领班师傅如果稍微想着点，他是给病人做饭，那么大家对昂瓦尔温泉都会感到满意。说实在的，他给我们吃的东西，根本没法消化。”

她这么一说，一桌子的人都有了一致的看法。大家对旅馆

的老板非常气愤，他每天给大伙吃龙虾、香肠腊肉、芥末鳗鱼、圆白菜；对，还有圆白菜和红肠之类的东西，都是最难消化的，而博纳菲耶、拉托纳和奥诺拉三位大夫只许他们吃些白肉类①、瘦肉、嫩肉、新鲜蔬菜和奶制品。

里基埃气得发抖：

“温泉站的餐桌是不是得由医生来监督？不能把选择食物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粗鲁人去自做主张。难怪现在每天的冷盘都是煮鸡蛋、鳀鱼和火腿……”

莫内居先生打断他的话：

“噢！对不起，我女儿觉得只有吃火腿才好消化，而且是马斯-鲁塞尔和雷米佐两位大夫嘱咐她吃的。”

里基埃喊着说：

“火腿！火腿！可那是毒药，先生！”

突然，餐桌上又分成两派，有人同意吃点火腿，另外的人认为不能吃火腿。

于是，关于食物到底如何分类，从此便开始一场没有休止的争论，并且每天都要争吵。

连牛奶能不能喝也吵得一塌糊涂。里基埃哪怕喝一葡萄酒杯的牛奶，马上就感觉到消化不良。

奥布里-巴斯德一看别人对他喜欢吃的东西的优点提出异议，他也生气了，便回答说：

“真见鬼！先生，如果您的病是消化不良，而我的病是胃疼，那么，我们需要的食物就完全不同，就像近视眼和老花眼一样，虽然都是眼睛的毛病，但是要配眼镜，镜片却完全不同，这是一样的道理。”

---

① 指家禽肉、小牛肉和猪肉等。

他还说：

“我喝一杯红葡萄酒就感觉气闷，所以我认为，对人来说再没有比葡萄酒更有害的了。凡是喝水而不喝酒的人，都能活到百岁，而我们……”

贡特朗笑着接着说：

“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葡萄酒，也没有……男婚女嫁，我觉得生活可够单调的。”

帕伊母女俩听了垂下了眼睛。她们总是喝许多不搀水的上等波尔多葡萄酒；母女二人都守寡似乎也说明，她们对丈夫采取的是同样的办法，因为女儿才二十二岁，母亲也刚刚四十岁。

但是平时非常健谈的安德马特却在沉思，一声不吭。突然他向贡特朗说：

“你知道奥里奥尔家住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刚才有人指给我看过他们家的房子。”

“吃饭之后，你能带我去一趟吗？”

“当然可以。陪你去我还很高兴呢，再看看那两个小姑娘还有不高兴的。”

于是，一吃完晚饭他们就去了；克里斯蒂昂娜觉得很累，侯爵和保罗·布雷蒂尼两个人上楼到客厅去消磨晚上的时光。

这时天色还很亮，因为在温泉站晚饭都吃得早些。

安德马特挽着他内弟的胳臂。

“我亲爱的贡特朗，如果这个老头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如果分析的结果能像拉托纳大夫所希望的那样，我可能要在这地方试着做一笔大生意，建一座温泉城市。我要创建一座温泉城市！”

说着，他停在路中间，拉住他内弟的短上衣的两片衣襟：

“啊！你们不能理解，你们这些人，做生意是多么有趣的事情，不是那种小商小贩做的生意，而是大笔大笔的生意，是我

们做的那种生意！是的，我亲爱的，一旦能够懂得什么是做生意，就知道它概括了男人所喜欢的一切，它既是政治，同时又是军事、外交，是一切的一切！人始终都要有所探求，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应该什么都懂得，都预见得到，都安排得好，而且要敢想敢干。如今大规模的战斗是靠金钱来进行的。我呢，我把一百个苏[①]的硬币看作是穿红色军裤的普通士兵，把二十法郎的硬币看作是英姿勃勃的中尉军官，一百法郎的钞票是上尉，一千法郎的钞票就是将军。而且我也在战斗，真见鬼！我从早到晚要跟所有的人战斗，和所有的人一起战斗。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富富裕裕的生活，如同过去权贵人物的生活一样。瞧，你看这个村庄，这个可怜的村庄！我要把它变成一座城市，一座洁白漂亮的城市，有许多的大旅馆都住满旅客，旅馆里有升降机，有仆人，有马车，由一伙穷人来服侍一伙富人；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某个晚上我高兴起来，要和右边的鲁瓦雅斗，和左边的沙泰尔-居庸斗，和我们身后边的多尔山、布尔布勒、夏托纳夫、圣内克代尔[②]斗，和我们对面的维希[③]斗！将来我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我有办法，而且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办法。我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办法，就像一个将军看清敌人的弱点一样。干我们这个行业的，还须要善于引导人，吸引他们，制服他们。如果能干这样的事情，那活着才有趣呢，真见鬼！现在我要花三年工夫建造我这座城市，这是三年快乐的日子。你看，恰好又遇到这位工程师，吃晚饭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些令人惊奇的事，实在是令人惊奇，我亲爱的。他的一套办法，再

---

① 法国旧辅币名，一个苏相当于 1/20 法郎，即 5 生丁。

② 都是多姆山省市镇，是里翁和克莱蒙费朗附近著名的温泉治疗地。

③ 维希是阿利埃省温泉城市，当地矿泉水可治肝病、胃病。

清楚明白不过了。靠他的办法，我就能使原来的温泉公司破产，甚至用不着去收买它。”

他们又继续往前走，慢慢走上左边一条通往沙泰尔-居庸的大路。

有时候贡特朗就说：“我从我姐夫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他脑子里和蒙特卡洛赌场[①]大厅里的声音是一样的，是金币摇动、碰撞，用手搂来、用耙刮去的声音，是输掉或赢得的金币的声音。”

的确，安德马特使人想到他是个奇特的机器人，是专门造出来让他在脑子里盘算、摇动和摆弄金钱的机器人。而且他喜欢炫耀自己特殊的本领，他自我吹嘘说，一眼就能估计出任何东西的确切价值。因此，有人看见他随时随地都会拿起一样东西，端详一番，然后又放回去，并说：“它值多少多少钱。”他的妻子和内弟觉得他这种癖好挺有趣，因此常常捉弄他，给他看些稀奇古怪的家具，并且让他估价，当他看着这些不知是真是假、样式怪里怪气的东西不知所措时，他们两个便大笑起来。有时候在巴黎的街上，贡特朗在一家店铺前面让他停下来，非叫他给整个橱窗里摆的东西估价不可，或者给出租马车的一匹瘸腿的马估价，或给一辆搬家的马车连同车上满载着的家具估价。

有一天晚上，贡特朗在他姐姐家的一次丰盛晚宴上，要威廉说说方尖碑[②]大约值多少钱，等威廉说了个数目之后，他又问索尔费里诺桥[③]和星形广场的凯旋门值多少钱。最后，他一本正经地说：“你如果把地球上的主要建筑物都估价一番，那才

① 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开设于1861年，是欧洲最著名的大赌场。

② 指巴黎协和广场中央的古埃及式方尖碑，碑高约23米，重230吨。

③ 巴黎塞纳河上的铁桥，1859年建成，1961年拆除，改为行人便桥。

是非常有益的事呢。"

安德马特从来不发火，听凭贡特朗和他开玩笑，显得是个矜持自信的人。

有一天，贡特朗问他："你看我呢，我能值多少钱?"威廉不回答他，可是他内弟一再要他回答，并且说了几遍："假如我被强盗绑了去，你花多少钱把我赎回来?"最后，他回答说："这个嘛！……这个嘛！……我也许会给个支票，我亲爱的。"可是他脸上露出的微笑却表示许多的意思，使贡特朗有点恼火，于是他也就不再追问了。

另外，安德马特还喜好精美的小摆设，因为他头脑敏锐，又很有眼力，并且用他在做生意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猎犬似的灵敏嗅觉，精明巧妙地收藏各种小摆设。

他们走到一座房子前面，这房子颇有点有产者住宅的气派。贡特朗叫住他，并对他说："就是这儿。"

橡木的大门上挂着一个铁门环；他们敲了门，一个瘦瘦的女仆人来开门。

银行家问道：

"奥里奥尔先生在家吗?"

那个女仆说：

"请进。"

他们走进厨房，这是一间农家式的大厨房，锅子下面还烧着小火；然后女仆又带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奥里奥尔一家人都在那里。老头在睡觉，背靠在一把椅子上，两只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儿子两肘支在桌上在看《小日报》，也许智力差的人精神不易集中，所以他显得非常聚精会神的样子。两个姑娘在一扇窗户前面做绒绣，是一副从两头开始的绒绣。

她们姐妹俩一起先站了起来，对两个不速之客的来访有些

吃惊，接着大个子雅克抬起头来，他因为大脑用力过度，头胀得通红；最后奥里奥尔老爹也醒了，把伸在第二把椅子上的两条腿收拢回来。

屋里没有什么陈设布置，墙壁是用石灰刷白的，地上铺着石板，摆着几把草垫坐椅，一个桃花心木五斗柜，墙上挂着四幅带玻璃镜框的厄比纳尔[①]的木版画，还有几幅大的白色窗帘。

大家互相望着，女仆人把裙子撩到膝盖上边，在门口等待着，好奇地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安德马特报了自己的姓名，做了自我介绍，称他内弟是德·拉夫内尔伯爵，并且在两个姑娘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用最优美的姿势行礼致意，然后平静地坐下来说：

“奥里奥尔先生，我来和您谈一桩生意。我说话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您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发现一股泉水，水质的分析在几天之后就能做出来。如果分析结果说明这股泉水没有什么价值，我自然就会离开；可是，如果这股泉水符合我的期望，我就向您提出，买下这块土地和四周围的田地。

“请您考虑一下。除了我之外，不会有人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人会提的！老的矿泉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他们也不会再想建一处新的温泉站，眼看现在经营的事业失败了，也不会有人再做新的尝试。

“您今天不必答复我，您和全家人商量商量。等分析结果出来了之后，您告诉我个价钱。如果价钱合适，我就答应下来，如果不合适，我就说不行，并且马上离开。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人家讨价还价。”

① 厄比纳尔是法国东部孚日省省会，18、19世纪时以彩色印刷闻名。

这个农民也有他自己做生意的方式，而且没有人像他这样精细的，他客气地回答说，他看看情况，并且说他觉得很荣幸，他会考虑的，然后他请两个客人喝杯葡萄酒。

安德马特接受了。因为天色暗了下来，奥里奥尔老爹向低下头又对着绒绣干起活来的女儿说：

“你们点个亮来，姑娘。”

她们俩一起站起身来，走到旁边的屋里去，一会儿便出来了，一个手里举着两枝点着的蜡烛，另一个拿着四个粗笨的无脚玻璃杯。两枝蜡烛都是新的，配上粉红色的纸托盘，大概是姑娘的房间里壁炉上的装饰品。

这时傻大个儿站起身来，因为只有男人才能上食物贮藏室去。

安德马特有个想法。

“我很高兴能看看您的酒窖。您种植葡萄在本地首屈一指，您的酒窖一定是非常漂亮的！”

奥里奥尔老爹从心眼里感到热呼呼的，他连忙拿起一个蜡台，走在前边给他们带路，几个人又穿过厨房，走到院子里，借着傍晚的光亮，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竖在院里的空酒桶；角落里倒着几个花岗石的大石磨，石磨中间有凿穿的洞眼，像是古时候那种高大的马车的车轮一样；有一台拆散的压榨机，上面还带着木螺丝，棕褐色的零部件已经磨得油光光的，被烛光一照，在昏暗中一闪一闪地发亮；还有些农具，上面的钢件被泥土磨得锃亮，像打仗时用的武器一样闪光。老头一只手拿着蜡烛，另一只手护着火苗，在这些东西前边走过，这一切也随着一点一点变得亮了起来。

这时已经可以闻到葡萄酒和捣烂、晾干的葡萄味道了。他们走到一扇门前，门上锁着两道锁。奥里奥尔老爹打开门，突

然把烛台举到头上边，稍微指了指排成一长排的酒桶，在酒桶的鼓肚槽帮上放着些稍小一点的酒桶。他先让他们看看，这个处在地平面上的酒窖是伸入到山里头的，然后他又解释酒桶里装的是什么酒，贮藏了多少年，每年收成多少，酒的特色如何，等等。随后，他们走到留给自己家里喝的好酒酒桶前边，老头用手抚摩着酒桶，就像有人抚摩心爱的马的后臀一样，他自豪地说：

“一会儿请你们尝尝这个桶的酒。瓶装的葡萄酒，没有比得上它的，没有一种能比得上，不论是波尔多的酒也好，或是别的地方的也好。”

因为他像乡下人一样，对装在木桶里的酒有一种强烈的爱好。

跟在后面的傻大个儿拿着一个酒罐，低下身子，拧开水桶上的龙头开关，老头小心翼翼地给他照着亮，仿佛他在完成一件困难而细致的工作。

蜡烛的光亮照着他们的面部，老爹的头像古时检察官的头一样，儿子的头却像乡下的大兵。

安德马特在贡特朗耳边低声说：

“嗯，一幅多美的特尼尔斯[①] 的油画啊！”

“我更喜欢那两个姑娘。”

然后，他们又回到屋里。

这时该喝酒了，为了使奥里奥尔父子两个高兴，还得要多喝。

两个姑娘又走到桌子前边，接着做起绒绣活来，仿佛没有人在这里。贡特朗不停地看着她们，心里想这两姐妹长得那么

---

① 大卫·小特尼尔斯(1610—1690)，佛兰德画家，以画农民生活风俗画著名。

像，是不是双胞胎啊。不过其中一个比较胖些，身量矮一点，另一个显得更秀气。她们都是一头栗色头发，而不是黑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紧贴在两鬓上，头部稍微一动，头发就闪闪发亮。她们的颌骨和额头都像奥弗涅人一样，略微显得宽大，颧颊稍嫌突出，不过嘴很有魅力，两只眼睛很动人，眉毛那样清秀纤细也是不多见的，脸色非常鲜艳光润。一看见她们就会感觉到，这姐妹两个不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而是在一所高雅的寄宿学校里、在女修院里长大的。奥弗涅有钱人家和贵族的小姐都被送到那里去，她们在那里学会上流社会的姑娘那种娴静文雅的举止。

可是，贡特朗对摆在面前的红葡萄酒已经感到厌恶，便用脚偷偷地踢踢安德马特，催他告辞。安德马特终于站起身来，两人都紧紧地和两个农民握手，然后又很有礼貌地向两个姑娘行礼告辞，这一次她们没有站起来，只是轻轻地点点头表示回答。

等他们一走到街上，安德马特接着又说起来了。

“嗯，我亲爱的，多么奇怪的一家人啊！在他们家里，从普通百姓到上流社会的变化，你看有多么明显啊！老头一方面需要有个儿子来种植葡萄，可以节省一个雇工的工钱——这样的节省实在太愚蠢了——不管怎么样，还是把儿子留住了；儿子是普通百姓的一面。至于那两个姑娘，那是上流社会一面的，她们差不多已经完全是上流社会的人了。将来她们嫁个适合的人家，那就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妇女完全一样了，甚至比大多数妇女要好得多。我很高兴看到这一家人，就如同地质学家发现一个第三纪的动物一样！”

贡特朗问他：

“你喜欢哪一个？”

“哪一个？什么，哪一个？哪一个什么？”

“这两个姑娘啊！……”

“啊，你说的是她们呀，我不知道！我没有用比较的眼光看她们。可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大概不会拐走一个吧？”

贡特朗笑了起来：

“哦！不，不！不过偶尔遇上一次这么纯洁娇嫩的女人，真是娇嫩极了，这是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过的，我是非常高兴的。我喜欢看女人，就像你喜欢看特尼尔斯的画一样。再没有比看一个漂亮的姑娘更使我高兴的了，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她是哪个阶层的姑娘。这是我心目中的小摆设。我不收藏，但是我欣赏，而且像个艺术家那样，我亲爱的，像一个真正信服、公正无私的艺术家那样，热烈地欣赏！有什么办法呢，我喜欢这一手！唉，我说，你能不能借给我五千法郎啊？”

另一个停下脚步，用力地嘟囔着说了声：“又来了！”

贡特朗简单地回答了一声：“向来如此啊！”说完，他们又走起来。

安德马特接着说：

“你要钱去搞什么鬼名堂？”

“我花呀。”

“是花的，不过你花得太多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喜欢花钱，跟你喜欢赚钱一样。你明白吗？”

“那很好，可是你连一分钱也不赚啊！”

“这倒是真的。可是我不会赚钱。一个人不能什么都会。比如你吧，你会赚钱，可是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花钱。在你看来，金钱只能给你赚回利润。而我呢，我不会赚钱，可是我会花得让人佩服。钱能使我享受到成百上千种美事，而这些事，你只是听说过罢了。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姻亲兄弟，我们互相取长补短，

这最合适不过了。”

安德马特低声说：

“简直是神经病！不行，你捞不到五千法郎，我借给你一千五百法郎吧……因为……因为过几天我可能用得着你。”

贡特朗很平静地接着说：

“那我就把这一千五百法郎当作先得到的一点甜头吧。”

安德马特拍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他们来到花园附近，挂在树枝上的灯笼把花园照亮。游艺场的乐队正演奏一支慢节奏的古典乐曲，这曲子奏得似乎极不和谐，不是漏掉一拍就是停了下来，这还是那四名乐师演奏的；他们从早到晚就这样冷冷清清地对着树叶和小溪演奏，而且要奏出有二十种乐器的效果，他们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到月底却几乎得不到什么报酬，这也使他们打不起精神来。佩特律斯·马泰尔还总用浴客从来不喝的整筐的葡萄酒和几升甜烧酒来凑数顶替报酬。

除了音乐演奏的声音，还可以听出打台球的声音，台球碰撞和报分的声音：“二十，二十一，二十二。”

安德马特和贡特朗上了楼。只有奥布里-巴斯德先生和奥诺拉大夫两个人坐在乐师旁边喝咖啡。佩特律斯·马泰尔和拉帕尔玛的一局台球正打得非常激烈；收款员突然惊醒，问道：

“先生们要喝点什么？”

第　四　章

等两个姑娘睡觉以后，奥里奥尔父子俩谈了很长时间。安

德马特的建议使他们又激动、又兴奋，他们要想方设法进一步激起他的欲望，同时又不要影响自己能得到的好处。他们都是精打细算、讲求实际的农民，慎重地掂量着各种时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在这个地方，沿着大小溪流，到处都有矿泉水涌出来，现在有这么一个对矿泉有兴趣的人，也是出乎意料的，所以不能用过分的要求把他挡回去，再要找这样的人恐怕就很难了。可是，也不能把矿泉完完全全让给他，因为说不定有一天会有许许多多的钱像泉水一样滚滚而来，他们从鲁瓦雅和沙泰尔-居庸两处矿泉的情况得到了启发。

因此，他们便琢磨用什么办法，能使这位银行家的强烈欲望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设想编造一些公司的名字，说这些公司出的价钱比他的高，还想象一连串笨拙的花招，可是又觉得这样也有漏洞，却又想不出更巧妙的点子来。他们两个一夜也没睡好。第二天早晨，老头先醒了，心里想泉水会不会在半夜里不流了。总之，这样的情况是很可能的，泉水像流出来时一样，又流回到地下，再也找不回来了。他从床上爬起来，心里七上八下，一种贪婪的心理使他提心吊胆起来，他叫醒他的儿子，并且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他。于是，傻大个儿从灰色的被单里抽出腿来，穿上衣服，和他父亲一起去查看。

无论如何他们得把地里和泉眼附近收拾整理一下，把石头搬开，让泉眼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就像要出卖的牲口一样。

于是，他们拿上镐和铁锹，爷儿俩肩并肩，迈着匀称的大步，便上路了。

在路上，他们什么也不看，一心想着自己的事情，遇见邻居和朋友向他们打招呼，也只是简单地应付一句。等他们走上通往里翁的大路时，心情便开始激动起来，他们远远地眺望着，看泉水是不是在翻腾，是不是在朝阳照耀下闪亮。大路上空荡

荡的，盖着白茫茫的一层灰尘，紧挨着柳树遮掩着的小河。奥里奥尔老爹忽然发现在一棵柳树底下有两只脚，他又往前走了几步，认出来是克洛维斯老爹正坐在路边上，两只木拐放在身旁的草地上。

克洛维斯是个瘫痪老头，在这一带地方人人皆知；十年来，他拄着两条橡木拐杖，吃力地、缓慢地在这个地区到处流浪，正像他自己说的，就像卡洛[1]画的一幅穷人的画。从前他专在树林和小河里违禁打猎、捕鱼，经常被抓住判刑；由于长时间趴在潮湿的草地上窥伺着猎物，半夜里趟遍没腰的河水到处抓鱼，结果得了风湿痛的病。现在，他走起路来哼哼唧唧，那样子就像一只没了腿的螃蟹一样。他走路的时候，右腿仿佛是块破布似的，在地上拖着，左腿抬起来，弯成两折。可是，本地的小伙子都肯定地说，在傍晚追逐姑娘或是抓野兔的时候，他们在灌木丛里或是在树林中的空地，遇见过克洛维斯老爹，他跑得飞快，就像一只鹿一样，灵活得像条水蛇，至于风湿病嘛，说到底那不过是"糊弄宪兵的玩笑"。尤其是傻大个儿，他一口咬定曾经看见过克洛维斯老爹，说这老头把两个木拐夹在胳臂底下，设置捉动物的套索，并且不止看见过一次，而是几十次。

这时，奥里奥尔老爹在这个流浪老汉面前停下来，他头脑里有个想法，不过还比较模糊，因为在他这个奥弗涅人固执的头脑里，要有个想法也是很慢的。

他向流浪老汉问了早安，那老头也向他问好。然后，两人就谈起天气来了，说起开了花的葡萄藤，还说了别的两三样事情；可是这时傻大个儿已经走到前面去了，他父亲就迈开大步

① 雅克·卡洛（1592—1635），法国油画家，擅长画战争惨状、风光景物，人物画也很有名。

去追赶他。

他们的泉眼一直在流水，现在水已经很清亮了，泉水池子整个底部都是红色的，而且是非常鲜艳的深红色，这是由大量的铁沉积物造成的。

这父子俩微笑着互相望望，然后便开始清整泉眼的四周围，把石头搬开，堆成一堆。随后他们又发现炸死的那只小狗的残骸，便一边开玩笑，一边把它掩埋了。可是，老奥里奥尔的铁锹忽然从他手里掉下来。他的脸上露出一道喜悦和得意的皱纹，而且带点狡猾的意味，使他那扁平嘴唇的角上和一双狡黠的眼睛边上，也皱起来了。他对他儿子说：

“你来看。”

他儿子过来了；他们又朝来时的大路走回去。克洛维斯老头还在太阳下面晒他那两条腿和木拐。

奥里奥尔老爹在他面前停下来，问道：

“你想挣一百个法郎吗？”

流浪老汉有点小心谨慎，没有吭声。

这个农民又说：

“嗯！一百法郎？”

这时，流浪汉下了决心，他咕哝着说：

“见鬼，这还用问！”

“那好，老爷子，那你得听我的。”

于是，他给他详细地讲了半天，他的话里有狡猾的口气，有些暗示，而且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告诉他如果同意每天从十点到十一点，到傻大个儿和他挖的泉眼那里洗一个钟头的澡，并且在一个月之后，就说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他们就给他一百法郎的银币。

瘫痪老头呆呆地听着，然后他说：

“既然各式各样的药都没治好我的病，您的泉水也治不好的。”

可是，傻大个儿突然生气了。

“算了，老滑头，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我全了解，这并不是别人告诉我的。上礼拜一，半夜里十一点，你在孔伯隆伯的树林子里，干什么来着？”

老头连忙回答说：

“没那回事。”

可是傻大个儿更生气了：

“没那回事？他妈的，你在让·马内扎从沟渠上跳过去，从普兰洼地那里逃走了，对不对？”

另一个大声地重复说：

“没那回事。”

“没那回事？当时我就向你喊：‘喂，克洛维斯，宪兵来了’，你就在莫里奈那里拐弯了，对不对？”

“没那回事。”

大个子雅克越说越气，几乎带点威胁的口吻大声说：

“啊！没那回事！好啊！你个老家伙，你听着，什么时候再让我看见你，半夜在树林子里，或者在河里，我就把你抓住，你听见没有，反正我有两条长腿，我把你绑在树上，到第二天早晨，我再跟全村的人一起来把你带回来……”

奥里奥尔老爹拦住他儿子，然后温和地对流浪老汉说：

“你听我说，克洛维斯，你可以试试嘛！我跟傻大劲儿给你修个浴池，你每天到浴池来，来一个月。你要是答应，我不给你一百法郎，给你二百法郎。你听着，如果一个月之后，你的病治好了，就再加五百。你听见没有，五百，都是银币，再加上二百，一共是七百。

"所以呀，二百是一个月的洗澡钱，五百是把你的病治好的钱。还有，你听我说，神经疼是可能再犯的。如果到秋天，你又犯病了，那就跟我们没关系了，反正矿泉水还是有效力的。"

老流浪汉平静地回答说：

"要是这样的话，我愿意。如果不成功，那就等以后再说。"

于是三个人握了握手，表示一言为定。接着奥里奥尔父子俩又回到泉眼那里，去给克洛维斯老爹挖浴池。

他们挖了一刻钟的工夫，就听见大路上有人在说话。

原来是安德马特和拉托纳大夫来了。两个农民彼此递个眼色，就不再挖了。

银行家朝他们走来，跟他们握握手；然后四个人一起看那泉水，彼此一句话也不说。

泉水就像在热火上沸腾一样，不停地翻滚着，冒出气泡和热气，然后顺着已经冲出来的浅沟渠，朝小溪流去。奥里奥尔老爹嘴上带着自豪的微笑，突然说：

"嗯，有没有铁质啊？"

整个泉眼的底上确实都已经变红了，连被流出的泉水冲刷的小石子，似乎也盖上了一层深红色的霉斑。

拉托纳大夫回答说：

"有的，不过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们要看的是其他的特性。"

农民接着又说：

"昨天晚上，我跟傻大劲儿两人，每人先喝了一杯水，已经觉得身体挺舒服的，不是吗，孩子？"

小伙子很有信心地回答说：

"确实觉得身体挺舒服的。"

安德马特两只脚站在泉眼边上，一动不动。他转过身来，面

对着医生问道：

“将来我要开发的事业，需要的水量差不多是现在的六倍，是不是？”

“是的，差不多。”

“您看能找得到吗？”

“噢！这我可不知道。”

“您看是不是！这样的话，买地的事就要等到探测之后才能最后定下来。一旦得出分析结果，首先须要签一个由公证人公证的出卖契约，并且在上面注明，须要经过连续探测，并且能达到预期结果，然后出卖契约才能生效。”

奥里奥尔老爹感到心里不踏实了。他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安德马特就给他解释，只有一处水源是不够的，并且对他说，只有找到其他的水源，才能最后确定收买土地。但是，他又说只有在签定出卖契约之后，他才能去找其他的水源。

两个农民马上就表示很有信心，说他们的地里有多少株葡萄树，就有多少泉眼。只要挖掘就会出水，以后看吧，以后看吧。

安德马特只是说了句：

“是的，以后看吧。”

可是，奥里奥尔老爹把手浸在水里，并且说：

“见鬼！这水烫得能煮熟鸡蛋，比博纳菲耶泉水烫多了。”

拉托纳也把手指在水里醮了醮，并且承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农民接着又说：

“而且这水的味道好，好极了；不像博纳菲耶泉水那样，这水没有怪味儿。噢！这股泉水呀，我敢保证，是好的！这一带的泉水，我都熟悉，五十年来，我就看见这里的泉水往外流，可

是还没见过比这儿的水好的，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跟你们吹牛，绝对不是！我是想当着你们的面做个试验，做个真正的试验，不是你们找药剂师做的那种试验，而是在一个病人身上做试验。我敢打赌，这股泉水会把瘫痪病人治好，只要水是热的，并且味道好，我就敢打赌，一定能治得好！”

说着，他装着思考的样子，然后往附近的小山山顶上张望，看能不能看见他要找的那个瘫痪病人。他什么也没发现，于是又低下头往大路上看。

他看见离这里二百米远的地方，老流浪汉那两条不能动弹的腿伸在路边上，一棵柳树的树干遮挡着他的身子。

奥里奥尔用手遮在额头上，问他的儿子说：

“克洛维斯老爹是不是还在那儿啊？”

傻大个儿笑着回答说：

“对，对，是他。他不能跑得像兔子那么快。”

于是，奥里奥尔老爹走到安德马特面前，一本正经并且满有信心地对他说：

“喂，先生，您听我说。那个瘫痪病人就在那边，大夫先生是非常了解的，真是个瘫子，十年来，没有人看见他走过一步路。您说是不是，大夫先生？”

拉托纳肯定地说：

“噢！那个人啊，您要能把他治好了，您的水每一杯我给一个法郎。”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安德马特说：

“这个老头得的是风湿病，左腿是痉挛性收缩，右腿完全瘫痪，我认为他的病是治不好的。”

奥里奥尔老爹让他把话说完，然后他不慌不忙地接着说：

“那么，大夫先生，您拿他做一个月的试验，好不好？我说这一定能成功，我什么也不说，我只要求做个试验。瞧，我和傻大个儿本来要挖个坑埋石头，那末，我们就给克洛维斯挖个坑，让他每天上午来泡一个钟头，然后呢，我们以后再看，我们以后再看！……”

医生低声说：

“您可以试验，不过我可以保证，您不会成功的。”

可是，如果有希望使瘫子痊愈，这无疑是个奇迹，这对安德马特很有诱惑力，于是他便高兴地同意了农民的想法；接着他们四个人都来到流浪汉身旁，他一直坐在太阳底下一动不动。

这个专门偷着打猎、捕鱼的老头，懂得这是要弄的花招，便假装拒绝，推托了半天，然后才被说服答应下来，讲好的条件是安德马特每天给他两个法郎，作为他在水里泡一小时的报酬。

于是，这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他们甚至还决定，等浴池一挖好，克洛维斯老爹当天就来洗澡。安德马特给他几件衣服，等洗过澡之后穿；奥里奥尔父子俩把在院子里放着的一个牧羊人用的旧棚子给他搬来，让这个残废人在里面换下他的旧衣裳。

然后，银行家和医生便回村去了。他们两个人走到村口的地方分手，医生回家去应诊，银行家去等他的妻子，她要在九点半钟到温泉站来。

她几乎马上就到了。她从头到脚穿一身粉红色衣服，头上戴一顶粉红色的帽子，打着一把粉红色的阳伞，脸蛋儿也是粉红色的，简直像黎明前的曙光一样。为了避免绕远道，她从旅馆斜坡上的小道下来，蹦蹦跳跳地像只不张翅膀的小鸟，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她一看到她的丈夫，便叫喊起来：

“噢！这地方真美，我非常满意！”

有几个浴客在安静的小花园里溜达，脸上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她走过时，这些人都回过头看她。佩特律斯·马泰尔只穿着衬衣，站在台球室的窗户前边抽烟斗；他的伙伴拉帕尔玛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白葡萄酒。佩特律斯·马泰尔一边叫他的伙伴，一边用舌头“哒地”响一声说：

“天哪！简直是天仙一般啊！”

克里斯蒂昂娜走进温泉站，向坐在门口左边的出纳员微笑着打过招呼，又向坐在右边的原先的监狱看守道了早安；然后把一张洗澡票递给一个穿得像小酒店女侍者一样的女服务员，跟着她走进一条走廊，那里通着几间浴室的门。

女服务员让她进了一间浴室，里面很宽敞，墙壁上没有任何装饰，屋里只有一把椅子，一面镜子，还有一个鞋拔子；有个椭圆形的水池，上面抹着一层土黄色的水泥，当做浴盆。

女服务员转动一个像大街上使阴沟向上流水那样的开关[①]，泉水便从浴池的底上一个带铁丝网的小圆孔里冒出来，一会儿的工夫，池子里的水就满到了边上，溢出的水从深入到墙里的一道槽沟流出去。

克里斯蒂昂娜把自己的贴身女仆留在旅馆里，脱衣服时她不要那个奥弗涅女人帮忙照顾，便打发她出去了，说如果需要什么东西，比如她的内衣什么的，就按铃叫她。

她慢慢地脱下衣服，望着清亮的水池里几乎看不见的细小波纹。等她脱得一丝不挂时，便把一只脚浸到水里，一股暖洋洋的舒适感觉一直涌到她的胸前；她先把一条腿伸进温水里，接着又伸进另一条腿，随后便在温暖舒适的明净泉水里坐了下来，

① 巴黎阴沟里的水经净化过滤后，清道夫可使水从下水道口流出来，用来打扫冲洗街道。

让泉水在她身上、在她周围流淌，她的全身，沿着大腿和胳臂，在胸脯上，浮起许许多多的小气泡。她惊奇地望着这数不清的小气泡，仿佛自己从头到脚披上了一件用微小的珍珠编成的甲胄。这些珠子那么细微，不断地被她身上陆续冒出的其他小珍珠催赶，从她雪白的皮肉上飘起，然后在浴池的水面上消散。这些小珍珠像是她的肌肤上生长出来的轻盈的果实，让人抓不着，却又那么诱人，这是她那娇美鲜艳的粉红色躯体在泉水里结出的果实，看上去如同珍珠一样。

克里斯蒂昂娜感到在水里那么舒泰，从浴池底部喷出的泉水泛起激荡活跃的水波，那样温存地、柔和地、甜美地抚爱着她，拥抱着她，泉水从她的腿下涌起，又在浴池边上的小孔处流走；她真想永远呆在这儿，一动不动，甚至什么也不想。她的身体浸在温暖、使人惬意的泉水里，同时也有一种宁静的幸福感觉浸透她的全身，她觉得轻松安适，思想平静，身体舒畅，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愉快。她的心灵随着溢出的泉水汩汩的流淌声，在微微飘悠，在遐想；她想象着下午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想到去散步，想到她的父亲，她的丈夫，她的弟弟，那个高个子年轻人，从为那只小狗去冒险的事之后，这个年轻人就有些使她不安。她不喜欢性情暴躁的人。

她的心灵宁静得像她浸在这一池温水中的身心一样，没有任何欲望扰动它，除了模模糊糊地期望着有个孩子，她没有任何别的欲望；她并不向往别样的生活，不论是富于感情的生活，还是带有情欲的生活，她都毫不向往。她感到生活很舒适，自己也觉得幸福美满。

这时有人来开门，她吓了一跳，原来是那个奥弗涅女人给她送来内衣。规定的二十分钟时间已经过了，该穿衣服了。这样从梦想中被唤醒，仿佛是件伤心的事，几乎是一种不幸。她

真想求这个女人让她再呆几分钟，可是她想到每天都会重享这样的快乐，便遗憾地从水里出来，披上一件暖烘烘的浴衣，这使她觉得身上有点发热。

她正走出浴室时，博纳非耶大夫拉开他的诊所的门，非常客气地向她行礼致意，并且请她进去。他询问了她的健康状况，摸了摸脉搏，看了看舌苔，又问了问她的食欲和消化情况，还问了睡眠的情况，然后把她送到屋门口，并且一再地说：

“好，好，挺好，挺好。请代我向令尊大人问好，他是我在行医当中遇到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她对这样的纠缠已经感到厌烦，最后总算走出来了。在大门口，她看见侯爵正在跟安德马特、贡特朗和保罗·布雷蒂尼谈话。

她丈夫一有了什么新的想法，这念头便在脑子嗡嗡地响个不停，就像一只苍蝇钻进瓶子里一样，这时他在讲那个瘫痪老头的事，他想去看看，这流浪汉是不是在洗澡。

大家为了让他高兴，便都跟着一起去了。

可是，克里斯蒂昂娜把她弟弟悄悄地拉到后面，等他们离其他人稍微远了点，她说：

“喂，我想跟你谈谈你的那个朋友，我不太喜欢他。你跟我讲讲，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贡特朗和保罗相识已经好几年了，于是便说这个人很富于感情，人也很诚挚善良，不过脾气暴躁，有时候容易冲动。

“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说，“他那种急躁的脾气使他很容易产生冲动的想法。他一冲动起来就不由自主，不知道约束自己，也不会控制自己，更不会用理智制服情感，也不会用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一旦有一种欲望，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感情，惊扰了他的狂热性格，他就受冲动的驱

使，也不管这种冲动是好事还是坏事。

“他已经跟人决斗过七次，他动辄张口骂人，可是事后马上又和人家交上朋友；他对各个阶层的女人都抱有狂热的爱恋，而且爱起来一样激动，从在店铺门口找上的女工，到被他劫走的女演员，全都一样的爱法；是的，真是被他劫走的，有一天晚上，在一场首场演出散戏之后，有个女演员刚踏上她的马车准备回家，他就把她抱在怀里，在惊骇的行人面前，把她扔进另一辆马车，飞快地把车赶跑了，谁也跟不上，也追不回来。”

最后贡特朗总结说：“就是这些。他是个善良的小伙子，不过也有点疯疯癫癫的，而且非常有钱，脑袋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克里斯蒂昂娜接着说：

“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香味儿，非常好闻。那是什么香水啊？”

贡特朗回答说：

“这我可不知道，他自己不愿意说；我想这是从俄国带来的，是那个女戏子给他的，就是现在我正想法让他忘掉的那个女戏子。是啊，味儿确实是挺好闻的。”

他们看见大路上有一群浴客和农民，因为每天上午在午饭之前，大伙都在这条路上走一圈，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克里斯蒂昂娜和贡特朗赶上了侯爵、安德马特和保罗，几个人马上就看见在昨天还竖立着山包的地方，有个怪模怪样的人头仿佛从地里冒出来，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破毡帽，满脸的白胡子，就像被杀头的人的脑袋似的，人家还以为跟植物一样，是从那里长出来的呢。周围有许多种葡萄的农民惊愕地在看着。由于奥弗涅人不喜欢嘲弄别人，他们都无动于衷地看着，只有三个胖胖的先生，都是二等旅馆的房客，在一边插科打诨地开

玩笑。

奥里奥尔老爹和他儿子站在那里，端详着这个泡在水池里的流浪汉，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泉水浸没他的全身，一直到下巴颏。他就像过去那种因为巫术惑众犯了罪、被判处受刑的人一样，可是，他仍然没丢开两只木拐，而是放在身边，一起泡在水里。

安德马特看了很高兴，接连着说：

“好，好！本地得了风湿痛的人都应该学他的榜样。”

于是，他朝这个老头弯下身来，仿佛跟聋子说话一样，大声对他说：

“你觉得舒服吗？”

老头好像被滚烫的泉水完全弄得昏头昏脑，他回答说：

“我觉得人都快化了。妈的，这水真热！”

可是，奥里奥尔老爹说：

“水越热，你的病好得越快。”

在侯爵身后边，听见有人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奥布里-巴斯德先生，气喘吁吁的，他每天出来散步，现在正往回走，便在这里停下来。

于是，安德马特就向他解释他给流浪汉治病的计划。

可是，那个老头一劲儿地说：

“妈的，这水真热！”

这时他想要出来，求人搭把手，把他从水池里拉出来。

银行家答应他每次洗澡多加二十个苏，最后才使他安静下来。

人们在水池四周围了一圈，池子里漂浮着灰色的破旧衣裳，遮着老头的身子。

有个人说：

“简直是一锅牛肉汤！我可不想往里泡面包！”

另一个接着说：

“那肉也不怎么对我的胃口。”

可是侯爵发现，这个新水源比浴室里的碳酸气泡似乎更多、更大，也更活跃。

流浪汉的破衣服上都布满了气泡，一团团气泡浮上水面，仿佛许许多多的小链条，无数串细小的圆钻石念珠，穿透泉水漂浮上来，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晶莹剔透，闪闪发亮。

这时，奥布里-巴斯德便笑起来：

“当然啰！”他说，“你们听我说说在浴室里他们是怎么干的。大家知道，他们像捉鸟一样，把泉水引到一个类似陷阱的地方，或者说一个大钟形状的蓄水池里。他们把这叫做引水。好，去年供应各浴池的水源就出事了。碳酸气因为比水轻，都积存在大钟的顶上，等到聚集得太多了，就被推压到管道里去了，并且大量涌到浴室里，使洗澡间里充满碳酸气，使病人窒息。去年两个月的工夫，就发生了三起事故。于是他们又来问我，我便想出一个非常简便的装置，用两根管子，把泉水和气体分别从大钟形的蓄水池里引出来，然后在浴池下面再马上把泉水和气体混合起来，使泉水再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同时防止碳酸气多到危险的程度。不过我设计的这种设备要花一千法郎的工本！那么，你们猜那个监狱看守是怎么干法的？让你们猜一千次，你们也猜不着。他在大钟形的蓄水池上钻个洞眼，把气体排出来，这么一来，碳酸气当然就飞散了。结果病人洗的就成了没有酸的酸性矿泉浴，或者至少是酸量很少，已经没什么作用了。而这里的情况呢，你们看。”

大伙都感到很气愤！谁也不笑了，并且用羡慕的眼光仔细

地看着那个瘫痪的老头。每个洗澡的人似乎都想抓起一把镐来，在流浪汉的旁边给自己也挖个水池。

可是，安德马特挽住工程师的胳臂，他们交谈着走开了。奥布里-巴斯德不时停下来，仿佛在用他的手杖在地上划一条线，并且指着几个点，接着银行家便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下来。

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布雷蒂尼也交谈起来。他给她讲在奥弗涅旅行的情况，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种种感受。他热爱乡村，但是总带着一种强烈的动物本能，因为乡村激起他的肉体上的享乐，使他的神经和器官都兴奋起来，所以他就是从肉体享乐的情趣热爱乡村的。

他说：

"至于我这个人，夫人，我似乎是个完全开放的人，一切都可以进入我的体内，从我的身体穿过，可以使我伤心流泪，或者让我咬牙切齿。您看，当我望着对面这片山坡，这高低起伏的广阔绿波，攀到山上的密密丛丛的大树，我的眼底便出现整个一片森林，它进入我的身体，充满我的心灵，流入我的血液；仿佛我也在吃它，它占满我的腹部，连我自己也变成一片森林！"

他一边笑着，一边叙说，张开他那圆圆的大眼睛，一会儿看着树林，一会儿看着克里斯蒂昂娜；她本来是很容易受感动的，这时便觉得意想不到，而且感到惊奇，仿佛她也和树林一样，被这贪婪而开阔的目光吞噬了。

保罗接着说：

"您知道，我的鼻子给我带来多么大的享乐。我吸吮着这里的空气，我为此而陶醉，我在这里的气氛中生活，并且感受到其中的一切，一切，绝对的一切。您瞧，我要向您叙说一番。首先，不知道您到这里以后，是不是注意到有一股芬芳的气味？这是其他任何香味都无法相比的，它那么柔和，那么轻淡，几乎

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像是一股不是凡间的香气。到处都可以闻见这种香气，可是在哪儿也抓不住它，不知道这香味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从来没有任何更神圣的东西这样扰乱过我的心，从来没有……啊！原来是开花的葡萄藤的香气！噢！这是我花了四天时间才发现的。想到葡萄不仅能供我们酿造葡萄酒，酿造只有高尚的人才能懂得品尝的葡萄酒，而且能给我们带来最柔和、最撩人的香味，而只有最讲究肉体享乐的人才能发现这香味，夫人，这样一想，不是让人非常高兴的吗？另外，还有橡树的浓厚的香气，刺槐的香甜味道，山上的香草的味道，还有非常好闻的绿草的香气，也是特别好闻的，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所有这些香味，您都能闻得出来吗？”

她听到他讲的这些，惊愕得都发呆了，倒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有什么惊人之处，而是和她每天在周围所听到的东西截然不同，所以她在思想上感到震惊、激动和纷乱。

他还在不停地说，嗓音有些低沉，但是那声音却满含着热情。

“还有，喏，天气热的时候，您闻得出空气里、大路上有一股香草的味道吗？……闻得出来，是不是？……那好，这是……这是……不过我不敢跟您说。”

现在他大笑起来了；突然，他把手向前伸出去：

“您看！”

有一长列装着干草的大车，由一对对双套母牛拖着走过来。牲口都低着头，头被牛轭套得有点歪着，牛角上捆着木棍，母牛费力地迈着步子慢慢走来，在松弛得能耸起的牛皮下面，可以看到它的腿骨在动。每套车前边，都有个穿着衬衣和坎肩、戴着黑帽子的人，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子，一边走，一边吆喝着牲口。他不时转过身来，用小棍触触母牛的肩头或额头，却从来

不打它们，母牛眨眨它那茫然的大眼睛，服从地按照他的手势加点力气。

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向旁边闪了闪，让它们过去。

他对她说：

“您闻见了吗？”

她感到奇怪：

“闻见什么？是牛栏的气味嘛。”

“是的，这是牛栏的气味；因为这个地区没有马，在路上走的所有的母牛都在大道上撒下牛栏的气味，这气味和灰尘混在一起，就随风散发出一股香草味。”

克里斯蒂昂娜有点厌烦了，便轻轻地说：

“噢！”

他接着又说：

“请允许我现在按药剂师的方式分析一下。夫人，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最诱人、最适意、最安静的地方，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并且是处于黄金时代的地方。还有利马涅平原，噢！利马涅！不过我不想跟您细说，我要指给您看看。您会看到的！”

侯爵和贡特朗来找他们。侯爵挽起他女儿的胳臂，让她转身往回走，回去吃午饭。他说：

“孩子们，你们听我说，这件事和你们三个都有关系。威廉脑子里一有个想法，就像个疯子一样，一心想着他要建的温泉城，并且想拉住奥里奥尔一家人。所以，他想让克里斯蒂昂娜认识认识他的两个女儿，看她们能不能帮上忙。不过，不能让这老头看出我们的计谋来。所以我有个主意，就是组织一次慈善救济活动。你呢，我的女儿，你去见见神父；你们一起去找两个本堂区的女教友，准备跟你一起去募捐。你知道，得让神

父指定哪两个人；并且让他负责去邀请她们。你们两个男的呢，你们到游艺场去筹备抽彩得奖的活动，并且让佩特律斯·马泰尔和他的剧团、乐队一起支持协助。如果奥里奥尔家的两个姑娘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女修院里受到很好的教养，人和蔼可亲，克里斯蒂昂娜将来一定能得到她们的信任。”

第 五 章

有一个星期的工夫，克里斯蒂昂娜只顾得忙着准备这次活动了。神父果然觉得在本堂区的女教友里，只有奥里奥尔家两个姑娘配得上和德·拉夫内尔侯爵的女儿一起募捐；他也很高兴自己能表现一下，于是便各处积极奔走活动，把一切都组织、安排妥当，并且亲自去约请两个姑娘，仿佛这是他出的主意。

全村镇的居民都很兴奋，连那些心情忧郁的浴客也有了新的话题，在旅馆餐厅的饭桌上纷纷估计，在宗教和世俗两次集会上能有多少收入。

到慈善募捐开始那天，一清早就很晴和，是个夏季的好天气，天很热，但天空晴朗，平原上太阳灼热炙人，但是在村里大树底下却很凉爽舒适。

弥撒仪式九点钟开始，这是一次由音乐伴奏的弥撒，而且进行得相当快。克里斯蒂昂娜在仪式之前就到了，她想看看教堂里的装饰，里面都是用从鲁瓦雅和克莱蒙费朗运来的鲜花花环布置起来的。这时她听到身后有人走路的声音，原来是本堂神父利特尔教士跟来了，还有奥里奥尔家两个姑娘陪着，他给她们作了介绍。克里斯蒂昂娜马上便邀请两个姑娘吃午饭。她

们俩不好意思地接受了，并且很恭敬地表示感谢。

信徒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

她们三个坐在预先摆在祭坛边上的荣誉座椅上，对面的三把椅子上坐着三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青年，一个是镇长的儿子，一个是镇长助理的儿子，还有一个是镇政府参政员的儿子，挑选这三个人是为了陪伴三个女募捐人的，同时也为了讨好地方行政当局。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

弥撒仪式时间不长。募捐收到一百一十法郎，加上安德马特的五百法郎，侯爵的五十法郎和保罗·布雷蒂尼的一百法郎，一共是七百六十法郎，这在昂瓦尔镇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仪式结束之后，他们就把奥里奥尔家两个姑娘带到旅馆去了。她们显得有点羞怯的样子，不过举止却毫不笨拙，她们也不大说话，主要是因为谦逊稳重，而不是害怕。她们到餐厅的餐桌上来吃午饭，所有的男客们都觉得非常高兴。

两姐妹当中，姐姐比较稳重，妹妹显得更活泼；按照字面的一般意义来说，姐姐比较规规矩矩，妹妹则显得更亲切可爱；可是从姐妹两个长得相似来看，再没有比她们更像姐妹俩的了。

吃过午饭之后，他们马上到游艺场去看摸彩得奖的，这项活动下午两点钟开始。

花园里已经有许多浴客和农民了，人群熙熙攘攘，显出一派集市的气氛。

乐师们在中国式凉亭下面演奏一支田园交响乐曲，这是圣朗德里本人的作品。陪伴着克里斯蒂昂娜的保罗停下脚步。

“啊！”他说，“这曲子真好听。这个小伙子倒有点才华。如果由乐队演奏的话，效果一定很好。”

然后他又问道：

“您喜欢音乐吗，夫人?”

“非常喜欢。”

“我嘛，我爱音乐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当我听一支我喜欢的乐曲时，起初我的感觉是一开始的几个音就使我的皮肉分开，把我的皮肤分解、熔化，使它消失，使我像个被活活剥了皮的人一样，处于各种乐器的打击之下。实际上，乐队是在我的神经上演奏，在我的赤裸的、微颤的神经上演奏，我的神经随着每个音符颤抖。我听音乐，不仅用耳朵听，而且用我周身从头到脚都在颤抖的全部感觉来听。没有任何东西能给我这样的享受，或者说这样的幸福。”

她微微笑了笑，说：

“您的感觉真是强烈。”

“当然喽！一个人如果感觉不强烈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心灵上仿佛盖着一层乌龟壳或是河马皮，我并不羡慕这样的人。而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感觉而痛苦，他们接受感觉如同承受一次冲击一样，可是享受这种感觉时，又如同品尝甜果，我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幸福的。因为对待我们自己的一切感情，不论是幸福的，还是悲伤的，甚至是最突出的幸福，或是最痛苦的悲伤，都应当加以思考，都应当从中得到满足，并且为此而陶醉。”

她抬起眼睛看看他，显得有些吃惊，如同一个星期以来，听他讲的那些事情感到惊奇一样。

尽管最初她曾对他抱有反感，但是不久他就成了她的朋友；确实，一个星期以来，这个新朋友时刻扰乱着她心中的宁静，并且激荡着她的心灵，如同往池塘里扔下石子，打破池水的平静一样。他真的往这依然沉睡着的思想中抛进了石子，而且是很大很大的石子。

克里斯蒂昂娜的父亲像所有做父亲的一样，始终把她当小姑娘看待，大事是用不着跟她说的；她弟弟只知道让她高兴欢笑，却不会让她思考；至于她丈夫，除了夫妻之间共同关心的事情之外，想象不到有什么事情非要和他妻子谈不可，所以直到这时，她就在这样一种思想麻木的状况下生活，而且觉得满足和安适。

这个新来的人仿佛用斧头劈砍一样，用思想的大斧一下一下地劈开了她的智慧。而且他的性格和他的敏锐的感情，都表明他是个讨女人喜欢、讨所有的女人喜欢的男人。他懂得怎样跟女人谈话，什么都和她们说，并且使她们都能明白。他不能做持久的努力，但是聪明绝顶，始终带着激情去爱或是恨，无论谈什么都带着狂热自信的男人特有的那种热情，他有时兴奋，有时变化无常；在他身上，女人特有的气质显得过多，比如轻信、魅力、见异思迁、神经质，但是也有男人那种活跃、开朗、深邃过人的智慧。

贡特朗突然赶上了他们：

"你们转过身来看看奥诺拉这两口子。"他说。

他们回过头来，一眼便望见奥诺拉大夫，身旁还有个胖老太太，穿着蓝色长裙，头上就像苗圃一样，帽子上插满各式各样的花草。

克里斯蒂昂娜吃惊地问：

"这是他的妻子吗？看样子得比他大十五岁呢！"

"对，她六十五岁，原来是个助产士，是在两次接生空闲的时候，让奥诺拉爱上的。而且听说他们现在一天到晚打打吵吵的。"

他们又回到游艺场，那里人声嘈杂，把他们吸引了回来。浴室前边的一张大桌子上，摆着抽彩得奖的各种奖品，佩特律

斯·马泰尔在一个棕褐色头发、身量不高的女子、奥德翁剧院的奥德兰小姐帮助之下，抽出一个号码，并且当场宣布，他那走江湖似的大吹大擂的腔调，把大伙都逗乐了。侯爵由奥里奥尔家两个姑娘和安德马特陪着，这时也走过来了，并且问道：

"我们就在这里呆着呀？实在太吵了！"

于是他们决定到大路上去散步，到昂瓦尔和罗什-普拉迪埃尔之间半山腰上的大路去散步。

要到这条大路上，他们先得一前一后地登上一条横穿葡萄园的狭窄小道。克里斯蒂昂娜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在最前面。自从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她感觉自己好像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心里充满乐趣和生命的活力，这是从前她从没有感受过的。也许矿泉浴使她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给她排除了体内器官轻微的紊乱，使她能更好地感受和领略各种事物，而这些障碍曾经折磨着她，让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忧郁烦恼。也许她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就是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的出现和他表现出的热情，在鼓舞、刺激着她，是他在教给她怎样理解一切。

她一边走，一边深深地呼吸，心里想着他对她讲的空气中飘溢着香味的话。"真的，"她想，"他教会了我闻空气里的香味。"这时，她果然闻到了各种香味，特别是葡萄藤的香气，那么清淡，那么柔和，那么飘忽不定、难以捕捉。

走到大路上，大家分成了几拨儿。安德马特和姐姐路易丝·奥里奥尔走在前面，边走边谈奥弗涅地区的土地收益。这个奥弗涅姑娘不愧是她父亲的女儿，她有一种遗传的本能，了解种庄稼的种种确切而实际的细节，她讲述这些事情时，声音文静，口吻温和，语气谨慎，这样言谈的态度都是她在女修院学会的。

他一边听着她讲，一边从侧面看着她，觉得这个庄重而且

有许多实际知识的姑娘很讨人喜欢。有时，他有点吃惊地重复一下她的话：

“怎么！利马涅的土地要三万法郎一公顷？”

“对，先生，如果地里种了优质苹果树，出产餐桌上甜食用的苹果，那么一公顷就能值三万法郎。几乎巴黎人吃的所有的水果，都是我们这个地方供应的。”

这时，他转过身来，用一种崇敬的目光望着利马涅平原，因为从他们走的这条大路上，可以看见一望无际、始终笼罩着一层淡蓝色雾气的大平原。

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也停下来，面对着这片薄雾蒙蒙的广阔田野极目远眺，这片大平原柔和悦目，他们真的会永远这样注目凝视的。

这条大路旁边有许多高大的核桃树遮掩着，凉风透过浓密的树荫徐徐袭来。这山路不再升高，只在半山坡处蜿蜒盘绕，山坡上近处是一片葡萄树，再往上一直到不很高的山顶上，铺盖着长得不高的青草。

保罗低声地说：

“这美不美？您说说，这美不美？为什么这里的景色会使我感动呢？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种深沉、空廓的魅力，一直深入到我的心坎里。面对着这片平原，仿佛人的思想也张开了翅膀，是不是？于是思想飞腾起来，在空中翱翔，它飞过去，飞向远方，飞向我们永远也不会见到的幻境。是的，瞧，这确实令人向往，因为它更像是梦幻中的境界，而不像眼前所见的景物。”

她默默地听着他说话，她等候着，期待着，汲取着他的每一句话，而且觉得心中很激动，却不太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她仿佛确实隐隐约约地看到另外的境界，天蓝色、玫瑰红色的境

界，虚无缥缈而又神奇美妙的境界，始终在寻寻觅觅却又无法触及的境界，相比之下，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了。

他接着说：

“是的，真是美啊，因为这太美了。别处的天地可能给人一种更强烈的印象，却不大和谐。啊！夫人，这才是美，这是和谐的美！世界上只有这是有意义的，除了美以外，什么都不存在！但是，能理解美的人实在太少啦！人体、雕像或是一座山的线条，一幅画或是这片平原的色彩，《蒙娜·丽莎》画上那种不可言喻的情趣，一句能深入到灵魂深处的话，这样微细的一点东西，就能使一个艺术家具有和上帝一样的创造力，而这在普通人当中谁又能分辨得出来呢？

“听，我给您念两段波德莱尔的诗。”

说着他便朗诵起来：

你来自天堂还是地狱，这又有什么干系，
啊，美人！天真、可怕的巨怪精灵，
只要你的眼睛、微笑和步履，
打开我心中向往却从未见识的太虚之门。

谁问你来自魔鬼、上帝，是天使还是美人鱼，
只要你，美目流盼的仙女，
使宇宙美好旖旎，让时光轻盈飞翔，
因为节奏、芬芳和光明才是我心中独一的女王！[1]

---

① 这是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的诗《美的赞歌》（1860）中最后的两节。

这时克里斯蒂昂娜注视着他，对他的抒情诗兴感到惊奇，她用目光询问他，因为她不太懂得这诗句中究竟包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

他猜出了她的想法，他因为没有能把自己心中的激情传递给她感到恼火，这几句诗，他不是朗诵得很精彩嘛。于是他用略微有点轻蔑的口气说：

“如果我要强使您领会一个具有这样纤细灵感的诗人，那我真是发疯了。不过，我希望将来会有一天，您能和我一样感受到这些东西！女人的天分就是直觉比理解能力强得多，只有旁人友好地先给她们一些思想启发，她们才能领会艺术里奥秘和含蓄的意图。”

说完，他向她点头致意，并且补充说：

“我将尽力做这样友好的思想启发，夫人！”

她并没有觉得他放肆无礼，只是认为他脾气古怪，甚至也不想非要理解不可；可是，她突然发现，在这之前她竟然没有注意过：这个人很有风度，不过身量显得太高太壮，而且阳刚气太盛；因此很难马上发觉他穿着打扮的精细考究。

他头部的轮廓有些粗犷，不很完美，乍一看去，这使他整个外表都显得有些笨拙。但是看惯了他的容貌，就会发现他有一股魅力，这种强烈而粗犷的迷人之处，有时随着他的低沉嗓音的微小变化，却变得非常温柔。

克里斯蒂昂娜头一次发现，他从头到脚都很注意整洁，她心里便想：“肯定这个男人的特点要一个一个地去发现。”

这时，贡特朗跑着来到他们面前，他喊道：

“喂，姐姐，克里斯蒂昂娜，等一等！”

等他追上他们时，便笑着对他们说：

“咳！快来听奥里奥尔家二姑娘说笑话吧，她滑稽极了，而且聪明得惊人。爸爸好不容易才让她不觉得拘束了，于是她就给我们讲了这地方最滑稽可笑的事情。你们在这儿等着他们吧。”

于是，他们两人便等着侯爵，果然他和那个妹妹夏洛特·奥里奥尔一起走来了。

她像孩子似的那么淘气，兴致勃勃地叙说村里的种种故事，农民的天真和诡诈。她学着他们的动作，不慌不忙的举止，一本正经的语气，念得走了音的表示愤怒、惊讶的土话，她模仿他们脸上的种种表情，模仿得维妙维肖，使她那机灵、俊俏的脸蛋儿更加可爱动人。她两只水灵灵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嘴稍微大了些，可是张开嘴时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却很好看，她的鼻子有点翘着，这倒使她显得聪明伶俐的样子；她的脸色红扑扑的，像花儿一样鲜艳，简直能让人羡慕得嘴唇发颤。

侯爵差不多一辈子都是在自己的领地上度过的，克里斯蒂昂娜和贡特朗也都在自家的庄园里长大，接触的竟是些肥头大耳、神气十足的诺曼底佃农，按照当地的习俗，有时也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人的孩子都是他们初领圣体时的小伙伴，跟他们相处也非常亲热随便。所以他们和这个大体上已经属于上流社会的农村姑娘讲话，知道用友好坦诚、热情实在的态度对待她，这样很快便使她感到心里轻松愉快，并且觉得可以信赖他们了。

安德马特和路易丝一直走到村口，可是他们并不想进村去，所以又走回来了。

于是大家都在大树底下沟渠边的草地上坐下来。

他们在那里坐了很久，漫无边际地随便谈天，一个个都显得非常轻松安闲的样子。有时过来一辆大车，也是用两头母牛

拉着，牛轭把牛的头压得歪扭着，赶车的依然是个戴着大帽子的农民，肚子瘪瘪的，手里拿着个小棍子，像乐队的指挥一样，用小棍子的一端指挥着牲口。

赶车的农民摘下帽子，向奥里奥尔家两个姑娘打招呼，她们也用清脆动听的嗓音，亲切地回答一声“您好”。

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家便往回走。

在走近花园的时候，夏洛特·奥里奥尔大声喊道：

“噢！布累舞！布累舞！①”

果然许多人正随着一支古老的奥弗涅乐曲跳民间舞。

男女农民走着，跳着，不停地转着身子，并且彼此敬礼，做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女的用每只手的两个手指提着自己的裙子，男的摇摆着胳臂，或是把胳臂弯起，像坛坛罐罐上的两个圆柄一样。

那支单调而亲切的舞曲也在傍晚凉爽的微风中飘荡，小提琴反复奏着同一个调子，声音尖尖的，其他的乐器配合它的节奏打着拍子，使舞步跳跃的节奏感更强。这确是农村里轻快朴素的乐曲，毫无艺术的加工修饰，因此也非常适合具有乡村风味的笨拙的小步舞。

浴客们也试着跳起来。佩特律斯·马泰尔在娇小的奥德兰面前蹦蹦跳跳，她也装得像个芭蕾舞中的哑角；小丑拉帕尔玛在游艺场女出纳员的周围模仿着怪里怪气的舞步，出纳员仿佛也回想起来比利埃舞场的情景②，因而有些激动。

但是，贡特朗突然看见奥诺拉大夫用地地道道奥弗涅的姿势，在尽情地跳着传统的布累舞。

① 奥弗涅地区的民间舞蹈。

② 当时在巴黎天文台大街开设的舞场，以业主姓氏命名，多为大学生光顾。

一支乐曲演奏完了，众人都停了下来。大夫走过来向侯爵问候。

他气喘吁吁地擦擦额头的汗。

“有时候显得年轻点，这对身体有好处。”他说。

贡特朗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您没有跟我说过您已经结婚了。”

医生不再擦汗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是的，我结婚了，不过很糟糕。”

“您说什么？”

“我说婚姻很糟糕。千万别干这种蠢事，年轻人。”

“为什么？”

“不为什么。你看，我结婚二十年了，唉，到现在还不习惯呢。每天晚上一回到家里，我心里就想：‘咳，这老婆子还在我家里呢。她大概永远也不走了！’”

大伙都笑起来了，因为他的神情好像那么认真、自信。

旅馆那里响起了吃晚饭的钟声。活动就此结束。大伙把路易丝和夏洛特送到家里，等分手之后，大家就谈论起她们姐妹俩来了。

大家都觉得这两姐妹挺可爱的。只是安德马特一个人更喜欢姐姐。侯爵说：

“女人的本性真是灵活多变啊！只因为父亲有钱，就使两个农村姑娘变成了阔小姐！可是她们自己还不知道怎样花钱呢！”

克里斯蒂昂娜问保罗·布雷蒂尼：

“您呐，您喜欢哪一个？”

他低声说：

“哦，我，我连看她们都没看。我喜欢的不是她们两个。”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她听了一声也没吭。

第六章

对克里斯蒂昂娜·安德马特来说，在这之后过的确是美好的日子。她的心情非常轻松愉快。早上的矿泉浴是她的第一乐趣，在流淌着的温水中呆半个小时，肌肤得到惬意的享受，直到晚间她都觉得心里舒舒服服的。确实，她的一切想法、一切愿望都使她感到幸福满足。她感到自己的周围和内心都充满着爱，青春的生命使她陶醉，在她的血管里跳动，而且还有这新鲜的环境，这适于梦想和休憩的广阔地方幽静馨香，像大自然的亲昵抚爱一样拥抱着她，在她心中唤起从未有过的激动。她所接近的、触到的一切，又使她早晨的舒适感觉得到延续，这舒适的感觉就来自那温暖的矿泉浴，使她的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的矿泉浴。

安德马特一个月里在昂瓦尔住两个星期，然后又动身回巴黎去，临走前叮嘱他的妻子注意着那个瘫痪老头，让他不要停止治疗。

因此，每天上午在午饭前，克里斯蒂昂娜、她父亲、兄弟和保罗便一起去看贡特朗所说的“穷汉肉汤”的情况。其他的浴客也纷纷走来，大家围着水池四周，跟那个流浪汉谈话。

他肯定说他走路还不利索，不过他感觉两条腿上好像爬满了蚂蚁，并且叙说蚂蚁怎样在他腿上爬来爬去，往上一直爬到胯骨，往下直到脚指尖上；甚至夜里都感觉到蚂蚁在爬，爬得他感到周身发痒，睡不着觉。

外地来的人和当地的农民对这样的治疗都很感兴趣，不过

他们分成两派，一派相信流浪汉说的话，另一派表示怀疑。

每天吃过午饭之后，克里斯蒂昂娜常常找奥里奥尔姐妹俩一起去散步。她觉得在温泉站这地方，只有和她们姐妹两个谈得来，可以愉快地交往，可以表示一点友好的信赖，可以得到些女性的爱。很快她便喜欢上了姐姐认真严肃、乐观开朗的态度，可是更喜欢妹妹的那种机灵活泼、风趣幽默的性情。现在她和这两姐妹建立友谊，更多的是为了她自己的高兴，而不是为了讨好她的丈夫。

有时大家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游玩，或是步行，或是坐车；他们在里翁一个出租马车的人那里租来一辆旧的双篷四轮旅行马车，车上有六个座位。

他们尤其喜欢沙泰尔-尼庸附近一个荒凉的小山谷，那里可以通过"莫愁山林"隐居修道院。

在松树遮掩下的小河边上，他们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慢步走着，两个两个地走在一起，边走边谈。一条小溪反复几次穿过小路，每当经过溪流的时候，保罗和贡特朗便站在水里的石头上，每人抓住女伴的一只胳臂，用力往起一提，把她们放到小溪的另一边。这样每次涉水都使散步的人前后的顺序改变一下。

克里斯蒂昂娜有时和这个人走在一起，有时又换到另一个人旁边，但是每次她都想法和保罗·布雷蒂尼在一起呆一会儿，有时走在前边，有时落在后头。

保罗对她也不像最初几天那样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那样莽撞，也不那么随便了，而且显得比较有礼貌，比较殷勤。

不过，他们之间的谈话变得更亲切了，甚至常常谈起情感的问题。他以过来人的口吻谈起感情和爱情，这样的人试探过

许多女人的温情，从她们那里得到过幸福，同时也受到过痛苦。

克里斯蒂昂娜非常高兴，甚至有些激动，她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和诡谲的心理，促使他说出自己内心里的隐秘。关于他的事情，她知道得越多，心里便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更想知道，想从思想上深入了解在小说里隐隐约约看到的一个男人的生活，那种充满爱情风暴和奥秘的生活。

在她的怂恿下，他每天都跟她谈一点自己的生活，爱情的经历和苦恼；他那灼痛的回忆有时使他热情的言语更加动人，而为了讨她喜欢，他又使这热情的言语变成花言巧语。

他在她的眼前展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搜寻到许多动人的字眼来表达微妙的欲望和期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希望和折磨，珍惜地保留着花朵、一段丝带、各式各样的小东西作为念物，突然产生的怀疑引起的神经紧张，令人不安的种种设想造成的焦虑不安，因为妒意而感到的痛苦，还有难以描述的第一次接吻时的狂热。

而且他讲述这些事情恰如其分，既隐晦含蓄，又能引人入胜。由于所有的男人心里时刻怀有情欲，并且想着女人，他隐约地谈到曾经狂热爱过的女人，到现在心里还激动不已。他回忆起种种动人心弦的亲切细节，种种使人落泪的微妙情景，还有那些耳鬓厮磨时的绵绵情话，通过这些情意缠绵的言语的描述，使心灵敏感、感情细腻的人之间的爱情，变为世界上最高雅美好的关系。

这些亲昵撩人的谈话，每天都有新的内容，每天都谈得时间越来越长，如同撒在土地上的种子一样，落入克里斯蒂昂娜的心田里。而且，这地方优美的风景，清新的空气，空廓青翠、使人心神豁然开朗的利马涅平原，山上那些温暖过远古大地的炉火，现在只能为病人烧热泉水的熄灭的火山，凉爽的绿荫，石

头中间小溪潺潺流淌的声音，所有这一切，也都浸入这个少妇的心灵和身体，深透软化着她的身心，像是一场温和的细雨撒在还没有开垦的土地上，孕育着撒下的种子，促使它开花。

她已经感到，这个年轻人有点向她讨好，觉得她长得漂亮，甚至还不仅只是漂亮，她也想让他感到高兴，便想出千百条狡诈而又单纯的办法，去引诱他，然后征服他。

当他显得心情激动时，她便突然离开他；当她预感到他的话里有些温柔的暗示时，不等他把话说完，她便向他抛去一个短暂而深邃、像一团火一样钻入男人的心的目光。

有时她用些微妙的言词，有时用温柔的头部动作，或是做些有意无意的手势，或是嫣然一笑立即止住忧郁的神情，这样的一声不响仿佛暗示给他，他的努力不会没有结果的。

她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什么也不想。她期望从这样的举动中得到什么呢？什么也不指望。她只是觉得这样的游戏好玩，因为她是女人，因为她丝毫没有感到这会有什么危险，因为她毫无察觉，她想看看他究竟要干什么。

接着，在所有女人的血管里孕育着的那种含情卖俏的天性，在她身上突然显现出来。这个昨天还在沉睡着的天真的孩子，在一个不断和她谈论爱情的男人面前，突然醒来，变得头脑灵活，思想敏锐了。凭着女人在有人追求时表现出的特殊的直觉，她猜出来，他在她身边时越来越心绪不安，她看出他的目光开始充满热情，她也理解他讲话时不同的声调包含不同的含义。

过去在沙龙里，有的男人曾向她讨好献殷勤，可是从她那里除了受到像一个快活的女孩子喜好的嘲弄取笑之外，却一无所得。他们的恭维奉承千篇一律，她觉得非常好笑；他们求爱碰壁时那副愁眉苦脸的丑态，使她感到高兴，对于他们一切动情的表示，她都要戏弄耍笑一番。

可是，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她却突然感到自己面对着一个具有魅力又有危险性的对手，因此，她本能地变成那种机智敏锐、胆大冷静的女性，只要她心里了无牵挂的时候，她便窥伺着男人，出其不意地展开突然袭击，把他们拖进无形的情网。

而保罗呢，最初还觉得她涉世不深，不谙风情。他习惯于和久经风雨的女人打交道，她们对待爱情就像老兵对付练兵演习一样，对各种温柔献媚的花招都能应付自如，所以他觉得这颗心平凡简单，对待她多少有点轻蔑的态度。

但是，他逐渐对她的天真单纯产生兴趣，并且感觉受到了诱惑，最后便听任自己容易受引诱的本性发挥出来，开始对这个少妇表示格外的关切了。

他知道，要扰乱一个纯洁的心灵，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面不断地跟他谈论爱情，一面装出想念别的女人的样子，并且在诡诈地撩起她贪婪的好奇心之后，就借口向她讲自己的知心话，在大树荫下，开始给她上一次真正的爱情课。

他也像克里斯蒂昂娜一样，很喜欢这样的游戏，他利用男人擅长的种种手法，对她表现出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向她表露出越来越喜欢她，而且就以情人的姿态自居，还想不到将来真地变成情人。

他们两人在平时慢慢散步的过程中，各自都在做这样的游戏，而且做得非常自然，就像暑热天气，在河边上洗个澡一样自然。

但是，自从克里斯蒂昂娜真地含情卖俏，施展出女人引诱男人的种种巧妙手段，仿佛她极力想赢一局槌球游戏一样，一心想要让这个狂热多情的男人跪倒在她的面前时，这个天真而又诡诈的人便上了一个清白纯洁的女人的圈套，开始爱上她了。

于是，他变得很不自然，惶惑不安，心情烦躁，而她却像

一只猫戏弄老鼠一样对待他。

如果换另外一个女人，他丝毫不会有什么顾虑，他会直接地说出来，他会用他那诱人的激情征服她；可是和她在一起，他却不敢这样冒失，因为他觉得她和他所经历过的女人完全不同。

总的说来，别的女人已经经过生活的风风雨雨，跟她们可以什么都说，对她们可以提出最大胆的要求，只要悄悄地对她们说些情意缠绵的话，使她们的血液沸腾起来就够了。当他能把折磨着他的激烈情欲直截了当地传到他所爱的人的心灵和感觉中去时，他知道并且感到自己就是不可抗拒的了。

但是，在克里斯蒂昂娜身旁，他觉得像是接触一个少女，因为他看出来，她是个没有经验的女子，因此，他所有的招数也就无济于事了。而且他爱她的方式也全然不同，仿佛是对待女孩或是未婚妻一样。他希望占有她，但是又怕触到她，玷污她，使她褪色。他不愿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而是想跪在她面前，吻她的裙子，以无限的纯洁和温存，轻轻款款地吻她鬓上的柔发，她的嘴角和眼睛；她即使闭着眼睛，他也会感到她那蓝色的眼珠、低垂的眼帘下那活泼动人的目光。他真想永远保护着她，不让任何人、任何东西侵害她，不让她接触那些凡夫俗子，去看那些相貌丑陋的人，从肮脏不堪的人身旁经过。他真想在她要经过的街道上，把泥泞清除干净，清除路上的石子、荆棘和树枝，使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安逸舒适，并且永远抱着她，不让她走路。想到她在旅馆里总得和邻座的男人谈话，在餐厅吃那些难咽的饭菜，在生活中遇到种种不愉快而又不可避免的琐事，他就感到气愤。

他总是想着她，简直不知跟她说些什么好；他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他想要做些什么，又感到无能为力；他急切地想要向她表明自己的忠诚，仿佛血管里燃烧着一团火，可是

又力不从心；这种种无能的表现使他好像一只被铁链锁住的猛兽，而且莫名其妙地想要大哭一场。

这一切她都看在眼里，可是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像卖弄风情的女人那样心里窃喜，得意洋洋，觉得有趣。

当他们俩落在其他人后面的时候，她从他的表情上感觉出来，他大概要说些不得体的话，于是便立刻跑去追她父亲，到她父亲身边时，她便高声说："我们玩抢四角游戏，好吗？"

在一般情况下，抢四角游戏就表示远足要结束了。他们在树林里找一块空地，或是路上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于是便像出来散步的小孩子一样玩起来。

奥里奥尔姐妹俩和贡特朗非常喜欢这样的游戏，因为它符合年轻人总想跑跑跳跳的愿望。只有保罗·布雷蒂尼一个人嘟嘟囔囔，好像总有什么心事似的，不过到后来他也逐渐地活跃起来了，并且比其他人玩得更起劲，为的是能抓住克里斯蒂昂娜，触到她，突然用手挨着她的肩膀或是上身。

侯爵生性马马虎虎，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只要别人不来打扰他的安宁，什么事情他都听之任之。这时，他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看着他所说的"寄宿学生"嬉戏玩耍。他觉得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安适，整个世界都很美好。

可是，保罗的举动很快便把克里斯蒂昂娜吓坏了。有一天，她甚至感到害怕他了。

一天早晨，他们和贡特朗走到一处怪石嶙峋的谷底裂罅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涯海角"的地方。昂瓦尔的小河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

峡谷越来越狭窄曲折，一直深入到山里去。他们越过些巨石，踩着大石头走过小河，绕过挡住峡谷凹口的一块五十多米高的岩石，最后仿佛被关在一条狭长的壕沟里，两边是光裸裸

的高耸峭壁，到顶上才有葱郁的草木。

小溪淤积成一个盆一样的湖，这里确是个荒凉的水坑，景观奇特怪异，在故事里倒是常常听说过，而在大自然里却很少见到。

那一天，几个散步的人看到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去路，他们都在那里停了下来，保罗发现岩石上有人攀登过的痕迹。他说：

"还可以再往前走走。"

他费了好大力气，爬上笔直的石壁，然后大声喊道：

"啊！太美了！真像是水里的一片树林，你们来看看！"

于是，保罗趴下身来，抓住克里斯蒂昂娜的两只手，贡特朗在下面指挥着，把她的脚放在岩石稍微突出的地方踩着，保罗把她拉了上去。

在这个高台上，从山顶上落下来的泥土形成一个草木繁密蓬乱的小花园，小溪就从中间流过。

再远一些，又有一块岩石挡住这道花岗岩峡谷；他们又爬了上去，接着是第三块岩石，这次他们到了一堵无法越过的高墙脚下，从上面陡直流下约有二十米长的清澈瀑布，直泻到一个被冲出来的深池里，池上面覆盖满了藤蔓和枝叶。

山的隘口非常狭窄，两个人手拉起手就可以触到两边的岩壁。他们只能看到头顶上的一线天空，只能听到瀑布流水的响声，这里仿佛是世上难寻的隐避所在，是古代拉丁诗人隐藏仙女的地方。克里斯蒂昂娜觉得好像闯进了一位仙女的香闺。

保罗·布雷蒂尼一声不响。贡特朗大声说道：

"如果有个金黄头发、皮肤鲜艳的女人在这水里洗澡，那该有多么美啊！"

然后他们便往回走。前两处高台比较容易地就下来了，但

是到第三处时，克里斯蒂昂娜却被吓住了，这里又高又陡，没有任何明显的可以用脚踩住的地方。

布雷蒂尼顺着岩石滑下去，然后朝她张开两只胳臂：

“跳吧！”他说。

她不敢。她并不是怕跌下去，而是怕他，尤其怕他那两只眼睛。

他像一只饿狼一样，贪婪地望着她，用火辣辣充满情欲的眼睛盯着她；他朝她伸出的两只手强烈地吸引住她，使她突然感到惊恐起来，她真想大叫一声，马上逃掉，爬上陡峭的大山，逃避开这无法抵挡的呼唤。

她弟弟站在她身后边，喊道：“跳吧！”并且推了她一把。她感到自己跌了下去，便把两眼一闭，觉得被人温柔而又有力地抱住了，她虽然没有看见，可是感觉到紧挨着那个年轻人健壮的身体，一股急速而温暖的气息拂过她的脸庞。

接着，她两脚落到地上，微笑着，恐惧的心情过去了，这时贡特朗也下来了。

在出现这次激动的感情之后，她变得谨慎了，有几天的时间，她留意避免单独和布雷蒂尼在一起，而他现在却总在她身边打转，像寓言里的狼一样，不怀好意地在绵羊的周围转来转去。

但是，大家早就决定做一次远距离的出游。这次还有奥里奥尔姐妹俩，要乘那辆双篷四轮六座的旅游马车，还要带上吃的东西，到塔泽纳小湖边——当地人叫塔泽纳天池——去吃晚饭，到夜里借着月光返回。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出发了；火盆似的太阳把山上的花岗岩烤得像炉灶里的石板一样烫人。

三匹喘着气、淌着汗的马拉着车慢步爬上山坡；车夫坐在

座位上，低着头打盹儿；路边的石头上，有许多绿色的蜥蜴爬来爬去。炙热的空气里仿佛充满浓烈的尘埃，人眼睛看不见，却热得让人喘不上气来。有时这股热浪似乎凝滞了，又厚又重，几乎难以穿过；有时它稍微流动一下，吹到人脸上，像熊熊大火的灼热气浪一样，里面还飘溢着高大松树林散发出的热呼呼的树脂气味。

在车上，谁也不说话。三个女的坐在马车的最里边，用粉红色阳伞遮荫，闭着被阳光照得发眩的眼睛。侯爵和贡特朗头上蒙着手帕在睡觉；保罗注视着克里斯蒂昂娜，她也眯缝着眼睛窥视着他。

四轮马车卷起一柱白色的烟尘，一直不停地往高处走。

等马车到了高原上，车夫直起了身子，几匹马开始小跑起来，马车经过一大片高低起伏的地带，这里有些村庄和孤零零的人家，树木繁密，地里种着庄稼。遥望远处，左边是被火山削平的高峰。不久就可看到的塔泽纳湖，便是由奥弗涅山脉最后一个火山口形成的。

经过三小时的行程，保罗突然说道："瞧，熔岩石！"许多奇形怪状、曲曲扭扭的褐色岩石在大路边的地上竖立着。在右边，一座顶峰塌陷下去的山，看上去，山顶好像是平的，这里有一条路，仿佛从一个三角形凹口伸进山里去，马车走上了这条路。这时克里斯蒂昂娜已经站了起来，她突然发现在一处又深又宽的火山口处，有个优美清爽的湖，圆圆的像一枚银币。小山的陡坡上，右边有树木覆盖着，左边是裸露着的，山坡直伸进水里，像整整齐齐的围墙把湖水圈了起来。平静的湖水仿佛金属似的闪闪发亮，把一边的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干燥光裸的对岸十分清晰地映照出来，使人分辨不出究竟哪里是湖边，只能看到在这巨大的漏斗形的水潭中央映出的蓝天，看到一个清亮

的无底洞，它好像从上到下贯穿了地球，一直通到另一处苍穹。

马车不能再往前走了。大家下了车，在有树木的那一面山坡上，从半山腰踏上一条有大树遮掩的、围着小湖的路。这条只有伐木者经过的路上，绿草如茵，像牧场一样；透过大树的枝叶，可以看到对面的山坡，和山上水潭深处粼光闪闪的湖水。

随后，经过一片林中空地，大家走到岸边上，在一片橡树遮蔽的草坡上坐下来。他们都躺在草地上，感到一阵自然的、沁人心脾的喜悦。

几个男人在草地上打滚儿，把手伸进绿草里；女的侧着身子安静地躺着，把脸贴在草地上，仿佛要从那里寻找凉爽的抚爱。

经过旅途暑热的烘烤，现在这样深沉美妙的舒适感几乎就是极大的幸福了。

这时侯爵又睡着了，不久贡特朗也昏昏入睡了。保罗开始和克里斯蒂昂娜、还有两个姑娘闲谈。谈什么呢？反正都是些琐琐碎碎的事。不时他们当中一个人说句话，经过好一阵沉默之后，另一个人才答话；仿佛言语在他们嘴里也变得慢吞吞的，就像脑子里思想麻木迟钝一样。

赶车人把盛食品的篮子送来了。奥里奥尔姐妹俩在自己家里就习惯于照管家务，依然保持主动做家务劳动的习惯，所以她们立刻在隔得稍微远一点的草地上，把篮里的东西拿出来，准备晚饭。

保罗躺在克里斯蒂昂娜身旁，她正在驰思遐想。他低声轻轻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时刻。"他说话的声音那么低，从她耳边轻轻掠过，仿佛是微风吹来的模模糊糊的声音，她几乎听不清楚。

为什么这几句含含糊糊的话，却在她的心灵深处引起纷乱

呢？为什么她突然感到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动呢？

她从树丛中看到稍远些的地方有一座很小的小屋，可能是猎人或是渔夫的小屋，房子非常狭小，大概只有一间屋子。

保罗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并且说：

"您有时想到过没有，夫人，一对热恋着的情人，在这样一间小屋里会度过怎样的日子呢？也许他们感觉在这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地在一起！幸福永远是短暂稀罕、难以把握的，如果出现这样的机遇，难道不应当舍弃一切去使它成为现实吗？一辈子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那算是生活吗？早晨起床后没有什么炽热的希望，每天都在默默地做着同样的活计，舍不得喝，也舍不得吃，然后像个粗鲁人一样，囫囫囵囵倒头便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呢？"

她始终望着那座小屋，她心里感到难过，仿佛就要哭出来，因为她忽然悟出她从来没有想过的沉醉的感觉。

是的，她想如果两个人处在这样一座隐没在树丛中的小屋里，面对着这小巧玲珑、如同一面爱情的镜子似的清潭，那该有多么幸福！周围没有任何人来打扰，甚至没有邻居，没有人声，也没有生活的喧闹，只有她和她热爱的男人在一起，而他时刻依偎在恋人的膝下，望着她凝视湖中的碧波，吻着她的手指，对她说温柔缱绻的情话，这该有多么幸福！

他们就在那里，在安谧宁静、遮荫的大树下生活，那火山口的深处包含着他们的全部激情，如同它那严密整齐的围墙里容纳着清澈深邃的湖水；他们举目所见，除了湖边坡岸圆圆的线条外，再没有其他的天地，他们的思想里只有相爱的幸福，除了缠绵不尽的吻抱之外，他们再没有别的欲望。

那么，世界上有人体味过这样的日子吗？当然是有的！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以前她根本不懂得会有这样的快乐呢？

两个姑娘走过来说晚饭准备好了。这时已经六点钟了。他们叫醒侯爵和贡特朗，大家盘膝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把盘子放在身边的草地上。姐妹两个继续照顾着大伙吃饭，男人们都随随便便的，也不阻拦她们。他们慢慢地吃着，把果皮、鸡骨什么的都扔到水里。他们还带来了香槟酒，头一个瓶塞蹦掉了，突然一声响，把大家吓了一跳，因为在这地方，这声音显得特别奇怪。

白天即将过去，空气中已浸透了凉意；随着傍晚的到来，在火山口里平静的水面上，笼罩着一片凄清阒寂的气氛。

当太阳快要落下去时，天空开始变得一片火红颜色，湖水忽然像是一盆火；随后，太阳落山了，天边一片猩红，像是就要烧尽的炭火，湖水又被映得像一盆血。这时，在小山顶上，一轮几乎满圆的月亮蓦然升起，在依然明亮的天空上显得异常苍白。接着黑暗逐渐遮遍大地，光洁的圆月也在像它一样圆的火山口上徐徐上升。它仿佛要掉进这火山口似的。等它高高悬在天穹时，湖水又仿佛变成了一个银盆。这时，在整日里一动不动的水面上微波荡漾，有时候很慢，有时又很快，似乎有些幽灵拖着无形的薄纱掠过水面一样。

这是湖里的大鱼，年深日久的大鲤鱼和贪婪的狗鱼在月光下嬉戏。

奥里奥尔姐妹俩把杯盘酒瓶又都放回篮子里，赶车人过来把篮提去。随后大家便动身回程了。

在走过大树下的小径时，月光透过树叶像细雨一样落到草地上，克里斯蒂昂娜走在最后第二个，后面跟着保罗；她突然听到一个急促的声音几乎在她耳边对她说："我爱您！……我爱您！……我爱您！……"

她的心狂乱地跳动起来，两条腿几乎不能挪动，差一点没

倒下去！可是她还在走着！她走着，激动得像要发疯一样，仿佛就要转过身去，张开胳臂，伸出嘴唇。保罗这时已揪住她盖在肩膀上的小披肩的一角，狂热地亲吻着。她仍在走着，可是身子已毫无力气，连脚下的土地也感觉不到了。

突然，她走出树荫遮掩的小径，到了月光照耀的地方，她蓦地控制住自己心中的慌乱，可是在登上马车，离开那个小湖之前，她转过半身，用双手向水里抛去一个热情的飞吻，跟在她后面的人当然是心领神会的。

在回去的路途中，她的心灵和身体都茫茫然毫无生气了，像跌倒过一样腰酸背痛。刚一到旅馆，她很快就跑上楼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推上门的插销，把钥匙转了一圈锁上房门，因为她觉得仍然有人跟着她，想占有她。接着，她在几乎是黑暗和空荡的房子中间不住地颤抖。放在桌上的蜡烛向墙壁上投射出家具和窗帘抖动的影子。克里斯蒂昂娜倒在一把扶手椅上。她的思想仿佛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跳跃，转瞬即逝，她根本抓不住一点想法，并且把它们串连起来。她感觉自己要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伤心痛苦，孤单可怜，被抛弃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像在大森林里迷了路一样，在生活里也没有了着落。

她往哪里去呢？她去做什么呢？

她觉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又站起身来，推开窗户和窗板，把臂肘支在栏杆上。夜里的空气很凉爽。寥阔的天空也是空荡荡的，在远处，孤寂凄清的月亮已经升上青蓝色的夜空，往叶簇和山上倾泻着冷峭的月光。

整个这一带地方都已沉睡。只有圣朗德里的小提琴还在轻轻低唱，他每天都要钻研到很晚的时候；那琴声不时在死寂的峡谷中响起，发出呜咽的哀泣声。克里斯蒂昂娜隐约地听到小提琴断断续续的奏鸣声，那紧张急促的琴弦发出尖细凄苦的哀

吟。

这迷惘在苍茫夜空的月亮，这消逝在阒寂黑夜里的微弱琴声，使她心中感到说不尽的孤寂伶仃，她终于哭泣起来。她像害了重病的病人一样，因为焦虑和寒战而周身颤抖，甚至骨髓都在震颤。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中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这之前，她并不太理解什么是孑然一身，而现在她心情忧伤时，这种感觉却变得那么强烈，以至她觉得自己是发疯了。

她有父亲、弟弟、丈夫！她爱他们，而且他们也爱她！现在她突然离他们远了，她仿佛觉得他们那么陌生，几乎不认识他们了！她父亲的慈爱，弟弟的手足情谊，丈夫表现的并不热烈的温存，对她来说似乎再没有什么意义了，再没有什么意义了！她的丈夫！那个面色发红，唠叨不休的男人，他漠不关心地随便跟她说一句："亲爱的朋友，今天早晨好吗？"难道这就是她的丈夫吗？而她却因为一纸契约的力量，从肉体到灵魂，一切都属于这个男人！难道这是可能的吗？——啊！她感到多么孤单，多么迷惘啊！她闭上眼睛，想看看自己的内心，看看自己的思想深处。

她一一想起在她身边生活的人，看见了他们的形象：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父亲，只要别人不打扰他的安宁，就算是幸福；她的弟弟嘻嘻哈哈，对一切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她的丈夫整天忙忙碌碌，满脑子都是数字，本来能说一句"我爱你！"的时候，他却告诉她："刚才我又赚了一大笔钱！"

刚才另一个人跟她低声说的那句话，依然在她耳边、在她心里回响。另外这个人，她也看到了，他凝视着的目光要把她吞下去；如果这时候他就在她身旁，她就会扑向他的怀抱里！

第　七　章

克里斯蒂昂娜很晚才睡，第二天，太阳从依然敞开着的窗户往她的房间射进一片红光时，她就醒了。

她看了看时间，刚五点半，于是仍旧舒舒服服地仰面躺在温暖的床上。她心里非常轻松愉快，仿佛昨天夜里她得到了幸福，而且是莫大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呢？她在寻思，她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喜讯使她心里充满了喜悦。昨天晚间的一切愁苦都云消雾散了，在她睡梦中溶化了。

那么，是保罗・布雷蒂尼在爱她了！他现在显得和第一天见面时多么不同啊！尽管她努力回忆，也想不起来最初看见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她是怎样看待他的；甚至当初她弟弟给她介绍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她也完全不记得了。今天的这个人，不论是相貌上，还是举止上，都没有那个人的任何特点，丝毫也没有；因为通过一个人思想上的变化，由初次见面变成熟识的人，随后又成为亲近的人、恋人，那个人最初的形象也一天一天地、一点一点地发生了缓慢的变化。你每时每刻都在占有他，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你把他的外貌、动作、态度、身体和精神，都变为属你所有。他也通过自己的声音、动作、他所说的和他所想的，进入你的眼睛，你的心灵。你从他微笑和言语所表示的意图中，注意他，了解他，猜测他。似乎他终于完全属于你的了，因为你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属于他的一切，来自他的一切。

这样，由于你的冷漠的态度，他第一次出现在你面前时究

竟是什么样子，也就没法回忆起来了。

那么，是保罗·布雷蒂尼在爱她了！克里斯蒂昂娜并没有因此感到害怕，也没有觉得不安，反倒因为有人爱她，并且知道了有人爱她，而觉得心里非常感动，感到一种新鲜的、甜蜜的莫大喜悦。

不过，将来他会怎样对待她，而她对他又该采取什么态度，这倒使她心里有点嘀咕起来了。可是，从她的良心上讲，即使想到这些事情也不大合适，所以她也就不去想它了，反正她相信自己有掌握事态的敏感和机智。她仍然按平时的时间下楼了，并且发现保罗正在旅馆门前吸烟。他很有礼貌地向她问候：

"早晨好，夫人！您今天早晨身体好吗？"

"非常好，先生。我睡得好极了。"

她向他伸出手去，还怕他会攥住不放，可是他只是轻轻地握了握；然后他们便不慌不忙地交谈起来，仿佛两个人都已经忘了昨晚的事。

一天过去了，他丝毫没有提起昨晚向她表白炽热的爱情的事。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也显得很冷静谨慎，这样她对他也就放心了。她心想，他大概已经猜到了，如果再有什么大胆的举动，就会使她感到不快。而且她也希望，并且深信，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停留在这个美好的阶段，他们可以面对面地、深情地互相望着，彼此相爱着，两人都清白无邪，因而不会感到良心上的责备。

不过，她也留心决不和他一起走远。

一天晚上，就是他们去塔泽纳湖那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十点钟左右，侯爵、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一起回旅馆去，只有贡特朗一个人留在游艺场，和奥布里-巴斯德先生、里基埃先生和奥诺拉大夫在大厅里玩两人牌戏。在路上，布雷蒂尼看见透过

树枝升起的月亮，便喊道：

“要在这么美的夜晚去看看图尔诺埃尔的废墟，该有多好！”

一想到这里，克里斯蒂昂娜非常激动，因为月亮和废墟在她和几乎所有的女人心目中，都有同样的影响。

她按按侯爵的手说：

“噢，好爸爸，你愿意去吗？”

他有些犹豫，因为他很想回去睡觉。

她一再要求：

“你想想看，白天的时候，图尔诺埃尔那地方就那么美了！你自己不是也说过，城堡上边还有个高大的塔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废墟嘛！晚上去看该是什么样呢？”

他终于同意了：

“好吧，我们去吧；不过，我们就看五分钟，然后马上就回来。我想十一点钟的时候就上床睡觉。”

“好吧，我们一定马上就回来。走到那里用不了二十分钟。”

于是三个人就出发了，克里斯蒂昂娜挽住她父亲的胳臂，保罗走在她旁边。

他谈起在瑞士、意大利、西西里岛旅行的情况。他讲到旅行中的见闻和留下的印象，他讲起爬到罗萨山[①]顶峰时心情如何兴奋，那时太阳在天边从常年冰雪覆盖的群山顶峰突然出现，在每处高耸的山颠投下一片惨白刺眼的光亮，把山峰点燃，像是照亮地狱的苍白灯塔一样。接着，他又说到他站在埃特纳火山[②]巨大的火山口边上时心情如何激动，在三千米高的云端里，

① 阿尔卑斯山南脉，位于瑞士和意大利边境，高 4638 米。

②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海岸活火山，高约 3300 米，火山口宽 5 公里，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

周围除了大海就是蓝天，抬头是蔚蓝的天空，低头是湛蓝的大海，而他自己却渺小得难以觉察，他俯身下望大地那张可怕的大口，里面散发出的气味呛得人透不过气来。

为了打动这个少妇的心，他说得天花乱坠。她一边听着他讲，心里也在突突地跳，仿佛在她那奔放的想象中，也看到了他所见过的壮观景色。

在大路转弯的地方，他们蓦然看见了图尔诺埃尔。山顶上屹立着古老的城堡，古堡上尖削耸直的塔楼居高临下，由于年深日久和古时战火的破坏，已经百孔千疮、残破不堪了。那古堡在景象变幻的天空大幕上，勾划出封建主邸宅的神奇侧影。

三个人都惊讶地愣住了，于是他们停了下来。侯爵终于说道：

"真的，真是太美了！简直就像居斯塔夫·多雷[①]画的一幅幻想作品。我们在这里坐五分钟吧。"

说着，他就坐在沟边的草地上了。

但是，克里斯蒂昂娜兴奋不已，她大声说道：

"噢，爸爸，我们再往前走走吧！这多美啊！多美啊！我们到山脚下去吧，我求求你！"

这一次侯爵不答应了，他说：

"不行，我亲爱的，路走得不少了，我走不动了。你如果愿意走近去看看，你就跟布雷蒂尼先生一起去。我在这儿等着你们。"

保罗问道：

"您愿意吗，夫人？"

---

① 居斯塔夫·多雷（1832—1883），法国插图画家、木刻家，他的作品富于奇特的想象和幻想。

她有点犹豫，觉得有两方面的担心，一是怕和他单独在一起，一是怕自己显出害怕的样子，会让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感到不快。

侯爵又说：

“去吧，去吧！我等着你们。”

她想，既然她父亲就在附近，会听得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于是便果断地说：

“我们走吧，先生。”

他们肩并肩地走着。

但是，她刚刚走了几分钟，便感到心里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有一种隐约的、神秘的恐惧，害怕起废墟，害怕起黑夜，害怕起身边这个男人。她突然觉得像那天晚上在塔泽纳湖一样，两条腿没了力气，在她身上发软，不能再往前挪动，她的两只脚踩在路上，她想抬起脚迈步时，却好像陷到地里去了。

路边上有一棵大树，是一棵栗树，遮挡着一片草地的边缘。克里斯蒂昂娜像是刚跑过一样喘着气，靠着树干坐下去。她含糊不清地说：

“我不往前走了……在这儿看得很清楚。”

保罗坐在她的身旁。她听见自己的心里急促地怦怦跳个不停。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您觉得我们已经享受过生活的乐趣吗？”

她不大理解他问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她太激动了，只是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他接着说：

“我呢，我是……有时候……相信……或者说，我是感觉到

的……因为一个人是由精神和肉体组成的，两者仿佛互有区别，但是这二者无疑是同一性质的一个整体，在这两种最初组成一个人的成分再次组合到一起时，这个人就会重新出现。肯定这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在一个和原先的外形相似的肉体上，有了和以前相象的、给肉体以生气的灵魂，那么原来的那个人就重新出现了。所以今天晚上，夫人，我呢，我确信曾经在这古堡里生活过，我曾经是这古堡的主人，为它战斗过，保卫过它。现在我认出它了，过去它是属于我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而且我也肯定，我曾经在这古堡里爱过一个女人，她和您很相象，她和您一样，也叫克里斯蒂昂娜！我完全肯定，我好像现在还看到您，在塔楼的高处呼唤我。您想想看，您回忆一下！后面有一片树林，伸向一条很深的峡谷。我们常常在那里散步。夏日的夜晚，您穿着轻柔的长裙，而我佩带着沉重的武器，在丛密的树枝下叮咚作响。

"您想不起来了吗？那么请您想一想吧，克里斯蒂昂娜！您的名字，我非常熟悉，像从童年时就常听到过一样！只要仔细地看看堡垒里的每一块石头，就会发现从前我亲手在上面刻的字迹！我向您肯定，我认出来我的住所，我的老家，如同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就认出了您！"

他满怀信心，激动地讲着，而且为和这个女人接触，为这美好的夜色、月亮和废墟，感到诗意般的沉醉。

突然，他跪在克里斯蒂昂娜的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既然我又找到了您，就让我再热爱您吧。我寻找您已经很久很久了！"

她想站起身来，马上走开，去找她的父亲；但是，她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她被一种强烈的欲望吸引住，动弹不得，她还想听他说下去，听着那些使她心醉

的话语进到她的心窝里。她觉得自己被引进梦境，她一直期望着的梦境，那样甜美、那样富有诗意，充满月光和抒情诗的梦境。

他抓住了她的两只手，吻着她的手指尖，喃喃地说：

“克里斯蒂昂娜……克里斯蒂昂娜……抓住我吧……杀死我吧……我爱您……克里斯蒂昂娜……！”

她感觉他在她的脚下颤栗发抖。这时，他吻着她的双膝，同时从心窝里迸出呜咽的声音。她怕他发疯了，马上站起身来要逃开。但是，他先站了起来，把她抱在怀里，向着她的嘴唇扑去。

这时，她没有叫喊，没有挣扎，也没有反抗，便倒在草地上，仿佛这样的爱抚已经折断了她的腰，同时也摧毁了她的意志。他像摘个熟透的果子一样，很容易地便得到了她。

可是，他刚一放松紧紧的拥抱，她便站起身来逃开了，慌慌乱乱，周身打着寒颤，仿佛刚刚掉进水里一样。他迈了几大步，追上了她，抓住她的胳臂，低声说：“克里斯蒂昂娜，克里斯蒂昂娜！……小心让您父亲看见。”

她不再跑了。她一声不响，也不回头，迈着急促有力的步子一直往前走。他在后面跟着，不敢再和她说话。

侯爵一看到他们，便站起身来。

“我们快走吧，”他说，“我已经觉得冷了。这些景致太美了，但是对治疗疾病没有好处。”

克里斯蒂昂娜紧靠在她父亲身边，仿佛要躲在他的亲切温柔中，得到他的保护。

她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很快脱掉衣服，钻进被窝里，用床单蒙住头，哭了起来。她把脸伏在枕头上，哭了很久很久，哭得知觉麻木，周身无力。她什么也不想，她一点不感到痛苦，也

不感觉懊悔。她只是哭，不遐想，不思索，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她出于本能地哭着，就像一个人高兴时唱歌一样。哭到最后，她的眼泪哭干了，人也哭得筋疲力尽，便困乏地睡着了。

她的卧室有个门和客厅通着，第二天，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把她惊醒。天已经大亮，这时正好是九点钟。她喊了一声："请进来！"原来是她丈夫，他显得很高兴，精神抖擞，头上戴一顶旅行的鸭舌帽，身边带着旅行时时刻不离身的小钱袋。

"怎么，你还在睡呢，我亲爱的！是我把你吵醒了。你看！我没有告诉你们就来了。但愿你身体好。现在巴黎的天气好极了。"

说着，他摘下帽子，走上前去拥吻她。

她连忙朝墙边躲去，她觉得心里紧张，非常害怕，害怕这个脸色红润、洋洋自得、向她伸过嘴唇的矮个子男人。

随后，她忽然闭上眼睛，把额头向他伸去。他在她的前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并且问道：

"我在你的洗脸间里梳洗一下可以吗？他们没有预料到我会今天来，所以我的房间根本没有收拾。"

她含含糊糊地说：

"当然可以。"

于是，他走进床脚旁的那个门。

她听见他在里边走动，弄水和吹口哨的声音；后来，他高声喊着说：

"这里有什么新闻吗？我可有非常好的消息。泉水的化验结果出乎意料，好极了。将来我们至少可以比鲁瓦雅多治三种疾病。这实在太好了！"

她已经在床上坐了起来，觉得胸中透不过气来，他突然这时候回来，对她来说无疑是个打击和压抑，使她感到痛苦内疚，惶恐不安。他高兴地从盥洗室里出来，周身散发出一种很浓的

马鞭草香味儿。这时他亲昵地坐在床脚边上，并且问道：

“那个瘫子怎么样啦？他的病怎么样？他能走路了吗？那水里含有我们发现的那些成分，他的病不可能治不好！”

这几天，她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便支支吾吾地说：

“不过……我想他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了……这个星期我没有看见他……我……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关心地看了看她，并且接着说：

“的确，你的脸色有点苍白……不过，这样也好……这样你好像更美了……美极了……”

他走近她，然后俯下身子，想把胳臂伸到被窝里去搂抱她。

但是，她怕得连忙向后躲闪，他吃惊得愣住了，两只手和嘴唇还向前伸着。接着他便问道：

“你怎么了？我连碰碰你都不行了！我向你保证，我不会让你难受的……”

他又急不可耐地靠近她，一股突然出现的欲火使他兴奋得眼睛发亮。

于是，她结结巴巴地说：

“不行……别碰我……别碰我……因为……我想……我想我是怀孕了！……”

她心里十分慌乱，便不假思索地说了这句话，这只是为了避开他的接触，如同她说“我有麻疯病，我得了鼠疫”一样。

一阵无比的喜悦使他激动得脸色也变白了；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已经怀孕了！”这时他真想作为幸福的父亲，以感激的心情，温柔地、久久地拥吻她。随后，他又有点不放心地问道：

“这可能吗？……怎么会呢？……你相信吗？……这么快啊？……”

她回答说：

"是的……有可能！……"

于是，他在房间里跳起来，一面搓着双手，一面大声说：

"见鬼，见鬼！真是好日子！"

又有人敲门。安德马特开开门，一个女仆对他说：

"是拉托纳大夫，他说马上要见先生。"

"好的。请他到客厅里去，我就来。"

安德马特回到旁边的屋里。大夫马上也来了，他神情严肃，举止冷淡，而且有点不自然。他点点头打个招呼，轻轻握了握银行家伸过来的手，这使银行家感到有点惊讶。医生坐下来，用在决斗中做证人的口吻说明原委。

"亲爱的先生，我遇到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应当和您谈一谈，向您说明我为人处世的态度。当您请我来，使我有幸为您的夫人看病的时候，我立刻按时来到了。可是，大概在我之前几分钟，我的同事、医务监察员先生已经由德·拉夫内尔侯爵先生请来，他肯定更得到安德马特夫人的信任。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是第二个来的，似乎用欺骗手段，夺走了本来已经属于博纳菲耶大夫的病家，在同行之间，好像我犯下了不诚实、不正当、卑鄙可耻的错误。可是，先生，从事我们这种职业，必须非常谨慎小心，掌握分寸，以免得罪了人，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博纳菲耶大夫知道我来这里出诊之后，认为我做事不择手段；后来果然出现种种迹象，很明显都是针对着我来的，他甚至扬言，如果不是他年岁大了，非得要我去给他赔礼道歉不可。为了在他心目中和在本地区医务界里洗清我的罪名，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停止给您的夫人看病，并且说明这件事的全部事实真相，同时请您原谅。"

安德马特尴尬地回答说：

“大夫，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其实这也不是我或是我妻子的过错，而是我岳父的主意，是他把博纳菲耶大夫请来的，事先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我能不能去见见您的同事，并且告诉他……”

拉托纳大夫打断他的话：

“不必了，我亲爱的先生，这有个职业尊严和信誉的问题，而且也是我首先必须遵守的原则，尽管我非常遗憾……”

安德马特这时也打断了他的话。他是个有钱的阔佬，花五法郎、十法郎、二十法郎甚至四十法郎买张处方，就跟买一盒三个苏的火柴一样；他相信金钱的力量，认为有钱便可以买到一切，他衡量人或者物，就是用金钱的价值来和人或物的价值作比较，就是根据铸成货币的金属和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之间直接快迅的关系来衡量。他对这个开药方的药贩子如此傲慢感到很气愤，便用生硬的口气说道：

“好吧，大夫。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不过，我希望这不会给您职业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们走着瞧吧，看我们两个人究竟是谁因为您的决定受到更大的损失。”

被触犯的医生站起身来，很有礼貌地行礼告辞：

“当然是我，先生，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刚才这样做，从今天起就会使我在各方面遇到麻烦。不过，在我的个人利益和道德之间，我是从来不犹疑的。”

说完，他便出去了。他正迈出屋门时，恰好碰上侯爵手里拿着一封信走进来。等大夫出去之后，德·拉夫内尔先生大声对他的女婿说：

“瞧，我亲爱的，由于你的过错，我遇到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博纳菲耶大夫因为你让他的同事给克里斯蒂昂娜看病，非常不高兴，给我送来账单，还有一张言词很生硬的便条，通知

我不必再指望他的医术了。”

这下子，安德马特发火了。他气冲冲地走来走去，一面说，一面指手划脚，不过他的怒气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谁也不会拿它当真。他大声叫嚷，讲他的理由。究竟是谁的过错？是侯爵自己把这个蠢驴似的博纳菲耶找来的，事先甚至没和安德马特打个招呼，他从巴黎的医生那里早就了解到昂瓦尔的三个江湖医生本领有限了！

而且，他妻子的健康，自有他做丈夫的一个人来判断，一个人来负责，侯爵多管什么闲事，背着他请了医生来？总而言之，是天天如此，事事如此！在他周围尽干些蠢事，干的都是蠢事！这些话他也反复地讲过许多次；但结果都是白费口舌，没有人理解，没有人相信他的经验，要不就是事后才明白过来。

他说“我的医生”、“我的经验”的时候，带着一种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口气。从他嘴里说出的主要形容词“我的”，都带有金属的响亮声音。当他说：“我的妻子”的时候，让人明显地感到，侯爵对自己的女儿已经不再有任何权利，因为安德马特已经娶了她，在他的头脑里，“娶”和“买”是一个意思。

在他们争论得最凶的时候，贡特朗进来了，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嘴唇上带着愉快的微笑。他一声不响地听着，觉得非常有趣。

等银行家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再作声之后，他的内弟举起手来喊着说：

“我要求发言。现在你们两个都没有医生了，是不是？那好，我推荐给你们一个人，就是奥诺拉大夫，他是唯一对昂瓦尔的矿泉有正确看法的人。他让别人喝矿泉水，但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喝。你们要不要我去找他？我负责去跟他商量。”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于是他们要贡特朗让这位医生马

上就来。侯爵想到要改变饮食和治疗方法，不禁感到担心，因此希望立刻就知道这位新的大夫的意见；安德马特也非常想和他商量怎样给克里斯蒂昂娜治疗。

克里斯蒂昂娜隔着门听见他们在讲话，但没有仔细地听，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丈夫一走开之后，她就像从一个可怕的地方逃出来一样，下了床，连女仆也没有叫，便急忙穿上衣服，刚发生的许多事情搅得她晕头转向，心情不安。

她觉得周围的世界似乎都变了，生活和昨天也不一样了，所有的人都完全不同了。

这时又传来安德马特讲话的声音：

"瞧，我亲爱的布雷蒂尼，您好吗？"

他已经不再称他"先生"了。

另一个人的声音回答说：

"很好，我亲爱的安德马特，您是今天早晨到的吧？"

克里斯蒂昂娜正把头发拢到鬓角上，听到他们讲话手便停住了，两只手臂向上伸着，惊呆得说不出话来。她仿佛隔着墙看见他们两人在握手。她已经站不住了，便坐了下来，卷起来的头发又散落在肩膀上。

现在说话的是保罗，从他口里每说出一句话来，她都感到周身战栗。她听不清楚每句话的意思，但是每句话都像敲钟的木槌一样落在她的心上，发出响声。

突然，她几乎用很大的声音说："我爱他……我爱他！"她仿佛证实了一件新发生的惊人事实，这事实挽救了她，安慰了她，使她的良心得到解脱。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使她振奋起来，刹那间她便打定了主意。于是，她一面开始梳妆，一面喃喃地说："我现在有了个情夫，就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有了个情夫。"这时，为了更加表明自己坚定不移，摆脱一切苦恼，她突然非

常认真起来，拿定主意要狂热地爱他，把自己的生命、幸福都交给他，为他牺牲一切。按照那种心虽已被人征服而又顾虑重重的人的心理，他们认为自己的献身牺牲和真挚诚恳，就能涤除心灵上的罪过。

于是，她隔着那堵把他们俩分开的墙，频频向他投去亲吻。事情已经成了，她毫无保留地委身给他了，就像有人献身给上帝一样。那个已经懂得卖弄风情而又诡诈的孩子，原来还有些胆怯，战战兢兢的，刚才在她身上突然消逝；一个渴求情欲、果断执拗的女人出现了，可是，到现在才由她那蓝色的眼睛里蕴藏着的力量表现出来，这两只眼睛使她的金黄头发、娇美的脸庞显出一种勇敢的神色，不过似乎又有点虚张声势的样子。

她听见房门开了，不过她并没有转过身来，她不用看就猜出是她丈夫，她仿佛有一种新的感觉，几乎像是一种本能，刚刚在她身上出现。

他问道：

“你能马上梳洗打扮好吗？一会儿我们到那个瘫痪老头洗澡的地方去，看他现在是不是真的好些了。”

她平静地回答说：

“好的，亲爱的威尔，再过五分钟就好了。”

这时，贡特朗回来了，他走进客厅，叫来安德马特。

“你们想得到吗？”他说，“我在花园里遇见奥诺拉这个傻瓜，他也拒绝给你们看病，他也怕别的医生。他说起了做人的态度，对人的尊重，要遵循的惯例……仿佛……他仿佛……简单地说吧，是个傻瓜，跟他的两个同事一样。说真的，我本以为他跟那两个人不一样呢。”

侯爵吓得愣住了。一想到利用矿泉治疗而没有医生指导，比规定的多洗五分钟澡，或者少喝一杯水，更感到心里害怕，因

为他认为治疗时用多大剂量，多长时间，需要几个疗程，都是按照自然规律准确规定好的，大自然在让矿泉水流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病人，而大夫像受了神灵启示的博学神父一样，了解其中的神秘和奥妙。

他高声说：

“这样一来，我们会死在这里的……我们会像条狗似的死在这儿，而这几位先生谁也不动窝！”

于是，一股怒火涌上他的心头，就像一个身体健康受到威胁的人一样，一肚子的怨气、怒气。

“这几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跟杂货店老板一样，是缴营业税的，他们有权利这么干吗？我们应当强迫他们给人治病，就像强迫火车运送所有的旅客一样。我要给报纸写信，揭露这件事情。”

他激动地来回走溜儿，然后转过身来对他儿子说：

“你听我说，得从鲁瓦雅或者克莱蒙叫个医生来！我们不能总这样呆着！……”

贡特朗笑着回答说：

“可是，克莱蒙和鲁瓦雅那地方的医生不熟悉昂瓦尔矿泉的水质，这里的水和他们那里的水，对消化道和血液循环器官的作用也不一样。而且，那里的医生肯定也不会来的，免得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在同行的嘴里夺食。”

侯爵一听就慌了，他嘟囔着说：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安德马特抓起他的帽子说：

“让我去办，我向你们保证，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能把三个人都弄过来，你们听清楚……他们三……个……人……都得跪倒在我们面前。现在，我们先去看那个瘫痪病人吧。”

然后，他又高声地说：

"你准备好了吗？克里斯蒂昂娜？"

她在门口出现，脸色很苍白，但是神情显得很坚定的样子。她先吻过她的父亲和弟弟，然后转向保罗并伸出手来。他握住她的手，低垂着眼睛，心神不安地有点发抖。侯爵、安德马特和贡特朗一边走，一边谈，没去留意他们两个，这时她用温柔而果断的目光盯着这个年轻人，并且以坚定沉着的语气对他说：

"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属于您的了。以后，您愿意把我怎么样，就随您的意吧。"

说完，没有等他答话，她便走出去了。

一行几个人走近奥里奥尔温泉时，就看见克洛维斯老爹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像个巨大的蘑菇，他的身子泡在水池的热水里，在太阳底下打瞌睡。现在整个上午他都在水里泡着，已经习惯了热得烫人的矿泉浴，他说洗矿泉浴比做新郎还快活呢。

安德马特叫醒了他。

"喂！老伙计！现在好些了吗？"

当这老头认出来是他的大财主时，便做了个满意的鬼脸说：

"是啊，是啊，好，好，要多好有多好。"

"你能开始走路了吗？"

"跟兔子跑得一样快，先生，跟兔子跑得一样快。这个月头一个礼拜天，我要跟我心爱的女朋友跳布累舞呢。"

安德马特觉得心在怦怦地跳，他一再追问：

"是真的，你能走路了？"

克洛维斯老爹不再开玩笑了：

"噢！不太利索，不太利索。这没关系，还可以。"

这时，银行家想马上就看看这个流浪汉究竟是怎样走路的。他围着水池转来转去，发号施令，忙个不停，好像要使一艘沉

船再浮起来似的。

“来，贡特朗，你抓住他的右臂……布雷蒂尼，你抓住左臂。我来托着他的腰。好，一起来啊——一——二——三。我亲爱的岳父，您往您那儿拽他的腿……不是，是那条腿，在水里的那条腿。快点！大家都快点！我可支持不住了！……我们都准备好了……一——二——好了，喔唷！”

他们把老头放在地上，他用嘲弄的神情望着他们，看着他们使劲，一点也不帮他们的忙。

然后，他们又把他扶起来，把两个木拐给他，让他站直了，他把木拐当手杖用，于是他弯着腰，两脚拖在地面上，开始走起来，一边哼哼唧唧，显得很痛苦的样子。他像个蜗牛似的往前走，身后边拖着长长的一条水的痕迹，留在大路灰白色的尘土上。

安德马特非常兴奋，他拍着手，像在剧场里给演员喝彩一样，高声喊道：

“好，好，太棒了，好！！！”

接着，那老头好像疲惫不堪了，他连忙上去扶住他，虽然老头的破旧衣服都是水淋淋的；他一再地说：

“行了，别太累了。我们再把你放回水池里去。”

于是，四个人抓着他的胳臂和腿，又把他放到水池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着他，仿佛抬着一个易碎的宝物一样。

这时，瘫痪老头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

“这水还是挺好的，哪儿也没有这么好的水。这样的矿泉水，真是个聚宝盆啊！”

安德马特突然转身对他岳父说：

“中午吃饭不要等我。我到奥里奥尔家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事情不能拖着！”

说着，他便匆忙地走了，几乎像跑一样，仿佛一个人非常高兴似的，抡着他那根细软的手杖。

其他的人都坐在大路旁的柳树下边，正面对着克洛维斯老爹的水池。

克里斯蒂昂娜坐在保罗旁边，看着眼前那座高高的山岗，她曾在那儿看过炸山包的！那天，她就在那个山岗上，到现在刚刚一个月！她就坐在那块发黄的草地上！一个月！仅仅一个月啊！她回忆起当时那些最细小的情景，三色的阳伞，餐厅的小学徒，每个人说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还有那条小狗，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可怜的小狗！当时她只说了一句话，这个高个子的陌生年轻人便冲上去救那个畜牲！今天，他已经成了她的情夫！她的情夫！那么她有个情夫了！她就是他的情妇！——他的情妇！她在内心深处悄悄地重复着这个词——他的情妇！这是个多么奇怪的词啊！这个人就坐在她的旁边，她看见他的一只手一棵一棵地拔起她裙子旁边的小草，想这样去碰到她的裙子。大自然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拉上一根神秘的、不可明言的、羞人的链条，如今这条锁链把她的肉体和心灵与这个男人连在一起了。

她在内心里不断地重复着这种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这声音在被扰乱的缄默心灵中似乎特别高亢："我是他的情妇！他的情妇！他的情妇！"仿佛这是件奇特的、没有预料到的事！

"我是不是爱他呢？"她飞速地向他瞟了一眼。四只眼睛对视了，她感到他用那么热情的目光包围着她，抚爱着她，不禁周身战栗起来。这时，她有一种无法抑制的荒唐想法，要攥住这只摆弄着小草的手，把它紧紧地握住，向他表示热烈拥抱时的一切感情。她把自己的一只手顺着衣裙滑过去，一直伸到草地上，然后把手指张开，停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候，她看见一只手也悄悄伸过来，好像一个发情的动物在寻找雌性伴侣。这

只手伸过来了，离得很近、很近的，接着，他俩的小指碰到一起了！两只手的指尖轻轻地互相触摸着，然后分开，接着又挨上了，好像亲吻的嘴唇一样。可是，这样难以觉察的抚爱，这样轻轻的接触，却一直深进她的心里，而且她感觉那么强烈，甚至觉得神魂颠倒，仿佛他又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了。

于是，她陡然明白了，一个人怎样就属于别人了，怎样受了爱情的支配就不由自主了；一个人怎样便占有了你，你的身心、肉体、思想、愿望、热血、神经，一切的一切，你身上所有的一切，仿佛一只张开宽大翅膀的猛禽扑到一只戴菊莺身上一样。

侯爵和贡特朗谈起未来的温泉站，他们也受到威尔的兴奋的感染。于是他们说到银行家的种种优点，说他思想清楚，判断准确，投机可靠，举措果断，而且性格平稳。一个岳父，一个内弟，两人对成功的可能性看法是一致的，并且他们肯定能够成功，同时也为两家结亲感到庆幸。

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的心思都集中在对方身上，似乎没有听见他们的议论。

侯爵对他的女儿说：

“喂！宝贝儿，有一天，你可能成为法国最有钱的女人里的一个，人家称呼你的时候，就像称呼罗特希尔德家族[①] 的人一样呢！威尔真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了不起，是个不同寻常的聪明人！”

但是，忽然一阵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妒嫉情绪闯进保罗的心里。

---

① 欧洲最著名的犹太裔银行世家，金融寡头家族，在德、奥、英、法等国有极大影响。

"算了吧，"他说，"所有他们这些生意人的聪明，我完全清楚。他们头脑里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金钱！我们为一切美好的事物付出的全部心思，我们为一时的任性而做出的种种荒唐举动，我们花在消遣娱乐上的所有时间，为了享乐而浪费掉的精力、爱情，那神圣的爱情占去我们的全部热情和力量，所有这一切，他们都用来寻求金钱，考虑金钱，积累金钱！一个人，一个聪明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一切无私的高尚感情，为了艺术、爱情、科学、旅行、书籍；他如果去寻求金钱，这是因为金钱更方便他在精神上的真正享受，甚至是心灵上的幸福！而他们呢，他们在精神和心灵上，除了对这可卑的生意感兴趣之外，便一无所有！这些生活中的强盗都像是有才能的人，其实就如同卖油画的商人像是画家一样，如同出版商像是作家一样，如同剧场的经理像是诗人一样。"

他忽然闭住嘴了，知道自己有点忘乎所以，于是他又以比较和缓的口气接着说：

"我说这些都不是指的安德马特，我觉得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比其他的那些人强上百倍……"

克里斯蒂昂娜已经把自己的手缩回来了。保罗也不再讲话了。

贡特朗笑了起来，他在真正开玩笑的时候，什么都敢说，这时他用他那刻薄的言语说：

"不管怎么说，我亲爱的，这些人都有一种少见的优点，就是他们娶了我们的姐妹，并且有很趁钱的女儿，日后就做我们的老婆。"

侯爵有些不高兴了，他站起身来说：

"噢！贡特朗！你有时候实在让人讨厌。"

保罗这时转过身来，轻轻地对克里斯蒂昂娜说：

“他们会为一个女人去死吗?甚至把自己的全部财富——全部的——毫无保留地都交给她吗?”

他这样说,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您的,包括我的生命。”她听了很感动,便想出一个花招,来拉住他的两只手:

“请您站起来,把我拉起来,我的腿麻木得不能动了。”

他站起身来,攥住她的两个手腕,拉着她站起来,站在路边上,紧靠着他。她看见他的嘴含糊不清地说:“我爱您。”她马上转过头去,害怕自己一时冲动,也情不自尽地用到了嘴边上的这三个字回答他。

他们一起回旅馆去了。

洗澡的时间已经过了。大家便等着吃午饭。开饭的钟声响了,可是还不见安德马特回来。大伙在花园里又转了一圈儿,便决定先坐下来吃饭。吃饭时间虽然很长,可是到吃完时,银行家还没回来。他们又下楼到树荫底下坐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太阳从叶簇上滑过,向山边倾斜下去,白天慢慢消逝,威尔仍然没有露面。

忽然,大家看见他来了。他走得很快,一只手里拿着帽子,一只手在前额上擦汗,领带歪在一边,背心敞开着,仿佛刚旅行回来,或是跟人殴打扭斗过,要不就是长时间出过大力气。

他一看见他的小舅子,便大声说道:

“胜利了!办成了!不过这一天可真够受的,我的朋友们!啊!这个老狐狸,真给我找了不少麻烦!”

接着,他马上就解释他采取了哪些步骤,遇到了什么困难。

一开始,奥里奥尔老爹简直不讲道理,安德马特就中断谈判,离开了。随后,他们又把他叫了回去。这个庄稼人硬说他们不出卖土地,而是用土地在公司入股,如果公司办不下去了,

他有权收回土地。如果公司成功了，他要求分享一半利润。

银行家只好在纸上写些数字，画些图表示一块一块的土地，来给他解释，按照目前的价格，全部土地加在一起也值不了八万法郎，而办公司的费用一次就得一百万。

但是，这个奥弗涅人反驳说，他要使自己的田产从将来建造的浴室和旅馆的巨大增值中获利，根据赢利来分红利，而不是按照原来的田产价值分得红利。

安德马特只好又向他指出，将来如果有什么风险损失，也得按照利润的比例来分摊，并且用经营亏损吓唬他。

于是在这一点上就算说定了。奥里奥尔老爹用一直延伸到小溪边上的全部土地，也就是凡是可能找到矿泉水的土地，在公司入股，另外还有那个山岗，准备在上边盖一个游艺场和一个旅馆，再加上山坡上几处葡萄园，这些土地将分成若干小块，给从巴黎来的著名的医生使用。

这个农民投入的股份估计有二十五万法郎，也就是说大约相当它的实际价值的四倍，这部分投资可以分享公司的四分之一的利润。他留下的土地比入股的还要多十倍，都在将来新建的温泉站周围，如果这个温泉浴室成功了，他再根据情况，把其余的土地卖出去，他确信那样就可以发一笔财，说这就做他两个女儿的嫁妆。

条件讲定了之后，威尔就拖着他们父子两个到公证人那里，去签订一份出卖协议书，并商定如果找不到所需要的泉水，便可解除协议。

于是，起草条文，逐条商讨争论，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论点，反反复复重谈同样的道理，结果整整用了一个下午。

事情终于办完了。银行家保住了他要设立的温泉站。可是，他觉得有些懊丧，他反复地说：

“将来也只能局限在矿泉上，不能考虑做地皮的生意了。这个老猴子，真是狡猾。”

然后他又补充说：

“唔！将来我把原先的公司买过来，在这上头我还可以捞一把！……没有关系，今天晚上我就得回巴黎去。”

侯爵吃惊地大声说：

“怎么，今天晚上就走？”

“是的，亲爱的岳父，趁奥布里-巴斯德先生勘测的时候，我要把最后的字据准备出来。我还要做些安排，以便半个月之后就能动工。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也不能浪费。对啦，我先告诉您，您就作我的董事会的一员，我要董事会里有绝对的多数。我给您十股。我也给你十股，贡特朗。”

贡特朗笑了起来，他说：

“非常感谢你，我亲爱的。我把这十股再卖给你，那么你就该给我五千法郎。”

可是，安德马特对待如此严肃的问题不愿开玩笑，他冷漠地说：

“如果你不认真严肃的话，我就去找别的人。”

贡特朗不再笑了，他说：

“不，不，我亲爱的，你知道，我对你一向是忠诚的。”

银行家转过身来对保罗说：

“我亲爱的先生，你愿意给我这个朋友帮个忙吗？请你也接受十股，并且担任董事，好吗？”

保罗欠了欠身，回答说：

“先生，请允许我谢绝你的无偿馈赠，而允许我在你那里投资十万法郎，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倒是我应该请你多关照呢。”

威廉非常高兴，攥着他的手不放，这样的信任把他征服了。况且，对于那些给他的事业投资的人，他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拥抱的。

可是，克里斯蒂昂娜很激动，觉得自己的感情上受到了伤害，脸一直红到鬓角上。她觉得自己刚被人卖掉了，又让人买去了。保罗如果没有爱上她，他会给她丈夫送上十万法郎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至少他不会当着她的面谈这种事情的。

吃晚饭的钟声响了。他们回到旅馆去。大家刚一坐在饭桌上，老帕伊太太就问安德马特说：

“听说您要另外创办一个温泉浴室，是吗？”

这个消息已经传遍这个地区，人人皆知，所有的浴客也都感到非常兴奋。

威廉回答说：

“我的上帝，是的，现在这一个实在不够用了。”

说着，他转身对奥布里-巴斯德先生说：

“亲爱的先生，请您原谅我在饭桌上和您商量一件事情，我本来想和您单独谈谈的，可是，我今天晚上就要动身回巴黎去，时间实在太紧了。您同意指挥寻找更大水量的勘查工作吗？”

工程师感到很得意，便答应下来了。餐桌上一时显得安静了，大家不再说话，他们就趁这个工夫，把要立即着手勘查的主要地点确定下来。这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所有的事项都清楚明白地商讨、确定下来了；在谈生意当中，安德马特一向是这样干脆利索的。接着又说起那个瘫痪老头。下午曾有人看他穿过花园，只架着一个拐，而这天上午，他还用两个木拐呢。银行家重复地说：“这是个奇迹，真正的奇迹！他的病好得真是快极了！”

保罗为了讨好这个做丈夫的，便接着说：

"是克洛维斯老爹走得快极了!"

整个餐桌上响起一阵赞同的笑声。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威尔,所有的嘴巴都在恭维他。餐厅的服务员也恭恭敬敬地第一个给他上菜,等到他们把菜送到邻座的人面前时,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便从他们的脸上和动作上消失了。

有个侍者用盘子给他送来一张名片。

他拿起名片,低声念了念。"安德马特先生动身前,如惠允面谈片刻,巴黎拉托纳大夫将深感幸甚。"

他对侍者说:"请告诉他我现在没有时间,不过我将在一星期或十天后回来。"

就在这同时,有人给克里斯蒂昂娜拿来奥诺拉大夫送的一束鲜花。

贡特朗笑着说:

"倒霉的博纳菲耶老先生落到第三名了。"

晚餐就要结束了。有人通知安德马特,马车已经在等他。他上楼去拿他的小钱包;等他下楼后,看见村里的人有一半聚集在旅馆门口。佩特律斯·马泰尔带着蹩脚演员的表情,走过来和他握手,并且在他耳边低声说:

"以后我给您提个建议,对您的事业非常有好处。"

突然,博纳菲耶大夫出现了,他仍旧是那么匆匆忙忙的样子。他走到威尔身边,像对侯爵行礼那样,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说:

"祝您一路顺风,男爵先生。"

"他明白过来了。"贡特朗轻轻地说。

安德马特得意洋洋,心中充满喜悦和自豪,频频地和大家握手,表示感谢,并且反复地说:"再见!"可是,他尽想着别的事情了,差点忘了亲吻自己的妻子。不过他的冷漠态度倒使

她松了一口气，等她看到两匹马拉着马车很快在昏黑的大路上走远，她便觉得在今后的生活里，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人了。

整个晚上，她都呆在旅馆前面，坐在她父亲和保罗的中间，贡特朗则像往常一样，又上游艺场去了。

她不想走动，也不想说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两只手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昏暗的地方，显得无精打采、虚软无力的样子。她虽然有些不安，不过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她脑子里几乎是空空的，甚至也不幻想，只是不时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内疚感在心里翻腾，不过很快便被她驱散了；她总是重复地说："我爱他，我爱他，我爱他！"

她很早便上楼回到房间去了，想一个人安静地去遐想。她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身上裹着一件轻飘飘的浴衣，从敞开着的窗户望着天上的星星。她时刻想象着刚把她征服了的那个人的形象，会在窗户前边出现。在她的心目中，他很善良，温柔却又暴躁，他那么强壮，而在她面前又那么温顺。这个男人已经把她俘虏了，她感觉到了，是永远地俘虏了她。她再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们是两个人，两个人的心溶合成了一颗心，两个人的灵魂结合成了一个灵魂。他现在在哪里，她不知道；不过她很清楚，他正在渴念着她，就像她在想着他一样。她的心每跳动一下，她都觉得听到某个地方另一颗心跳动的声音在回应。她感觉在她周围有一种欲望在逡巡，像鸟的翅膀从她身边掠过；她感到这种欲望从敞开着的窗户进来了，这强烈的欲望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正在寻找她，在寂静的夜色中向她乞求。有人爱了，这有多么美好、温柔、新奇啊！心里想念着一个人，甚至想得要流出热泪，流出激动的热泪，这有多么快乐啊！在渴望的等待中，甚至还没有看见人，便张开两只胳臂去呼唤他；向他现出的形象，向他从远处或近处频频抛过来的亲吻，张开

两个胳臂，这该有多么快乐啊！

说着，她从浴衣的袖子里向天上的星星伸出两只雪白的胳臂。突然，她惊叫了一声。一个高大的黑影跨过阳台，在窗前边出现。

她慌慌张张地站起身来。原来是他！她甚至没有想会让人看见他们，便扑到他的怀里。

第 八 章

安德马特在巴黎停留的时间持续了很久。奥布里-巴斯德先生在进行勘测。他又发现四处水源，提供的水量比新公司所需要的多两倍。这些勘查和发现，到处流传的特大新闻，以及这地方的光辉前景，把这一带地方的人都搅得着迷入魔，无不欢欣鼓舞，激动异常，大家谈的、想的只有这件事情。侯爵和贡特朗也整天呆在勘测花岗岩层的工人周围，他们来听工程师讲解关于奥弗涅地区的地质特点，听他所作的辅导，而且兴趣越来越大。保罗和克里斯蒂昂娜自由自在、安稳平静地相爱着，仿佛万无一失，谁也没有注意他们，谁也没有猜疑他们，甚至也没有想到要留心他们，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好奇心和热情，全都被未来的温泉站吸引去了。

克里斯蒂昂娜仿佛像个初次喝醉酒的年轻人。第一次接吻跟喝第一杯酒一样，使她觉得心里火烧火燎，有了醉意。很快她又喝了第二杯，并且觉得滋味更美，现在，她已经大口大口地喝得眩晕陶醉了。

自从保罗进入她的房间那天晚上，世上发生什么事情她都

不知道了。对她来说，时间、事物、人，都已不存在了，除了一个人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了。天上、地下只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就是她爱的那个人。她的眼睛只看见他，她的思想只想着他，她的希望只系念着他。她也在生活，出入走动，吃饭穿衣，她仿佛也在听人讲话，在回答人家，却不明白、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她无忧无虑，因为她不会遭到任何烦恼的事情！她对一切都失去了感觉。她的肉体，除了爱情能使它颤抖之外，不会感到任何肌肤的痛苦。她的心灵，幸福已经使它完全麻痹，不会感到任何精神上的痛苦。

他呢，他以狂热的激情热爱着她，把这个少妇的柔情撩拨到发狂的地步。常常到傍晚时，他知道侯爵和贡特朗又去看水源了，便对她说：

“去看我们的天堂吧！”

他把峡谷上部山坡上的一片松树林，叫做他们的“天堂”。他们穿过小树林，沿着一条陡直的小路走上去，克里斯蒂昂娜走得气喘吁吁。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多，所以走得很快；有时为了不让她感到太累，他便把她抱起来走。她把一只胳臂搭在他的肩上，让他把自己抱起来；有时她两手搂住他的脖颈，把嘴贴在他的双唇上。他们越往上走，空气越新鲜，等他们爬到那片松树林时，树脂的气味像一股海风吹来，使他们感到格外凉爽。

他们在昏黑的树荫下坐下来，她坐在一个草丘上，他坐在她的脚下比较低一点的地方。林间的微风仿佛在吹奏一支优美的松林之歌，那声音有点像幽怨的呜咽；广阔的利马涅平原伸向一眼望不到边的远方，淹没在薄雾之中，使他们顿时感觉正面对着浩瀚的大西洋。是的，大海就在那里，在他们前面，就在那里！他们无可怀疑了，因为海洋的气息已经吹拂到他们的

脸上！

他像对待孩子似的温存爱抚着她：

“把你的手指伸给我吃，这是我的糖果，是我的。”

他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地放在自己的嘴里，像贪吃的人那样颤栗着，品尝着，他说：

“噢！真好吃啊！特别是小指头，我从来没吃过像这个小指头这么好吃的东西！”

然后，他跪下来，把他的两肘支在克里斯蒂昂娜的膝盖上，喃喃地说：

“蔓蔓，你看着我，好吗？”

他叫她“蔓蔓”，因为她吻他的时候，紧紧地搂抱着他，就像藤蔓缠绕着树干一样。

“看着我。我就要进到你的心灵里去了。”

于是，他俩就用凝注执拗的目光互相望着，似乎两个人真的结成一体了！

“我们只有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才是真正相爱呢，”他说，“爱情的其他内容，不过是顽皮孩子的游戏。”

他们面对着面，连彼此的气息都混在了一起，两人在对方的眸子里狂热地互相寻觅着。

他喃喃地说：

“我看见你了，蔓蔓。我看见了你那颗让人爱慕的心！”

她回答说：

“我也看见了，保罗，我看见了你的心！”

他们两人确实都看到了对方心灵的深处，因为在他们的心灵中，只剩下激动狂热的相互爱恋！

他说：

“蔓蔓，你的眼睛像蓝天一样！蓝得闪着光芒，蓝得清朗明

亮！我好像看见燕子在你的眼中飞过！这大概是你的翩翩思绪，是吗？”

当他们久久地这样互相凝视时，彼此挨得更近了，他们一下一下轻轻地吻着，每吻过一次，又互相注视着。有时，他把她拥在怀里，抱着她沿着小溪快跑，这条小溪向昂瓦尔峡谷流去，然后直泻下去。这是一条狭窄的山谷，草地和树木交替着出现。保罗在草地上奔跑，他不时用两只有力的手腕把这个少妇高举起来，并且喊着：

“蔓蔓，我们飞起来吧！”

爱情，他们之间狂热的爱情，使他们常常抱有要飞去的愿望，这愿望纠缠着他们，久久不去，使他们感到痛苦。那清爽的空气，他说这是鸟儿生活的气氛，还有那辽阔的碧蓝天际，他们想手挽着手朝那里飞去，当夜幕笼罩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时，他们就在平原上空消逝，周围的这一切都使他们心灵中要飞去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就这样飞去，穿过傍晚雾蒙蒙的天空，永远不再返回。他们要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可是，这是多么美妙的梦啊！

当他这样抱着她跑得气喘吁吁的时候，就把她放在一块岩石上，然后跪在她的面前！他一面吻着她的腿腕，一面对她说些带有孩子气的、温柔甜蜜的话语，表示对她的爱恋。

如果他们是在城里相爱的话，他们的激情无疑会完全不同，那就会更谨慎小心，更耽于肉欲，而不会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逍遥，不会那样富于浪漫、空想的情调。但是，在这个郁郁葱葱的地方，这里的天地使他们心中的激情更加开阔；他们独自相处，没有什么来分散或者减弱他们苏醒的爱情本能，因此他们狂热地投身到一种富有诗意、心醉神迷、如痴如狂的温情中去。他们周围的景色，那温和的风，树林，田野的清香，日夜给他

们奏出爱恋的乐曲，这音乐把他们刺激得心情狂乱，就像矢志不渝、到处云游的苦行僧，受铃鼓和高音笛子的促动，做出不理智的粗鲁举动一样。

一天傍晚，他们正回来吃晚饭，侯爵忽然对他们说：

“安德马特四天之后就要回来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他回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回巴黎去。我们在这里呆得时间很久了；矿泉水治疗不宜拖得时间太久。”

他们感到非常意外，仿佛有人向他们宣布世界末日到了；吃饭的时候，两人谁也不说话，都在惊呆着想着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么说，几天之后，他们就要分手，再不能自由地见面了。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古怪的事情，所以他们不能理解。

周末时，安德马特果然回来了。他事先打来电报，让人派两辆马车在第一班火车到站时去接他。克里斯蒂昂娜一夜没有睡，脑子里总是萦绕着一种新奇的感情，一种对她丈夫的恐惧的感情，这恐惧中还夹杂着愤怒，说不清楚的轻蔑，还加上想和他对抗的念头。天一亮她便起床了，在等待着他。他从第一辆马车上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三位衣帽整齐的先生，不过举止都是很谦恭的。第二辆马车上坐着另外四位先生，看来地位比前边三个人要低一些。侯爵和贡特朗感到很惊奇。贡特朗问道：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安德马特回答说：

“是我的股东。今天我们就成立公司，马上组成董事会。”

他吻过他的妻子，不过没有和她说话，而且几乎看也没看她，因为他实在太忙了。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站在他身后的那七位毕恭毕敬、一声不响的先生们说：

“诸位先去吃点东西吧，然后散散步，中午的时候，我们在

这里见面。”

他们像士兵服从命令一样，两个两个地走上石阶，悄悄地走进旅馆。

贡特朗看着他们走后，非常认真地问道：

“你从哪儿找来的这几个配角？”

银行家微笑着说：

“他们都是很正派的人，很有钱，是些资本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带着更明显的微笑补充说：

“他们都是替我照管生意的。”

然后，他又到公证人那里去看有关的契约字据，几天前他已经把准备好的文本寄来了。

他在那里遇到拉托纳大夫，他和这位大夫已经通过几次信了，他们两人在公证人事务所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地谈了很久；这时，办事的文书的笔在纸上不停地沙沙作响，和小虫子发出的微细声音一样。

决定下午两点聚会，正式成立公司。

公证人的事务所布置得好像准备开音乐会。公证人阿兰和他的第一办事员在一张桌子后边就座，对面是两排椅子，是各位股东的座位。公证人觉得这件事情很隆重，特意穿上了大礼服。这个人身量矮小，像个白色的肉球，说起话来嘟嘟囔囔，含糊不清。

两点钟敲响时，安德马特进来了，和他一起来的有侯爵、他的内弟和布雷蒂尼，他身后跟着贡特朗称之为配角的那七位先生。安德马特的神气仿佛像个将军。不久，奥里奥尔老头和傻大个儿爷两个也来了。他们好像有些心神不安、疑虑重重的样子，农民要去签字的时候，向来都是如此。拉托纳大夫是最后一个来的。他和安德马特已经和好了，先是婉转巧妙地表示了

歉意，随后又表示愿意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为他服务，总之，他已经完全屈服了。

银行家觉得已经把他握入掌中，于是便答应把新温泉站医务监察员的职位给他，而这正是他想望已久的。

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事务所里一片肃静。

公证人首先发言：

“各位先生们，请坐下。”

接着他又说了几句话，由于大家在挪动椅子，谁也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

安德马特搬起一把椅子，放在他手下一伙人的对面，以便眼望着众人；然后等大家坐定了，他便说道：

“先生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原因嘛，我想也不必解释了。我们首先要成立一个新的公司，诸位都是愿意入股的股东。不过，还有些细节，给我们造成一点麻烦，我要先告诉大家。在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得到各种必要的许可，准许设立一个属于公用事业的新温泉站。现在这一点已经有了保证，可以放心了。这方面还有需要办理的事项，由我负责去办，有关的部门已经答应了。但是，我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先生们，我们要和原有的昂瓦尔矿泉公司进行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一定能取得胜利，一定能兴旺发达，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同从前的勇士们需要有个战斗口号一样，我们这些进行现代战争的勇士，我们也需要给我们的温泉站取个名字，取个吸引人的响亮的名字，能给我们招徕顾客的名字，让耳朵一听就像军号一样，眼睛一看就像闪电一样。可是，先生们，我们是在昂瓦尔，而原有的公司已经用了昂瓦尔的名字，我们也不能给这个地方改名称。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我们的温泉站挑选一个新的名称，属我们温泉站独家所有的

名称。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的矿泉浴室设在山岗脚下，这山岗就是在座的奥里奥尔先生的产业，将来的游艺场就建在这座山岗的山顶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座山岗，也可以说是这座山，组成了我们的温泉站，因为它是一座山，一座小山，因为从山脚到山顶，都在我们温泉站之内。那么，就把我们的浴室叫做奥里奥尔山温泉浴室，不是很自然的吗？这个温泉站将来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温泉站，那么把它和它原来的业主的名字联在一起，不是很自然的吗？‘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①]，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

“请诸位注意，先生们，这个名字念起来也非常好听。将来有人一说奥里奥尔山，就像说道尔山一样。这个名字让人看得清楚，听得清楚，看了、听了不会忘记，永远留在我们心上：奥里奥尔山！——奥里奥尔山！——奥里奥尔山温泉浴室！……”

安德马特把这个名字念得非常响亮，像一个球似的扔出去，听它的回声。

接着，他又模仿着对话的语气说：

“您是到奥里奥尔山温泉浴室去吗？”

“是的，夫人。大家说奥里奥尔山浴室的矿泉水太好了。”

“确实非常好。而且奥里奥尔山这个地方也很美。”

他微笑着，好像在表演两个人谈天的情景，在表示那位夫人说话时，便换个语气，一会儿又举手招呼致意，代表那位先

①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原话为“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意思是应当物归原主。

生。

然后他又恢复了本来的声音，问道：

“有人有反对意见吗？”

股东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没有，没有不同意见。”

配角里边有三个人鼓起掌来了。

奥里奥尔老爹听了这几句恭维的话，心里折服了，显得非常激动；这个暴发的农民内心里充满自豪，他一面微笑，一面转动着手里拿着的帽子，他一再点头表示赞同；这赞同的表示也说明他心中的喜悦，安德马特早就看在眼里，却装出不在意的样子。

傻大个儿虽然一直没有什么表情,不过也和他父亲一样,心里暗暗高兴。

这时安德马特对公证人说：

“请公证人阿兰宣读一下成立公司的章程。”

然后，他便坐下了。

公证人对他的文书说：

“念吧，马里奈。”

马里奈瘦得可怜，他先轻轻咳嗽一声，然后开始用讲道的声调，朗诵的语气，逐条宣读有关成立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公司的全名叫昂瓦尔奥里奥尔山温泉浴室公司，资本二百万法郎。

奥里奥尔老爹打断他的话：

“等等，等一等。”他说。

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油污的记事本，一个星期以来，他带着这个本子去见了本省所有的公证人和代理人。这是公司章程的副本，他和他儿子已经能背下来了。

然后，他慢慢腾腾地戴上眼镜，抬起头来，对好了距离，看清了本子上的字样，才用命令的口气说：

"你念吧，马里奈。"

傻大个儿把椅子拉得靠近些，也跟他父亲一起看他父亲手里拿着的本本。

于是马里奈又开始念了。这时奥里奥尔老爹同时又要听，又要看笔记本，两下里分神，显得十分狼狈；他心里七上八下，生怕章程里改了字句，还不时想着看看安德马特是不是给公证人做什么暗示，因此文书每读一行，这老头就要打断他十次，这样一来，把宣读的效果也打断了。

他反复地说：

"你说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我一点也没听见！别念得这么快。"

然后，他又朝他儿子稍微转过身来，问道：

"是这样的吗，傻大个儿？"

傻大个儿比他爹沉着镇静，便回答说：

"行，行，爸爸！让他念下去，念下去！"

这个农民始终不放心。他用弯着的手指头指着记事本，顺着往下看，嘴里还一边咕咕哝哝；但是，他的注意力不能同时集中在两个方面，他顾了听，就顾不了念，等他念的时候，又什么也听不见。他气喘吁吁，仿佛刚刚爬过了一座山；他汗流浃背，好像顶着大太阳翻过葡萄园的土地；他不时要求休息几分钟，好擦擦额头的汗，喘口气，像是一个正在决斗的人一样。

安德马特有些不耐烦地跺着脚。贡特朗发现桌子上有一张《多姆山箴言报》，便拿过来翻阅；保罗骑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心抽缩得紧紧的，想着面前坐着这个满面红光、大腹便便的矮个子男人，明天就要把他一心热恋着的女人带走，而克里斯蒂

昂娜，他的克里斯蒂昂娜，他的金黄头发的克里斯蒂昂娜，是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他心里琢磨着，是不是今天晚上就把她拐走。

那七位先生一直保持着庄重严肃、安稳沉静的态度。

一小时后，终于算是结束了，于是大家签了字。

公证人对投资付款情况进行核查备案。在叫到出纳员的名字时，亚伯拉罕·莱维先生宣布已经收到资金。这样，公司就算根据法定手续正式成立，接着马上举行全体会议，所有股东都出席会议，任命董事会和选举董事长。

除两票外，全票通过选举安德马特为董事长。这两张表示不同意见的票是农民和他的儿子的，他们选奥里奥尔。布雷蒂尼被任命为监察委员。

这时，由安德马特先生、德·拉夫内尔侯爵和伯爵父子二人、布雷蒂尼先生、奥里奥尔父子、拉托纳大夫、亚伯拉罕·莱维先生和西蒙·齐德勒先生组成的董事会，请其他的股东以及公证人和他的文书退席，以便董事会讨论需要作出的头几项决定，并且确定最重要的几点。

安德马特又站了起来，他说：

“先生们，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

“矿泉水也和所有的东西一样。一定要让人人都谈论它，到处谈论它，时时刻刻谈论它，这样才能使病人来喝矿泉水。

“先生们，现代的重要问题，是要做广告，这是当代工商业之神。除了广告之外，没有其他的诀窍。而且广告是一门艰难复杂的艺术，特别需要掌握分寸。最初采用这种新方法的人，曾经大造声势，靠敲大鼓、放响炮的声音来吸引人的注意。先生

们，芒让①不过是个先驱者。如今喧嚣吵闹会引起人的怀疑，花花绿绿的招贴让人觉得可笑，沿街宣传叫卖引不起好奇心，反倒招来不信任。可是，我们必须引起公众的注意，先打动他们之后，还得让他们信服。所以这种艺术就是要找到一种办法，根据我们要出售的东西，找到能取得成功的唯一的办法。先生们，我们要卖的是矿泉水，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医生来征服病人。

“先生们，所有的名医跟我们一样，也是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各自的弱点。我并不是说要去贿赂收买他们。我们需要的是最有名望的医生的声誉，他们因为有名望，有声誉，所以别人不会怀疑他们贪财受贿！但是，只要做得巧妙，有什么人是不能争取过来的呢？当然，也有的女人是收买不了的，对于这样的女人，就得引诱她们。

“先生们，我和拉托纳大夫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要向大家提出下面的建议：

“首先，我们把在我们这里能治疗的疾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包括各种形式的风湿症、疱疹、关节炎、痛风等等；第二类，肠胃病、肝病；第三类是由循环系统紊乱引起的各种功能失调的疾病，因为我们的酸性矿泉浴对循环系统有显著疗效，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先生们，况且克洛维斯老爹的痊愈是件令人惊奇的事，这也会使我们创造出奇迹来的。

“因此，按照矿泉水可以医治的疾病，我们可以向专治这些疾病的主要医生提出下面一个建议：‘先生们，请来看一看，请来亲眼看看，跟随你们的病人一起来吧，我们将热情接待你们。这个地方风景优美，你们经过一冬天紧张劳动之后，也需要休

① 阿尔蒂尔·芒让（1824—1887），法国经济学家，广告代理人。

息一下，请你们来吧。教授先生们，来吧，你们不是来我们这里做客，而是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因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将以优惠条件，为你们提供一座瑞士木屋式的山间别墅，归你们使用。'"

安德马特停了一会儿，然后用比较平静的语气接着说：

"我再说说是怎样得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我们挑选了六块土地，每块一千平米。在每一块土地上，由伯尔尼活动别墅公司负责装配一幢他们的标准建筑。我们将把这些既漂亮又舒适的房屋免费提供给医生使用。如果他们喜欢这种别墅，他们只要向伯尔尼公司买房子就行了，至于地皮嘛，我们把土地奉送给他们……将来他们会用病人……来偿还我们的。因此，先生们，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好处，一是使我们这地方布满漂亮的别墅，而并不需要我们破费一文钱；二是吸引来全世界最有名的医生，以及他们的大批病家，尤其是能使这些名医信服，我们的矿泉水具有疗效，他们很快就会成为本地区的产业主。至于为取得这些结果须要进行的谈判，先生们，这由我来负责，我不是作为投机商、而是作为上流社会人士去进行活动的。"

奥里奥尔老爹打断了他的话。对于把土地送给别人使用，出于他那奥弗涅人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秉性，感到很气愤。

安德马特讲话具有生动的说服力。他拿一个大农场主和一个贪婪的农民做比喻，大农场主在肥沃的土地上，大把大把地撒种子，贪心的农民数着数儿撒种子，他的收成永远只能有大农场主的一半。

由于恼火的奥里奥尔固执己见，于是银行家就请董事会进行表决，结果以六票赞成，两票反对，堵住了老农的嘴。

这时，安德马特又打开他的摩洛哥山羊皮大皮包，从里面拿出新温泉浴室、旅馆和游艺场的设计图，以及和承包商一起

准备好的估价单、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由董事会在会议上通过并签字。工程在下星期初即可动工。

只有奥里奥尔父子二人还想再考虑考虑，讨论一下。但是，安德马特发火了，便对他们说：

“我是不是向你们要钱了？没有！那就别跟我罗唆了！如果你们不满意的话，那我们就再表决一次。”

于是他们只好和其他董事一起签了字，会议才告结束。

当地的人都在门口等着看他们走出来，情绪非常热烈。大家都恭敬地向他们招呼致意。当两个农民要回家的时候，安德马特对他们说道：

“别忘了我们今天一起在旅馆吃晚饭，把你们的两个姑娘也带来，我从巴黎给她们姐俩带来点小礼物。”

他们约定七点钟在华美旅馆大厅见面。

这是一次盛大的晚宴，银行家邀请了主要的浴客和村里的头面人物。克里斯蒂昂娜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主持晚宴，神父坐在她的右首，村长在她的左首。

席上，大家谈论的就是未来的温泉浴室和这地方的发展前途。奥里奥尔家两个姑娘在各自的餐巾底下，发现一个首饰盒，里面放着一只镶有珍珠和绿宝石的手镯，两姐妹喜出望外，高兴地和坐在她们中间的贡特朗交谈起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情形。这个年轻人和她们谈话时也兴奋起来，他心里暗自对这姐妹俩做出评价，而这样的评价既大胆又不能公开，都是男人们在能激起情欲的女人面前出自灵与肉两方面的反应。姐姐听了年轻人的玩笑话，开心地笑起来。

保罗一点东西也不吃，而且一声不吭……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就要结束。他突然回忆起来，从在塔泽纳小湖边吃晚饭那天起，一天一天地计算，正好是一个月。他的心灵中感到

一阵隐隐约约的痛楚，这痛苦的心情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预感，这是只有相恋的人才能体会到的；这痛楚压得他心头如此沉重，神经如此敏感，只要稍微有一点动静，就会使他感到心惊肉跳；他思想上痛苦已极，不论听到什么，都和头脑里的固定念头联系起来，使他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

等大家一离开餐桌，他就在客厅里找到克里斯蒂昂娜。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见你，”他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见面，马上就见，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单独在一起。你知道吗，今天正好是整整一个月……”

她回答说：

“我知道。”

他接着又说：

“你听我说，我在村前边栗树旁边的罗什-普拉迪埃尔的大路上等你。这时候你如果不在，谁也不会注意。快来和我告别吧，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她喃喃地说：

“一刻钟之后我就到。”

说完，他就出去了，不愿再跟这一伙让他感到恼火的人呆在一起。

他穿过葡萄园，走上一条小路，他们第一次一起看到利马涅平原的那天，走的就是这条小路。不一会儿，他就到大路上了。他独自走着，感到孤零零的，在这世界上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那模模糊糊的大平原，使他的孤独感更加强烈。他在过去他们一起坐着的地方停下来，他曾在这里给她朗诵过波德莱尔歌颂美人的诗句。这是已经多么遥远的事了！于是，他从自己的记忆里，一小时一小时地回想从那以后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那时，他从未感到过那样幸福，从来没有过！他从来没有

那样疯狂，同时又那样纯洁、那样真诚地爱过一个女人。接着，他回忆起在塔泽纳湖边的情景，到今天整整一个月了。清凉爽快的树林，笼罩着淡淡的月光，在银色的小湖里，大鱼从水面上掠过；在返回的时候，他见她穿过阴影和光亮，走在他的前面，月光透过大树的枝叶，照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和胳臂上。这是他有生以来体味到的最甜美的时刻。

他转过身看看她是不是已经来了。他没有看见她，但是他望见月亮在天边出现。他第一次向她表白爱情时升起的就是这个月亮；如今第一次和她分别时，升起的还是同一个月亮。

他感到周身一阵颤栗，一阵冷冰冰的颤栗。秋天来了，冬天跟着也要来的。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感觉到这初次触到的寒冷，它像是不幸的威胁，突然闯进他的心里。

灰蒙蒙的大路在他面前伸展开去，仿佛像一条两岸陡峭的河向前流着。突然有个身影在路的拐角处出现。他立刻便认出来是她，于是他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因为一种神秘的幸福感而颤抖，他感到她走近了，看见她朝他走来，并且是为他而来的。

她迈着细碎的步子走来，她不敢叫他，在这里还没有发现他，心里有些焦急，因为他躲在一棵大树下面，不容易看见。这地方宁静无声，天上地下一片阒寂清幽的气氛，使她感到慌乱不安。她自己的身影，黑黝黝的，伸得很大很长，远远在她前面向前移动，仿佛要在她来到之前，先给他带来她的什么东西。

克里斯蒂昂娜停下脚步，她的影子也停了下来，就卧倒在大路上。

保罗很快地走了几步，一直走到她的头抛在路上的影子变得圆圆的地方。这时，他仿佛不愿失去她身上丝毫的东西，便跪倒在地上，身子匍伏下去，把嘴凑近那昏暗的身影边缘，就像一只口渴的狗趴在地上、在泉水边上喝水一样；他随着恋人

身影的轮廓，开始狂热地吻起来。他就这样两手和膝盖挨在地上，朝她爬去，抚爱着她全身的身影，仿佛用他的嘴唇把铺洒在地上的她那可爱的身影收拢起来。

她吃了一惊，甚至有点害怕，等他爬到她的脚下时，才壮起胆来和他说话；这时，他抬起头来，两个膝盖还跪在地上，但是他用两只胳臂把她紧紧抱住，她问道：

“今天晚上你怎么啦？”

他回答说：

“蔓蔓，我要失去你了！”

她把十个手指都伸进她的朋友浓密的头发里，弯下身子，扳起他的前额，吻着他的两只眼睛。

“为什么失去我呢？”她微笑着，满有信心地说。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

“分别了？时间很短呀，亲爱的。”

“谁知道呢？我们再也找不到一起在这里度过的日子了。”

“我们还会有跟这一样美好的日子呢。”

她扶起他来，把他拉到刚才他等着她的时候站在的那棵树下，让他坐在她身旁低一点的地方，好把手仍旧伸进他的头发里，然后便和他一本正经地谈起来。如今她正在热恋中，俨然是个善于深思熟虑、热情果断的女人。她把什么都考虑到了，本能地知道以后该怎样做，并且有决心对付一切情况。

“你听我说，亲爱的，在巴黎，我非常自由。威廉从来不管我的事。他的生意已经够他忙的了。既然你还没有结婚，那么，我就去看你。我每天都去看你，有时上午吃午饭之前去，有时晚上去，免得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出去，底下人说闲话。将来我们仍旧像在这儿一样经常见面，因为我们不必再担心那些好打听闲事的人。”

但是，他把头靠在她的膝上，紧紧搂抱着她的腰，反复地说：

“蔓蔓，蔓蔓，我要失去你的！我觉得要失去你的！”

她对他这样莫名其妙的忧愁有些不耐烦了。他有那么健壮的身体，却像孩子一样愁眉苦脸的，而她在他身旁，显得那样柔弱，可是对自己却充满信心，确信什么也不能把他们分开。

他喃喃地说：

“蔓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逃走吧，我们到远远的地方去，到一个开满鲜花的地方去，在那里永远相爱。你说呀，你愿不愿意今天晚上我们就动身，你愿意吗？”

可是，她耸了耸肩膀，心里有点烦躁，对于他不肯听她的话，也有点不高兴，因为这已经不是幻想一通，或是耍小孩子脾气的时候了。现在需要表现得坚强而又谨慎，想办法永远相爱，而又不引起任何怀疑。

她接着说：

“你听着，亲爱的，现在我们俩要互相商量好，而不能冒冒失失，犯什么错误。首先，你那里的佣人是不是都可靠？最可怕的就是有人告密，比如，给我丈夫写一封匿名信。他自己呢，他是什么也猜测不出来的。我完全了解威廉……”

这个重复了两次的名字，突然刺伤了保罗的心。他烦躁地说：

“噢！今天晚上别和我说他的事！”

她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可是一定得提到他呀……噢！我向你保证，他并不怎么依恋我。”

她已经猜到他在想什么。

在他心里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下意识的妒意。突然他

又跪下来，握住她的两只手，说道：

“你听我说，蔓蔓！……”

他又不说了。他不敢说出向他袭来的那种不安和不体面的怀疑，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

“你听我说……蔓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啊？……”

她不懂他的意思。

“啊……啊……挺好的……”

“是的……我知道……可是……你听着……你听懂我的意思……他是……他是你丈夫……总之……这个……这个……你不知道，从今天下午我竟想着这个了……这使我痛苦极了……它在折磨着我……你明白吗……你说呀？”

她犹豫了一会儿，接着她蓦地明白了他的一切想法，便气愤地、直率地告诉他：

“噢！我亲爱的……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噢！我是属于你的呀……你听见了吗？……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我爱你……噢！保罗……”

他又把头低垂到少妇的膝上，并且用一种非常温柔的声音问道：

“可是……总之……我的小蔓蔓……既然他是你的丈夫……你又怎么办呢？……你想过吗？……你说呀？……今天晚上，你怎么办？……明天呢……因为你不能……总是，总是跟他说：‘不行……’啊？……”

她也用非常轻的声音嗫嚅地说：

“我曾经跟他说过，我怀孕了，而且……而且，这样跟他说就够了！噢！他也不是非要怎样不可的……算了……我们别再说这些事情了，我亲爱的，你不知道，这让我多么生气啊，这

多么伤我的心啊！相信我吧，既然我爱你……”

他不再动弹了，他嗅着、吻着她的裙子，她用轻柔的手抚摩着他的脸庞。

可是她突然想起来：

“该回去了，”她说，“因为有人会发现我们两个人都不见了。”

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亲吻了很长时间；然后，为了快点回去，她跑着先走了，他看着她走远，看不见了，心里非常悲伤，仿佛他的全部幸福和希望都和她一起消逝了。

第二卷

第一章

昂瓦尔的新温泉站到第二年七月一日才正式开业。

在峡谷两个出口之间的山岗顶上，耸立着一座摩尔式建筑物，门楣上有“游艺场”几个金色大字。

在朝向利马涅平原的山坡上，是一座小花园，是利用一小片树林改建的。建筑物前面铺展开一处平台，俯瞰着奥弗涅的广阔平原；平台的下面有挡土墙支撑着，沿着这墙点缀着人造大理石的大花盆。

再往下去，在葡萄园里，疏疏落落排列着六幢乡间别墅，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正面上已经油漆了的木头门窗。

在转向南面的斜坡上，有一座洁白的大建筑物，使游人走出里翁时远远地就能望见。这是奥里奥尔山大旅社。就在这家旅馆下面的小山脚下，有一座正方形的大房子，从外表看去比较简单，但是规模很大，周围是个花园，从峡谷流来的小溪就从这园子里穿过。据拉托纳大夫写的宣传小册子上说，病人在这里可以奇迹般地恢复健康。这幢房子的正面写着：“奥里奥尔

山温泉浴室”。另外，在房子的右翼，有一行小一点的字写着：“温泉疗法——洗胃——活水游泳池”。在左边的一半上写着：“机动体操医疗研究所”。

所有这一切都是白色的，雪白雪白的，白得闪光耀眼。虽然温泉浴室接待顾客已经一个月了，但是还有工人在干活，有油漆工、管子工和挖土工。

浴室头几天的兴隆景象已超出创办者的期望。三位最有名望的医生马斯-鲁塞尔教授、克洛什教授和雷米佐教授已答应照顾并保荐新的温泉站，并同意在伯尔尼活动别墅公司的别墅小住几日，温泉浴室董事会已同意把别墅提供给他们使用。

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批病人蜂拥而来。奥里奥尔山大旅社已经住满客人。

虽然浴室在六月初就已开始营业，但是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开业仪式推迟到七月一日才正式举行。庆祝开业的仪式定在下午三时开始，首先是为泉水降福；晚上有盛大演出活动，然后是放焰火和开舞会，邀请当地和邻近温泉站的所有浴客，以及克莱蒙费朗和里翁的著名人物出席。

坐落在山顶的游艺场淹没在彩色缤纷的旗帜海洋里，到处都是蓝色、红色、白色和黄色的彩旗，看去就像一片浓密的云彩飞扬飘荡；沿着公园里的小路，竖立着高大的旗杆，旗杆顶上悬挂着巨型火焰形装饰旗，像花蛇狂舞似的在蓝天上空飘扬。

佩特律斯·马泰尔先生现在当上了新游艺场的经理，在周围一片迎风招展的彩旗辉映下，他自己也俨然成为一艘幻想中的军舰的威严舰长；他向穿着白色围裙的侍者发号施令，声音响亮，语气逼人，完全像海军上将在炮火下指挥作战一样。他那嘹亮有力的声音随风飘扬，一直到村里都能听见。

安德马特已经气喘吁吁了，这时他在平台上出现。佩特律

斯·马泰尔跑着迎上去，用很高雅的姿势向他行礼致意。

“一切都好吗?”银行家问。

“一切都好，董事长先生。”

“假如有人找我，就说我在医务监察员的办公室里。今天上午我们开会。”

说完，他又向山下走去。在温泉浴室的门口，警卫监督和出纳员赶忙奔上前来迎接他们的主人，这两个人也是从原来的温泉公司挖来的，这家公司如今已成为新公司的竞争对手，但是已经注定难以为继了。那个昔日的狱吏行了个军礼。另外一个深深地鞠了个躬，仿佛一个穷人接受施舍一样。

安德马特问道：

“监察员先生在吗?”

警卫监督回答说：

“在，董事长先生，各位先生都到了。”

银行家走进前厅，从恭恭敬敬的浴客和服务员中间走过，然后转向右首，打开一扇门，里边是一间宽敞的大房子，布置得简朴肃穆，摆满书籍和科学家半身塑像，他发现在昂瓦尔的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已到齐：他的岳父德·拉夫内尔侯爵，他的内弟贡特朗，奥里奥尔父子两个，保罗·布雷蒂尼和拉托纳大夫；奥里奥尔父子俩俨然一副绅士模样，穿着大礼服，他们本来就身量很高，再配上一件过长的礼服，就像给殡仪馆做广告的一样。

在大家很快地寒暄握手并就座之后，安德马特说：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给几处泉水命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和监察员先生的意见完全不同。大夫建议用目前在这里逗留的三位医学权威的名字，给我们三处主要泉水命名。当然，这是一种恭维，他们会很感动的，我们也可

以借此进一步收揽住他们。但是，各位先生，请你们仔细想想看，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永远失去他们的一些最杰出的同行，这些人还没有答复我们的邀请，而这正是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而且不惜一切牺牲要说服的人，说服他们相信这里的温泉具有独特的疗效。是的，先生们，人的本性难移，因此要了解它，利用它。比如普朗蒂罗、拉勒纳尔和帕斯卡利斯三位教授先生，我们只举这三位肠胃病专家作例子，他们永远也不会把自己的病人、自己的顾客，使他们名利双收的最重要、最显赫的病家，什么王子、大公，所有的豪门巨富，给我们送上门来，用马斯-鲁塞尔矿泉水、克洛什矿泉水或是雷米佐矿泉水使病人恢复健康。因为这些病家和公众完全可能认为，我们的矿泉以及泉水的全部医疗特性，就是雷米佐、克洛什和马斯-鲁塞尔这三位教授先生发现的。先生们，沙泰尔-居庸用居布雷的名字命名第一处泉水，现在那里非常兴旺，可是毫无疑问，居布雷这个名字在很长时间至少使一部分著名医生对这个温泉站耿耿于怀，而起初这几位医生本来是可以支持温泉站的。

“因此我建议，干脆就用我太太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第一处泉水。用奥里奥尔家两位小姐的名字命名其他两处。这样，我们的温泉的名字就叫克里斯蒂昂娜、路易丝和夏洛特温泉。这几个名字很合适，很亲切。大家觉得怎么样？”

连拉托纳大夫都赞成这个意见，他并且补充说：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请马斯-鲁塞尔、克洛什和雷米佐先生做教父，请他们伸出胳臂让三位教母挽着走。”

“好极了！好极了！”安德马特说。“我马上就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答应的。我敢担保！他们会接受的。那末，仪式就定在下午三点，在教堂里，大家在那儿排好队伍。”

说完，他便匆匆地走去。

侯爵和贡特朗几乎马上就随着出来了。奥里奥尔父子两个神情严肃，戴着大礼帽，周身上下一身黑衣服，肩并肩地走上白晃晃的大路；拉托纳大夫对昨天才专程赶来参加庆祝活动的保罗说：

“我亲爱的先生，我请您留下，是想给您看一样奇妙的东西，就是我的机动体操医疗研究所。”

他拉住保罗的胳臂，把他拖去。可是，他们刚走到前厅，浴池的一个服务员就拦住了医生：

“里基埃先生在等着洗胃。”

去年，拉托纳大夫还在攻击洗胃的做法，这是博纳菲耶大夫当医务监察员时，在他的温泉里提出并采用的办法。但是时过境迁，如今这位新上任的监察员早已改变了看法，他把巴拉迪克导管变成一种重要的刑具，动辄把它插进所有病人的食管，而且像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

他问保罗·布雷蒂尼：

“您看见过做这种小手术的吗？”

另一个回答说：

“没有，从来没见过。”

“那么，您来吧，我亲爱的，这是非常有趣的。”

他们走进淋浴室，里基埃先生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等着；他就是脸色像红砖颜色一样的那位先生，今年他到这个新发现的矿泉来试试，每年夏天他都要到新成立的矿泉站去试一回。

他就像古时候受刑的囚犯似的，穿着一件漆布的紧身衣，箍紧身子，勒住脖子，以免溅出的污物弄脏衣服。他跟那些等着让外科医生来给做手术的病人一样，显得一副悲惨可怜，焦虑不安，非常痛苦的样子。

大夫刚一进来，那个服务员便抓起一根长长的管子，靠管

子中间的地方分成三叉，仿佛像一条细长的双尾蛇。然后，服务员把管子的一端固定在接通矿泉水的龙头开关上，把另外一端垂在一个玻璃器皿里，一会儿病人从胃里呕出来的液体便流到这里边。这时，监察员先生从容不迫地用一只手拿起管子的第三个头，非常和蔼地把它凑近里基埃先生的下巴，把它伸到病人的嘴里，他敏捷地摆弄着管子，把它插进喉咙，亲切、体贴地用拇指和食指逐渐往下推动，同时不断地重复着说："好极了，好极了，好极了！行了，行了，行了，非常好！"

里基埃先生两眼惊惶不安，双颊发紫，嘴上满是白沫，呼吸困难，不停地在喘气，痛苦地打着嗝，两只手紧紧抓住安乐椅的扶手，使尽周身的力气，想要把钻进他身体里去的橡皮长虫吐出来。

当他把像皮管吞到大约半米长的时候，大夫便说：

"已经到底了，打开水门吧。"

于是，服务员把开关打开；没用多大工夫，病人的肚子便渐渐灌满了温和的矿泉水，眼看着鼓胀起来。

"咳嗽，"医生说，"请咳嗽一下，好让水往下流。"

这个可怜的病人没有咳出来，反倒发出嘶哑的喘气声，周身抽搐得发抖，鼓出来的眼睛仿佛就要迸出来。忽然，在他坐着的安乐椅旁边，地上发出轻轻的咕噜咕噜的响声。那根有两条管道的橡皮管子终于开始发生虹吸作用，这时胃里的水逐渐排到玻璃器皿里，医生仔细观察里面是否有粘膜炎的迹象，是否有可以辨认出来的没完全消化的东西。

"您永远别再吃豌豆了，"他说，"也不能吃生菜！这东西您一点都消化不了。也不要吃草莓！我已经跟您说过多少次了，不能吃草莓！"

里基埃仿佛气坏了。这时他非常焦躁，可是有根橡皮管子

堵住嗓子，话也说不出来。但是，等洗胃一结束，大夫轻轻地把这根导管从他肚子里抽出之后，他便大叫起来：

“我每天都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损害了健康，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旅馆里的菜单不是应当由您来监督检查的吗？我到你们这个新开张的末流小饭馆来，就是因为那家老的饭铺竟给我吃些糟糕透了的饭食，想要把我毒死，谁知道，在你们这个奥里奥尔山小旅店的破房子里，我的身体更坏了。我说的都是实话！”

医生不得不让他息怒，接着又一再地答应要亲自掌管病人的客饭饮食。

然后，他又抓住保罗·布雷蒂尼的胳臂，把他拉走。

“一会儿我们就会看见，我开创的这种利用机动体操的特殊疗法，是根据一些非常合理的原理制定的。您了解我的器官测量方法，是不是？我认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疾病都是因为体内某一个器官过分发达造成的，这个器官过分发达，就会妨害邻近的器官，阻碍它的功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破坏了身体的全面和谐，从而产生最严重的紊乱。

“而体育锻炼，加上淋浴和温泉治疗，是最有效的方法中的一种，它可以使身体内部恢复平衡，使侵害其他器官的部位恢复到正常的比例。

“但是，怎样能使一个人下决心进行锻炼呢？走路、骑马、游泳或是划船的动作，不仅仅在体力方面要求做出很大的努力，而且也有精神方面的努力，而这方面的努力尤其重要。决定、带动和支持身体的力量在于精神。精力充沛的人都是经常运动的人！然而，精力存在于心灵之中，而不是在肌肉之内。因此，身体服从于坚强的意志。

“亲爱的朋友，不能幻想让懦夫有勇气，让软弱的人有决心。

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想办法，而且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抛开勇气，抛开毅力，抛开精神力量不谈，只要求有身体的运动。而精神力量呢，我成功地用一种外来的、纯机械的力量来代替它！您明白吗？不太明白，是不是？那我们进去看看。”

他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一间大厅，大厅里排列着一些奇怪的器材，木腿的大扶手椅，用松柏木做的粗笨的木马，连缀在一起的小木板，固定在地上的椅子前面横着活动的木棍。所有这些物件上都安着一套复杂的齿轮，用摇柄来操纵。

大夫接着说：

“请看这里。我们有四种主要的锻炼，我把这叫做自然锻炼，包括走路、骑马、游泳和划船。这四种运动中的每一种都使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锻炼，并且以特殊的方式产生影响。这四种运动形式我们这里都有，都是利用人工进行的。人只要听从指挥，自己什么也不想，就能跑步、骑马、游泳或是划船一个小时，而思想几乎完全可以不必考虑肌肉的运动。”

这时，奥布里-巴斯德先生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人，挽着的袖子外面露出雄健的二头肌。而那位工程师呢，显得比以前更胖了，走路时叉开两条腿，胳臂支架着，一边走一边喘气。

大夫说：

“您亲眼看看就知道了。”

接着他又对病人说：

“怎么样，亲爱的先生，今天打算练什么项目？是走路还是骑马？”

奥巴里-巴斯德先生先和保罗握了握手，然后回答说：

“我想坐着走一会儿，这样我可以不觉得太累。”

拉托纳先生接着说：

“的确，我们有坐着走和站着走两种走法。站着走嘛，效果

更好，不过相当辛苦。我这种办法是用两个脚蹬子，人踩在上面，同时两手抓住固定在墙上的铁环，保持身体平衡，脚蹬就使人的两腿运动。您再看这是坐着走。”

工程师跌坐在一把摇椅上，把自己的小腿放进固定在坐椅上的木腿里，这两条木腿的关节是活动的。他的大腿、腿肚和腿腕都被紧紧缚住，使他不能自由地活动，然后那个挽着袖子的人抓起一个摇柄，使尽力气转动它。开始时，扶手椅像个吊床一样摇晃，随后两条木腿突然启动了，伸出去又弯回来，以极快的速度来回不停地走动。

“他跑起来了，”大夫说。接着他又命令说：“慢一点，走步。”

转动摇柄的人放慢速度，让胖工程师比较缓和地坐着走路，这样一来，使他身体各部分的动作都变了样子，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这时又来了另外两个病人，都是大块头，后面也跟着两个赤膊的服务员。

他们把两个病人扶上木马，木马开始活动，过了一会儿便在原地跳跃起来，拚命地摇晃着两个骑士。

“快跑！”医生大声叫道。于是这两匹假马就像波浪一样奔腾蹦跳，像船一样颠簸晃荡，两个病人给累得疲惫不堪，喘着气连声叫苦，一起大叫：

“行了！行了！我受不了啦！行了！”

于是，医生下命令说：

“停！”

接着，他又补充说：

“你们喘口气。五分钟之后接着再来。”

保罗·布雷蒂尼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他向医生指出，骑马的人还没觉得热，可是摇手柄的人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假如您把两个人的位置掉换一下，”他说，“那样效果不是更好吗？”

大夫郑重地回答说：

“噢！根本不可能，我亲爱的。不能把锻炼和劳累这两者混为一谈。摇齿轮的人做的是有害的动作，而走路的或是骑马的人做的动作对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

保罗看见一副女人用的马鞍。

“是的，”医生说，“下午是专为女士们开放的。过了中午，就不再接待男客。您再来看看旱地游泳的。”

这是一套活动的小木板，两端和中间用螺丝拧住接连在一起，拉长时呈菱形，合拢时变成正方形，就像那种上边立着几个铅铸的小兵儿童玩具一样，这套东西上可以同时缚住三个人，让他们张臂伸腿作游泳状。

大夫说：

“我无须向您吹嘘旱地游泳的种种好处，除了使身体出汗以外，它不会把身体弄湿，因此我们这种假想的游泳，决不会使病人得风湿病。”

这时，有个服务员手里拿着一张名片来找他。

“是德·拉马斯公爵，我亲爱的，请原谅，我得先走一步。”

保罗独自留下来。他转过身，看见两个骑士的马又快步跑起来，奥布里-巴斯德先生还在走着，而那三个奥弗涅人依然在摇动顾客，累得腰酸背痛，直在喘气，好像是在磨咖啡一样。

等布雷蒂尼走出来之后，发现奥诺拉大夫和他太太正在看为庆祝会做准备工作的。于是他们交谈起来，并且抬头望着小山上飘扬着的彩旗。

“仪式队伍是在教堂排好队吗？”医生的妻子问道。

“是在教堂里。”

“是三点钟吗？”

“是三点。”

“几位教授先生都参加吗？”

“是的，他们要来陪伴几位教母的。”

接着，帕伊母女两个又截住了他。然后是莫内居父女二人。但是，他和他的朋友贡特朗约定，要在游艺场咖啡厅一起吃午饭，他便慢步往山坡上走去了。保罗是昨天才到这里的，他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和他的伙伴单独见面了，而且他要跟贡特朗讲讲巴黎林荫大道上的许多趣事，妓女和赌场里的新闻。

他们在那里一直聊到两点半钟，这时佩特律斯·马泰尔通知他们都到教堂去。

“我们去找克里斯蒂昂娜吧。”贡特朗说。

“走吧。”保罗接着说。

他们发现她在新旅馆的台阶上站着。她的两颊瘪了下去，像通常孕妇那样，面带茶褐色，她的腰身鼓凸，说明她怀孕至少六个月了。

“我在等你们呐，”她说，“威廉已经先走了。他今天有好些事情要办呢。”

她抬眼看了看保罗·布雷蒂尼，目光中充满了温情，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臂。

他们慢慢地走着，边走边躲避着路上的石头。她接着说：

“我的身子真笨重！我的身子真笨重！我都不会走路了。我非常害怕跌倒了！”

他一声不吭，只是小心地扶着她，甚至不想正面对着她频频投过的目光。

一大群人在教堂前面等着他们。

安德马特喊道：

“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你们快点吧！大家注意啦，队伍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是两个唱诗班的小孩，两个穿白色法衣的唱诗班教友，十字架，圣水，神父，接着是克里斯蒂昂娜和克洛什教授先生，路易丝小姐和雷米佐教授先生，夏洛特小姐和马斯-鲁塞尔教授先生。随后是董事会各位董事，医务人员，最后是公众。大家明白了吧。前进！”

这时教会的人员先走出教堂，走在仪式队伍的最前面。随后，一位身材高大、典型的学者模样的先生，一头白发垂在耳朵后面，按照法兰西学院的仪礼，走近安德马特夫人，向她深深地一鞠躬。

然后，他直起身子，在她身旁和她一起向前走。为了露出他那科学家的一头漂亮白发，他没有戴帽子，而是拿在手里，垂在大腿旁边。他神情非常庄重，仿佛曾在法兰西喜剧院学过走路，并且向人们显示他那枚荣誉勋位团的玫瑰花形四级勋章，对于一个谦逊的人来说，这枚勋章显得太大了些。

他说：

“夫人，您的先生刚才跟我谈起您，说到您的健康状况，使他一直牵挂在心上。他和我说，您对分娩的时间有些怀疑，自己没有把握。”

她听了，脸一直红到耳根上，轻声地说：

“是的，我在没有怀孕之前，就自己以为早已怀孕了。现在，我也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她尴尬地、结结巴巴地说。

这时，他们身后有人说话的声音：

“这个温泉站大有前途。现在我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这是雷米佐教授在和他的女伴路易丝·奥里奥尔谈话。这位教授身量不高，一头没有梳理整齐的黄头发，身穿的大礼服

剪裁得也不合体，显出一种不修边幅的学者的邋遢样。

夏洛特·奥里奥尔挽着马斯-鲁塞尔教授的手臂，这位教授颇有风度，脸上没有一丝胡须，仪表整洁，面带微笑，头发刚有点灰白，不过略微显得胖了些，他那修得光光的温和面孔和拉托纳大夫的面庞差不多，既不像神父，也不像演员。

随后是董事会的成员，由安德马特领头，其中奥里奥尔父子俩头戴的高筒大礼帽，显得最为突出。

在他们后面还有一伙人戴着大礼帽，是昂瓦尔这地方的医务人员，不过其中没有博纳菲耶大夫，而是换了两个新来的医生；一个是布拉克大夫，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几乎像个畸形的矮人，他刚来到的那天，当地人就对他那样过分地虔信宗教感到惊奇。随后是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他头戴一顶小圆帽，这是马泽利大夫，是个意大利人，是拉马斯公爵的随身医生，不过也有人说是公爵夫人的随身医生。

接着他们后面的是群众的人流，其中有温泉浴室的浴客，当地的农民和附近各城市的居民。

为温泉降福的仪式很简短。利特尔神父给温泉一一洒了圣水，奥诺拉大夫看了之后说，神父要给各个矿泉加上氯化钠[1]的新特性呢。然后，所有特别邀请来的客人都走进大阅览室，那里面已经摆好了便餐。

保罗对贡特朗说：

“奥里奥尔家姐妹两个变得多么漂亮啊！”

“这姐妹俩真是可爱，我亲爱的。”

“你们两位没看见董事长先生吗？”突然，当过狱吏的那个

---

① 氯化钠即食盐，按天主教习俗，行洗礼时在圣水中加上盐，认为盐有洁净防腐作用，可以使受洗的信教者洗除罪过。

警卫监督问两个年轻人。

“看见了，他在那边的一个角落里。”

“克洛维斯这老头在门口招引来一大群人呢。”

刚才，整个仪式队伍到几处泉水那里祝圣时，已经从这个残废老头身前经过；去年他的病已经好了，现在瘫痪症却比以前更厉害了。他在大路上拦住外边来的人，特别是那些新近才来的人，向他们叙说他自己的情况。

“你们看，这温泉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它确实给我治好过，可是现在又犯了病，而且病得差点儿死掉。原来我的两条腿不能走路，在温泉里一泡，现在连我的胳臂也坏了。我这两条腿现在跟铁铸的一样，要让这腿打弯儿，还不如把它锯断了呢。”

安德马特非常恼火，他曾到法院去告他，控告他损害奥里奥尔山温泉的声誉，并且企图敲诈，想让人把他关进监狱。可是结果没给这老头定罪，也没能封住他的嘴。

他一听说这老头在温泉浴室门前胡说八道，便连忙赶去要让他住口。

他听见在大路边上聚集的人群中间，有一阵阵愤怒的叫喊声。大伙拥挤着，都想看个明白，听听究竟在说些什么。有几位太太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男人们回答说：“是个病人，让这里的温泉给治坏了。”有的人以为这里刚压死一个小孩。还有人说是个得了癫痫症的女人犯病了。

安德马特分开人群，他挺着滚圆的小肚子，在众人的肚子中间使劲地拱来拱去，他干这一手是很有办法的。“他证明圆球比尖头的东西有优越性。”贡特朗说。

克洛维斯老爹坐在沟渠边上，唉声叹气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讲述着他的痛苦，一边还假装着哭哭啼啼；而奥里奥尔父

子二人怒冲冲地站在他面前，把他和众人隔开，扯着嗓子大声地骂他，威胁他。

“他说的不对，”傻大个儿叫喊着说，“他是个骗子，懒汉，专门干违法打猎抓鱼的事，整夜地在树林子里头跑。”

可是这老头满不在乎，仍然尖声细气地说个不停，尽管有奥里奥尔父子俩的叫骂声，还是能听见他说的话：

“好心肠的先生们，他们把我害苦了，他们用温泉的水把我害了。去年他们就逼着我洗温水澡。现在，我就变成这样了，大伙看看，大伙看看啊！”

安德马特让众人静下来，俯身面对着这个残废人，紧盯着他的眼睛，对他说：

“你现在病得厉害了，那是你自己的过错，你要听明白。不过，你如果听我的话，我保证最多洗十五次或者二十次温水澡，就能给你治好。过一个钟头，等大家都走了，你到浴室来找我，我们会把这事处理好的，我的老爹。现在呐，你就别说了！”

这老头已经明白了他的话的意思，就不再吭声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回答说：

“我还是想试试的，再试试看吧。”

安德马特拽着奥里奥尔父子俩的胳臂，连忙把他们拉走了。克洛维斯老爹仍然躺在大路边的草地上，身子两边放着他那两根木拐，在太阳底下眨着眼睛。

众人不知道其中的奥妙，纷纷向他围拢过来，有几位先生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已经不再开口回答，仿佛没有听见，或是没有听懂人家的话。他知道，这时候再想引起别人的好奇心，已经没有用处了；最后连他自己也感到厌烦了，便放开嗓子唱起歌来，他用听不清楚的土话，没完没了地唱一支歌曲，他的声音又尖又不合调。

人群逐渐地散开了。只有几个孩子用手指头捅着鼻孔，站在他面前看着他，长时间不肯走开。

克里斯蒂昂娜觉得很累，已经回去休息了；保罗和贡特朗在新花园里散步，在游人中间走来走去。他们忽然看见原来剧团的那几个演员，他们也离开了老的游艺场，转到这个新温泉来，想在这里碰碰运气。

奥德兰小姐现在变得娴雅大方，很有风度，这时正挽着她母亲的手臂在散步，连这位夫人如今也有几分骄矜的神气了。滑稽歌舞剧场的珀蒂尼韦尔先生在两位女士身旁显得非常殷勤；在他们的后面，是波尔多大剧院的拉帕尔玛先生，他正和那几位音乐家谈论着什么，他们还是原班人马，有圣朗德里大师，钢琴家雅维尔，笛子演奏者努瓦罗和低音提琴手尼科尔迪。

圣朗德里一看见保罗和贡特朗，便连忙向他们奔来。冬天的时候，他曾经在偏远地方的一个很小的剧场里，演过一场很短的音乐剧，不过各家报纸说起他来，都给予了一定的好评，于是他现在就不把马斯内、雷耶尔和古诺[①] 等人放在眼里了。

他热情亲切地伸出两只手，并且立刻就叙说他正在和他指挥的乐队的几位先生谈论的问题。

“是的，亲爱的先生，那些老派守旧的作曲家完了，完了，完了。专门注重旋律的作曲家已经过时了。这正是大家不愿意理解的事实。

“音乐是一门新的艺术。旋律只不过是音乐里的摸索尝试。听不懂音乐的耳朵就喜欢翻来覆去重复的老调，并且从中得到小孩子感受的那种乐趣，没有开化的人的那种乐趣。我还要补

① 朱尔·马斯内（1842—1912），欧内斯特·雷耶尔（1827—1909），夏尔·古诺（1818—1893），都是当时法国著名作曲家。

充一下，一般的听众，或者说天真的听众的耳朵，那些平凡单纯的耳朵，总是喜欢听小曲小调一类的东西，就像有些人喜欢在有歌舞演出的咖啡馆里消遣娱乐一样。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我的看法。庄稼人喜欢生硬强烈的颜色和色彩鲜艳的图画，有文化修养而又不是艺术家的市民阶层，喜欢轻快矫饰的色调和感人的主题，而艺术家的眼睛，精细高雅的眼睛，却喜欢而且能够理解、区别同一种色调里难以觉察的细微变化，深浅浓淡的色彩之间奥秘的和谐，而这是普通人所看不出来的。

"在文学上也是一样的：看门的人喜欢看惊险小说，市民阶层的人喜欢看使他们感动的小说，而真正有文学修养的人只喜欢那些别人不能理解的艺术作品。

"如果小市民跟我谈音乐，我就想把他杀掉。如果在巴黎大剧院里，我就要问他：

"'第三幕开始的时候，第三提琴手是不是拉错了一个音符，您能告诉我吗？'他回答说：'不能。'那么我就会对他说：'那您就闭上嘴吧。您没有欣赏音乐的能力。'一个人听交响乐，如果不能同时听出协调的整体，听出各种乐器的个别演奏，那他就没有欣赏音乐的耳朵，也不是个音乐家。就是这么回事！晚安！"

他用一个脚跟转过身来，接着说：

"在一个艺术家看来，整个音乐就在于和谐。啊！我亲爱的，有些和音使我神魂颠倒，使我感到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幸福暖流流遍我的全身。如今我的耳力已经非常谙练、健全、成熟，以致最后我反倒喜欢某些音调不准的和音，如同一个业余艺术爱好者，他的鉴赏能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结果反倒产生乖谬反常的爱好。我开始成为一个变了质的人，专门追求极端的

听觉上的感受。是的，我的朋友，有些不和谐的音符有多么美妙啊！使人感到多么反常而又深刻的快乐啊！它仿佛在摇撼、震荡人的神经，搔得人的耳朵发痒……！搔得发痒……！"

他高兴得搓着自己的双手，并且低声地唱起来：

"您将听到我的歌剧，我的歌剧。——您将听到我的歌剧。"

贡特朗说：

"您在写歌剧？"

"是的，就要写完了。"

这时传来了佩特律斯·马泰尔指挥命令的声音：

"你们听明白了！我们说定了，一看见黄色的信号烟火，你们就放！"

他是在发布放烟火的命令。大家走到他跟前，于是他伸出手臂，指着山谷那一边隘口上部的白木头桩子，解释他的安排部署，仿佛在向一支敌人的舰队发出威胁的命令。

"就在那里放烟火。我已经告诉了放烟火的人，八点半的时候就要到岗位上去。等节目演出一结束，我就在这儿发出黄色烟火的信号，他就开始点火放第一炮。"

这时候，侯爵来了，他说：

"我去喝一杯水。"

保罗和贡特朗陪他一起走下小山。走到浴室时，他们看见克洛维斯老爹由奥里奥尔父子二人搀扶着走了进来，安德马特和大夫在后面跟着，他在地上拖着两腿，每挪动一步，都装出很痛苦的样子。

"我们进去看看，"贡特朗说，"一定很有趣的。"

他们让这个残废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这时安德马特便对他说：

"你真是个老骗子手！我提个建议，你每天洗两次温水澡，

并且马上治好了病。你一能走路，马上就可以拿到二百法郎……”

瘫子开始哼唧起来，他说：

“我的两条腿像铁铸的一样呵，我的好心肠的先生。”

安德马特让他别作声，接着又说：

“你听着……以后你每年可以得到二百法郎，直到你死时为止……你听清楚……只要你能继续证明我们的矿泉有治疗的效果，一直到你死时为止……”

这老头一时感到十分为难。如果身体不断好下去，就会妨碍他现在的生活上的安排。

他犹豫地问道：

“可是，等……等你们的澡塘子……关门了……我的病又犯了……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因为你们的温泉……关门了……”

拉托纳大夫打断他的话，转过身来对安德马特说：

“好极了……！好极了……！以后我们每年都把他的病治好……这样更好，并且可以证明，病必然会反复，因此必须每年治疗。好极了，就算说定了吧！”

可是，老头又一再地说：

“可是，将来这样太不方便啊，我的好心肠的先生们！我的两条腿像铁铸的一样，像两根铁棒子一样……”

大夫的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想法。

“如果我让他做几次坐着走路的锻炼，”他说，“我就能加快温泉疗法的效果。这是值得试一试的。”

“好主意，”安德马特回答说，接着他又说：“克洛维斯老爹，现在你走吧，可别忘了我们讲定的条件啊。”

这老头走了，还一劲儿地呻吟不止。这时已到傍晚时刻，奥

里奥尔山的几位董事都回来吃晚饭，因为戏剧演出定在七点半开始。

演出地点在新游艺场的大厅里，这个大厅里大约可以坐一千人。

从七点钟起，观众便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因为场里不是对号入座的。

到七点半时，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开场时先是一出两幕滑稽歌舞剧，接下来是一出轻歌剧，编剧是圣朗德里，由临时从维希请来的几位歌唱家扮演其中的角色。

克里斯蒂昂娜坐在第一排，在她父亲和她丈夫中间，她感觉热得非常难受。

她不时地说：

“我实在受不了啦！我实在受不了啦！”

在滑稽歌舞剧结束之后，轻歌剧开始时，她几乎要晕过去，便转过身对她丈夫说：

“亲爱的威尔，我得马上出去。我要憋死了！”

银行家有点不愉快。他首先想的是，无论如何这次庆祝会要从头到尾圆圆满满，不能发生一点意外。他回答说：

“你尽可能坚持一下，我求求你。你要一走，就得穿过整个大厅，那就全乱了。”

但是，贡特朗和保罗就坐在她身后边，听见了他们的话。他俯身对他姐姐说：

“你是觉得太热吗？”他问道。

“是啊，我快要闷死了。”

“好吧，你等一等。过一会儿，你就会笑的。”

附近有一扇窗户，他悄悄地溜过去，踩着一把椅子，跳到窗户外面，几乎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然后他走进空荡荡的咖啡厅，伸手到柜台底下去，因为他曾看见佩特律斯·马泰尔把信号烟火藏在那里，他把烟火偷了出来，又跑着隐藏在一个花坛里，并且点着了烟火。

一束黄色的烟花飞速地腾上云端，在空中勾画出一条弧线，然后射出长长的一道涔涔的火雨。

在邻近的山上，几乎立刻就轰地发出一声巨响，在夜空中洒开一簇火星。

这时，演出的大厅里正回荡着圣朗德里的和声，忽然有个人喊道：

“放焰火啦！”

靠门口最近的观众忽地站了起来，想去看个明白，更悄悄地走出门去。其他的人都转过头来望着窗户，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窗户都是朝向利马涅平原的。

有人问：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焦急的观众开始骚动了，他们更渴望那些简单而容易理解的娱乐活动。

有人在大厅外面说：

“真的放焰火了。”

于是，转眼之间整个大厅的人都站了起来。众人都朝门口冲去，你推我挤，朝着堆在门口的人大声叫嚷：

“快点啊！快点走啊！”

一会儿的工夫，所有的人都到花园里去了。气极败坏的圣朗德里继续在已经心不在焉的乐队前面打拍子。而在外边，在一片爆炸声中，旋转的烟火和万花筒式的烟火此起彼伏，相继飞上天空。

突然，有个可怕的声音发出三声愤怒的吼叫：

“停下，他妈的！停下，他妈的！停下，他妈的！”

这时，在小山上点起了一个巨大的孟加拉烟火，照得右面一片红光，左边一片蓝光，把岩石和大树映得发亮。大伙看见佩特律斯·马泰尔站在点缀着游艺场平台的一个人造大理石的大花盆里，神色惊慌，光着脑袋，向上挥动着两只胳臂，指手划脚地大声吼叫。

接着，焰火的光亮熄灭了，除了天空出现的星星，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另一发焰火又放了出去，佩特律斯·马泰尔跳到地上，大声喊道：

“真是一场灾难！一场灾难！我的上帝，真是一场灾难！”

他从人群中走过，做着表示悲愤的动作，向空中挥舞着拳头，气得不停地跺脚，并且一个劲儿地重复着说：

“真是一场灾难！我的上帝，真是一场灾难！”

克里斯蒂昂娜早已挽着保罗的胳臂，出来坐在露天地里，高兴地看着升上天空的焰火。

她的弟弟忽然找到了她，对她说：

“嗯，成功了吧？你觉得有趣吧？”

她轻轻地说：

“怎么，是你干的？”

“当然是我了。干得漂亮吧，嗯？”

她笑了起来，觉得这确实很有趣。安德马特懊丧地走来了。他不明白，这发信号烟火是从什么地方放的。有人偷了藏在柜台底下的烟火，发出了事先约定好的信号。这样的卑鄙勾当只能是原来的公司派来的密探干的，是博纳菲耶大夫派来的破坏分子干的！

他不停地重复着说：

“真扫兴，扫兴透了！两千三百法郎的焰火都白费了，完全

白费了!”

费特朗却说:

“不,我亲爱的,如果仔细算一算,损失也超不过四分之一,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就算它是三分之一,也就相当于七百六十六法郎。而你邀请的客人还欣赏到了一千五百三十四法郎的烟火。实际上,这已经很不错了嘛。”

银行家一下子把心中的愤怒转到他内弟的身上。他突然拽住他的胳臂:

“你,我要认真地跟你谈一谈。既然我抓住你了,我们就到小路上去遛一圈吧,而且我只有五分钟时间。”

然后,他又转身对克里斯蒂昂娜说:

“我请我们的朋友布雷莱尼来照顾你,我亲爱的;不过,别在外面呆的时间太久了,你要当心啊!你知道,你会着凉的!”

“你不必担心,我的朋友!”

说着,安德马特就拉着贡特朗走了。

等离开人群稍微远一些,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银行家突然停下来。

“我亲爱的,我想要和你谈的,就是关于你的经济状况的事。”

“我的经济状况?”

“是的,你知道你自己的经济状况吗?”

“不知道,不过,既然你借给我钱,你应该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吧?”

“是啊,我当然知道了!而且就是为这个,我才想跟你谈谈的。”

“我觉得至少这个时间选的不大合适……正好是放焰火的时候!”

“恰好相反，这个时间选得正合适。我不是正在放焰火的时候跟你谈话，而是在舞会开始之前和你谈的……”

“在舞会之前？……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瞧，你就会明白的。你的经济状况嘛，是这样的：你自己一无所有，只有一屁股的债；除了欠的债之外，将来你永远也一无所有……”

贡特朗认真地接着说：

“你说得有点太过分了吧。”

“是的，因为非得这样说不可。你听我说，你把你母亲留给你的那份遗产都挥霍光了，这我们就不说它了。”

“不要再提它了。”

“至于你父亲，他每年有三万法郎的收入，也就相当八十万法郎的本钱。那末将来你的那一份就是四十万法郎。而你欠我的呢，是十九万法郎。另外，你还欠了放高利贷的人的钱……”

贡特朗以满不在乎的神情低声说：

“你就说欠那些犹太人的吧。”

“是的，是欠犹太人的，虽然其中也有个圣絮尔皮斯堂区[①]的财产管理员，他利用一位神父做中间人，为你们两个人穿针引线……不过我不会为这点小事儿纠缠……那就是说，你是向各类放高利贷的人借钱，有犹太教徒，也有天主教徒，欠他们的钱几乎一样多。往少里说，就算是十五万吧，加在一起总共是三十四万法郎，而且你还要不断地借钱还利息，可是借我的钱，你是一点利息也不付的。”

“这倒是的。”贡特朗说。

“这样一算，你就不剩什么钱了。”

① 指巴黎卢森堡宫附近著名的圣絮尔皮斯教堂所属的堂区。

“确实……除了有个姐夫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可是，你这姐夫总是借给你钱，也借得厌烦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亲爱的，住在那边茅草房子里的一个最穷苦的农民也比你有钱。”

“完全可能……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怎么样……你听明白了，如果你父亲明天一死，为了混口饭吃，你只有答应在我的公司里当个职员。而且，这样还是个遮掩的办法，免得人家说是我给你的养老津贴。”

贡特朗用生气的口气说：

“我亲爱的威廉，我确实也为这些事感到烦恼。这样的事，我知道得和你一样清楚，不过，我跟你再说一遍，你和我谈这件事，时候选得不合适，而且……而且……而且说得那么尖锐……”

“对不起，你让我把话说完。你只有靠结一门亲事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尽管你出身贵族之家，门第倒还响亮，但也没有多大的名望，所以你要求亲，条件并不怎么美妙。总之，不会有哪个富家的小姐，肯用自己继承的财产，来换取像你家这样的门第，恐怕犹太人也不会这么干的。所以，你应当找一个还算满意而又有钱的妻子，不过，这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贡特朗打断他的话：

“你干脆快说是谁吧。”

“好吧。就是奥里奥尔老爹的一个女儿，随你挑选哪一个。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舞会开始之前，跟你谈这件事。”

“那么，现在你再详细地说说。”贡特朗用冷静的声音接着说。

“这很简单嘛。你看见了我利用温泉站，一下子就取得了成

功。可是，假如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把这个狡猾的老农民还保留的土地都弄到手里，我就能把这些地变成金子。单说从温泉浴室到旅馆，从旅馆到游艺场这一带的葡萄园，我安德马特明天就可以花一百万法郎买下来。这一片葡萄园，还有小山岗周围的那一片，将来就是他两个女儿的陪嫁。这老头今天下午还跟我说起来这事呢，可能他不是没有打算的。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个不是可以在这里做一大笔生意吗？”

贡特朗好像在思考的样子，他喃喃地说：

“这是可能的，让我想一想。”

“你好好想想吧，我亲爱的。可是，你不要忘记，我说的事情都是非常有把握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是看出来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并且知道肯定能获得种种好处，然后才说的。”

可是，贡特朗扬起一只胳臂，大声叫喊起来，仿佛一刹那间就把刚才他姐夫和他说的话都忘了：

“看哪！多么漂亮啊！”

压场最精彩的焰火点燃了，空中现出一座灯火辉煌的宫殿，上面飘扬着一面旗帜，旗上有几个火红的字：奥里奥尔山，这时，月亮在平原上空升起来了，也是红彤彤的，面对着宫殿，仿佛也出来观赏美景。随后，这座宫殿照耀了几分钟，便像一艘炸开的轮船一样爆裂了，洒遍满天奇异别致的星星；接着，这些星也爆炸了，这时空中只剩下冷清清的一轮寂静的圆月。

群众狂热地鼓掌欢呼，他们高喊：

“乌拉！好！好！”

安德马特突然对贡特朗说：

“我们去给舞会开个头吧，我亲爱的。你愿意和我一起跳第一个四对舞吗？”

“当然啦，我亲爱的姐夫。”

"你打算邀请谁啊？我嘛，我已经约了德·拉马斯公爵夫人。"

贡特朗冷漠地回答说：

"我，我邀请夏洛特·奥里奥尔。"

他们一起走上山坡。他们经过刚才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布雷蒂尼呆的地方，发现两个人已经不在那里了。

威廉低声说：

"她听了我的劝告，已经回去睡觉了。她今天太累了。"

说着，他朝跳舞厅走去，服务员趁放焰火的时候，已经把大厅布置好了。

可是，克里斯蒂昂娜并不像她丈夫想的那样，她根本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去。

当她看到就剩下她和保罗两个人的时候，便马上握住他的手，细声细语地对他说：

"你到底是来了，我等了你一个月。每天早晨我就想，今天我是不是能见着他呀？……每天晚上，我又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是明天吧？……为什么你耽搁那么长时间啊，我亲爱的？"

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我很忙，有些事情。"

她向他俯下身去，喃喃地说：

"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尤其是我这身子，这太不好了。"

他稍微挪开一点自己的椅子，并且说：

"当心，有人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焰火把整个这一带地方都照亮了。"

她倒没怎么想这个，她说：

"我多么爱你啊！"

然后，她高兴得微微颤抖着说：

“噢，我多么幸福啊，又跟你在一起了，我多么幸福啊！你想过没有？保罗，多么高兴啊！以后我们还要相亲相爱呢！”

她用微细的声音叹息着说，仿佛她自己就是一缕气息。

“我发疯地想拥抱你，吻你，真的想疯了……真的，……想疯了。我有多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突然，她用多情的女人那种无法阻挡的强烈欲望说：

“你听我说，我要……你听见吗……我要马上跟你一起到我们去年分手的那地方去！你一定记得清楚的，就在罗什-普拉迪埃尔的大路上！”

他惊愕地回答说：

“这真是荒唐，你现在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了。你已经站了一天！这太荒唐了！我不允许你这样干。”

她站了起来，并且一再地说：

“我要嘛。如果你不陪我去，那我就自己去。”

说着，她指着升起的月亮，对他说：

“瞧，跟那天晚上完全一样！那天，你一个劲儿地吻我的影子，你还记得吗？”

他拉住了她：

“克里斯蒂昂娜……你听我说……这太可笑了……克里斯蒂昂娜！”

她不答声，径自朝通往葡萄园的斜坡走去。他深知她一任性起来，表面上平平静静，但是无论如何是不会罢休的。她那两只蓝色的眼睛，她那金发女子的小小额头，带着几分娇憨可爱的执拗，是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了的。他只好挽着她的胳臂，在路上搀扶着她。

“要是有人看见我们呢，克里斯蒂昂娜？”

"去年你可没这样说。而且大家都在庆祝会看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别人也不会注意我们不在那里。"

走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要从一条满是石子的小道往上走了。她气喘吁吁地、尽力地靠在他身上，每走一步她都说：

"真好啊，真好啊，这样吃点苦也觉得快活！"

他停了下来，想让她回去，但是她根本不听他的：

"不，不。我高兴极了。这你不懂得。你听我说……我觉得他在动……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多么幸福啊！……把你的手伸给我……喏……你感觉到了吗？"

她不懂得，身边这个男人，是属于情夫族的男人，根本不是父亲族的那种人。他自从知道她怀孕之后，便开始疏远她，不由得厌烦她了。过去，他曾经反复地说过，一个女人一旦生儿育女，生殖繁育了，就不再值得爱了。能激起他的柔情的，是两颗心一起飞往无法达到的理想幻境，是两个虚无缥缈的灵魂相交结合在一起，是诗人描绘的那种矫揉造作、无法实现的感情。至于肉体上的女人，他热爱的是维纳斯式的女人，她的神圣的胴体始终保持着那种不生育的纯洁美好的身形。一想到有个小生命要从母腹中出来，一个胎儿在被他玷污而且已经变丑的母体内蠕动，就使他产生一种几乎无法抑制的反感。生育把女人变成了蠢物。她不再是受人喜爱和梦想的独特的女人，而成为一个繁殖后代的动物。他甚至产生一种肉体上的厌恶，在他心里和这些精神上的嫌弃交织在一起。

她渴望着的孩子在她腹中每颤动一次，都使她更加依恋她的情夫，这样，她怎么能感觉到和猜出来他的想法呢？她热恋着的这个男人，她爱得一天胜过一天的这个男人，自从他们第一次接吻时起，就不仅深深地进入她的心坎，而且后来又深入到她的躯体，在她的肉体内撒下他自己的生命的种子，这个男

人又变得很小很小的，就要从她的身体内出来。是的，她的身上怀着他，就在她交叉着的双手下面，就是他，她心爱的、温柔的唯一的朋友，由于大自然的奥秘，又在她的腹中再生了。因此，她对他怀有双重的爱，因为她身上有了两个他，一个大的他和一个还没有见过的小的他；一个她能看得见、摸得着、吻得到的他，能听见说话的他，还有一个她只能感觉到在她身体里动弹的他。

他们两个走到了大路上。

"那天晚上，你就在那儿等我来着。"

说着，她向他伸出嘴唇。他冷冷地吻了她一下，什么也没说。

她又一次细声细气地说：

"你怎样在地上吻我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就像这样，你看！"

于是她跑起来，离开他远远地，满心希望他像过去那样，再吻她一次。然后，她气喘吁吁地停下来，站在大路中间等待着。但是，月亮把她的身影在地上拉得长长的，并且显出她那鼓凸出来的变形的腰身。可是，保罗看着他脚下她那大腹便便的影子，站在她对面一动不动。他那富有诗意的羞恶之心受到了伤害；而她对这却毫无感觉，完全猜不出他的心思；她又不是那么机变灵巧，没有足够的女性的敏锐和细腻，不了解时过境迁、早已今非昔比的种种细微差别。他以不耐烦的语气对她说：

"算了，克里斯蒂昂娜，这样孩子气太可笑了。"

她又激动地、委屈地向他这边走回来。张开两臂扑到他的怀里：

"噢！你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可以肯定！"

他有点可怜她，便捧着她的头，在她的眼睛上亲了两个长

吻。

然后，他们便沉默着往回走了。他想不出有什么可对她说的；她因为过于疲劳，把整个身子都靠在他身上，所以他加快步子，不愿意总感到她那臃肿的腰身在他身旁磨来蹭去的。

在走到旅馆附近时，他们两人分手了，她一个人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游艺场的乐队正奏着舞曲，保罗便去看跳舞的。这时是一支华尔兹舞曲，大家都一对一对地旋转着跳华尔兹舞：拉托纳大夫和帕伊少夫人，安德马特和路易丝·奥里奥尔，风度翩翩的马泽利大夫和德·拉马斯公爵夫人，贡特朗和夏洛特·奥里奥尔。贡特朗轻轻地在她耳边说话，那温柔的样子说明追求已经开始了；她用扇子遮住嘴微微地笑着，脸上红扑扑的，显得很高兴。

保罗听到他身后有人说话：

“瞧，瞧，德·拉夫内尔先生向我的女病家献殷勤呢。”

说话的是奥诺拉大夫，他站在靠门口的地方看跳舞的。他接着说：

“是的，是的，已经有半个小时的工夫了。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而且，这小姑娘好像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这姑娘可是一颗珍珠啊！善良、活泼、朴实、忠诚、正直，你知道，这可是个好姑娘。就像她姐姐啊，十个才能顶得上她一个。我呀，我是从她们小时候就认识她们的……那时还是两个小姑娘呢……不过，老头偏疼大闺女，因为她更……更……更像他……更像农村的人……不那么厚道……更节俭……鬼心眼儿更多……而且更……更爱眼红……噢！不过她终归是个好姑娘……我可不愿意说她的坏话……可是，我不由得就把她们

姐妹俩做个比较，你明白吗……而且经过比较……我才有这个判断……就是这样的。”

华尔兹舞结束了；贡特朗找到了他的朋友，并且看见奥诺拉大夫：

“啊！请你跟我说说，我觉得昂瓦尔的医务界人好像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位马泽利先生，他的华尔兹舞跳得精彩极了，还有一位个子不高的布拉克老先生，他好像特别虔诚。”

可是，奥诺拉大夫说话很谨慎，他根本不喜欢对自己的同行妄加评论。

第 二 章

如今在昂瓦尔这地方，医生的问题特别使人感兴趣。这些医生突然控制了当地居民的情绪，引起这地方的人的普遍关注，并且左右着他们的热情。从前，这里是博纳菲耶大夫的一统天下，尽管好惹是非的拉托纳大夫和心平气和的奥诺拉大夫两人都心怀不满，不过彼此倒也相安无事，温泉照常流淌。

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自从经过安德马特去年一冬天的筹备，再加上克洛什、马斯-鲁塞尔和雷米佐三位教授先生的大力协助，他们每人至少带来二三百个病人，温泉浴室获得成功的可能更加突出。新浴室的医务监察员拉托纳大夫已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受到马斯-鲁塞尔教授的特别支持，因为他从前就是这位教授的学生，连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模仿他的老师。

至于博纳菲耶大夫，他倒不成什么气候了。这位老医生整

天呆在老的温泉浴室里，和几个不改初衷的老病号在一起；他忿忿不平，满腔怒火，大骂奥里奥尔山浴室。

在几个病家的心目中，的确觉得只有他熟悉矿泉的真正特性，甚至可以说他掌握着矿泉的奥秘，因为自从这地方的温泉站一起始，他就是正式管理矿泉的。

奥诺拉大夫只能保住几个奥弗涅的病人。不过，他倒满足于自己这点平平常常的财运，同时和大家也和睦相处；而且他对于打牌和喝白葡萄酒的爱好，远远胜过医术，这已使他足以自慰。

不过，他并没有宽厚到喜欢他的同行的地步。

要不是一天早晨，有人突然发现来了个陌生人，拉托纳大夫就会仍然是奥里奥尔山这地方的福星。来的这个人身材非常矮小，他的大脑袋缩在肩膀里，圆滚滚的两只大眼睛，一双大手，简直是个古怪的人。新来的这位医生布拉克先生，是雷米佐教授把他带到这地方来的，他对宗教极其虔诚，所以马上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几乎每天上午在两次出诊当中，他都要进教堂去几分钟，差不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去领圣体。神父很快就给他介绍了几个病人，有几个老姑娘，几个由他免费治疗的贫苦人，还有几位在请医生之前，先要征求神师意见的虔诚的老太太，她们首先希望了解这位医生是否有崇高的感情，以及他在职业上谨慎持重的态度如何。

后来有一天，有人通报德意志马尔德堡老王妃殿下驾到，这位老王妃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来到此地的当天晚上，就根据罗马红衣主教的推荐，把布拉克大夫请去了。

从这时起，他便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请他看病，成为一种高尚风雅、气派大方的时髦。正如有人所说的，这是唯一有

修养的医生，是女人可以完全信赖的唯一的医生。

于是，人们看到这个身量矮小、长着獒狗脑袋的人，从早到晚由一个旅馆跑到另一个旅馆，不论在街头巷尾，也不论和什么人谈起话来，声音总是很低很低的。他好像老有什么重要的秘密要向旁人透露，或是不断地向别人打听什么重要的秘密，因为有人常碰见他在各处的走廊里，跟旅馆的老板、病家的贴身女仆，或是跟接近病人的任何人神秘地谈个不停。

在街上，他一遇见认识的人，便迈着短促的小步，一直迎上前去，并且立即提出些新的劝告，详详细细、嘟嘟哝哝地叮嘱一番，就像听忏悔的神父一样。

上了年纪的妇女特别崇拜他。他从头到尾听完她们叙述自己的病情，从不打断他们的话头，他把她们提出的一切看法、问题和希望都一一记录下来。

病人喝的矿泉水，他每天都把定量稍加增减，这样就使病人非常信赖他，认为他的确在关心他们。

“昨天我们的定量是二杯零四分之三。”他说，“那好！今天我们只喝两杯半，明天是三杯……不要忘记啊……，明天，三杯……这一点我是很认真的，很认真的！”

所有的病人也相信他对这事确实是很认真坚持的。

为了不忘记这些数字以及数字后面的分数，他把它们都记在一个本子上，免得自己搞错，因为病家对出现半杯水的差错也不会原谅的。

病人每天洗澡的时间长短，他也根据只有他自己了解的原则，细心地安排和调整。

拉托纳有些妒忌和恼火，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膀说：

“哗众取宠。”

出于对布拉克大夫的憎恨，他有时甚至连矿泉水也褒贬起

来了。

“关于矿泉水究竟是怎样产生效果的，我们知道的还很有限，因此要求每天必须改变用量，这是非常荒唐的事，而且也没有任何医疗规律可循，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做法给医学带来极大的危害。”

奥诺拉大夫只是一笑置之。他一向在诊断之后没过五分钟，就把刚才嘱咐病人喝几杯水忘得一干二净。

“多两杯或者少两杯，”他高兴的时候便对贡特朗说，“只有温泉知道，而且这对它毫无妨碍！”

对于那位虔信宗教的同行，他开的唯一的不怀好意的玩笑，就是管他叫“圣坐浴医生”[①]。他虽然有点妒忌，不过也是小心谨慎，冷嘲热讽，心平气和的妒忌。

有时候，他也说：

“噢！这个人嘛，他对病人了解得非常彻底，对我们来说，这比了解病的情况有用得多！”

可是有一天上午，奥里奥尔旅馆来了一家西班牙贵族客人，德·拉马斯-阿尔达瓦拉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带来一个私人医生马泽利大夫，是意大利米兰那地方的人。

这个人约莫有三十岁年纪，身材修长，风度翩翩，只留着点小胡子。

从第一天晚上起，他就在餐厅里赢得满座的赞赏；因为公爵是个忧郁多愁的人，得了严重的肥胖症，最怕离群独处，因此一定要在大厅里和众人一起就餐。马泽利大夫这时几乎已经

---

① “坐浴”指水疗法中病人把下身、臀部浸在药水中治疗，“圣”则是宗教里“神圣”的意思，奥诺拉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是对笃信宗教的布拉克大夫的恶意嘲讽。

叫得出所有常客的名字；他和每个男人都客气地寒暄两句，对每个女人都亲切地问候一番，甚至对每个仆役也面带微笑。

他坐在公爵夫人的右首，这个漂亮的女人大约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皮肤白皙，黑色眼睛，头发略带青色；每上一道菜，他就对她说，“吃一点点”，或者是“不行，这不能吃”，或者说：“好，吃点这个吧。”他非常细心地亲自给她斟酒，十分准确地按照比例把葡萄酒和水搀在一起。

他也控制着公爵的饮食，不过显而易见要随便得多了。而且这位病人根本不听他的劝告，一吃起来便狼吞虎咽，每顿饭要喝两长颈大肚玻璃瓶的纯葡萄酒，然后走出餐厅，在旅馆的大门前边，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开始哼哼唧唧，叫喊胃里难受，怨恨自己消化不良。

在第一次晚饭后，马泽利大夫凭自己的眼力把周围的人估量判断了一番，走到在平台上吸雪茄的贡特朗面前，向他自报了姓名，并且和他交谈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两人便成了亲密的朋友。第二天，在浴室的门口，他又让人把他介绍给克里斯蒂昂娜，两人交谈了十分钟，他便赢得了她的好感。当天，他又介绍她和公爵夫人相识，这位夫人也不喜欢寂寞孤独。

他在这个西班牙贵族家庭里，里里外外全都照应着，他给厨师提出烹调方面的好主意；嘱咐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如何注意女主人的头部卫生，使她能够始终保持头发的光泽、色调和浓密；告诉马车夫一些非常有用的兽医方面的知识；他也善于想出各种消遣娱乐活动，使日子过得轻松自在；并且在各家旅馆里有区别地找到一些萍水相逢的朋友。

公爵夫人在和克里斯蒂昂娜谈到他时，对她说：

“亲爱的夫人，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什么都知道，什么

都会做。我能有这样的腰身，还多亏了他呢。”

“什么，您的腰身?”

“是啊，我原来已经开始发胖了，是他用规定好的食谱和葡萄甜烧酒才挽救了我。”

另外，他谈起医学来非常轻松自在，使人觉得医学本身是很有趣的；有时他讲起来还带有点怀疑的口气，这样更使他的听众相信他胜人一筹。

“这很简单明了，”他说，“我不相信药物，或者说我不大相信药物。古老的医学依据的只有一条原则，就是认为凡是疾病都有药物医治。那时人们认为，上帝大慈大悲，创造了种种良药治疗各种疾病；不过，他也许想戏弄世人，就让人类自己想办法去发现这些良药。可是，人已经发现了不计其数的药，却从来不知道，每种药究竟适合治什么病。事实上，世界上只有疾病，并没有治病的灵药。当一种疾病发作的时候，有人认为应当制止病情发展，另外也有人认为利用某种方法，使病情加快发展。每个学派都极力主张自家的方法。所以对待同一个病例，我们会看到医生们采取完全相反的方法，治疗措施截然不同：有人用冰袋，有人用热罨；有的要求禁食，有的却强制进食。我还不必说用化学方法从矿物或植物中提炼出来的无数有害的药品。这些治疗方法都能起作用，但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时候算是成功奏效了，可是也有时候把人置于死地。”

而且他还振振有辞的指出，在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真正成为新医学的起点之前，医学不可能有确实可靠的保证，也缺乏任何科学的根据。他讲了些最著名的医生闹的笑话，严重的错误诊断，证明他们所谓的科学也是荒谬的、虚伪的。

“最好还是让你的身体发挥作用吧，”他说，“让你的皮肤、肌肉、各个器官，尤其是胃，发挥作用吧，胃是人整个机体的

营养源泉，是整个机体的调节中枢，也是机体的生命宝库。”

他断言，依照他的看法，他只靠饮食制度，根据给人规定的饮食的特点，就能使一个人精神愉快或是愁眉苦脸，能够从事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饮食制度甚至能对人的大脑功能、记忆力、想象力以及一切智力活动发生作用。最后，他用几句开玩笑的话结束他的高论：

“至于我呢，我是靠按摩和甜酒给人治病的。”

他把按摩的效力说得神乎其神，把荷兰人哈姆斯特朗说得像神医一样，说他创造了许多奇迹。然后，他伸出自己又白皙又秀气的一双手说：

“靠这两只手就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公爵夫人还补充说：

“他按摩的技术确实是非常高超的。”

他还主张喝少量的烧酒，认为在一定的时候，这可以刺激胃口，而且他精心调制掺兑这种烧酒，让公爵夫人在饭前或饭后按时饮用。

人们看见他在每天九点半钟左右都到游艺场咖啡厅去，去取他的酒瓶。有人把酒瓶给他拿来，瓶上都挂着小银锁，钥匙由他自己保管着。一个很有礼貌的跟班恭恭敬敬地端着一个非常漂亮的蓝色玻璃杯，大夫不慌不忙地从这个酒瓶里倒一点，又从另一个酒瓶倒一点。

然后，他命令说：

“好了！给公爵夫人送去，她在沐浴，等她洗完之后，让她在穿衣服之前喝。”

当有人好奇地问他：

“您那酒里有什么东西啊？”

他回答说：

“就是上等茴香酒，非常纯的柑香酒，还有优质苦开胃酒，没有别的。”

没有几天的工夫，这位英俊的医生便成为所有病人注意的目标，人人都想方设法要从他那里捞到点治病的诀窍。

每当散步的时候，那些年轻美貌的夫人在喝两杯克里斯蒂昂娜矿泉水的中间，都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这时他从花园的小道上经过，大家便听见从所有的椅子上发出“大夫！”的呼唤声。于是他便停下来，嘴上带着微笑，这时总有人把他拉到河边的小路上去谈一会儿。

开始的时候，这些夫人都是东拉西扯地随便谈谈，然后便拐弯抹角，娇声娇气地转到健康问题上，而且装出并不在意的样子，仿佛在谈一起社会新闻一样。

因为他是公爵的家庭医生，不是为公众服务的，所以谁也不付给他报酬，也不能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去，他是属于公爵夫人的，只属于公爵夫人一个人的。他这种微妙的处境反倒引起大家的热情，刺激了大家的欲望。由于有人私下里悄悄议论，说公爵夫人肯定特别爱吃醋，于是，这些夫人们为了要从这个漂亮的意大利医生那里得到些指点，便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

有人向他请教，他都是有求必应的。

于是，在那些受到他另眼看待、听到他的意见的女人之间，就开始彼此说起知心话来，为的是证明他对自己特别关怀。

“噢！我亲爱的，他向我提出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真是……”

“非常不合适吗？”

“噢！不合适！还不如说让人害怕呢！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想知道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

“我也是一样。他问我许多关于我丈夫的事呢！……”

“我也是……问得可详细呢……都是……都是个人的私事！这些问题真让人难为情。可是，我也明白，这样问是必要的。”

“噢！完全必要。身体健康嘛，就是靠这些细微末节来确定的。我呢，他答应今年冬天在巴黎给我按摩。我非常需要用按摩来补足在这里的治疗。”

“我亲爱的，您打算怎么办？我们不能付给他钱吗？”

“我的上帝！我早就想送给他一个领带别针。他一定特别喜欢这东西，因为他已经有了两三个漂亮的别针……”

“噢！您这么一说可叫我为难了。我原来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呢。那将来我就送他一个戒指吧。”

于是，这些女人就私下里商量些意想不到的办法去讨他喜欢，送些精巧的礼物去打动他，用些亲切体贴的言语和举动去引诱他。

他成了“当日新闻”的素材，人们闲谈的主要话题，大家注意的唯一目标。这时，德·贡特朗·拉夫内尔伯爵正在追求夏洛特·奥里奥尔，并且还传开一个消息，说他想要娶她。于是，这在昂瓦尔立即成为尽人皆知的新闻了。

自从那天晚上，贡特朗和她在游艺场开幕典礼上为舞会开头时起，他就在这姑娘的裙子后头转来转去了。在公共场合，他像那些一心想要讨好而毫不避人眼目的男人一样，向她大献殷勤，同时，他们日常的接触来往又显得非常活泼自然，这样就必然要把他们引向爱情的方向去。

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因为这两个姑娘和克里斯蒂昂娜已经非常友好，这其中无疑也有她们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因素。贡特朗一反寻常，时刻不离他的姐姐；他开始想法在白天安排些聚会，晚上便组织各种游戏，连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都感到奇怪。接着，大家发现他特别关心夏洛特，他愉快地逗弄

她，不露声色地恭维她，处处对她表现出彼此有感情上联系的那种殷勤关心，体贴入微。这个巴黎上流社会的男孩子无拘无束、亲切热情的举止，这小姑娘也早已习惯了，所以起初毫无觉察，总是依着自己天真无邪、同时也信赖别人的性格，和他一起嬉笑玩耍，好像和兄弟相处一样。

可是，有一天晚上，大家在旅馆里玩“鸽子飞”的游戏①，有好几次夏洛特输了，贡特朗便试着要去拥抱她。在回家的路上，近来有些担心和烦恼的路易丝便用生硬的语气对她说：

“你最好注意一点自己的表现。贡特朗先生对你有点不规矩。”

“不规矩？他说什么啦？”

“你自己知道，别装傻充愣的。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自己的名声毁了。你如果自己不知道检点的话，那我就得替你留心了。”

夏洛特感到又尴尬，又害羞，她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向你保证……我什么也没发现……”

她姐姐又严肃地接着说：

“你听着，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他想娶你的话，这得由爸爸来考虑并且给他答复；可是，如果他只想开玩笑的话，那就得让他马上住手。”

这时，夏洛特突然生气了，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究竟生的是什么气。她对姐姐居然想要管教她，责备她，心里

① 一种几个人玩的游戏，一人喊一声“飞”，再加一个能飞或不能飞的东西的名字，如系能飞的东西，其他人便马上举起手指，弄错者受罚，让人拥抱是受罚的一种方式。

很反感；于是她眼睛含着泪，用颤抖的声音对她姐姐说，跟她没关系的事，她根本管不着。夏洛特气得说话时结结巴巴，一种隐约的本能使她自己感到，一定是姐姐路易丝心里恼火，产生了妒忌心。

她们没有互相拥抱便分手了，夏洛特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想着前前后后的事情，这些事都是她从来没有预料到，也没有猜想过的。

她渐渐止住了眼泪，仔细地思索起来。

不过，贡特朗的态度有了变化，这也是真的。她自己早就感觉到了，可是直到如今也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她才明白过来。他随时都和她讲些体贴而又微妙的话。有一次，他还吻了她的手。他想要干什么呢？肯定是他喜欢她了，但是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他会出乎意料地也许要娶她呢？说着，她觉得自己的梦想开始在茫茫的夜空中飞翔，仿佛马上就听到什么地方有个声音在喊："德·拉夫内尔伯爵夫人。"

她心里万分激动，便起来坐在床上；然后，又光着两只脚在椅子底下找她的拖鞋，刚才她把裙子和拖鞋都扔在椅子那儿了；接着她又不假思索地打开窗户，好像要给自己的希望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她听见有人在楼下的大厅里说话，这时传来傻大个儿的声音："甭管了，甭管了。等等看吧。爹会想办法的。到目前为止，还没事。有什么事由爹来处理。"

她看见对面房子的墙上映着白亮的一个方块，这是她楼下的窗户射出的光。她心里想："是谁在下面呢？他们在谈什么啊？"有个人影从那方有亮光的墙上闪过去。是她姐姐！那么，她还没有睡下，为什么缘故呢？这时灯光熄灭了，于是夏洛特又开始想起那些在心里上下翻腾的新鲜事。

这时，她已经睡不着了。他爱她吗？噢，不会的！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呢！不过，他既然喜欢她，也可能会爱她的！如果他非常爱她，像上流社会的人恋爱时那样，爱到发疯的程度，他无疑会娶她的。

由于她出生在一个种植葡萄的农民家庭，虽然是在克莱蒙女修院寄宿学校长大的，但她仍然保留着农村姑娘那种谦卑的心理。她也想过，将来自己可能有个做公证人的丈夫，或者是个律师，或者是个医生；可是，她从来没有妄想会真正成为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在姓名前面加上个贵族的头衔。不久前她刚读完一本爱情小说，也曾胡思乱想过一阵子，闪过这种美好的愿望，不过，这个想法就像不着边际的幻想一样，马上就从心灵中消逝了。可是，这种出乎意料、难以想象的事，现在由她姐姐突然用几句话便提了出来，跟一艘顺风的帆船一样，似乎逐渐地靠近她了。

她每呼吸一下，嘴里就会含糊不清地说一声："德·拉夫内尔伯爵夫人。"在黑夜中，她合上眼皮，就在眼前的一片漆黑中，突然显出幻想的光辉。她仿佛看到灯火辉煌的富丽客厅，许多标致的贵妇向她微笑，漂亮的马车在一座府邸的台阶前面等候着她，许多穿着号衣、身材高大的仆役在她走过时弯腰行礼。

她觉得在床上很热，心里跳个不停！于是她又起来喝了一杯水，光着脚在房间的凉地上站了好一会儿。

后来，她的心境稍微平静了些，才渐渐地入睡。但是，她头脑里的纷乱使周身的血液都在翻腾，因此天刚一亮，她就醒来了。

她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小房间，四面白墙是当地装配门窗玻璃的工匠用水粉刷过的，用印花布做的难看的窗帘，两把草垫椅子放在五斗柜的两边，从来没有挪过地方；看到这一切，她

不禁感到害羞了。

她觉得这些乡下人使用的家具就说明了自己的出身，她不过是个农村姑娘，地位低微，配不上这个好嘲笑人的漂亮小伙子；可是，他那金黄头发、满面笑容的脸庞，总是在她眼前浮现，一会儿消逝，一会儿又重新出现，一点一点地在征服她，并且已经深入到她的心坎里。

于是，她跳下床去找她的镜子，一面梳妆时用的小镜子，像盘子底那样大小；然后又回到床上躺下，手里拿着镜子。她凝视着镜子里由雪白的枕头衬着的、在蓬蓬乱乱散开的头发中间的脸庞。

她不时把玻璃镜子放在被单上，想着这门亲事会多么困难，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太大了。这时她便感到一阵忧伤扼住她的喉咙。但是，她马上又拿起镜子端详起来，微笑着心里暗自高兴，此时她又觉得自己还是挺可爱的，因此困难也就消失了。

她下楼吃午饭的时候，她姐姐好像还在生气，她问夏洛特说：

"你今天打算做什么？"

夏洛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我们不是和安德马特夫人一起坐马车到鲁瓦雅去吗？"

路易丝接着说：

"那你自己去吧，不过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该当心点了！……"

妹妹打断她的话：

"我用不着你指点我……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接着，她们彼此再不说话了。

奥里奥尔老爹和雅克也来了，并且坐下来吃饭。老头几乎立刻便开口问道：

“孩子们，你们俩今天干什么呀？”

夏洛特不等她姐姐回答，便连忙说：

“我和安德马特太太到鲁瓦雅去。”

父子两个带着满意的神情看了看她，老头脸上堆着微笑，在遇到有利可图的生意时他才这样笑嘻嘻的，他咕哝着说：

“这好，这好。”

她从父亲和哥哥的态度上便猜出这种奥秘的满意神情，可是，这得意的神色比路易丝表现出的怒气更使她感到惊奇。她有点不安，心里在想：“是不是他们一起谈过这件事了？”

一吃完午饭，她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戴上帽子，拿起阳伞，然后便朝旅馆走去，因为她们定好一点半出发。

克里斯蒂昂娜很奇怪为什么路易丝没有来。

夏洛特觉得自己脸红了，她回答说：

“她有点累，我想大概她头痛。”

于是大家上了双篷四轮马车，就是那辆有六个座位的大马车，这辆车他们一直在用着。侯爵和他的女儿坐在里边，奥里奥尔姑娘坐在前边的倒座上，夹在两个年轻人中间。

马车从图尔诺埃尔前面经过，然后沿着山脚走上一条迂回盘曲、风景优美的大路，路边有郁郁葱葱的核桃树和栗子树遮掩着。夏洛特有好几次发现贡特朗向她旁边紧靠，不过总是小心翼翼地，不致引起她生气。因为他坐在她的右首，他跟她说话时离她的脸非常近；她不敢转过身来回答他，一是怕他嘴里呼出来的热气，她感到这热气已经吹拂到自己的嘴唇上，一是怕他的眼睛，使她觉得很窘。

他跟她说些献殷勤的玩笑话，滑稽逗笑的蠢话，让人愉快的恭维话。

克里斯蒂昂娜不大开口，她身子笨重，还有怀孕期的种种

不舒服。而保罗似乎心事重重，带着一脸的愁容。只有侯爵这位自私的老贵族一个人无忧无虑，兴高采烈地侃侃而谈。

大家在鲁瓦雅公园下车，去听音乐，贡特朗挽着夏洛特的胳臂走在前边。在露天音乐台上，乐队指挥在给管弦乐器打着拍子，一伙洗矿泉浴的人坐在乐台周围的椅子上听着，他们望着这些散步的人从面前走过。坐在那里的女人把脚一直伸到旁边的椅子掌上，在炫耀自己的裙子；她们头上戴着夏季的新式帽子，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夏洛特和贡特朗在坐着的人中间兜来转去，寻找滑稽可笑的面孔来逗笑取乐。

他不时听到他们身后有人说："瞧，这姑娘真漂亮！"他觉得非常得意，心想他们是不是把她当做他的姐妹，他的妻子，或是他的情人。

克里斯蒂昂娜坐在她父亲和保罗中间，看着他们从眼前来回经过好几趟，觉得他们"有点孩子气"，便叫住他们，让他们安静下来。可是，他们根本不听她的，继续在人群里游来荡去，由着性儿地开心逗乐。

克里斯蒂昂娜低声地对保罗·布雷蒂尼说：

"他早晚会影响她的名誉的。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们得跟他谈谈。"

保罗回答说：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您说得完全对。"

他们到克莱蒙费朗一家饭馆吃晚饭，据讲究吃食的侯爵说，鲁瓦雅的饭馆简直去不得；吃完饭，直到天黑时他们才乘车回家。

夏洛特变得严肃起来了，因为贡特朗在离开餐桌递给她手套时，竟然紧紧地攥住了她的手。在她那少女的意识里，突然

产生了不安的感觉。这是爱情的一种表露！这是一种尝试！是失礼的举动！她刚才该怎么办呢？跟他直接地说吗？可是该说什么呢？如果当时就生起气来，那会很可笑的！在这样的场合，要很注意分寸的！不过，什么表示也没有，什么话也不说，又好像是接受了他的追求，跟他串通好了似的，仿佛对他这次攥她的手表示“同意”了。

她反复琢磨着刚才的情况，怪自己在鲁瓦雅的时候太不检点，太随便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姐姐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她给自己脸上抹了黑，走错了路！马车在大路上急驶，保罗和贡特朗在不声不响地吸烟，侯爵在睡着，克里斯蒂昂娜仰望着星星，而夏洛特极力忍住自己的眼泪，因为刚才她喝了三杯香槟酒。

等他们回到旅馆时，克里斯蒂昂娜对她父亲说：

“天已经黑了，你送这姑娘回家吧。”

侯爵伸出胳臂让夏洛特挽着，马上就和她一起走远了。

保罗抱住贡特朗的肩膀，在他耳边轻轻地说：

“来跟我和你姐姐谈五分钟。”

于是他们上楼来到通往安德马特和他妻子的房间的小客厅里。他们刚一坐下，克里斯蒂昂娜就说：

“你听我说，我和保罗先生，我们想给你点教训。”

“教训？……教训我什么？我这个人又规矩，又安静，而且也没什么机会。”

“别开玩笑。你干了一件非常轻率、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你自己还没想到呢。你正在损害这个姑娘的名誉。”

他好像很惊奇的样子，便问道：

“是谁呀？……夏洛特？”

“是的，是夏洛特。”

“我在损害夏洛特的名誉？……我？”

“是的，你在损害她的名誉。这里人人都在议论。今天下午，在鲁瓦雅的公园里，你们也太……太……轻浮了。是不是，布雷蒂尼？”

保罗回答说：

“是啊，夫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贡特朗把椅子转过来，像骑马似地骑坐在上边，又掏出一支雪茄，点着了，然后便笑了起来。

“啊！这么说，是我损害了夏洛特·奥里奥尔的名声？”

他等了一会儿，想看看他们对他的回答有什么反应，然后他接着说：

“那么，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想娶她呢？”

克里斯蒂昂娜惊愕得一怔。

“娶她？……你？……那你是发疯了！……”

“为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乡下姑娘……”

“嘿……嘿……都是偏见……这是你丈夫教给你的？……”

她没有回答他这样直率的论断，所以他就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她长得漂亮吗？——是的！——她很有教养吗？——是的！——并且比上流社会的姑娘更朴实，更温柔，更单纯，更直爽。她和别的女孩子一样有学问，因为她会说英语和奥弗涅方言，这就等于两种外语。将来她一定和圣日尔曼郊区[1]贵族

① 巴黎的一个街区，17世纪中叶仍是农村地区，故称为日尔曼郊区，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贵族居住区。到19世纪，贵族渐趋没落，所以贡特朗挖苦说是“穷光蛋”郊区。

当中的女继承人一样有钱，这地方其实应该叫做“圣穷光蛋”郊区。还有，如果说她是个农民的女儿，这倒使她有个更健康的身体，将来给我生养几个漂亮的儿女……这就是我要说的。”

因为他始终像是在说说笑笑，像在开玩笑，克里斯蒂昂娜便半信半疑地问他：

“你说话当真吗？”

“当然啦！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她心肠好，人长得漂亮，性情愉快，脾气随和；粉红的脸蛋儿，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鲜艳的嘴唇，头发又光又长，又浓密又柔软；她那个种葡萄造酒的父亲，托你丈夫的福，我亲爱的姐姐，将来会像克罗伊斯[1] 一样有钱。你还要求什么呢？说她是个农民的女儿！有些财路不正的金融家，他们的女儿花大量的金钱找个可疑的公爵作丈夫，怎么，一个农民的女儿不比所有这些女孩子更可贵吗？帝国时期[2] 给我们留下些行为轻佻、可是有贵族称号的女人，难道农民的女儿不比所有这些人的女儿更可贵吗？难道农民的女儿不比社会上常见的有两个父亲的女儿更可贵吗？如果我要娶这个姑娘，我就是做了一生中第一桩明智而合乎情理的事情！……”

克里斯蒂昂娜一边听着，一边思考，她忽然觉得自己被说服了，提不出相反的意见了，便高兴地大声说道：

“他说的倒是实际情况！完全是事实，完全正确！……那么，你要娶她啦，我的小贡特朗？……”

现在他反倒劝他姐姐要冷静点。

“不能那么快……不能那么快……也得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① 克罗伊斯是古代小亚细亚吕底亚的国王，因淘金沙、铸造金币而成为巨富。

② 指拿破仑时期的第一帝国。

我只是指出来，如果我娶她，我就做了一生中第一桩明智而合乎情理的事情。这还不等于说我一定要娶她；但是，我在思考，我在研究，我要花点时间追求她试一试，看她是不是完全中我的意。总之，我不能给你一个肯定或是否定的回答，不过是比较接近于肯定而不是否定的。”

克里斯蒂昂娜转过身来对保罗说：

“您觉得怎么样，布雷蒂尼先生？”

她一会儿称呼布雷蒂尼先生，一会又简单地称他布雷蒂尼。

布雷蒂尼呢，他以为有些事情从中可以看到崇高伟大，觉得与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家结亲是宽厚大度的表现，一切感情奔放的热情都蕴涵着人的美好心灵，他总是为这些所吸引；所以他回答说：

“我嘛，我觉得他现在说的是对的。如果他喜欢她，就让他娶她吧，他也许找不到更合适的……”

这时，侯爵和安德马特回来了，他们几个人便改变了话题；接着两个年轻人到游艺场去看看赌场关门了没有。

从这一天起，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仿佛就支持贡特朗公开地追求夏洛特。

他们邀请这个姑娘更经常了，他们留她吃晚饭，总之，就如同她已经是家庭中的一员那样对待她。

夏洛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也完全明白，甚至有点神魂颠倒了！她那小小的头脑里遐想联翩，有说不尽的玄想美梦。可是，贡特朗什么也没对她说；不过他的态度，所有的言语，和她说话的语气，温柔的目光，以及更加认真的殷勤讨好的神情，似乎每天都向她重复地表示：“我已经选定了您，将来您就是我的妻子。”

而她现在和他在一起时，那温和友好的语气，毫不引人注

目的疏放自由，端庄谨慎的态度，都好像是在回答："我知道，您向我求婚的时候，我会说一声'同意'的。"

在姑娘的家里，私下里也有不同的议论。路易丝已经不怎么和妹妹讲话，一说话就含沙射影地用尖酸刻薄的话刺激她。奥里奥尔老爹和雅克仿佛比较满意。

可是，她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是不是爱这个求婚的漂亮小伙子，虽然她也许会真的成为他的妻子。她心里喜欢他，总是想着他，觉得他一表人材，精明洒脱，可是她想得更多的是将来嫁给了他，她该怎么办。

在昂瓦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医生、矿泉的东家之间充满敌意的竞争，关于德·拉马斯公爵夫人爱上她的私人医生的种种猜测，这些闲言碎语都随着温泉站的水流走，如今大家只关心一件出奇的事情：贡特朗·德·拉夫内尔伯爵娶奥里奥尔家的二姑娘。

这时，贡特朗认为时机已经来到，于是有一天早晨，在离开饭桌时，便拉住安德马特的胳臂对他说：

"我亲爱的，铁热了，趁热打铁吧！现在正是火候，因为这个姑娘等着我求婚，而我还没做任何表示；不过，请你放心，我如果求婚，她一定不会拒绝的。现在是要摸摸老头的底，以便咱们同时进行，你谈你的生意，我谈我的婚事。"

安德马特回答说：

"你放心，我负责去谈。今天我就去探听他的口气，也不牵涉到你，也不提你的事；等情况明朗了，我再具体地讲。"

"好极了。"

贡特朗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接着说：

"噢，这也许是我最后一天做单身汉了。那天我在鲁瓦雅遇见几个熟人，现在我就到那儿去。我夜里回来，再去敲你的房

门，问你打听的结果。”

他让人备好马鞍，骑着马从山路上走了。他吸吮着清爽的微风，不时策马奔驰，让微风轻轻掠过他那容光焕发的脸颊，吹拂他的小胡子，他感到一种一闪而过的快意。

他在鲁瓦雅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他在那里见到几个朋友，都是有姑娘随着一起来的。晚饭吃了很长时间，因此，他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当贡特朗敲安德马特的房门时，奥里奥尔山旅馆里所有的人都已睡下了。

起初没有人应声，随后，因为敲门的声音大了，有个像睡觉的人那样嘶哑的声音在屋里咕哝着问道：

“谁呀？”

“是我，贡特朗。”

“等一等，我来开门。”

安德马特穿着睡衣出现在房门口，脸上显得有些浮肿，下巴上胡子拉碴的，头上围着一条绸巾。然后他又回到床上，坐了下来，两只手伸进被窝里，他说：

“唉！我亲爱的，没有办成。情况是这样的：我试探奥里奥尔这个老狐狸，不过没有提到你，我只说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也许让他理解成保罗·布雷蒂尼了——可能跟他的一个女儿很般配，并且问他给她们什么做陪嫁。他给我回答的时候，却先问我这个年轻人有多少家产；我就说有三十万法郎，而且还有希望得到遗产。”

“可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啊。”贡特朗嘟囔着说。

“我可以借给你嘛，我亲爱的。如果我们一起做成这笔交易，将来你的土地是够偿还我的债了。”

贡特朗冷笑着说：

“好极了。我得个老婆，你捞一笔钱。”

可是，安德马特听了非常生气：

“如果我关心你的事，你还要骂我的话，那就算了，咱们就别谈了……”

贡特朗连忙告饶：

“你别生气，我亲爱的，请你原谅。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在做生意方面光明正大，那是无可指摘的；如果我是你的马车夫，我就不向你讨小费，假如我是百万富翁的话，我就把我的财产委托给你照管……”

威廉平静下来，他接着说：

“等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把我们的主要问题说完。这个老家伙没上我的圈套，而且回答我说：‘那要看是哪个姑娘了。如果是大女儿路易丝的话，给她的陪送是这样的。’于是他给我列举围绕着温泉浴室四周的土地，就是把浴室和旅馆、把旅馆和游艺场连接起来的那些块土地，总之，就是对我们来说必不可少的那些土地，对我说来有无法估计的价值的土地。相反地，他给二女儿的土地都在山那边，以后这些土地也会很值钱的，不过对我说来是毫无价值的。我想方设法想让他改变这样分配嫁妆的办法，让他把这两份陪嫁调换一下。可是，这老头固执得像头驴子一样；他说这是决定了的，决不能改变。你考虑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贡特朗听了感到非常狼狈，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他回答说：

“你个人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是不是他想到这个人一定是我，才决定这样分配的？”

“我猜想是这样的。这个庄稼佬自言自语地说：‘既然他喜欢二姑娘，我们就把钱留下来。’

“他希望把女儿给你，他把最好的土地保留下来……另外，

也许他想把好处留给大女儿……因为他偏爱大女儿……谁知道呢……她也许更像他……她更诡诈……更机灵……更讲求实际……我认为她是很精明能干的，这个女孩子……我要是处在你的地位……我就会改变主意……”

可是，贡特朗大为震惊，他咕哝着说：

“见鬼……见鬼……见鬼！……那么，夏洛特的土地……你不愿意要吗，你？……”

安德马特大声说：

“我呀……不要……绝对不要！……我需要的是把我的温泉浴室、我的旅馆和我的游艺场连接起来的土地。这很简单。如果是别的土地，我一个钱也不花，这些土地将来只能一块一块地卖给个人……”

贡特朗仍然重复地说：

“见鬼……见鬼……这真是件伤脑筋的事……那么，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我什么主意也不能给你出。我想你在这姐妹俩之间做出选择之前，最后还是先仔细考虑考虑。”

“是的……是的……这是对的……我一定考虑……我先去睡觉……睡了觉，主意就来了……”

他站起身来，安德马特又把他拽住：

“对不起，我亲爱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再说两句。你不断地影射挖苦我，我总是装做不明白，其实我非常清楚，现在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你指责我是犹太人，意思是说我赚钱，我吝啬，投机的手法近乎扒窃。可是，我亲爱的，我成年累月地借钱给你，说是借，其实就等于给，而我的钱挣来得也并非容易。这些我们就不谈了！但是，有一点我是不能同意的！我决不是个吝啬鬼，绝

对不是！我一次送给你姐姐的礼物，就值两万法郎；送给你父亲一副他渴望已久的泰奥多尔·卢梭[①]的画，价值一万法郎；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送给你一匹马，刚才你还骑着去鲁瓦雅呢。

“那么，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吝啬了呢？那就是我不让人家诈骗我。我们犹太民族都是这样的，而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先生。我想最后干脆把这个跟你说清楚。有人把我们当吝啬鬼看待，就因为我们知道各种物品的确切价值。在你看来，一架钢琴就是一架钢琴，一把椅子就是一把椅子，一条裤子就是一条裤子。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不过，这些物品同时又代表一种价值，是一种可以估计出来的确切的商品价值，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应该一眼就能估计出来的价值，这绝不是从节俭的角度出发，而是不能给欺诈行为提供方便。

“如果你在烟草零售店买一张邮票，或是一根点火用的蜡绳，老板娘向你要四个苏，你会怎么办呢？你可能去找警察，先生，就为这一个苏，是的，就为这一个苏！因为你也许非常生气！你所以会这样做，就因为凑巧你知道这两种东西的价值。而我呢，我知道一切可以买卖的东西的价值；如果你买一张邮票，有人向你要四个苏，你感到气愤，那么一把只值十五法郎的雨伞，有人却向我要二十法郎，我也同样感到气愤！你明白吗？我坚决反对商人、仆役、车夫那种名正言顺、没完没了的可恶强盗行径。你们整个的种族都鄙视我们，可是，我坚决反对你们在商业上不讲诚实正直。我给小费，是按照为我服务的情况付给应当给的小费，而不是像你那样，只要兴致一来，糊里糊涂地凭着一时高兴，从五个苏到一百个苏，胡乱扔了出去！你明

① 泰奥多尔·卢梭（1812—1867），法国著名风景画家，兼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

白吗?”

贡特朗站起身来，嘴唇上显出讥讽的神情，他微笑着说：

“是的，我亲爱的，我明白，你说得完全对，一想起我的祖父德·拉夫内尔老侯爵，更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他几乎没有给我可怜的父亲遗留下任何财产，就是因为他有个不好的习惯，他不论花钱买什么东西，店铺里找的零钱，他从来不拿起来。他觉得这和他的贵族身分不相称，所以买东西总是给整数的钱，或是整个一枚金币。”

说完，贡特朗显出一副非常满意的神情，走出去了。

第　三　章

安德马特和德·拉夫内尔两家在旅馆有专用的餐厅。第二天，大家正准备到餐厅去吃晚饭，贡特朗打开门并对大家说：

“奥里奥尔家两位小姐到!”

她们走了进来，显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贡特朗一边推着她们姐妹俩，一边笑着说：

“你们看，我是从街上把她们两个拉来的，还闹得大伙直议论呢。我是把她们俩强拉来的，因为我有话要和路易丝小姐解释，可是我又不能在街上当着那么多人说。”

她们俩刚散步回来，头上还戴着帽子，手里拿着阳伞，贡特朗把她们的帽子和阳伞接过来，让她们坐下，接着他又去吻吻他的姐姐，跟他父亲、姐夫和保罗握了握手，然后他回到路易丝·奥里奥尔身边并对她说：

“啊，小姐，现在您是不是能告诉我，最近以来您对我们有

什么意见吗？”

她听了好像有点措手不及，仿佛像一只被网住的鸟，让猎人抓住了。

“没有什么呀，先生，什么意见也没有啊！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所有的事情都让我这样想，小姐，一切的事情！您现在不到我们这里来了，您也不到挪亚方舟（他这样称呼那辆双篷四轮马车）来了。我遇见您的时候跟您说话，您也好像不理不睬的样子。”

“没有这样的事情，先生，我向您保证。”

“有这样的事情，小姐，我向您肯定。不管怎么说，我想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我今天就要和您言归于好。噢！您知道，我是很固执的。您冷待我也没有用，我知道怎样打消您这样的态度，一定要让您变得和我们非常亲切，就像您的妹妹一样，她是个又亲切、又可爱的天使。”

仆人报告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于是他们都到餐厅去了。贡特朗挽着路易丝的胳臂。

他对路易丝和她妹妹格外关心，对姐妹两个分别说些恭维的话，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先对妹妹说：

“您嘛，您已经是我们的伙伴了，所以我要冷落您几天的。您知道，对待朋友和其他人不一样，和朋友接近会更少些的。”

然后，他又对姐姐说：

“至于您呢，我要引诱您了，小姐，并且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对手，我要预先通知您，我甚至要追求您呢。啊！您脸红了，这是个好兆头。您会看到，我如果真地用上心思的话，我是很体贴人的。不是吗，夏洛特小姐？”

这么一说，姐妹两个果然都脸红了；路易丝用她那严肃的

态度结结巴巴地说：

“噢！先生，您简直是发疯了！”

他回答说：

“唔！用不了多长时间，您就会结婚的，将来在上流社会里，您会听见许多这样的话呢。那时候人家对您说的，那才是恭维话呢！”

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布雷蒂尼都赞成他把路易丝·奥里奥尔又带来了；侯爵微笑着，被这样故作风雅、讲些幼稚的调情话逗笑了；安德马特心里想：“这小伙子不算笨。”可是，贡特朗对自己非得扮演这样的角色非常恼火，在感情上他倾向于夏洛特，可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又倾向于路易丝；他一面对路易丝微笑着，一面暗自喃喃地说：“啊！你那混账老子以为把我给耍了；不过，我也要好好整治整治你，我的小姑娘；将来你会看到，我干得到底利索不利索。”

于是，他看了这个，又看那个，把姐妹两个做比较。当然，他更喜欢妹妹，她显得更机灵，更活泼，她的鼻子有点翘着，眼睛活跃有神，额头不宽，漂亮的牙齿略嫌大了些，嘴也稍微大了些。

可是，另一个也很漂亮，虽然她显得更沉着，但是不那么开朗。这一个在私生活中可能永远不会有什么风趣，也不会有什么魅力。不过，以后和出身高贵的人接触多了，有些经验之后，如果走进舞厅大门时，有人通报说：“德·拉夫内尔伯爵夫人到”，她也许比她妹妹和他的贵族姓氏更般配。可是不管怎么说，他非常气愤，他怨恨她们姐妹两个，也怨恨她们的父兄，他决心等以后他真的成了一家之主时，要让他们一家人为他现在不如意的境遇付出代价。

当大家又回到客厅时，他便让路易丝拿纸牌给他算命，因

为她很会预卜人的未来。侯爵、安德马特和夏洛特都注意地听着，他们情不自禁地被这种神秘的未知事物、这难以置信的可能性所吸引，对于萦绕在人们头脑里的不可思议的事，他们都抱着难以克制的轻信态度，江湖骗子瞎编乱造的那一套，常常把最明智的人也搅得晕头转向。

保罗和克里斯蒂昂娜在一扇开着的窗户前面谈话。

一个时期以来，她感到心里很痛苦，觉得他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由于两个人彼此都有责任，他们之间在爱情上的隔阂一天比一天突出。开庆祝会的那天晚上，她带保罗去那条大路时，就已经猜想到要发生不幸的事情。但是，他虽然知道他的目光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温柔，声音不像以前那样亲热，也没有过去那样的热情体贴，但是她却没有猜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其实，这种变化早就产生了。有一天，她来到他们每天见面的地方，怀着幸福的心情高声对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真是怀孕了。"他听了便觉得周身一阵颤栗，心里突然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从那天起，变化就开始了。

以后，他们每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和他谈起使她心中充满喜悦的怀孕的事；而他呢，他觉得心里总是牵挂这件事，是让人恼火、不光彩、肮脏的事情，从而损伤了他对所崇拜的偶像怀有的纯洁的激情。

后来，他看到她人也变了样子，身体消瘦，两颊塌陷，皮肤发黄，他心里便想，她不应该让他总看到这副模样，最好是躲开几个月，然后再露面，那时可能比以往更娇艳，更漂亮，并且知道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掉，或是知道在她作为情妇的妩媚可爱之外，再加上另外一种妩媚，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那种精细谨慎，把她的孩子用粉红的襁褓包裹着，在远处让别人看

一看。

可是，夏天她到奥里奥尔山避暑，让他留在巴黎，这倒给她一个少有的机会，可以表现出他所期待的那种分寸，使他看不见她那憔悴变形的身影。他非常希望她能理解这一点。

可是，她刚一到奥弗涅，便不断地给他写些内容黯然伤感的信，催着他快去，信写得又勤、又恳切，结果他心软了，出于对她的怜悯，他便来了。现在，她那令人讨厌、哼哼唧唧的温存，简直让他难以忍受；恨不得马上就离开她，再也不见她，再也不听她那一套令人恼火、不合时宜的卿卿我我的老调。他本想把自己心里的话对她大喊一通，跟她说明她的表现如何笨拙愚蠢，可是他不能这样做，而且不敢走开，他又无法克制自己，所以常用些尖刻刺人的话，向她表示自己的厌烦。

她因为妊娠的不适，身子又变得一天比一天沉重，加上孕妇的种种艰难的折磨，心里更加痛苦，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更需要安慰、温情和爱抚。她以自己全部的身心、整个的生命去爱他，这样的委身相许有时把爱情变成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牺牲。她觉得自己已不是他的情妇，而是他的妻子，他的伴侣，他的忠实的仆人，他的信徒，匍伏在他面前的奴隶，他的一样物件。在她看来，在他们两人之间，重要的已不再是殷勤献媚，卖弄风情，心心相悦，两情缱绻，因为她已经完全属于他了，彼此之间有这样一条温柔美妙又强而有力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即将降生的孩子。

等窗前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她又开始温存地抱怨起来：

“保罗，我亲爱的保罗，你说，你能总那样爱我吗？”

“当然了！算啦，你天天跟我重复这一套，到最后这都变得单调无聊了。”

“原谅我吧！因为我再也不相信了，我需要你让我放心，我

需要听你不断地跟我说那句我爱听的话；可是你现在不像过去那样经常地跟我说了，所以我只好要求你说，恳求你说，乞求你说。”

“好吧，我说，我爱你！不过我们还是说点别的事情吧，我求求你！”

“噢！你真是狠心啊！”

“不，我不是狠心的人。只是……只是，你不理解……你不理解……”

“哦，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你不再爱我了。你要是知道我心里多么痛苦就好了！”

“好啦，克里斯蒂昂娜，我求求你，别让我心烦了。你这样做，有多么愚蠢啊，假如你要知道就好了。”

“噢！你如果真爱我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哎呀，真见鬼！假如我不爱你的话，我根本就不来了。”

“你听我说。你是属于我的，现在，你是我的，我也是属于你的。在我们之间，有个新生的小生命把我们联系起来，这是什么也打不破的。不过，将来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了，你要告诉我，你答应我吗？”

“好，我答应你。”

“你向我发誓吗？”

“我向你发誓。”

“那时候，我们仍然是朋友，是不是？”

“当然，我们仍然是朋友。”

“有一天，你如果不再真情地爱我，你一定要来找我，并且对我说：‘我的小克里斯蒂昂娜，我很喜欢你，可是和以前不一样了。让我们做朋友吧，只做朋友吧。’”

“一言为定，我答应你。”

“你向我发誓吗?”

“我向你发誓。”

“这又有什么用呢，将来我会非常难过的！去年的时候，你是多么爱我啊!”

这时，在他们身后边有个声音喊道：

“德·拉马斯-阿尔达瓦拉公爵夫人到!”

她是作为邻居来拜访的，因为克里斯蒂昂娜每晚都接待些有身分的主要浴客，就像王公在自己的王国里接待宾客一样。

马泽利大夫跟在这位俊俏的西班牙女人后面，面带着微笑而又顺从的神情。两个女人互相握过手，坐了下来，开始谈天。

安德马特在叫喊保罗：

“我亲爱的朋友，你过来，奥里奥尔小姐用纸牌算命真是妙极了，她对我说的话，真是叫人吃惊呢。”

他拉住他的胳臂接着说：

“你真是个怪人，你！在巴黎嘛，我们始终见不着你，尽管我太太一再要求，可是一个月也见不到你一次。在这里呢，得写上十五封信，才能把你请来。自从你来到这里，就像每天输掉一百万一样，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好了，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也许我可以帮帮你的忙吧？不过你得跟我说说呀。”

“没有什么，我亲爱的。在巴黎的时候，我所以不常来看你们……就是因为在巴黎，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这里，心情总该愉快了。我为你安排两三次晚会，我想一定会很成功的。”

有人报告：

“巴尔夫人和克洛什教授先生到!”

教授先生和她的女儿进来了。他女儿是个年轻的寡妇，棕红的头发，人显得很泼辣。接着，仆人几乎马上又喊道：

"马斯-鲁塞尔教授先生到!"

这位先生是他太太陪着一起来的,她已经上了相当年纪,脸色有些苍白,头发从中间分开,平平地贴在两鬓上。

雷米佐买了乡间别墅之后,前一天已经走了,据说他买这套别墅,条件是非常优惠的。

另外两位医生也很想知道有什么优惠条件,可是安德马特只是回答说:

"噢,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些小小的方便办法。如果各位也想照样办理,我们可以通过商谈来解决,我们看吧……诸位决定了以后,请马上通知我,那时我们再谈。"

拉托纳大夫也来了,随后来的是奥诺拉大夫,不过他妻子没有来,他没有带她来。

客厅里面人声嘈杂,交谈声不绝于耳。贡特朗紧跟着路易丝·奥里奥尔,寸步不离,他挨近她的肩头跟她讲话,不时有人从他身边经过,他便笑着说:

"这位小姐可真是冤家对头,不过我正引起她的好感呢。"

马泽利大夫坐在克洛什教授的女儿旁边。几天来,他便不断地在她身后边追随着,她也以放肆挑逗的神情接受他的亲近。

公爵夫人一直盯着他,好像有点气得发抖。突然,她站起身来,穿过客厅,打断了她的私人医生和这个棕红头发的漂亮女人的密谈。她说:

"喂,马泽利,我们回去吧。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他们俩刚一出走去,克里斯蒂昂娜便走近保罗身边,对他说:

"可怜的女人!她大概心里非常痛苦!"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谁呀?"

"公爵夫人呗！您没有看见她多么妒忌呀。"

他马上回答说：

"假如您现在就开始为这些纠缠不休的人伤心的话，那您的眼泪就流不完了。"

她转过身去，这次真是想要哭出来，她觉得他太冷酷无情了，说着她坐到夏洛特·奥里奥尔的旁边；这个姑娘孤单单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心里感到有点奇怪，不明白贡特朗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克里斯蒂昂娜跟她说话，这姑娘也没听出来她的话是什么意思：

"有的时候，人觉得倒不如死了好。"

安德马特在几个大夫中间大谈克洛维斯老爹的非常罕见的病例，说他的腿现在又开始能活动了。安德马特仿佛确信，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真诚。

自从他识破奥里奥尔家两个农民和那个瘫子的诡诈之后，知道去年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心眼儿相信矿泉水的效力；特别是每次他都要给钱才能把那个老瘫痪打发走，否则他就大吵大闹地抱怨一通；从那以后，他就把这个老头变成了最有效的广告，而且利用起来非常顺手。

马泽利把女主人送回住处之后，刚刚回来，这时他可以完全自由自在了。

贡特朗握着他的胳臂，对他说：

"来，漂亮的大夫，给我出个主意。奥里奥尔家的这两个姑娘，您喜欢哪一个？"

这位风流医生在他身边悄悄地说：

"要睡觉的话，找小的，要是娶老婆，那就找大的。"

贡特朗笑着说：

"瞧，咱们的看法完全一样。我真是太高兴了！"

然后，他又走到他姐姐跟前，她一直在和夏洛特谈话。

“我刚才决定，星期四我们到尼热尔山去玩，你不知道吗？这是多姆山脉最壮观的火山口。大家都同意去，现在已经说定了。”

克里斯蒂昂娜漠不关心地低声说：

“你们要怎样都可以，我随便。”

这时，克洛什大夫带着他女儿来告辞，马泽利主动提出来送他们回去，便跟在年轻的寡妇后面出去了。

只有几分钟的工夫，大家全都走了，因为克里斯蒂昂娜十一点钟就要睡觉。

侯爵、保罗和贡特朗送奥里奥尔家姐妹两个回去。贡特朗和路易丝走在前边，布雷蒂尼在他们后边几步远，他挽着夏洛特的胳臂，感觉到她的胳臂在颤抖。

分手的时候，他们高喊：“星期四见，十一点在旅馆吃午饭。”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碰见了安德马特，马斯-鲁塞尔教授在花园的角落里拦住他，并对他说：

“这个，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明天上午到您那里去，跟您谈谈别墅的事情。”

威廉赶上两个年轻人，跟他们一起回去，他凑到他内弟的耳边说：

“祝贺你，我亲爱的，你真是了不起啊！”

这两年，贡特朗生活放荡，总是为了缺钱闹得狼狈不堪。他继承了他父亲的那种随随便便、漠不关心的脾气，悠悠忽忽地混日子，挥霍着他母亲留给他的财产，和一帮麻木不仁、腐化堕落的公子哥儿一起厮混，每天的日报上都登载着他们的事。这些年轻人虽然都是上流社会出身，可是很少出入上流社会，却专门和那些品性和心地都像妓女似的轻佻女人接触来往。

他们这一伙大约有十二个人左右，每天从午夜到凌晨三点钟，在巴黎林荫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都能见着他们。他们衣着讲究，总是穿着礼服，白坎肩，衬衣上的钮扣值二十金路易[①]，并且每个月更换一次，都是在第一流的珠宝店里买的；他们在生活当中唯一操心的事，就是吃喝玩乐，玩弄女人，闹得满城风雨之后，让人议论他们，还有就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弄钱花。

他们只知道昨夜的丑事，床帏秽闻，赛马，决斗，赌场新闻，除此之外便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思想也就局限在这个小天地的围墙里面。

烟花场中所有名噪一时的女人，他们都品味领略过，他们把这样的女人互相交流，转让，出借，彼此谈论她们在寻欢做爱上的独到功夫，就像讲一匹赛马的特性一样。他们也和那些经常被人谈起的、声势显赫的人物来往，这些人家的女人几乎都和外人有些暧昧的关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只是她们的丈夫要么漠不关心，转过脸去装看不见，要么耳目不明，浑然无知。他们对这些女人也像对青楼女子一样，评头品足，把她们混为一谈，同样看待，只是在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上稍加区别而已。

他们经常施用诡诈的办法，弄些钱支付生活上的开销，他们坑骗放高利贷的，到处借债，推托不见店家来讨债的，当面嘲笑每半年送来一次高达三千法郎帐单的裁缝铺老板，听妓女唠唠叨叨地叙述她们的贪婪诡诈，看俱乐部里如何弄虚作假，知道并且感觉到自己受所有的人欺骗，这其中有他们自己家里的仆人，有商人，也有大饭店的老板等等的；他们熟悉交易所里的一切投机活动，或是不正当的交易，并且自己也插上一手，以

① 法国旧时金币，一金路易等于20法郎。

便从中捞几个金路易。这样日久天长了，他们的道德观念就变得模糊了，衰退了。对他们来说，唯一还顾点面子的事，就是感觉自己干的种种勾当受到别人怀疑的时候，便和别人交手决斗，其实这些事情他们完全能干得出来，或者他们就是罪魁祸首。

这些人，或是说几乎所有这些人，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之后，最后都落个不同的下场，或是结下一门有钱的亲事，或是闹出丑闻，有的自杀丧命，有的从此神秘地销声匿迹，如同死去一般。

但是，他们都是指着和有钱人家结亲的。有的相信自己的家庭，盼望家里为他们谋到一门亲事；有的不声不响，自己暗暗地物色，他们手里都握有各家女继承人的花名册，就像掌握着出售的房屋清单一样。他们特别注意那些从外国来的女人，比如北美或南美人；他们利用自己风雅洒脱，潇洒大方，浪荡风流，情场得意的种种特点，迷惑这些女人，使她们感到眼花缭乱。而且，那些供应他们生活上种种消费用品的商家，也指望他们和有钱的人家结成亲事。

可是，追求有丰富妆奁的姑娘可能颇费时日。无论如何，这需要寻求探索，要下功夫诱惑勾引，要不辞辛苦，频繁走访，总之要花费很大精力，而贡特朗生性懒散，对这一切完全无能为力。

很久以来，他便感到手里没钱的种种苦恼，他自己常说："我得拿定主意。"可是，他并没有拿定主意，而且依然是两手空空。

他迫不得已，只是想方设法弄到些数目不多的钱，他也跟那些落到山穷水尽地步的人一样，利用种种不大光彩的手段，到后来，便只好长时间呆在家里，而就在这时，安德马特忽然给

他出个主意，让他娶奥里奥尔家的一个女儿。

起初，他虽然觉得那家的姑娘显然配不上他，他不能同意这桩不门当户对的婚事，但是出于谨慎，他并没有作声。不过经过几分钟的考虑之后，他马上便改变了看法，并且立刻决定要去追求，还开玩笑地说，这是温泉城市式的追求，既影响不到他的名誉，而且有后退的余地。

他对他的姐夫非常了解，他知道这个主意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酝酿的，这个主意从他口中说出来，更具有极大的价值，而且在别处是难以找到的。

另外，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一弯腰就能拣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他非常喜欢那个妹妹，而且他也常想，以后她可能更可爱。

因此，他选定了夏洛特·奥里奥尔，并且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使她有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可以正式向她求婚了。

可是，她父亲把安德马特看着眼馋的那份嫁妆给了另一个姑娘，贡特朗要么就得放弃这门亲事，要么就得转向她的姐姐。

当时他心里愤愤不平，最初甚至想告诉他姐夫，叫他见鬼去吧，自己宁肯打光棍，等以后有了机会再说。

可是，就在这时候，他身上已经一文不名，甚至要去游艺场赌一局，也得向保罗借二十五个金路易，他已经这样借过多次，而且从来没有还过。另外，妻子呢，还得去寻找物色，找到之后还得吸引住她，她家里如果反对的话，说不定还得进行斗争；而在这里可以不动地方，只要有几天的关心体贴、殷勤讨好，就可以把奥里奥尔家的大女儿弄到手，就如同他以前征服他家的二女儿那样。这样一来，他就保证永远有他姐夫这个银行家当靠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他，并且可以不断地埋怨他，而他姐夫的钱柜也会永远向他敞开着。

至于他的妻子，他可以把她带到巴黎去，介绍说她是安德马特的一个股东的女儿。何况在温泉城市里，还有个温泉是用她的名字命名呢，不过，根据“江河从来不倒流”的原理，他永远也不会再把她带回那地方去！永远不会！绝对不会！她的面孔和身材都很好看，她的举止相当高雅，可以成为雍容华贵的贵妇；她也相当聪明，能够懂得上流社会的风尚礼仪，在其中站住脚跟，出人头地，甚至给他争光。那时便有人会说：“这个轻浮的家伙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可是他好像还不放在眼里呢！”他确实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因为他打算将来口袋里有了钱，他还要在她身边过单身汉的生活。

于是，他又回过头来追求路易丝·奥里奥尔，并且不自觉地利用这个生性多疑的姑娘的妒忌心理，在她身上激起一种还在沉睡中的柔情绰态，激起一种模糊的欲望，想要从她妹妹手中夺过来这个人们称作“伯爵先生”的俊俏恋人。

她心里从未想过这些，也没有考虑过，策划过，这次只是因为半路上遇到了他，姐妹两个被他拉去，她心里感到惊异。但是，当她看到他那样殷勤、体贴，从他的举止、目光和他的全部态度，她就已经感觉到，他并没有爱上夏洛特，因此也没有再去多想，上床睡觉的时候，她感觉心里非常幸福、愉快，几乎像是在较量中得胜了一样。

到星期四那天，大家在出发去尼热山之前，犹豫了好一阵子，因为天空阴暗，空气沉闷，怕是要下雨的天气。但是贡特朗坚持要去，结果把犹疑不决的人都拉去了。

吃午饭的时候，餐桌上显得冷冷清清的。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昨晚无缘无故地吵了一回。安德马特担心贡特朗的婚事成不了，因为那天早晨，奥里奥尔老爹说起贡特朗来，话说得模棱两可。贡特朗知道这事之后，非常生气，决心非要成功不可。

夏洛特预感到她姐姐要取得胜利，心里不大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所以她坚决要留下来不去了，大伙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劝说来了。

于是，“诺亚方舟”便载着所有这些老乘客，朝俯瞰着沃尔维克[①] 的高原驶去。

路易丝·奥里奥尔突然变得话多起来，对这条大路大加赞扬。她解释说，沃尔维克这地方的石头都是以前附近各处火山的熔岩，在当地用来建造教堂和房屋，这样就使奥弗涅地区的各个城市都显得阴沉昏暗，像炭黑的颜色一样。她指给大家看凿磨石料的工场，作为采石场开发的熔岩流，人们就从那里开采粗石，并让大家欣赏屹立在山顶上那座巨大的黑色圣母雕像，它俯瞰沃尔维克，守护着这座城市。

接着，马车驶向更高处的山地，熄灭的火山使这里的地势高低起伏、凹凸不平。几匹马在一条难走的长长的路上迈着小步向前走着。这时大家都不说话了。

克里斯蒂昂娜想起了塔泽纳湖。还是同一辆马车！还是同样的这些人，可是心却不是同样的心了！一切都仿佛和以前一样……可是……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啊！……只是在她心里多了一点爱情！……而在他心里，却少了一点爱情！……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啊！……一种欲望在产生，另一种欲望在消失，只有这么一点区别！……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啊！……还有厌倦给爱情造成的看不见的裂痕！……噢！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啊，什么事也没有啊！……可是，目光中的神情变了，因为同样的那双眼睛却不再看同样的那张面孔了！……目光又是什么呢？……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啊！

---

① 多姆山省市镇，有矿泉和火山岩采石场，图尔诺埃尔古堡就在附近。

马车夫停下来说：

“就在这儿，右边树林子里有一条小道，你们顺着这条小道就走到了。”

大家都下了车，只有侯爵一个人没下来，他觉得天气太热了。路易丝和贡特朗走在前边，夏洛特和保罗·克里斯蒂昂娜在后面，克里斯蒂昂娜现在只能勉强地走路了。他们觉得穿过树林的这条路好像特别长，然后他们走到一座山脊，上面长满高高的青草，再一直往上走，就通到从前的一座火山口边缘上。

路易丝和贡特朗在山顶上停下脚步，他们两个都是修长身材，站在那里，就像站在云端一样。

当大家赶上他们的时候，保罗·布雷蒂尼顿时感到心情兴奋，也不免情绪高昂起来。

在他们四周，在他们身后边，在左首和右首，都有许多奇形怪状、被削成平顶的火山锥包围着；那些锥体有的细长，有的扁平，但是都还保留着死火山奇特怪异的面貌。在这荒凉的高原上，一处处滞重的平顶山岭从南向西绵延不断，广阔的高原本身就比利马涅平原高出大约一千米，由东向北一望无际地俯瞰着这片平原，一直延伸到始终被略带蓝色的云雾笼罩着的、看不见的天际。

在右边，多姆山远胜过周围的群山，拥有七十到八十个已经休眠的火山口。再远一些，是格拉夫努瓦尔山、克鲁埃尔山、拉佩日山、索尔山、诺尚山、拉瓦什山。靠近一些是帕里乌山、科姆山、朱姆山、特莱苏山、路沙迪埃尔山；这些山使这一带形成一个巨大的火山墓地。

几个年轻人都看得惊呆了。他们的脚下就是尼热尔山最大的火山口，现在是个深池，里面长满青草；在深池的底部，还有三块巨大的褐色熔岩石，被这巨兽最后一口气吹了起来，然

后又落在这垂死的巨兽的大口里，多少世纪以来，永远伫立在那里。

贡特朗喊道：

“我呀，我要到尽底下去看看。我要看看这些怪兽到底是怎样死去的。走吧，两位小姐，到斜坡上去走一走吧。”说着，他抓住路易丝的胳臂，把她拉去了。夏洛特跑着跟在他们后面，可是她突然停下脚步，看着他们两个互相搂着腰，蹦蹦跳跳地走远了，于是她猛地转回身去，往上朝克里斯蒂昂娜和保罗那里走去，他们两人都坐在斜坡上边的草地上。当她走到他们跟前时，便跪倒下来，把脸藏在克里斯蒂昂娜的衣裙上，呜咽着哭了起来。

克里斯蒂昂娜心里非常清楚，一个时期以来，别人的悲伤仿佛就是她自己心里的悲伤一样，也在刺痛她的心；她用两只手臂抱住夏洛特的脖颈，自己也掉下了眼泪，口里喃喃地说：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这孩子跪在那里，藏着自己的脸，一直在哭，她的两只手垂落在草地上，用下意识的动作拔着地上的青草。

布雷蒂尼站起身来，装做没有看见；但是这个天真无辜的小姑娘悲伤痛苦的样子，突然使他对贡特朗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虽然克里斯蒂昂娜深深的焦虑不安惹得他恼火，但是眼看着这个姑娘第一次遭遇到幻想的破灭，使他内心里也受到了感动。

他又走了回来，自己也跪下去，对夏洛特说：

“好了，冷静点吧，我求求你。他们要上来了，冷静点吧。不要让人看见你哭了。”

她直起了身子，想到姐姐也许真的会看见她流着眼泪，心里不免有点惊慌。她的喉咙还在哽咽着，但是她忍住不让自己

哭出来，她吞咽下泪水，那泪水浸到她的心头，使她更加伤心难过。她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是的……过去了……没有什么……过去了……瞧……看不出来了……不是吗？……？看不出来了。”

克里斯蒂昂娜用自己的手帕给她擦擦两颊，然后又擦擦自己的脸。她对保罗说：

“您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他们在大块熔岩后面不见了。我在这儿看着这个小姑娘，安慰安慰她。”

布雷蒂尼站起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就去……我把他们找回来，不过，今天……我要……跟您的弟弟……算帐的……他得给我解释解释，在那天他跟我们说过的那些话之后，他干这种卑劣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完，他便朝火山口的中心跑下去了。

贡特朗拉着路易丝，用周身的力量拽着她朝火山大洞口的陡坡冲下去，为的是要抓住她，搀扶她，让她喘不上气来，叫她头昏眼花，叫她害怕。她被他的冲动拖拉着，试着让他停下来，她咕哝着说：

“噢！不要这么快……我快要摔倒了……您发疯了……我要摔倒了！……”

他们碰到几大块熔岩，便停下来站在那里，两人都跑得气喘吁吁地。然后他们围着这些熔岩转上一圈，看着岩石上宽宽的裂缝在底下形成一个有两处出口的山洞。

当初这座火山到生命垂危的时候，曾吐出这最后一口涎沫，但是已经无力像过去那样把唾沫喷向空中，只是从喉咙中咯了出来，这唾沫又浓又稠，已经半冷，然后便在奄奄一息的火山唇边凝固了。

“到下面去看看吧。”贡特朗说。

说着，他把路易丝推在前边。等他们一到岩洞里边，他便说道；

“喂，小姐，现在是向您表明爱情的时候了。”

她大吃一惊：

“表明爱情……向我！”

“是啊，只有几个字：我觉得您很可爱。”

“这话您应该向我妹妹说。”

“噢！您非常清楚，我没有向您的妹妹表示过爱情。”

“哪里会呢。”

“哦，当初我向她献殷勤，正是想看看您会有什么想法，如果您连这一点也不明白，那您就不算是真正的女人了！……我当时还想看看您对我会抱什么态度！……我发现您对我表现出一脸的怒气。噢！那时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于是我便特别地注意，极力要向您表明我对您的看法！……”

她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人这样和她讲话。她感到又高兴又不安，心里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他接着又说：

“我知道，以前那样对待您的妹妹是不大应该的。不过也就算了。她也没有误会我的意思，就让她去吧。您看，她留在山坡上，不愿跟我们来……噢！她明白了，她明白了……”

说着，他抓住路易丝·奥里奥尔的一只手，轻轻地、温柔地吻着她的手指，嘴里喃喃地说：

“您多么可爱啊！您多么可爱啊！”

她背靠在熔岩的岩壁上，听着自己的心激动得跳个不停，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她那纷乱的头脑里，浮现的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她胜利了，她战胜了妹妹。

这时，在岩洞口上出现一个人影。保罗·布雷蒂尼在注视

着他们。贡特朗很自然地把他握住放在嘴唇边的小手放下来，并且说：

“哦，是你呀……是你一个人吗？”

“对。大家看到你们到下边之后就不见了，觉得挺奇怪呢。”

“那好，我们回去吧，我亲爱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岩洞。这里边够稀奇的吧？”

路易丝的脸一直红到两鬓上，她头一个走出岩洞，马上便朝斜坡上走，两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在她身后边交谈着。

克里斯蒂昂娜和夏洛特看着他们在往回走，两人手拉着手等着他们。

他们回到马车停着的地方，侯爵依然呆在那里；于是“诺亚方舟”又启程回昂瓦尔了。

突然，四轮马车在一片小松树林中间停了下来，一头死了的老驴挡住了路，马车夫开始咒骂起来。

大家都想看个究竟，便下了车。这头死驴倒在黑魆魆的尘土里，毛皮也是黑黝黝的；它瘦得皮包着骨头，老驴皮已经被凸出的骨头磨破，即使这头老驴没有断气，那驴皮似乎也要被骨头戳穿的。它肋骨上的毛皮已经腐蚀，身上骨架的轮廓在毛皮下清楚地显露出来，它的头好像很大，闭着两只眼睛，显得十分可怜。它安静地倒卧在碎石铺成的灵床上，那样安静的一动不动，仿佛为这从未有过的休憩感到又惊又喜。它的两只大耳朵，这时已变得软塌塌的，像破布一样垂落在地上。它的膝盖上有两处裸露着的伤口，说明它在最后倒下去那天之前也经常跌倒；另一处伤口在肋部，表明多少年来，它的主人就用一个带铁尖头的棍子刺那地方，让它那沉重的步子更加快些。

马车夫拉住它的两条后腿，把它朝沟渠里拖去；那驴子的脖颈伸得长长的，好像还要嘶叫，诉出它最后的哀怨。马车夫

把这老驴拖到沟渠的草丛里之后，气哼哼地嘟囔着说：

"把它丢在大路中间，真是可恶！"

其他人谁也没说话，大家又上了车。

克里斯蒂昂娜看见这可怜的畜生就这样死在路边，心里感到非常纷乱、难过；她仿佛看见一头欢蹦乱跳的小驴子，大脑袋上闪烁着两只大眼睛，又天真，又好笑，粗糙的皮毛，长长的耳朵，在母亲的腿下自由自在地蹦啊，跳啊。后来，它便开始拉上第一辆车子的套了，第一次爬坡，第一次挨了鞭子的抽打！随后，随后就不断地在那没有尽头的路上，没完没了地走啊，走啊！鞭子的抽打！棍棒的抽打！难以支持的重负，难以忍受的烈日，吃的不过是一点麦秸，一点干草，还有点树上的枝叶，沿着艰苦的一路，得忍耐着绿草地的诱惑！

再往后，年纪大了，主人把抽打它的柔软小棍换成了铁刺棒，这头年老力衰的牲口从此就开始遭到可怕的折磨，累得气喘吁吁，被打得遍体是伤，始终拖拉着过重的负担，周身和四肢都痛苦不堪，衰老的身体耗损得像乞丐的破烂衣服一样。再接着就是死亡来到，死亡也是一件好事，它死在离沟渠草地三步远的地方，后来过来一个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它拖开，免得挡住大路。

克里斯蒂昂娜第一次懂得了受奴役的痛苦，不论是人也好，是畜生也好；并且觉得有时死亡也是一件好事。

忽然，他们赶过了一辆小车，一个几乎赤裸着身子的男人，一个破衣褴衫的女人和一条瘦骨嶙峋的狗拖着这辆车，两个人和那条狗都累得筋疲力尽了。

两个人都汗水淋淋，气喘吁吁的。那条狗拴在两个车轮中间，耷拉着舌头，瘦得皮包着骨头，长了一身的癞疮。车上装着到处拾来的木头，大概是偷来的，有树根、树桩，还有些折

断的树枝，可能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树枝上面垫着些破烂衣裳，衣裳上边坐着一个小男孩，从灰旧的破衣服里只露出一个头，像一个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的圆球！

这是一家人，这也是一个人家啊！驴子在半路上累死了，那男人一点也不怜悯这头为他效劳了一辈子累死的老驴，甚至也没把它推到沟里去，就把它丢在大路中间，挡住要经过的马车。然后，他和妻子两个人架起辕来，像刚才那头牲口拉着车一样，拉着车走起来。他们走着，他们要到哪里去呢？去做什么呢？他们身上还有几个钱吗?这辆车……假如他们没法再买一头牲口，难道他们就总是这样拉着吗？他们靠什么生活呢？他们在什么地方停下呢？他们也许会像他们的小驴子一样死掉的。

这两个穷苦人，他们结婚了吗？还是仅仅在一起同居，共同生活呢？还有他们的孩子，这个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小东西，躲在肮脏的破衣服底下，将来也会和他们一样的。

克里斯蒂昂娜想着这一切，在她那惊恐的心灵里，突然涌现出许多从前没有注意过的事情。她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穷苦人的贫困。

贡特朗突然说道：

“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我们能在英国咖啡馆[①]一起吃晚饭，大家一定会很快活的，不过我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现在我要能看见巴黎的林荫大道才高兴呢。”

于是侯爵咕哝着说：

“呵！在这儿就挺好的！新旅馆比旧旅馆强多了。”

马车从图尔诺埃尔古堡前边经过。克里斯蒂昂娜回想起往

---

① 当时巴黎意大利人大街著名餐厅之一，在那里吃晚饭是显示地位、阔绰和风雅的时尚。

事，而且辨认出一棵栗树来，不禁心跳起来。她看了看保罗，这时他已经闭上了眼睛，根本没看见她那仿佛乞怜似的呼唤。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看见马车前边有两个男人，两个种植葡萄的农民干完活回来，肩上都扛着锄头，迈着工人那样的大步子，疲倦地走着。

奥里奥尔姐妹两个看见这两个人，便觉得脸一直红到耳根上，这是她俩的父亲和哥哥。他们把漂亮的大礼服小心翼翼地叠好，收藏在五斗柜里，把大礼帽放在柜橱里；然后又像往常一样，回到葡萄园去，从早到晚头朝土地背朝天，翻着土地，整天把汗水流淌在使他们发家致富的田地上。

两个农民友好地微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四轮马车里的人也都伸出手来，向他们致意，问候晚安。

大家一回到旅馆，贡特朗便从马车上跳下来，要到游艺场去，布雷蒂尼陪他一起去；他们刚走了几步，布雷蒂尼便拦住了他：

"你听我说，我亲爱的，今天你做的事实在是不应该，我答应过你姐姐，要和你谈一谈呢。"

"跟我谈什么呀？"

"谈你这些天来的做法。"

贡特朗摆出一副不讲道理的架式：

"做法？跟谁呀？"

"对待那个让你卑鄙地甩掉的小姑娘。"

"你觉得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而且我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唔！你现在对甩掉女人的事，倒变得非常认真呢！"

"嗨！问题是她不是个烟花女，她还是个姑娘。"

"这我都知道，所以我没跟她睡觉。这点区别是很清楚的。"

他们又肩并肩地走了。保罗对贡特朗这样的态度感到很恼火，他又说：

“我要不是你的朋友，我说的话可就难听了。”

“我也不会让你说的。”

“好了，你听我说，我亲爱的，我真可怜这孩子。刚才她哭了。”

“唔！她哭了？瞧，这倒让我觉得挺得意呢！”

“算了，别开玩笑了。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我没什么打算。”

“喂，你跟她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影响她的名誉的地步了。那天，你对我和你姐姐说，你想要娶她……”

贡特朗停下脚步，带着一种嘲笑中又流露着点威胁的口吻说：

“你和我姐姐最好别管旁人谈情说爱的事。我确实跟你们说过，我相当喜欢这个姑娘，如果我娶了她，我就是做了一件明智而又合乎情理的事。可是，现在我更喜欢她的姐姐！我改变主意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然后，他紧盯着保罗的脸，对他说：

“假如一个女人不再讨你喜欢了，你怎么办？你？你就将就凑合她吗？”

保罗·布雷蒂尼吃了一惊，极力琢磨着他说的这些话，其中到底有什么深层的意思，隐藏着什么言外之意。这时他也觉得有点激动，便激烈地说：

“你听我再跟你说一遍，问题是你欺骗的不是个坏女人，也不是个结过婚的女人，而是个姑娘，即便你没用什么许诺欺骗了她，至少你在你的行为和态度上欺骗了她。这不是一个高尚文雅的男人做的事！你听见没有，……也不是一个有教养的正

派人做的事！……

贡特朗顿时脸色苍白，用粗暴的口气打断他的话：

“你住嘴！……这件事你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也听够了……现在也轮到我告诉你，如果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我……我就会让你看看，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你再说一句，从此我们就一刀两断！”

然后，他又慢慢地斟酌着字眼儿，直截了当地冲着他说：

“我没有什么可向你解释的……我倒是要让你给我解释解释……既不是高尚文雅的人做的事，也不是有教养的正派人做的事，是一种龌龊事……龌龊事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在朋友之间，应该避免干出这种龌龊事，爱情也不能原谅这种龌龊事……”

突然，他改变了语气，几乎像开玩笑一样：

“至于那个小夏洛特嘛，如果你同情她，喜欢她，那你就要她吧，娶她吧。在处境困难的时候，结婚往往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个解决办法，也是个堡垒，你躲在里面，可以抵挡绝望的死乞白赖纠缠……这姑娘又漂亮，又有钱！……反正早晚你都要结婚的！……我们同一天在这地方结婚，不是挺有意思的事嘛，因为我一定要娶那个姐姐的。我这是私下里跟你说的，千万别跟别人说……现在你决不要忘记，要讲什么真诚的感情，什么爱情的专一，你比任何人的发言权都少。好了，现在你去干你的事吧，我也去办我的事。晚安！”

他突然改变了方向，走上另一条路，下坡朝村里走去。保罗·布雷蒂尼心情纷乱，犹豫不决，踱着慢步向奥里奥尔旅馆走回去。

他尽力回忆着贡特朗说的每句话，想弄个明白，以便搞清楚他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他感到很惊奇，有的人心里

竟然能藏匿着不可告人的、不体面的隐私。

当克里斯蒂昂娜问他：

“贡特朗怎么回答你的？”

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上帝，他……现在他又喜欢那个大的了……我甚至觉得他要娶她……也许我指责他过于严厉了些，他说了些影射的话，堵住了我的嘴……这些话都是针对着我们两个人说的……真是让人担心。”

克里斯蒂昂娜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喃喃地说：

“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这时，贡特朗正好走进来，因为吃晚饭的钟声刚刚响过，他愉快地吻吻他姐姐的额头，并且问道：

“怎么样，我的小姐姐，你好吗？你身体不太累吧？”

然后，他又和保罗握了握手，并且转过身来对走到他身后边的安德马特说：

“说真的，你是位杰出的姐夫，杰出的丈夫和朋友，你能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一头死在大路上的老驴值多少钱？”

第　四　章

安德马特和拉托纳大夫在游艺场前边点缀着人造大理石花盆的平台上散步。

“现在他见着我连招呼也不打了，”医生在谈起他的同行博纳菲耶时说，“如今他就在他那个老窝里呆着，像一头野猪一样。他如果有办法的话，我相信他会给我们的矿泉下毒药的。”

安德马特倒背着手，头上戴着的一顶灰色圆顶毡帽扣在后脑勺上，露出他的秃脑门儿；他在沉思，最后他终于说道：

“噢！三个月之后，这家公司就得认输。我们要把公司买过来，大约还得花一万法郎。这个该死的博纳菲耶挑唆他们反对我，让他们相信我会让步的。可是他弄错了。”

新医务监察员接着说：

“您知道吗，从昨天起，他们把游艺场也关闭了。他们那里没有顾客了。”

“是啊，我知道，不过，我们这里人也不多。浴客都在旅馆里呆着，可是在旅馆里就会感到厌烦，我亲爱的。一定得让浴客们感到高兴，让他们有地方消遣娱乐，使他们觉得温泉疗养季节太短。我们奥里奥尔山旅馆的旅客是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的，因为他们离得近，可是其他旅馆的人就有些犹豫，他们宁愿在旅馆里呆着。其实这是道路不好的问题，并没有别的缘故。无论做什么事，成功总是取决于一些微妙而又让人觉察不到的原因，这就要我们善于发现这些原因。通到娱乐场所的道路，它本身就要使人感到是一种乐趣，是马上就要享受到的乐趣的开始。

“通到我们这里的几条路实在太糟糕了，路上石子太多，很难走，走起来也累人。如果我们打算到一个地方去，通到那里的路又宽又平整，白天有绿树遮荫，到晚上，路又好走，坡又不大，那么，人必定会选这条路走，而不去走别的路。您要知道，有许多的事情，人的头脑不愿意费大力气去记它，可是人的身体却记得很清楚！我认为动物的记忆力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您到某个地方去时，如果一路上走得很热；如果您走在石子没有压平的路上，两只脚走得很累；甚至您走路时心里想着别的事情，也觉得坡路太陡，那么，下次您再去那地方，就会

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反感。如果您一边走，一边和一个朋友谈天，一点没有留心路上有什么烦恼，您什么也没看，什么也没注意；可是您的两条腿、您的肌肉、您的肺、您的整个身体，它们却没有忘记，当头脑要把它们引到原来的那条路上时，它们就会对头脑说：‘不，我不去，我在这条路上吃够了苦头。’于是，头脑只好听凭它们拒绝，也不去争辩，容忍这几个背负着它的伙伴们表示的无声的语言。

“所以，我们需要修几条令人满意的路，这也就等于说，我需要奥里奥尔这个固执的老头的土地。不过要有耐心……啊！对啦，马斯-鲁塞尔已经把他的别墅买下来了，和雷米佐的条件是一样的。这是个小小的牺牲，将来他会大大地补偿我们的。现在是得想法弄清楚，克洛什到底有什么打算。”

“他也得跟其他人一样呗，”医生说，“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以前我们却把这件事完全忽略了，就是关于气象简报的事。”

“什么气象简报啊？”

“巴黎各大报纸上的气象简报啊！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简报！我们温泉站的天气应当比附近和我们竞争的温泉站的天气更好，变化更小，气温一般更加温和。以后您把各家主要报纸的气象简报都预订一份，我负责每天晚上拍电报，把我们这里的天气情况发出去。将来到年终计算平均温度的时候，我要让我们这里的平均温度高于附近的最佳平均温度。在夏季，我们打开报纸看到的头一件事，就是维希、鲁瓦雅、道尔山、沙泰尔-居庸的气温，而在冬天呢，就是戛纳、芒通、尼斯、圣拉斐尔[①] 的气温。在这些地方，天气应当总是温和晴朗的；亲爱的

① 都是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是夏季、冬季旅游胜地。

董事长，为的是让巴黎人说：‘见鬼了，到这个地方去的人倒是有运气！’”

安德马特叫喊着说：

“哎呀！您说得有道理。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着呢？我今天就去办。还有一件要办的事情，您是不是已经给拉勒纳尔和帕斯卡利斯两位教授写了信？这是我很想请到我们这里来的两个人。”

“这两位都是很难接近的人，我亲爱的董事长先生……除非……除非他们自己做过多次试验，证实我们的矿泉水质量很好……要想事先……事先说服他们，叫他们相信，那是毫无用处的。”

他们两个从饭后来喝咖啡的保罗和贡特朗面前经过。其他许多浴客也陆续来到这里，主要是些男人，因为女人吃完饭总要先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去一两个小时。佩特律斯·马泰尔监督着他手下的一批服务员，他用低沉而滑稽可笑的嗓音高喊着：“一杯枯茗酒，一杯白兰地，一杯茴香酒”，就像在一小时之后，他指挥排演和给年轻的女主角定调时的嗓音一样。

安德马特停下一会儿，和两个年轻人交谈几句，然后又和医务监察员并肩一起去散步了。

贡特朗跷着二郎腿，两臂交叉在胸前，仰坐在椅子上，脖颈靠在椅背上，嘴里叼着雪茄烟，两眼望着天花板，他抽着烟，完全浸沉在幸福之中。

突然他问道：

“过一会儿，你愿意出去到莫愁山谷转一圈儿吗？那两个姑娘也要去的。”

保罗有些犹豫，他考虑了一会儿之后说：

“好吧，我跟你们一起去。”

接着他又说：

“你的事进行得还顺利吗？”

“当然啦！噢！我抓住她了，现在她跑不了啦！”

贡特朗现在把他的朋友当作贴心人，每天都向他叙说自己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收获。他甚至让保罗像同谋似的去参加他的约会，因为他总能想出巧妙的办法，跟路易丝·奥里奥尔会面。

克里斯蒂昂娜在去尼热尔山远足之后，就不再出去游玩，而且也不大出来，这样一来，连聚会见面都很难了。

贡特朗起初对他姐姐的态度感到有些不安，曾想办法来摆脱这种局面。

他习惯于巴黎的那种习俗，属于他们这一类的男人，都把女人看作是一种猎物，不过真要弄到手往往也并不容易，从前他曾经利用过种种诡诈的办法，想法接近他垂涎的女人。他比任何人都善于利用中间人，发现些出于私利讨好献殷勤的人，而且一眼便能看出对于他的意图有用的男人或女人。

突然一时没有了克里斯蒂昂娜这个不自觉的帮手，他便在自己周围的人当中物色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人，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要找一个“性情柔顺的人”来代替她的姐姐；很快他便选中了奥诺拉大夫的妻子。选定她是有许多理由的。首先，她丈夫和奥里奥尔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二十年来他就给他们全家人看病。孩子都是他看着出生的；每个星期天他都在他们家吃晚饭，每星期四又请他们一家来吃饭。在村里，他的妻子也算是个有身分的人，是个自命不凡的胖老太太，又很容易用虚荣心来征服，对于德·拉夫内尔伯爵的一切愿望，她大概会伸出两手来帮助的，何况这位伯爵的姐夫又是奥里奥尔山温泉浴室的大老板。

另外，贡特朗对于拉皮条的这种人是很熟悉的，他觉得只

看这位太太从街上一过，就断定了她办这种事是很有天赋的。而且她的外貌也像干这种事的，人的长相像干什么的，就有干什么的心思。

于是，有一天，他送她丈夫到家门口时，便走进了她的家。他坐了下来，谈起天来，说了许多恭维老太太的话，因为吃晚饭的钟声响了，他便站起身来说：

“您家里做的菜味道真香啊。您做的菜比旅馆里强多了。”

奥诺拉太太得意极了，结结巴巴地说：

“我的上帝……要是我冒昧……我冒昧……伯爵先生……”

“您冒昧什么呀，亲爱的太太？”

“请您在我们这里吃家常便饭。”

“肯定……肯定……我会答应的。”

大夫心里不踏实，喃喃地说：

“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准备呀，什么也没有啊，只有蔬菜肉汤、牛肉、一只母鸡，就是这些。”

贡特朗笑着说：

“这就够了，我接受邀请啦。”

于是，他便在奥诺拉家吃了晚饭。这位胖太太不时站起身来，从女仆人手里把菜接过来，免得她把调味汁溅在台布上；尽管她丈夫有些不耐烦，她还是亲自张罗着直到吃完晚饭。

伯爵称赞她的饭菜味道好，屋里收拾得整洁，待人又诚恳，让她感到非常兴奋激动。

过后，他又来做一次礼节性访问，表示感谢，并且又答应了邀请留下吃饭。现在他已经经常不断地出入奥诺拉太太的家；多年来，奥里奥尔姐妹两个也作为邻居和朋友，随时到她家来。

他在那里和三个女人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对两姐妹非常客气殷勤，不过对路易丝的偏爱一天比一天明显。

自从他讨好夏洛特那时起，姐妹两个彼此之间便产生了妒忌心；在姐姐这方面，这种心理变成充满憎恨的对立情绪，而在妹妹心里却有些轻蔑鄙视，不理不睬。路易丝对贡特朗的态度虽然看起来谨慎持重，可是她在自己的克制拘谨当中，却流露出更多的卖弄风情、主动接近的意思，而过去夏洛特却没有这样做过，那时她和他在一起只是自由任性，无忧无虑而已。夏洛特心中受到损伤，但是出于自尊心，她隐藏着自己的痛苦，仿佛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表面上显得完全不在意的样子，继续到奥诺拉太太家里参加每次聚会。她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怕人家猜疑她心里痛苦，伤心流泪，在姐姐面前退却让步了。

贡特朗为自己施展的狡猾手腕洋洋得意，心里憋不住，情不自禁地向保罗倾诉，而保罗也觉得他说的挺滑稽，便笑了起来。不过，自从他的朋友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之后，他就决心不再介入他的事情，而且常常忧虑不安地琢磨着："他是不是知道了我跟克里斯蒂昂娜的事？"

他非常了解贡特朗，认为他对他姐姐的私情会装做看不见的。可是，他怎么没有早些暗示他已经猜想到了，或是他已经知道了呢？实际上，对于像贡特朗这一类人来说，上流社会的女人大概都有一个或几个情夫；在他们看来，家庭不过是个互助群体，人由于天性各有不同的癖好，伦理道德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遮遮掩掩的姿态，而在上流社会里的好名声就是装点门面，用它来掩盖其中种种寻欢偷情的肮脏事。当初，他所以促使他姐姐嫁给安德马特，即便没有什么确定的想法，至少也隐隐约约地考虑到，将来他们全家人都会利用各种手段来榨取这个犹太人；假如克里斯蒂昂娜对这个家财殷实而又实际有用的丈夫忠诚不渝的话，他也许会对她表示鄙夷呢，而他如果不从

她姐夫的钱袋往出掏钱的话，他大概也会觉得自己是个窝囊废。

保罗脑子里想着这些事情，而这一切也把他那现代堂吉诃德的心情扰得纷乱不宁，何况他已经准备投降了。所以，面对这个令人莫测的朋友，他也变得非常谨慎克制了。

因此，当贡特朗和他谈起借助奥诺拉太太帮忙的事情时，布雷蒂尼竟然笑了起来；甚至一个时期以来，他还让贡特朗带着，也到这位太太家去，并且非常高兴和夏洛特一起交谈。

医生的妻子非常心甘情愿地听凭安排，热心充当别人交给她的角色，快到五点钟时，她就像巴黎的贵夫人那样，招待大家喝茶，吃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保罗第一次到她家去的时候，她就像接待老朋友一样，请他坐下，尽管他一再推辞，她还是接过来他的帽子，放在壁炉上的座钟旁边。然后，她移动着胖胖的身子，挺着大肚子，热情忙碌地张罗这个，照应那个，她问道：

"你们在我这里吃便饭好吗？"

贡特朗讲些诙谐风趣的话，不时开个玩笑，大方自如地笑着。有时就在夏洛特不安的眼神注视下，把路易丝拉到窗口去谈一会儿。

这时，正和保罗谈天的奥诺拉太太用慈爱的口吻对他说：

"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们到我这里来谈一会儿，非常天真纯洁，是不是，布雷蒂尼先生，您说呢？"

"噢！非常天真纯洁，夫人。"

等他再来的时候，她就亲热地称呼他"保罗先生"了，有点把他当作同伙来看待了。

从那以后，贡特朗便用开玩笑的口气，兴致勃勃地向他叙说这位太太的种种好意，就在昨天，他还对她说：

"为什么您从来不跟这两位小姐到莫愁山谷的大路去游玩

呢？”

“我们要去的，伯爵先生，我们要去的。”

“明天，三点钟左右，怎么样？”

“明天，三点钟左右，伯爵先生。”

“您真是太好了，奥诺拉太太。”

“这没什么，伯爵先生。”

过后贡特朗向保罗解释说：

“你知道，我在她家的客厅里，当着那个妹妹的面，根本不能对她姐姐说些稍微有点恳切的话。可是，到了树林里，我就可以和路易丝走到前边去，或者留在后边！怎么样，你来吗？”

“好吧，我也去。”

“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顺着大路走去，随后他们穿过罗什-普拉迪埃尔，向左转弯，走过杂乱的灌木丛，然后朝树木繁茂的山谷走下去。过了小河之后，他们便坐在道边上等着。

三个女的很快也走来了，她们一前一后地一个跟着一个，路易丝走在最前边，奥诺拉太太走在后面。

这两拨人好像都很惊讶，竟然在这里会面了。

贡特朗高声说道：

“瞧，你们能想到从这里走，真是个好主意！”

医生的妻子回答说：

“是我出的主意。”

于是大家继续散步。

路易丝和贡特朗渐渐加快了脚步，走到前边去，他们离大家越来越远，到一条小路转弯的地方，便不见了。

这位胖太太气喘吁吁，用宽容的目光往远处看了看他们，喃

喃地说：

“唔！还是年轻人腿脚快啊。我呀，我可跟不上他们。”

夏洛特大声说：

“您等着，我去叫他们。”

说着，她便向前跑去。医生的妻子连忙拦住了她：

“如果他们想谈谈的话，你别去打扰他们，我的孩子！去打扰他们，那可不好。过一会儿，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于是，她在一棵松树遮荫的草地上坐下来，用手帕扇着风凉。夏洛特向保罗投去忧伤的目光，那目光中还带有乞求和痛心的神情。

保罗心里完全领会，便说道：

“喂，小姐，我们让奥诺拉太太在这里休息，我们去追您的姐姐去。”

“噢！好吧，先生。”她激动地回答说。

奥诺拉太太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她说：

“你们去吧，孩子们，去吧。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可不要去的时间太长啊。”

于是他们也走开了。起初，因为看不见另外两个人，并且希望追上他们，所以走得很快，过了几分钟之后，他们想路易丝和贡特朗一定是穿过树林，不是向左就是向右转弯了。这时，夏洛特便用一种颤抖和压抑的声音呼喊起来。但是没有人回答。她嗫嚅地说：

“哎呀！我的上帝！他们上哪儿去了？”

保罗感觉心里再一次充满怜悯同情的深切感情，上次在尼热尔火山口边上，他已经体会过这样的心情了。

他不知该对这个痛心的小姑娘说些什么好。他有一种像慈父般的强烈愿望，想把她抱在怀里，亲吻她，对她说些能够安

慰她的温柔体贴的话，可是他能说些什么呢？夏洛特到处转来转去，用她那慌乱的眼睛往树枝后边搜寻，细心地听着最微小的声音，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他们是在这边……不，是在那边……您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没有，小姐，我什么也没听见。最好还是在这儿等着他们吧。”

“噢！我的上帝！……不……一定要找到他们。”

他犹疑了一会儿，然后用很低的声音对她说：

“这使您心里很痛苦吗？”

她抬起慌乱的眼睛看了看他，可是眼睛里已经噙满泪水，像一层透明的轻轻的水雾，遮住她的目光，那泪水被长着长长的深色睫毛的眼皮挡住了，还没有流出来。她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也不敢说；可是她那颗封闭着的心使她憋得难受，她多么想把满心的悲伤倾诉出来啊！

他接着说：

“那么，您是这样深深地爱着他啊……他不配得到您的爱情，算了吧。”

她再也忍不住了，这时她用两手捂着眼睛，遮住自己的眼泪，她说：

“不……不……我不爱他……他……他这样做实在太卑鄙了……！他愚弄了我……这太卑鄙了……这太卑劣了……可是这终归给我造成了痛苦……非常痛苦……因为这打击太沉重了……太沉重了……是的……但是使我更难过的是我的姐姐……我的姐姐……她也不爱我了……她……她比他更坏……我已经感觉到她不爱我了……一点也不爱了……她讨厌我……过去我只有这个姐姐……现在我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

错事都没做过，我！”

这时，他只看见她的耳朵和她那粉嫩的脖颈，这姑娘的粉颈顺着衣裙的领子伸到轻薄的织物下面，连着她的丰腴的身形。他感到心里泛起一阵同情、怜爱的柔情，表示献身牺牲的强烈愿望，每次他对一个女人动心时，都曾有这样的想法。他那灵敏的心灵中有一种迫不及待的热情，此时又在这个天真无辜、纯洁可爱而又陷入极度痛苦的姑娘面前激发出来。

他不假思索地朝她伸出一只手，像抚慰小孩子那样，把手搭在她身后靠肩膀的地方。这时，他觉得她的心在急促地跳动，就像感到手里握着的一只鸟小小的心脏在跳动一样。

这连续的剧烈跳动顺着他的胳臂传到他的心上，使他的心也加速地跳动起来。他感觉到他的心脏急速的怦怦跳动声，是从她那里传来的，通过他的肉体、他的肌肉和神经，传到他的心上，使他们两人仿佛有一颗共同的痛苦的心，为同样的痛苦而痛苦；两个人的心同时一起跳动，经受着同样的经历，像是一根线从远处连系起来的两座时钟，分分秒秒地一起走动着。

她突然放下两只手，不再遮住依然很美的羞红的脸，她连忙擦干眼泪，并且说：

“嗨，我真不该跟您说这些。我简直发疯了。我们快回到奥诺拉太太那儿去吧，您把这一切都忘掉吧……您答应我吗？”

“我答应您。”

她向他伸出一只手。

“我相信您。我认为您是非常正直善良的，您！”

他们两人走回来了。穿过小溪的时候，他把她稍微举起些，就像去年他举起克里斯蒂昂娜一样。克里斯蒂昂娜！在他热爱她的时候，他跟她一起到这条路上来过多少次啊！他想着，自己也为这样的变化感到惊奇：“这一次的热情没有持续多久啊！”

夏洛特用一个手指在他的胳臂上按了一下，低声地说：

“奥诺拉太太睡着了，我们坐下来吧，别出声。”

奥诺拉太太果然背靠着松树睡着了，一条手帕盖在脸上，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他们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坐下来，彼此也不说话，怕吵醒了她。

这时树林里一片沉寂，使他们像忍受着痛苦一样难受。只是在稍低的地方有潺潺的流水声，还有过来过去的小虫子发出的几乎觉察不到的窸窣声，飞虫飞舞时或是黑色甲虫掀动枯叶时，发出的不大能感觉到的嘈杂声，除此之外，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路易丝和贡特朗到底在哪儿呢？他们在干什么呢？忽然从远处传来他们的声音，他们回来了。奥诺拉太太醒了，并且惊讶地问道：

“哦！你们在这儿呀！你们走近了，我也没感觉到！……他们两个呢？你们找到他们了吗？”

“他们在那儿。他们回来了。”保罗回答说。

大家听出来是贡特朗的笑声。这笑声仿佛使夏洛特放下了压在她心头的沉重的负担。也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会儿的工夫，大家就看见他们两个人了。贡特朗几乎是在跑，他拽着路易丝的胳臂，这姑娘的脸上通红。他还没有走到大家面前，就忙着讲起他的故事来了。

“你们知道我们突然碰见谁了？……让你们猜一千次，你们也猜不着……那个漂亮的马泽利大夫和有名的克洛什教授的女儿，就像威尔说的，那个棕红头发的可爱的小寡妇……噢！就在那儿……让我们撞见了……你们听见了吗？……让我们撞见了……这个无赖，正吻她呢……哎呀！真是的！……哎呀！真是的！……”

奥诺拉太太听他说些太放肆的话，便做了个很庄重的手势，止住了他：

“喂！伯爵先生……您想着点，这儿还有两位小姐哪！……”

贡特朗深深地鞠个躬，他说：

“您提醒我注意礼节，这是完全正确的，夫人。您所有的想法都是非常好的。”

随后，两个年轻人向女士们告别，免得和大家一起回去不便，他们穿过树林往回走了。

“怎么样啊？”保罗问道。

“怎么样，我向她表示我很爱她，并且说如果能娶她，我会非常高兴的。”

“她说什么呢？”

“她很谨慎又很诚恳地说：‘这得由我父亲做主。他要是问我，我会回答他的。’”

“那么你去吗？”

“马上就委托我的使者安德马特去正式提亲。假如这个庄稼佬装腔作势表示反对，我就把这事捅出去，叫他女儿见不得人。”

这时安德马特还在游艺场前边的平台上和拉托纳大夫谈话，贡特朗走过去便把他们拉开，并且马上把事情进展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姐夫。

保罗朝里翁的大路走去。他需要独自一个人思考一下，因为他感觉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烦躁不安，就跟每次我们和就要爱上的女人会面之后的感觉一样。

一个时期以来，他已经被这个让人抛弃了的楚楚动人的小姑娘迷住了，可是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呢。他看出这个姑娘温柔善良，天真纯洁，心地正直，所以一开始他非常同情她，就像女人的悲伤总会引起我们的深切同情一样。后来，因为经常

见到她，他便让一颗小小的温存怜爱的种子在自己心中发了芽，这是女人很快就会在我们心中撒下的种子，并且它会长得很大。现在，特别是一个钟头以来，他开始觉得自己像着了魔一样，感觉自己的头脑里不断出现这个不在眼前的人的倩影，其实这就是爱情的最初的征象了。

他在大路上走着，心里总是回想着她的目光眼泪，音容笑貌，举止态度，甚至包括她的衣裙的颜色和窸窸窣窣的声音。

这时，他心里想着："我想我已经被缠住了。我对自己还是了解的。这真是件伤脑筋的事！也许我还是回巴黎去好。唉，她还是个姑娘。我决不能让她做我的情妇啊！"

接着，他又想起她来，就和去年他想起克里斯蒂昂娜一样。他觉得这个姑娘也和克里斯蒂昂娜一样，跟他过去认识的那些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所有的女人完全不同，甚至跟那些从小就受到母亲或是街上的女人妖艳娇媚态度熏陶的姑娘也完全不同。她丝毫没有那些培养得懂得挑逗诱惑的女人那样矫揉造作，言谈举止中丝毫没有酸文假醋、陈规旧习的表示，目光中也没有任何虚假的神情。

她不仅是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而且出身在一个简单纯朴的家族，到她要成为城市妇女之前，一直是个真正的农村姑娘。

他心里兴奋激动，感到自己思想上还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阻力，便针锋相对地极力为她辩护。许多富有诗意的小说中的人物在他眼前出现，瓦尔特·司各特、狄更斯或是乔治·桑的作品[①] 更激发了他关于妇女的想象。

---

① 英国诗人、小说家司各特（1771—1832）的小说《米德洛西恩的监狱》，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小说《远大前程》，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田园小说《魔沼》等作品中，都创造了农村姑娘的优美形象。

贡特朗对他是这样评论的："保罗嘛！他是一匹背上驮着情人的快马，他把一个撂在地上，另一个又跳了上来。"

这时，布雷蒂尼发现天色已晚，他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于是便往回走了。

他从新温泉浴室前边经过时，看见安德马特和奥里奥尔父子两个正在丈量葡萄园的土地；他从他们做的手势上便看出来，他们彼此争论得很激烈。

一小时之后，威廉走进客厅，这时一家人都在那里，他对侯爵说：

"亲爱的岳父，我向您宣布，过六个星期或是两个月之后，您的儿子贡特朗就要和路易丝·奥里奥尔小姐结婚了。"

德·拉夫内尔先生不觉一惊：

"你说什么？贡特朗？"

"我说他经您同意之后，过六个星期或是两个月，就跟路易丝·奥里奥尔小姐结婚，将来她会非常有钱的。"

这时侯爵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

"我的上帝，只要他自己喜欢就行，我没意见。"

接着，银行家又说起来他跟那个老农民交涉的情况。

安德马特一听伯爵说那个姑娘表示同意，他就想要立刻得到种葡萄的老农的赞同，不能给他留琢磨什么花招儿的时间。

于是，他跑到这个老农民的家里，看见他正在费劲地在一张油污的纸上算账，傻大个儿在一旁掰着手指数数，给他帮忙。

他坐下来之后说：

"我很想喝一杯您的上好葡萄酒。"

等大个子雅克拿着酒杯和满满的一罐酒回来之后，他马上就问路易丝小姐是不是回来了，接着又请他们把她叫来。当她走到他面前时，他便站起身来，深深地行个礼表示问候：

“小姐，现在您是不是愿意把我看成一个朋友，有什么话都对我说呢？是肯定的，是不是？那好，我是受人之托，来和您谈一件很微妙的事情。我内弟拉乌尔-奥利维埃-贡特朗·德·拉夫内尔伯爵，早已对您表示钟情，我也很称赞他有眼力。现在他委托我来，当着您全家人的面，问您是不是同意做他的妻子。”

这突如其来的询问使她吃了一惊，她把惶惑的目光转向她的父亲。奥里奥尔老爹也吓了一跳，看看他的儿子，因为通常他儿子就是他的顾问；傻大个儿又看看安德马特，安德马特带着点傲慢的神情接着说：

“您明白吗，小姐，我担负这项使命，是答应马上就给我内弟一个答复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可能您对他并不中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明天他就离开这地方，并且永远再不到这里来了。另外，我也知道，您对他是有足够的了解的，所以您只要对我这个普通的中间人说一声‘我愿意’，或者是‘我不愿意’就行了。”

她低下了头，而且脸也红了，不过神情似乎是很坚决的，她含糊不清地说：

“我愿意，先生。”

说完便飞快地逃开了，跑到门口的时候，甚至撞在了门上。

于是安德马特又坐下来，像农民那样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现在来谈谈咱的事情吧。”他说。

他没容对方有迟疑的机会，便开始提出陪嫁的问题，并且用三个星期以前这位种植葡萄的农民和他讲的条件作为依据。至于贡特朗现有的财产，他估计为三十万法郎，另外还有些遗产；而且他转弯抹角地暗示，既然像德·拉夫内尔伯爵这样一个人肯向奥里奥尔小姐求婚，虽说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那

么娘家这方面呢，无疑也会牺牲些金钱来回报这种荣誉的。

这时，这个农民虽然让他奉承得几乎无话可说，显得很为难的样子，但是还力图保住自己的家产。讨论进行了很长时间。不过一开始安德马特的一番话，使讨论变得容易了些。

“我们不要求现款，也不要股票，只要土地，就是以前您曾经跟我说过的，给路易丝小姐做陪嫁的那些土地，再加上我要指给您的另外几块地。”

奥里奥尔父子俩心里想到不必拿出钱去，想到钱不会跟着人一起跑掉，马上就感到踏实了，因此有了协商说和的愿望，并且暗暗高兴，不过并没有表露出来；因为这钱是慢慢积攒起来的，是一法郎一法郎地、一个苏一个苏地弄进家里来的；这白花花的、黄澄澄的钱，在人的手里、钱包里、衣袋里、咖啡桌上、旧衣柜深深的抽屉里磨损的足量的钱，是付出去的无数艰辛焦虑、操劳疲惫的丁当有声的历史见证；这个农民心想着它，眼看着它，手摸着它，觉得心情那么愉快舒畅；这钱比母牛，比葡萄园，比土地，比房屋更珍贵可爱，这钱有时甚至比生命更难于牺牲。

不过，这父子俩还是极力争论，想多保留下几块土地。大家把奥里奥尔山这地方的详细地图在桌子上铺开，把要给路易丝做嫁妆的部分一块一块地都标上十字。安德马特花了一个小时的工夫，才弄过来最后两块地。随后，为了双方都不要遇到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又带着地图到现场去验证。这时大家细心勘察了用十字标出的每一块土地，并且重新标上了记号。

但是安德马特并不放心，他怀疑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奥里奥尔父子俩可能会赖掉一部分已经同意让出来的土地，想再收回几片葡萄园，在他的计划里那确实有用的几小块土地。他琢磨着找一个切实可靠的办法，把他们的协议最后确定下来。

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起初他微微笑了笑，接着便觉得这个想法虽然有点奇怪，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如果您愿意的话，”他说，“我们去把这些都写下来，这样以后就不会忘记，您看怎么样？”

这时他们正往村里走，便在烟草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两张有印花的公文纸。他知道，写在这种正式的公文纸上的土地清单，在农民的心目中，就有一种几乎不可违反的性质，因为这样的纸就代表法律，法律这东西虽然永远也看不见，却非常可怕，并且有宪兵、罚款、监狱来保证。

于是，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的内容：“根据贡特朗·德·拉夫内尔伯爵和路易丝·奥里奥尔小姐双方婚约决定，老奥里奥尔先生愿放弃下列地产，作为女儿妆奁……”接着，他又根据乡镇政府地籍登记簿上的号码，详细地写上了一块块土地；然后又在另一张纸上，把这个内容重抄了一遍。

最后，他注明日期并签了字，又让要求写明未婚夫拥有多少财产的奥里奥尔老爹签字，接着把字据装进衣袋里回旅馆了。

大家听他讲了这段经过都笑了起来，其中贡特朗比其他人笑得声音更大。

这时，侯爵非常郑重地对他儿子说：

“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到他们家去拜访一下，我自己再提一次先由我女婿提出的婚事，这样更合乎规矩。”

第五章

贡特朗真是个十全十美的未婚夫，既亲切又殷勤。他借安

德马特的钱袋送人情，给所有的人送了礼物，而且不时到奥里奥尔家或是奥诺拉太太家去看路易丝。现在保罗几乎总是陪他一起去，为的是能遇到夏洛特，虽然在每次会面之后，他都决定再不见她了。

夏洛特勇敢地承受了姐姐的婚事的事实，有时谈起来甚至很从容自然，根本显不出心里有丝毫的痛苦，只是她的性情似乎有点变化，变得更稳重、更含蓄了。当贡特朗在一个角落里向路易丝絮叨情话时，布雷蒂尼就和她一本正经地交谈，并且逐渐地被她征服，让自己的心灵浸沉在如同涨潮一般的新的爱情之中。他也知道自己的心情，却又恣意放任，心想："唔！到了关键时刻，我一走了之就是了。"离开她那里，他又到旅馆去看克里斯蒂昂娜，现在她整天到晚躺在一张长椅上。刚一走到门口，他就感到精神紧张，心里生气，准备好应付因为厌烦无聊而出现的抬杠拌嘴。她所说的，她所想的，他还没有听到就已经感到恼火了；她那痛苦的神情，无可奈何的态度，责备和哀求的目光，都使他想说些气愤的话，可是出于礼貌，他还是压下去了。他虽然在她身旁，可是心里总是念念不忘夏洛特，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刚才离开的这个姑娘的形象。

克里斯蒂昂娜因为很少见到他，心里感到非常苦恼，见了面便追问他每天都干些什么，于是他便胡编乱造，瞎说一通，而她却注意地听着，极力想听出来他是不是想着另外的什么女人。她自己感觉到再没有什么办法留住这个男人，没有办法倾注给他一点折磨着自己的爱情，她的身子再不能讨他喜欢，不能委身给他，用爱抚重新征服他；由于再不能用温情重新把他感化过来，她感到心里非常恐惧，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怕些什么。

她模模糊糊感到有一种危险，一种说不出的莫大的危险，在她头顶上盘旋。她凭空地产生嫉妒心，嫉妒她看见的从窗前走

过的女人，嫉妒她觉得长得漂亮的女人，其实连布雷蒂尼跟她们说过话没有，她也不知道。

她问他：

“刚才我看见有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棕红色头发，身量挺高的，大概是这几天刚来的，你注意到没有?”

当他回答说，“没有，我不认识她”时，她马上就怀疑他在说谎，脸色一下子发白了，并且接着说：

“不过，你不可能根本没见过她，我觉得她长得美极了。”

他对她这样追问感到很惊奇。

“我向你保证，我真的没见过她。我一定想法见见她。”

她心想：“这肯定就是她了。”

有几天，她还认为他在这地方一定隐瞒着什么私情，把他的一个情妇带来了，也许就是那个女戏子。而且她向所有的人打听，问她父亲、她弟弟和她丈夫，向他们询问在昂瓦尔这地方大家熟悉的所有年轻妖媚的女人的情况。

假如她能出来稍微走动的话，能亲自去查看，跟踪他，她也许会放点心；可是，她现在几乎完全不能活动，这就使她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折磨。当她和保罗说话的时候，只听她说话的音调，就知道她心里有多么痛苦，可是这也更激起保罗对已经终止的爱情的极大厌烦。

他只能平心静气地和她谈一件事情，就是贡特朗不久就要结婚的事，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提起夏洛特的名字，可以任情地想到这个姑娘。甚至每当听到克里斯蒂昂娜说到她的名字，夸奖这个小姑娘的美貌和种种优点，对她表示同情，为她弟弟抛弃了她感到遗憾，希望有个男人，有颗善良的心的男人，能够理解她，爱她，娶了她，对他来说，这都是一种神秘的、模糊的、说不清楚的快慰。

他说：

“唉！是的，贡特朗干了一件蠢事。这个姑娘是非常可爱的。”

克里斯蒂昂娜也毫不怀疑地跟着说：

“是非常可爱的。这是颗珍珠！是一颗十全十美的珍珠！”

她万万没有想到，像保罗这样一个人，能够爱上一个小姑娘，甚至有一天能和她结婚。她担心害怕的只是他那些情妇。

可是，这也许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从克里斯蒂昂娜口里赞扬夏洛特，在他心目中倒有了极大的分量，更鼓动了他的爱情，激起了他的欲望，使他对这个姑娘怀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

可是，有一天，当他和贡特朗一起来到奥诺拉太太家，跟奥里奥尔姐妹俩会面时，他们看到马泽利大夫也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向进来的两个人伸出两只手，脸上带着意大利式的微笑，仿佛他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带着内心的全部感情。

贡特朗和马泽利两人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本能地一个鼻孔出气，他们结成亲昵轻浮的友谊，不过彼此之间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友情和信任。

伯爵问道：

“您那位在莫愁森林相会的金发美人儿呢？”

意大利人微笑着说：

“嗐！我们已经吹了。这就是那种跟你花言巧语，却不给你一点实惠的女人。”

随后大家便谈起天来了。这个漂亮的医生向两个姑娘大献殷勤，尤其是对夏洛特特别讨好。他和女人讲话的时候，无论是声音、手势或是眼神，总是流露出一种无限爱慕的样子。他整个人，好像从头到脚都在对她们说：“我爱您！”而且带着一

种必然能把她们笼络住的表情。

他具有女演员的优雅风采，女舞蹈家的轻盈体态，魔术师的灵活动作，还有一套他惯用的自然而有意识的诱惑女人的本领。

保罗在和贡特朗回旅馆时，用一种非常不高兴的语气大声说道：

“这个江湖医生跑到这家来干什么？”

伯爵轻声回答说：

“谁知道这些爱冒险的骗子在搞什么名堂？这些人都是到处乱钻的。这家伙大概对飘忽不定的生活厌烦了，对他那个西班牙女人的任性也腻烦了；说他是个医生，还不如说是个跟班儿的，也许还不如跟班儿的呢。他到处搜寻，克洛什教授的女儿倒是挺合适，不过听他那口气，没有弄到手。在他看来，奥里奥尔家的二姑娘也不错，所以他就先试试看，试探试探，趟趟道，摸摸底。他也许会成为温泉浴室的合伙东家，极力想法把那个傻瓜拉托纳挤掉，无论如何每年夏天在这里会给自己招揽一批有钱的顾客，到冬天也能有病家……当然啦！这是他的打算，就是这样……肯定是这样的。”

保罗心里升起一股子怒火、妒忌。

后面有人在喊：

“喂！喂！”

是马泽利追上他们了。

布雷蒂尼用一种挖苦讥讽的口吻对他说：

“您跑得这么快，是到哪儿去啊，大夫？您好像在追求好运气呢？”

意大利人微微笑了笑，不过他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蹦蹦跳跳地倒退着走；他做了个滑稽演员那样的优美动作，把两只手

插进衣袋里，很快地把两个袋翻转过来，用两个手指揪着口袋的边往外一拽，让人看看全都是空的。然后他说：

“我还没抓住它呢。”

说着，他支着两脚的脚尖灵活地一转，就像个匆匆忙忙的人那样跑掉了。

随后有好些日子，他们都在奥诺拉大夫的家里遇见他。三个女人都觉得他是个很有用的人，因为他会做各种各样讨人喜欢的零碎活儿，而且把在公爵夫人身边的那种机智灵活的本领也都施展出来了。从说恭维话到做意大利通心粉，无论做什么，都做得十分完美。而且他还会做一手好菜，他系上女仆人的蓝围裙，免得弄脏了衣服，头上戴一顶纸做的厨师的帽子，一面做菜，一面用意大利语唱着那不勒斯的歌曲，干得非常利落，一点没有可笑的地方，大家看着都非常高兴，并且都被他吸引住了，连那个笨手笨脚的女仆人一说起他来，就说：“这真是个耶稣！”

他的企图很快就充分显露出来了，他想方设法要让夏洛特爱上他，对于这一点，保罗已经确信不疑了。

他似乎就要成功了。他特别会说一套甜言蜜语，又善于献殷勤，耍花招，讨人喜欢，所以那个姑娘一看见他，脸上就露出满意的神情，这说明她心里感到喜悦。

保罗也摆出恋人的姿态，以竞争者自居，甚至没有考虑自己的举止是否妥当。他一看见那个大夫接近夏洛特，便立即走过来，以他那直截了当的方式，极力争取赢得姑娘的爱。他毛毛躁躁地突然表现出异常温柔、友好、忠诚的样子，亲切诚恳地反复对她说：“我爱您，这是真的！”他说话的口气非常直率，简直很难让人觉得他是在表白爱情。

马泽利突然遇到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竞争对手，便施展出

混身的解数来对付他。一个男人对自己身边的任何女人，只要有点喜欢她，尽管还没有爱上她，也会产生妒忌心的。当布雷蒂尼受着这种妒忌心、这种与生俱来的妒忌心折磨时，就变得出言不逊，咄咄逼人了。而另外一个呢，却能随机应变，始终能克制自己，用些巧妙的手腕和冷嘲热讽、机智挖苦的恭维话来答对他。

这是两个人每天都在进行的激烈斗争，虽然两人也许并没有什么既定的打算。他们像抓住同一个猎获物的两条狗一样，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夏洛特又恢复了她的好脾气，不过显得更有心计，不论在她的微笑或是目光中，都有些说不清楚的表现，不再像以前那样真挚了。也许她从贡特朗的背弃当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现在变得头脑灵活，思想上有了戒备，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失望了。她在两个恋人中间灵活巧妙地周旋，对每个人说的话都恰如其分，从来不使两个人发生冲突，也从来不让这一个猜想她更爱另一个；有时还当着这个的面，嘲笑一下另一个，又当着那个的面，嘲笑一下这一个，总是让他们双方彼此相当，不分上下，同时也不显出对哪一个更加认真。不过这一切都做得极其自然，丝毫不像卖弄风情的女人似的，而是跟过去在女修院做寄宿学生时一样，带着一种年轻姑娘淘气的神情，其实有时这倒使她们让人抵抗不住呢。

可是，马泽利好像突然占了上风。他似乎变得和她更加亲近，仿佛两个人之间已经私订终身了。他一边和她讲话，一边轻轻地抚弄她的阳伞，或是她衣裙上的饰带；这在保罗看来，就是一种精神上占有的表示，他气得要死，真想给那个意大利人几个嘴巴。

但是，有一天，在奥里奥尔老爹家里，布雷蒂尼正跟路易

丝和贡特朗聊天，同时留神注意着马泽利在和夏洛特低声地说话；她听了脸上现出微笑，突然他又看见她的脸红了，而且显得神情慌乱的样子，他马上便想到，一定是那个家伙跟她谈起爱情来了。她低下了眼睛，不再微笑了，但是一直在听着。于是，保罗准备大吵一通，他对贡特朗说：

“劳驾，你跟我出来五分钟。”

伯爵跟他的未婚妻说了一声，便随着他的朋友走出来了。

他们一走到街上，保罗便大声说道：

“我亲爱的，无论如何要阻止那个意大利混蛋勾引这个女孩子，她是没法抵挡得住的。”

“那么你要让我干什么呢？”

“你去告诉她，这个专门冒险的骗子是怎样一个人。”

“咳，我亲爱的，这些事跟我没关系啊。”

“可是，以后她就是你的小姨子了。”

“是的，可是根本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马泽利在打她的坏主意呀。他在所有的女人面前都是这样献殷勤，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得体的话，也从来没做过不合适的事啊。”

“那好，假如你不愿意管的话，我就自己去干，虽然这事肯定和我不如和你的关系大。”

“那么，你是爱上夏洛特了？”

“我？……没有……不过，这个无赖的花招儿，我看得很清楚。”

“我亲爱的，你还想管这种非常微妙的事情……除非你爱上夏洛特了？……”

“没有……我不爱她……不过，我不能放过去这个来路不明的外国骗子，没别的缘故……”

“那么我能不能问问，你打算怎么办？”

“打这个无赖的嘴巴子。”

“好，这倒是促使她爱他的好办法。如果你们打起来，要么是他把你打伤，或是你把他打伤，那样一来，在她的心目中，他就成了英雄了。”

“那你会怎么办呢？”

“你是说我处在你的地位？”

“你处在我的地位。”

“我会作为朋友去和小姑娘谈一谈。她对你是非常信任的。那么，我就用几句话告诉她，这些社会寄生虫都是些什么货色。这样的话，你是很会说的嘛。而且你也有热情。我会让她懂得：一、为什么他跟那个西班牙女人打得火热；二、为什么他企图追求克洛什教授的女儿；三、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为什么最后他又极力想征服夏洛特·奥里奥尔小姐。”

“既然将来你就是她的姐夫了，为什么你不去说呢？”

“因为……因为……当初我们两个之间不是有过一段关系吗……你想想……我不能跟她说呀。”

“这倒是真的。我去跟她说去。”

“你要不要我马上帮你安排一次单独的会面啊？”

“那好，当然要啦。”

“好吧，你先去散散步，只要十分钟，我去把路易丝和马泽利叫出来，你回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她一个人在家了。”

保罗·布雷蒂尼朝昂瓦尔峡谷方向走去，琢磨着这次困难的谈话究竟怎样开头。

他果然发现夏洛特·奥里奥尔一个人呆在她父亲家里那间用石灰粉刷过的、冷清的客厅里，于是他一边坐到她身旁，一边对她说：

“小姐，是我求贡特朗帮我找一个机会，能和您单独在一起

谈一谈。”

她用她那明亮的眼光注视着他：

“那为什么呢？”

“噢！这不是为了跟您讲那些意大利式的庸俗无聊的恭维话，而是想作为朋友、作为非常真诚的朋友和您谈谈，给您提出个忠告。”

“请您说吧。”

他从远处说起，先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体会，又说到她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又用些讲法含蓄而意思明确的话，把话题引到冒险家上来，说这些人到处钻营，靠他们的一技之长，不择手段地利用人们的天真善良，也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搜刮他们的金钱和爱情。

她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认真仔细地听着他讲。

她问道：

“我明白了，可又不明白。您是在说某个人吧，那么究竟说的是谁呢？”

“我说的是马泽利大夫。”

这时她低垂下了眼睛，有好一会儿没有答声，然后用一种犹疑的口气说：

“既然您讲得非常坦率，我也得跟你一样直爽。自从……自从……自从我姐姐订婚之后，我就变得不那么……不那么傻气了！其实，您跟我讲的这些，我已经觉察到了……而且看到他来了，我心里还觉得好笑呢。”

她又抬起头来，从她脸上显出的微笑，机灵的目光，微微翘起的小鼻子，张开嘴唇时露出的洁白光润的牙齿，都流露出真挚优美的风韵，愉快机智的表情，调皮可爱的神态。布雷蒂尼被一阵急不可耐的冲动所驱使，不由自主地凑到她面前，一

下子跪倒在他最近的恋人的脚下。他真是喜出望外，马泽利并没有受到青睐，所以他最后胜利了！

他问道：

“那么，您不爱他？”

“谁呀？马泽利？”

“对。”

她用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他，看得他有点不知所措了，他用哀求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那……您谁也……不爱？”

她低垂下眼睛并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我只爱那些爱我的人。”

他突然抓住这姑娘的两只手，发疯似地吻着，在这一刹那的冲动中，他的头脑昏乱，说出的话更多的是从激动亢奋的肉体迸发出来的，而不是出自已经迷乱的思想，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我爱您，我的小夏洛特，我，我爱您！”

她急忙抽出她的一只手，堵住他的嘴，嗫嚅着说：

“别说了……我求求您，别说了！……如果这又是一次谎话，我就太痛苦了。”

她直起了身子，他也站了起来，把她搂在怀里，疯狂地吻着她。

突然有个声响，把他们两个人分开了；奥里奥尔老爹刚走进来，他惊慌地看着他们，接着才叫喊起来：

“啊，妈的！啊，妈的！……啊，妈的！……畜生！……！”

夏洛特逃掉了；剩下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在那里。

保罗狼狈地呆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想解释一下。

“我的上帝……先生……刚才我的举动……确实……像个……”

可是，那老头不听他讲下去，他暴跳如雷，攥着拳头朝布雷蒂尼走过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说：

“啊，他妈的，野畜生……”

等他走到两个人脸对脸的时候，便用他那两只关节凸出的农民的大手，揪到了保罗的衣领。可是布雷蒂尼也是个高个子，由于体育锻炼，身体非常健壮，力气比他更大，他只用手一推，就挣脱了这个奥弗涅人的手，并且把他推得靠在了墙上。

“您听我说，奥里奥尔老爹，我们不要打架，而是要互相商量。我吻了您的女儿，这是事实……不过，我向您发誓，这是第一次……而且我也向您发誓，我想娶她。”

这老头在对手的反抗下，身体上的冲劲低落下去了，可是他的怒气并没有平息，他咕哝着说：

“啊，原来是这样！你来骗了人家的女儿，还想要人家的钱。妈的，骗子手……”

这时，他把闷在自己心里的事情，都变成了唠叨和痛心的话说了出来。他为许给大女儿的嫁妆，为自己的葡萄园都落到这些巴黎人的手里，心里感到非常痛苦。贡特朗是不是个穷光蛋，安德马特是不是个奸诈的家伙，他现在也表示怀疑，可是却忘了银行家给他带来一笔出乎意料的财富，他把对这几个坏蛋的恼怒和全部怨恨都发泄出来，就是这几个作恶的人搅得他夜里不得安睡。

似乎安德马特跟他家里的人和他的朋友们，每天夜里都到他家里来抢劫，偷他的东西，他的土地，他的矿泉，还有他的女儿。

说着，他又冲着保罗指责起来，说他也看中了他的财产，说他是个骗子，他想娶夏洛特是为了要他的土地。

布雷蒂尼马上显得不耐烦了，便在这老头的面前大喊起来：

“可是我比你有钱，你这个该死的老顽固！将来我一定要给你钱的……”

老头不吭声了；他还不大相信，不过显得认真听着的样子，然后他又用和缓下来的语气继续指责起来。

这时，保罗一边回答他，一边解释；他觉得这件事完全是自己的过错，既然让人突然撞见了，也就没有办法逃脱责任了，他提出要娶夏洛特，并且不要她一点嫁妆。

奥里奥尔老爹摇了摇头，叫他再说一遍，因为他没有听明白。在他看来，保罗不过也是个穷光蛋，是个假充阔气的家伙。

布雷蒂尼这时真的发火了，冲着他的脸吼叫起来：

“我每年有二十多万法郎的收入，老傻瓜！您听见了吗？……本钱有三百万！”

奥里奥尔老爹突然问道：

“你肯把你说的这些写在纸上吗？”

“当然啦，我可以写上！”

“那你在上面签字吗？”

“当然啦，我可以签字！”

“在公证人的公文纸上？”

“当然啦，在公证人的公文纸上。”

说着，这老头站起身来，打开柜橱，从里面拿出两张带有国家印鉴的公证用纸，他琢磨着前几天安德马特要求他许下的诺言，按照这个内容起草了一份稀奇古怪的婚约，其中特别写明，男方保证有三百万财产；最后，布雷蒂尼只好在婚约下方签了字。

保罗一走出大门到了外边，便觉得地球似乎都不按原来的方向转了。就因为这么一次偶然的事情，让这种使人无法摆脱的事情捉弄一下，现在，他和夏洛特都不由自主地算是订了亲。

他嘴里喃喃地说："简直是发疯了！"接着他心里又想："嗨！也许我在全世界也找不着更美的事了。"于是，他从心眼儿里为这命中注定的安排感到高兴。

第　六　章

对安德马特来说，第二天是个非常不吉利的日子。他来到温泉浴室时，听说奥布里-巴斯德先生因患脑溢血，昨天夜里在华美旅馆去世了。这位工程师不仅学识渊博，热情无私，而且对奥里奥尔山温泉站很有感情，几乎把它当作自己的女儿，对他的事业来说，这是个很有用的人；另外，一个有脑溢血症候的病人，来到这里治疗，偏偏在治疗过程中这样死去，恰好又在温泉疗养的旺季，而且在这个新兴的温泉城市初创成功的时候，所以安德马特觉得特别懊丧。

银行家心里非常烦躁，在医务监察员办公室里来回走溜儿，监察员这时不在；这位银行家正在想方设法给这一不幸事件找个别的原因，比如说他想是因为出了事故，突然跌了一跤，或是疏忽大意，或是动脉瘤破裂什么的。他焦急地等待着拉托纳大夫回来，叫他在确认死亡时，巧妙地遮掩一下，不要让人对这起意外事故的起因产生任何怀疑。

医生兼医务监察员突然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神情慌乱，刚一进门就连忙问道：

"有个非常糟糕的消息，您知道吗？"

"知道了，奥布里-巴斯德先生死了。"

"不是，不是，是马泽利大夫和克洛什教授的女儿一起逃跑

了。”

安德马特感到周身一阵战栗。

“什么？……您说什么？……”

“唉，我亲爱的董事长，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弄得不好的话，我们要垮台的……”

他坐下来，擦着脑门上的汗，然后又把他从佩特律斯·马泰尔那里听来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叙说了一遍，佩特律斯·马泰尔是从教授先生的随身男仆人那里知道的。

马泽利这家伙拚命追求那个棕红头发、风骚放荡的女人，她的头一个丈夫是得肺痨病死的，据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夫妻生活过于亲密的结果。可是克洛什先生识破了这个意大利医生的打算，不愿意招这个冒险家做他的第二个女婿；后来竟然撞见他跪在女儿的面前，于是就坚决地把他赶了出去。

马泽利从房门出去之后，不一会儿，又爬情人用的软梯从窗口进来了。现在流传着两种说法：第一种说他把教授的女儿勾引得发疯似地爱他，唯恐失去了他；另一种说他仍然偷偷地来看她，同时显得正在留心另外一个女人的样子；最后，他从他的情妇那里知道，教授依然不松口，于是他就在当天夜里把她拐跑了。想这样一闹，就使他们的婚事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了。

这时，拉托纳大夫又站了起来，背靠着壁炉，已经震惊得发慌的安德马特仍在走来走去，他叫喊着说：

“一个医生，先生，一个医生，竟然做出这种事来！……一个医学博士……真是没有一点志气！……”

安德马特心里发愁，他估计着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且分门别类地一一加以斟酌，就好像在列个账单一样。这些后果包括：

一、这个令人恼火的消息会在邻近的温泉城市里传播开来，

一直传到巴黎。不过弄得好的话，也许可以把这次拐逃事件当做一次广告宣传。如果在几家发行量大的报纸上，刊登十几篇写得精采的消息报道，也许能大大吸引人们对奥里奥尔山的注意；

二、克洛什教授走掉，这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三、拉马斯-阿尔达瓦拉公爵和公爵夫人离开此地，这是第二个不可避免的损失，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总之，拉托纳大夫说得有道理：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这时，银行家转过身来对医生说：

"您马上到华美旅馆去，给奥布里-巴斯德写一个死亡证书，要写得别让人怀疑他是因为脑溢血死的。"

大夫又拿起帽子，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对了！外边还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您的朋友保罗·布雷蒂尼要跟夏洛特·奥里奥尔结婚了，这是真的吗？"

安德马特听了，惊愕得有点打颤。

"布雷蒂尼？这怎么会呢？……这是谁告诉您的？……"

"也是佩特律斯·马泰尔说的，是奥里奥尔老爹亲口告诉他的。"

"奥里奥尔老爹？"

"是啊，是奥里奥尔老爹，他肯定地说，他未来的女婿有三百万家产呢。"

威廉的脑子里这时乱成一团了。他嗫嚅地说：

"这倒是可能的，一个时期以来他就在追求她，而且追得挺紧的！……这么一来……整个一座小山包就都是我们的了……整个一座小山包啊！……噢！我得马上就去证实一下。"

他说完，跟在大夫后面也出去了，准备在吃午饭之前看到保罗。

他走进旅馆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让人找他好几次了。他发现她仍然躺在床上，正在跟她父亲、她弟弟说话，她弟弟在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几份报纸。

克里斯蒂昂娜觉得身上难受，很不舒服，心里也感到烦躁不安。她有些害怕，却不知道究竟怕些什么。后来，在她孕妇的头脑里闪现出一个想法，并且几天来这个想法越来越突出。她想请布拉克大夫给她看一看。由于总是听周围的人拿拉托纳大夫开玩笑，她已经完全失去对他的信任，所以她想听听另外的意见，听听布拉克大夫的看法，他现在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孕妇在临产之前，总有些恐惧心理，各种各样的恐惧和烦扰都在纠缠着她们；而现在她从早到晚都受着这样的折磨。昨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然后便想象孩子长得不好，胎位不正，不能正常分娩，要做剖腹生产手术。于是，她脑子里就想着，亲眼看到在她身上做手术。她仿佛看到自己仰面躺着，肚子被剖开，床上满是鲜血，有人弄走一个红乎乎的东西，它不动弹，也不叫喊，它已经死了。每隔十分钟，她便闭上眼睛，再看一次这样的情景，再一次经受这种可怕的、痛苦的肉刑。这时，她就想只有布拉克大夫能够把实际情况告诉她，于是她立刻便要求去请这位大夫来，要让他马上就给她检查，马上就检查，马上就检查！

安德马特非常为难，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她才好。

“可是，我的小乖乖，因为我和拉托纳大夫的关系，这很难办啊……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我去请马斯-鲁塞尔教授，他比布拉克高明得多了。而且他一定肯来的。”

可是她坚持自己的要求。她要找布拉克来，只要他来！她需要见他，要看见他那像看门狗的头一样的大脑袋在她身边。这

是一种渴望，一种不可思议的、有点迷信色彩的欲望；她非要他来不可。

这时，威廉希望试着把她的思路引到别的事情上去。

"你还不知道呢，那个专门要阴谋的马泽利，昨天夜里把克洛什教授的女儿拐走了。他们跑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真是个热闹事儿！"

她在枕头上直起身子，因为忧郁伤心，两只眼睛也显得大了，她低声说：

"噢！可怜的公爵夫人……可怜的女人啊，我真是同情她啊。"

很久以来，她的心就很理解公爵夫人那颗受了创伤的多情的心！因为她也受着同样的痛苦的折磨，流着同样的辛酸的眼泪。

但是，她接着说：

"你听我说，威尔，你去把布拉克先生给我找来。如果他再不来的话，我觉得我快要死了！"

安德马特攥着她的一只手，温存地亲吻着。

"好了，我的小克里斯蒂昂娜，还是理智点吧……你知道……"

他看见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便转身对侯爵说：

"我亲爱的岳父，这事还得由您去办。我是不能去的。布拉克每天在一点钟左右到这里来看马尔德堡王妃。您在半路上截住他，叫他到您女儿这里来看看。克里斯蒂昂娜，你能再等一个小时吧？"

她答应等一个小时，但是不愿意起来跟他们一起去吃午饭；于是，几个男的便自己到餐厅去了。

保罗已经在那里了。安德马特看见他便大声说道：

"啊！你看，刚才他们跟我说的是怎么回事啊？你要跟夏洛特·奥里奥尔结婚了？这不是真的吧，是不是？"

这个年青人一边用不安的目光看看关着的门，一边低声说道：

"我的上帝，是真的！"

三个人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呢，他们听了都在他面前愣住了。

威廉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凭你的家财，你还要结婚？你要多少女人没有啊，为什么要娶个妻子把自己捆住呢？再说她的家庭也不怎么高雅。贡特朗一个钱也没有，对他来说，这倒是可以的！"

布雷蒂尼笑了起来：

"我父亲是做面粉生意发的财，他本来是个开面粉厂的厂主……做批发生意的面粉厂厂主。如果从前你们认识他的话，你们也会说，他也不懂什么叫高雅。至于那个小姑娘……"

安德马特打断他的话：

"噢！那个姑娘可是没说的……讨人喜欢……没说的……而且……你知道……将来就算她不比你有钱……一定也会跟你一样阔气……这个，我敢担保，我敢担保！……"

贡特朗低声说：

"是啊，结婚这种事倒也没有什么妨碍，而且从情场上退下来也有个掩护。不过，你也不早告诉我们一声，这就不对了。你这桩事究竟是怎么搞成的，亲爱的？"

于是，保罗就把事情的经过稍微改变一下，给他们叙述了一番。他说自己曾经有些犹疑，其实这是夸张的说法；后来这个姑娘说了一句话，使他感觉到她是爱他的，于是便突然作出了决定。他讲了奥里奥尔老爹出乎意料地走了进来，他们如何

吵了架，说到这里，他又渲染了一通；说这个农民对他拥有多少财产怎样表示怀疑，又怎样从柜橱里拿出了贴了印花的公文纸。

安德马特笑得流出了眼泪，他一个劲儿地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啊！使用公文纸的这一招儿，他也学会了！这是我发明的办法！”

可是，保罗脸上稍微红了一下，他咕咕哝哝地说：

“请你先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太太。从我们之间的友谊来说，还是由我自己告诉她比较合适……”

贡特朗望着他的朋友，脸上带着一种诡秘而开心的微笑，那意思好像是说：“这样太好了，这样做太好了！这样一来，事情就算了结了，也不会传出去什么风言风语，不会闹出什么笑话，不会造成什么悲剧。”

他建议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亲爱的保罗，我们吃完午饭后，克里斯蒂昂娜就起来了，我们俩一块儿去看她，那时你就可以把你的决定告诉她了。”

他们的眼光相遇到一起，互相对视了一下，那目光中包含着别人无法猜透的想法，随后便彼此移开了。

这时保罗无所谓地回答说：

“好，我非常愿意，等会儿我们再说吧。”

旅馆里的一个仆役进来报告说，布拉克大夫刚到王妃的房间；侯爵听了马上便走了出去，为的是能在半路上截住他。

他向医生叙说了他女婿的处境和不便，他女儿的愿望，结果没费什么事便把大夫带来了。

等这个大脑袋的小老头一走进克里斯蒂昂娜的房间，她便

说：

“爸爸，您出去一会儿，让我和大夫单独谈谈。”

于是，侯爵便退了出来。这时，克里斯蒂昂娜就像做忏悔一样，用很低、很轻的声音，向大夫一一叙说了她的忧虑、恐惧和种种可怕的幻象。医生像神父似的听着她说，有时用他那圆圆的大眼睛看看她，稍微点点头，表示他在注意地听着，或是轻轻地说一声：“是这样的”，意思仿佛是说：“我对您的症状了如指掌，只要我愿意医治的话，我就能给您治好。”

等她说完之后，他便向她提了些问题，对她的生活、习惯、饮食、医疗等各个方面都问得非常详尽细致。有时他做个手势，好像表示赞成；一会儿又说一声带有很大保留意味的“噢！”表示责备。当她说到她担心孩子胎位不正时，他站起身来，隔着被子用手轻轻地摸摸她的腹部，随后就告诉她说：“不，很正常的。”

她真想拥抱他一下，表示对他的敬佩。这位医生多么善良正直呀！

他在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开药方。药方写得很长很长的。然后他又回到床边，换了另外一种口气讲话，似乎在证明他已经做完本分内的神圣工作。这时他开始谈天了。

他说话的声音低沉粗重，是矮胖的人惯有的那种强有力的声音；他说的最普通平常的话里也隐藏着些问题。他什么都谈。他好像对贡特朗的婚事很感兴趣。接着，他脸上露出丑陋的人那种难看的微笑，他说：

“我还没跟您说布雷蒂尼先生的婚事呢，虽然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这是奥里奥尔老爹亲自向大伙说的。”

她感到突然一阵虚弱袭来，从她的手指尖开始，然后蔓延到胳臂、胸部、腹部、大腿，直到全身。可是，她没有听得明

白，她非常害怕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因此突然变得谨慎小心了，她低声地说：

“啊！是奥里奥尔老爹亲自和大家说的？”

“对，对。不到十分钟之前，他还跟我说起来这件事呢。布雷蒂尼先生似乎非常有钱，很久以来，他就爱上了小夏洛特。而且是由奥诺拉太太给他们两个撮合的。她给这两个年轻人帮忙，让他们在她家里会面……”

克里斯蒂昂娜已经闭上了眼睛。她失去了知觉。

大夫连忙呼喊，一个女仆人跑来，随后伯爵、安德马特、贡特朗也来了，他们忙着去找醋、乙醚、冰块，还有各式各样的毫无用处的东西。

突然，这个少妇动了一下，又睁开了眼睛，举起两只胳臂，一面在床上蜷曲着身体，一面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喊。她想要说话，但是很吃力，便结结巴巴地说：“噢！我痛死了……我的上帝……我的……腰疼……我的身子要裂开了……噢！我的上帝……”接着，她又叫喊起来。

大家大概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就要分娩的征兆。

于是，安德马特连忙跑去找拉托纳大夫，发现他刚吃完午饭。

“您快来……我妻子出事了……快……”

接着，他耍了个花招，说他妻子发生第一次阵痛时，布拉克大夫正好在旅馆里。

布拉克大夫自己也向他的同行证实了这个谎话：

“我刚刚到王妃的房间里，就有人来通知我，说安德马特夫人感觉到不舒服。于是我便连忙赶来了。来的正是时候！”

可是威廉感到非常激动慌乱，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突然又怀疑起这两个大夫的医术来了。于是，他没有戴帽子便出去

了，跑去找马斯-鲁塞尔教授，求他来一趟。教授立刻便答应了，他像医生平时出诊时那样，机械地扣上大礼服的钮扣，迈着急促而又稳重的大步，匆匆走来，仿佛他这个名医一到，就能挽救人的生命一样。

他一走进房间，另外两位大夫便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非常谦恭地重复说：

“刚才的情况是这样的，亲爱的老师……您觉得呢，亲爱的老师？……这是不是有必要呢，亲爱的老师？……”

安德马特听他的妻子在不停地呻吟，心里十分焦虑，向马斯-鲁塞尔先生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也口口声声地称他“亲爱的老师”。

克里斯蒂昂娜几乎是赤身露体地躺在这些男人的面前，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了；她觉得非常痛苦，好像一切思想都从她的头脑里逃遁了。她仿佛感到有人用一把钝齿的长锯，在她的腹部和后背上、在两胯的附近锯来锯去，没有一点规律地慢慢锯着，锯一阵，停一阵，每次再开始时，都让她痛得更厉害。

当这种折磨和她感到身上断裂开似的疼痛稍微缓和一会儿，使她恢复点理智时，一种比肉体上的痛苦更残酷、更尖锐、更可怕的念头，又在她的脑子里盘旋起来，这就是：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就要娶她了。

她为了使这种撕噬着她的头脑的痛苦再平静下来，便尽力唤醒自己肉体上受到的残酷的折磨；她摇晃自己的腹部，扭动腰肢；这样身上的阵痛重新开始时，她至少可以不再想什么了。

她就这样受了十五个小时的折磨，被痛苦和绝望完全摧垮，她甚至想一死了之，想在痛得她全身扭曲的痉挛中死去。但是，在一阵比前几次时间更长、更强烈的抽搐之后，她觉得整个身

体内部的东西，一下子都从她身上脱落下来了！一切都结束了；她的疼痛平息下来了，就像滚滚的波涛平静下来一样；她觉得周身非常轻松，仿佛也有一会儿心里不再感到那刺痛的悲怆了。有人和她说话，她用微弱的声音回答着。

忽然，安德马特俯下身来，脸靠近她的脸，对她说：

“孩子能活……差不多已经足月了……是个女孩儿……”

克里斯蒂昂娜只能喃喃地说：

“唉！我的上帝！”

这就是说，她有了一个孩子，一个活着的孩子，而且会长大的……一个保罗的孩子！她真想再叫喊起来，因为现在又有这新的痛苦来伤害她的心。她有了一个女儿！她不愿要她！……她决不会看她！……她永远也不会去碰她！……

有人又扶她躺下来，照护她，吻过她！是谁呢？大概是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吧？她一点也不知道。可是，他呢，他在哪儿呢？他在干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他还爱她，她该感到多么幸福啊！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逝去，她甚至分不出白天和夜晚，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像灼伤那样使她痛苦：他爱上另一个女人了。

突然，她心里想：“这是不是真的呀？……在这个医生没告诉我之前，我怎么早些时候不知道他要结婚呢？”

接着她又想，这桩婚事大伙都在瞒着她。保罗也想到了不要让她知道。

她朝房间里看看，想看看谁在屋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她旁边守护着她，这是个一般人家的妇女。她没有敢问她。那么，这件事她究竟能向谁打听呢？

突然有人把房门推开了，她丈夫踮着脚走了进来。他见她

睁着眼睛，便走近她身边。

“你现在好些了？”

“是的，谢谢。”

“从昨天起，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好了，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说起这件事，我现在还非常为你为难呢。我给我们的朋友伊卡尔东夫人打了电报，把出的意外的事告诉了她，并且请她快来，你坐月子期间，她本来是要来陪伴你的。可是，他侄子得了猩红热，现在她正在他侄子那里……可是你不能总是身边没有个人陪着呀，要有个稍微……稍微……合适点的女人……这地方有一位夫人，她自己提出愿意来照顾你，每天陪你，我呢，我就同意了。这就是奥诺拉太太。”

克里斯蒂昂娜突然想起来布拉克大夫的话！这把她吓了一跳，她呻吟着说：

“啊，不……不……不要她……不要她！……”

威廉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他接着说：

“你听我说，我知道她很粗俗，可是你弟弟很称赞她呢，她给他帮过很大的忙；还有人说，她从前是个助产士，奥诺拉是在一个女病人身边认识她的。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她，第二天我就把她打发走。我们还是试试看吧。先让她来一两次看看。”

她不说话了，心里在想着。她忽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需要，她需要知道，知道一切的情况，甚至希望让这个女人自己叨叨不休地说下去，把那些刺伤她的心的话，一句一句地都套出来，有了这样的需要，她真想回答说：“去吧……去把她马上找来……马上找来……快去吧！”

她除去有个不可抗拒的愿望，想要知道内情之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需要，就是想使自己心里更痛苦，让自己在不幸中翻滚，就像有人在荆棘上翻滚一样，这是殉道者要求受苦的那

种奥秘的、病态的、狂热的要求。

于是她喃喃地说：

“好吧，我同意，去把奥诺拉太太给我找来吧。”

说完之后，她忽然又觉得自己对这件事还没有把握，还不能确信保罗是不是真地背叛了她，她不能再等很长时间了；她用微弱得像喘息似的声音问威廉说：

“布雷蒂尼先生要结婚了，这是真的吗？”

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是的，是真的。要是能跟你说话，早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你了。”

她又说：

“是和夏洛特吗？”

“是和夏洛特。”

不过，威廉也有个一直挂在心里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已经去不掉了，这就是他的女儿，她现在只是勉强地活着，所以他随时要来看看她。可是，克里斯蒂昂娜的头一句话不是要看看孩子，他觉得有点生气。于是，他带着点温和的责备的口气说：

“唉，你瞧，你还没有问问你的小女儿呢？你知道她长得壮实吗？”

她微微颤栗了一下，仿佛他触动了她身上裸露着的伤口一样，看来她非得一次一次地经受所有这些苦难不可。

“把她抱来吧。”她说。

他走到床脚的帷幔后面，过一会儿便转身回来了，脸上流露着自豪和幸福的神情，两只手笨拙地抱着一个白色襁褓。

他把这襁褓放在绣花枕头旁边，挨着克里斯蒂昂娜的头，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这时他说：

"瞧，你看看她长得漂亮不漂亮！"

她仔细地看着。

他用两个手指把遮住孩子红色脸庞的轻薄花布掀开，那小脸蛋儿红扑扑的，闭着两只眼睛，小嘴在轻轻地蠕动。

她俯身朝这个初生的小生命看着，心里在想："这是我的女儿……保罗的女儿……就是因为她，让我吃了多少苦啊……这孩子……这孩子……这孩子……这是我的女儿！……"

这婴儿的诞生，曾那样残酷地撕裂她那可怜的心，伤害她那柔弱的身体，可是这时她对这孩子的厌恶心情，却突然云消雾散了；她以强烈而痛苦的好奇心仔细地端详着女儿，并且深深地感到惊奇，就像个动物看着自己头胎生的胎儿那样惊奇。

安德马特本来想她会满怀着感情抚爱自己的女儿的，这时更感到奇怪和不高兴了，于是便问道：

"你不吻吻她吗？"

这时，她轻轻地朝孩子红红小额头侧过身去，她的嘴唇凑得越近，越觉得自己的嘴唇受到这小额头的吸引和召唤。当她把嘴唇挨上去时，触到这稍微有点湿润、有点从她自己的身体上带来的温热时，她好像再不能把嘴唇从女儿的身上移开，并且要永远呆在那儿。

她感觉有点什么东西轻轻触到她的脸上，原来是她丈夫的胡子，他弯下身去拥抱她。他怀着温柔的感激心情，久久地把她紧紧抱住，并且他也想吻吻自己的女儿，他伸出嘴唇，轻轻地在她的鼻子上一下一下地吻着。

克里斯蒂昂娜面对着这样的温存，不免感到心里一阵抽缩，她看着他们父女两个，就在她的身边，她的女儿和他……和他！

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把孩子抱回到摇篮去了。

“不，”她说，“让她再呆几分钟吧，让我感觉到她就在我的头旁边。你别说话，也不要动，让我们呆一会儿，你等一等。”

她把一只胳臂放到襁褓包裹着的身体上，把自己的额头靠近孩子皱皱巴巴的小脸蛋儿上，闭上眼睛，一动不动，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威廉轻轻地摸摸她的肩膀。

“好了，我亲爱的，要理智些！别激动，你是知道的，别激动！”

于是，他把他们的女儿抱走了，而母亲的两只眼睛一直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床的帷幔后边。

然后他又走了回来。

“就算是说定了，明天早晨我就让奥诺拉太太来陪伴你。”

她用坚定的口气回答说：

“好吧，我的朋友，你让她来吧……明天早上。”

她觉得很累，有些筋疲力尽了，伸直了身子在床上躺着，这时心里也许不那么痛苦了？

晚上，她父亲和她弟弟来看她，给她讲了这地方发生的事情，克洛什教授匆忙地动身离开，去找他的女儿；还有关于德·拉马斯公爵夫人的种种猜测，她也不见了，有人说她也走了，去找马泽利了。贡特朗觉得这些桃色新闻非常好笑，他从这些事件中得出一条滑稽的教益：

“这些矿泉城市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仙境！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比世界上其余的地方，在一年当中剩下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都多。真像有人所说的，这些地方的泉水没有矿泉化，而是中了魔法。而且到处都是一样，在

埃克斯[①]、鲁瓦雅、维希、吕雄[②]，都是这样；海滨浴场也是这样的，比如在迪埃普、埃特勒塔、特鲁维尔、比亚里茨[③]、戛纳、尼斯。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到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人物的标本，有令人惊奇的、来路不明的外国阔佬，有在别处看不到的各个种族、各种人物的混血种，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奇闻艳事。在那里，女人要想拿男人来耍弄取笑，又容易，又快当。如果在巴黎，人还能经得住诱惑，到了温泉站，砰地一声就倒下来了！男人们在那里寻找生财之道，就像安德马特一样；另外有些人在那里送掉性命，就像奥布里-巴斯德；还有些人的下场比这更糟糕……竟然在那里结了婚……就像我和保罗似的。这样的事情愚蠢可笑吗？你知道了保罗的婚事，是不是？”

她喃喃地说：

“对，威廉刚才跟我讲过了。”

贡特朗接着说：

“他做得是对的，很有道理。当然，这是个农民的女儿……可那又怎么样呢，她比一个冒险家的女儿强，而且也比一个烟花女更可贵。我了解保罗。即便是个堕落的女人，只要抵挡他六个星期，最后他也会娶她的。而要抵挡得住他，一定得是个凶恶厉害的女人，要么就是天真无邪的女人。他幸好遇到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对他来说，这太好了。”

克里斯蒂昂娜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进入她耳朵里的话，都一直深入到她的心坎里，使她感到痛苦，感到极度的痛苦。

她一边闭上眼睛，一边说：

① 埃克斯或称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在法国南方罗讷河口省，是温泉城市。
② 即巴涅尔德吕雄，法国西南部上加龙省温泉医疗胜地。
③ 迪埃普、埃特勒塔和特鲁维尔是法国西北部临芒什海峡的海滨浴场；比亚里茨是法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海滨浴场。

“我累极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他们亲吻过她之后，便离开了。

她的头脑清醒了，一直在思前想后地想事情，这使她痛苦不堪，再也睡不着了。一想到保罗不再爱她了，再也不爱了，她便觉得心里难以忍受；要不是看见在扶手椅上半睡着的那个女看护，她就会起身去打开窗户，朝下面的石阶上跳下去。一缕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进屋里，在地板上投下一个又圆又亮的小小的月痕。她看到这月光，种种回忆又一齐涌上心头：湖水，树林，他说的第一声“我爱您”，几乎让人听不清，却那样撩乱人的心，还有图尔诺埃尔古堡，晚间他们在幽暗的路上彼此抚爱，还有通向罗什-普拉迪埃尔的大路。突然，她看见这条白晃晃的大路，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是他，是保罗，搂着一个女人的腰，每走一步便吻她一下。她认出那个女人来了，是夏洛特！他紧紧地搂着她，微微地笑着，就像他一向专会微笑那样，他在她耳边说些他一向会说的温存话，然后，他又跪倒在地上，吻着她面前的地上的人影，就像他吻克里斯蒂昂娜的身影时一样！对她来说，这一切太严酷、太痛苦了，她翻过身来，把脸埋到枕头上呜咽起来。她的绝望连续地敲击着她的心灵，她痛苦得几乎叫喊出来。

她的心在胸膛里每跳动一次，便在她的两鬓发出呼啸声，仿佛在重复不断地向她叫喊：“保罗，——保罗，——保罗！”她用两只手堵住自己的耳朵，为了不再听到这个名字，而且把头也蒙进被子里；但是，随着她那无法平静下来的心的每次跳动，这个名字又在她的胸膛里响了起来。

那个女看护醒了过来，问她：

“您又觉得不舒服了，夫人？”

克里斯蒂昂娜翻过身来，满脸都是泪水，她低声说：

"没有，我睡着了，我做梦来着……我害怕了。"

说着，她让女看护点上两枝蜡烛，为的是不再看那月光。

不过，快到早晨的时候，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安德马特带着奥诺拉太太走进来时，她已经睡了几个小时。这位胖胖的夫人马上就显得很亲热，坐在床的旁边，握着产妇的一双手，问长问短的像个医生一样，随后，她对回答感到很满意，便说道：

"没事儿，没事儿，很好。"

说着，她摘下帽子、手套和披肩，然后转身对女看护说：

"姑娘，你可以走了，听到按铃的声音你再来。"

克里斯蒂昂娜这时已经感到有些反感了，便对她丈夫说：

"把我女儿给我抱来。"

威廉像昨天那样把孩子抱来，一面温柔地亲吻着她，把她放在枕头上。克里斯蒂昂娜也像昨天那样，她的脸隔着襁褓的布片，感觉到裹在襁褓里的这个陌生的躯体的温热，顿时一种平静适意的快慰渗透她的全身。

这小家伙突然叫了起来，用一种尖细刺耳的声音哭起来了。

"她要吃奶了。"安德马特说。

他按了铃，奶妈马上便进来了。这个女人高高大大的，满面红光，生着一张可怕的血盆大口，满嘴是闪亮的大板牙，几乎让克里斯蒂昂娜看了有些害怕。她解开胸衣，掏出一个沉甸甸、软绵绵、胀满奶水的乳房，就像垂在奶牛肚皮下面的乳房一样。当克里斯蒂昂娜看到她女儿吸吮这肉葫芦时，她真想抓起女儿，把她抱回来，她心里有点嫉妒，又感到有点恶心。

奥诺拉太太给奶妈出了些主意，奶妈便抱着孩子出去了。

安德马特随后也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下了两个女人。

克里斯蒂昂娜不知道该怎样说起折磨着她的心灵的那件

事，她担心自己过于激动，失去理智，哭哭啼啼，露出真情。可是奥诺拉没等别人问她，便自己说起来了。她把当地流传的种种风言风语说完之后，便把话题转到奥里奥尔这家人上去了。

“一家子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她说，“是非常诚实正直的人。您当初要认识那位老太太就好了，那真是个又善良、又坚强的女人！她顶得上十个普通的女人，夫人。而且两个姑娘都像她。”

随后，她又要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克里斯蒂昂娜便说道：

“路易丝和夏洛特这两个姑娘，您更喜欢哪一个？”

“噢！我嘛，夫人，我更喜欢路易丝，也就是您的弟弟的那一个，她更文静，更稳重。这可是个有条理、会管家的妻子啊！可是，我丈夫却喜欢小的。您知道，男人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爱好，跟我们女人不一样。”

她不作声了。克里斯蒂昂娜的心情也不那么激动了，她喃喃地说：

“我弟弟常在您家和他的未婚妻见面吧。”

“噢！是的，夫人，我想是每天都见面的。一切都是在我家里办成的，一切！我呢，我让他们谈去，这些孩子，这种事情我很理解！可是真正让我高兴的，就是看见保罗先生爱上了那个妹妹。”

这时，克里斯蒂昂娜用几乎让人听不清楚的声音问道：

“他很爱她吗？……”

“啊！夫人，那可不只是爱她哟！最近一个时期，他简直都像发疯了一样。他也跟那个把克洛什大夫的女儿拐走的意大利人一样，差不多老是围着这个姑娘周围转，为的是看一看，试探试探，我原来还以为他们会打起来呢！……啊！您要是看见保罗先生那两只眼睛就好了！他简直把她看成是善良的圣母了，她！……两个人要是相爱到这种程度，那才是一件乐事呢！”

于是，克里斯蒂昂娜就问她亲眼所见的一切事情，问她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怎样在莫愁山谷散步，因为保罗曾经多次在那里向她倾诉自己的爱情。她提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连那位胖夫人都感到惊奇。她问了许多别人不会想到的问题，因为她不停地在比较，她回想起去年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琐事，保罗说过的那些温柔缠绵的情话，他的殷勤体贴，千方百计地想出花样来讨她喜欢，他施展出的男人在急于想要引诱一个女人时，那种迷人的亲切情意和细心温存。她想要知道，他对夏洛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他是不是也用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冲动，同样不可抗拒的激情，又重新做了一回。

这时在床上躺着的克里斯蒂昂娜，每当听出谈话里有保罗在热恋当中常用的种种手法，比如一件琐碎的小事，一个小小的举动，一桩微不足道的趣事，她便轻轻地喊出一声“啊！”表示内心的痛苦。

奥诺拉太太有点莫名其妙，感到这喊声很奇怪，便更加肯定地说：

“就是这样的。就像我跟您说的一样，完全一样。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像他这样钟情的男人。”

“他给她朗诵诗吗？”

“我想是的，夫人，而且是非常优美的诗呐。”

当她们两人都停下来不再说话时，就只听见奶妈那单调轻柔的哼唱声，她在隔壁的屋子里哄着孩子睡觉。

这时，从走廊里传来脚步声。马斯-鲁塞尔先生和拉托纳先生来看望病人了。他们发现她烦躁不安，情况不如昨天好。

他们走了之后，安德马特又推开门，不过他没有进来。

“是布拉克大夫，他想看看你。你愿意见他吗？”

她在床上直起身子，大声喊道：

“不……不……我不见他……不！……”

安德马特吃惊地向前走了几步，对她说：

“可是，你听我说……还是应该……我们要……你最好……”

她好像发疯了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也在颤动。她用仿佛能把墙壁穿透的又尖又高的声音重复着说：

“不……不……绝对不见！……叫他永远不要再来了……你听见了吗……永远不要再来了！……”

然后，她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说些什么，她伸出一只胳臂，指着站在房间中间的奥诺拉太太说：

“她也不要来了……你把她赶出去……我不愿意看见她……你把她赶出去！……”

这时，安德马特奔过去，把他的妻子抱住，吻着她的额头说：

“我的小克里斯蒂昂娜，你安静一点……你怎么啦？……你安静一点！”

她再说不出话来了。两眼顿时涌出了热泪。

“让他们都走开，”她说，“你一个人跟我在这儿。”

他心里慌乱地匆匆地朝医生的妻子走去，轻轻地把她推向门口说：

“请您让我们一起呆一会儿，她现在是在发烧，是乳房炎。我去让她安静下来。过一会儿我再去找您。”

当他回到床前时，克里斯蒂昂娜又躺下了，并且不停地哭泣，身子一动不动，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安德马特也有生以来第一次掉下了眼泪。

果然夜里乳房炎就发作了，克里斯蒂昂娜发烧得说起胡话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剧烈的折腾，这个产妇突然又说话了。

侯爵和安德马特一直在旁边守护着她，两人正在玩纸牌，低声地算着分数，他们以为克里斯蒂昂娜在叫他们，便站起身来，走到床前。

她看不见他们，或者说根本认不出他们来。她的脸衬着雪白的枕头，加上披散在肩上的金黄头发，显得毫无血色；她用她那明净的蓝色的眼睛，望着这陌生的、神秘而荒诞的世界，这存在着疯人的世界。

她把两只手伸在被子上面，有时移动一下，有时无意识地、迅速地抖动、惊跳一下。

起初，她一点也不像在和什么人交谈，而是在看着什么，叙说着什么。她叙说的事情似乎没头没尾，毫不连贯，而且别人也无法理解。她先说她觉得一块岩石太高，她不敢往下跳，她怕崴了脚，而且她也不太认识那个向她伸出两只手臂的男人。然后她又说起来香味。她好像在回忆已经忘掉了的话："还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好闻吗？……它像葡萄酒一样醉人……葡萄酒使人的思想陶醉，但是香气能使人的梦想陶醉……闻了香味，人可以领略到香精本身的香气，领略到各种东西和世界上的纯净的香精的香气……人可以欣赏鲜花……树木……田野里的青草……从古老的家具、古老的地毯和古老的帷幔当中，辨别出古代住宅沉睡着的生气……"

接着，她的脸挛缩了，仿佛她经受了长时间的疲乏的折磨。这时她又说起她在慢慢地、笨拙地爬上一个小坡，并且在跟一个人说话："噢！再抱着我吧，我求求你，我要死在这儿啦！我走不动了。你像在峡谷上边那样抱着我，好吗？你想起来吗？……那时候你多么爱我呀！"

随后，她非常不安地大叫了一声，她的目光中显出恐惧的

神情。她说看见前边有个死去的牲畜，她央求别人把它弄开，不要让它受到痛苦。

侯爵用很低的声音对他女婿说：

“她想起了我们从尼热尔山回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的那头驴。”

现在她又在跟这头死去的牲口说话，在安慰它，对它说自己也很不幸，比它还可怜呢，因为人家把她抛弃了。

然后，突然她又在拒绝别人要求她做的什么事情。她喊叫着：“噢！不，不要这样！噢！是你……你……要我拉这辆车的！……”

这时，她直在喘气，仿佛她真在拖着一辆车。她哭着，呻吟着，叫喊着，并且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她一直在费大的力气爬坡，身后边大概拖着那辆驴车。

接着，也许有个人在狠狠地抽打她，因为她说：“噢！你打得我真疼啊！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打我了，我求求你……你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可是别再打我啦！……”

后来，她的焦虑不安渐渐平息下来，只是声音很轻地在胡说些什么，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亮。她迷迷糊糊地睡着，最后终于睡着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她醒来了，但是仍旧在发热，不过头脑已经变得清醒了。

可是，一直到第二天，她的思想还是麻木的，仍然有些模模糊糊、捉摸不定的征象。她想要说什么话，却不能马上想起来她需要的词儿，要花很大力气去想。

经过一夜的休息之后，她终于完全恢复镇静了。

但是，她感觉自己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仿佛这次病的发作把她的内心都改变了。她的痛苦减轻了，却思考得更多了。那些近在眼前的可怕的事，在她看来，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

而且她能用清醒的意识去对待，她的头脑还从来没有这样清晰过呢。这遽然充满她的内心的光辉，使有些人在痛苦的时刻能够受到启迪的光辉，使她看到了生活、人、事物和整个人世，以及世上的一切，而这些都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

她从塔泽纳湖回来的那天晚上，在房间里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自一人，异常孤寂，而现在她甚至觉得比那时更加孤单，她已经完全被生活抛弃了。她懂得了，世上所有的人虽然饱经沧桑，还能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是，却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两个人真正地结合在一块。由于她曾经最信任的人的负心背叛，她觉得其他的人，其他所有的人，对她来说都不过是人生旅途中无关紧要的同路人，而这旅途将来究竟是长是短，或悲或欢，都是无法预料的。她懂得了，即使在这个男人的怀抱里，当她以为自己已经进入他的身心，和他交融在一起时，相信他们的灵与肉已经合为一体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只是稍微接近了些，接触到了那难以透过的外壳，而奥秘的天性就在这外壳下把人隔离开并包藏起来了。她清楚地看到，过去谁也没有打破过这道看不见的障碍，将来也不可能有人将它打破，这道障碍使人在生活中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彼此相隔得很远很远。

她猜想到，从每个人初到人世间时起，他便开始进行无能为力却又坚持不懈的努力，力求撕破这层外壳，因为他们的心灵被永远禁锢在这外壳中，孤单单的在里面挣扎；人的胳臂、嘴唇、眼睛以及微微颤抖的赤裸肉体都在努力，消磨在热吻中的爱情也在努力，而最后得到的结果仅仅是使另一个被遗弃的人降生到人世！

这时，她突然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想再看看她的女儿。她让人把孩子抱来，等人把她抱来后，她又叫人给孩子脱下衣服，因为她还只是看见过女儿的脸。

于是，奶妈把襁褓解开，露出一个新生婴儿可怜的小身体，生命已经使这小生灵能够不知不觉地动弹了。克里斯蒂昂娜用一只颤抖的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女儿的身体，然后又想亲亲她的肚子、腰、腿和小脚丫，随后又怀着奇怪的想法望着她。

两个人邂逅相遇，他们狂热地相爱着，在他们紧紧地拥抱中，诞生了这个小生命！这个小生命就是他和她，直到这孩子的生命结束时，他们都是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他和她一起再生，其中有一点他，也有一点她，又有些使这孩子与他们不同的地方。这个小生命在身体外形、精神风貌、面容眼神、举止动作、情感爱好，直到她说话的声音、步态的风度上，都把他们两个再现出来，可是，她又是一个崭新的人！

他们两人现在已经分开了，永远分开了！他们的目光永远再不会在柔情绸缪的冲动中交集在一起了，这样的激情冲动能使人类永远绵延不衰。

她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轻轻地说：

“永别了……永别了！”

她是在她女儿的耳边向他说“永别”的，这是一个骄矜高傲的心灵表示的勇敢而又痛心的诀别，这是一个女人在很长时间里、也许是终生都将感到痛苦而表示的诀别，但是，无论如何她知道怎样在旁人面前吞咽下自己的眼泪。

“啊！啊！”威廉隔着半开的门叫喊着，“我可抓住你了！你把我的女儿还给我吧？”

他跑到床前，用他那两只已经熟练的手抱起他的女儿，把她举过头顶，重复地说：

“你好，安德马特小姐……你好，安德马特小姐……”

克里斯蒂昂娜心里想：“他就是我的丈夫。”于是，她用惊奇的目光端详着他，好像是初次见到他一样。就是他，就是这

个男人，法律使她和这个人结合在一起，把她给了这个男人！按照人文、宗教和社会思想来说，这个人应该是她的一半！甚至不只是一半，而且无论白天或是夜晚，都是她的主宰，是她的心灵和肉体的主宰！她几乎想要笑出来，这时在她看来，这一切好像非常奇怪，因为在她和他之间，从来不会有任何联系，丝毫没有她心目中想象的那种联系，虽然这样的联系那么快就破裂了，唉！然而这似乎是永恒的、无比温馨的，而且几乎是神圣的联系。

她有了外遇，对他不忠，心里甚至没有感到丝毫的内疚！她觉得很奇怪，琢磨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毫无疑问，他们两人彼此大不一样了，两个人之间距离太远了，并且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他根本不理解她，她也完全不理解他。可是，他心地善良，人很忠实，性情也随和。

但是，也许世界上只有外表、性情和思想本质相近的两个人，借助自愿承担职责这条神圣的锁链，才能感觉到他们是彼此结合在一起了。

有人又给孩子穿好了衣服。威廉坐了下来。

"你听我说，亲爱的，"他说，"自从那天布拉克大夫来了，你向我大喊了一通，我也不敢再告诉你有大夫看望你来了。不过，有一位大夫来探望，你如果答应见见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就是博纳菲耶大夫！"

这时她笑了，这还是几天来她第一次笑呢，不过也只是停留在嘴唇上的微微一笑，那笑并没有深入到心灵中去；她问道：

"博纳菲耶大夫？这真是个奇迹！这么说你们和好啦？"

"是啊。你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消息。我刚把老公司买下来。现在这个地方都归我所有了。嗯！这是多大的胜利啊！这个可怜的博纳菲耶当然比所有的人都知道得

早。于是他就见机行事，每天跑来打听你的消息，并且留下个名片，上面写上一句很客气的问候的话。我呢，我就请他来出诊一次，算是对他主动接近的一个回答；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

“那就让他来吧，”克里斯蒂昂娜说，“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也很愿意见见他。”

“好，谢谢你。明天早上我把他带来。保罗不断地让我转达他对你的祝贺，还一再打听孩子的情况，这我就不必跟你多说了。他还很想看看孩子呢。”

尽管她已经下定决心，可是听了这话仍然感到透不过气来。不过她还是回答说：

“你替我谢谢他吧。”

安德马特接着说：

“他也急着想要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把他要结婚的事告诉了你。我跟他说，已经告诉你了；他又问过我好几次，问你有什么看法。”

她极力使自己保持着冷静，并且低声说：

“你告诉他，我完全赞成。”

威廉不知道妻子心里的苦楚，依然冷酷无情地接着说：

“他还特别想要知道，你给你的女儿取个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是叫玛格丽特，还是叫热娜维埃芙，我们还在犹豫。”

“我改变想法了，”她说。“我想给她取名叫阿尔莱特。”

以前，在她刚怀孕不久时，她曾经和保罗商量过，生了儿子叫什么，生了女儿叫什么；生了女儿叫热娜维埃芙，还是叫玛格丽特，他们并没有最后决定。现在这两个名字她都不想要了。

威廉重复着说：

“阿尔莱特……阿尔莱特……这个名字挺可爱的，你起得好。要让我说呢，我倒想管她叫克里斯蒂昂娜，跟你的名字一样。我喜欢这个名字……克里斯蒂昂娜！”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噢！起个耶稣基督[①]的名字，有可能带来许多的痛苦。”

安德马特的脸红了，他没有想到这两个字很接近，他站起来说：

“不过阿尔莱特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听。一会儿见，我亲爱的。”

等他一走，克里斯蒂昂娜就把奶妈叫来，吩咐她以后就把摇篮挨着她的床边放着。

那张轻巧的小床外形像一只小船，总是摇荡着，在弯曲的铜桅杆上，挂着白色的床帷，像是船帆一样。等把这张小床推到大床旁边时，克里斯蒂昂娜就把一只手伸过去，抚摩熟睡着的孩子，并且用很低的声音说：

“睡吧，我的小女儿，你永远也找不到跟我一样爱你的人啦。”

在随后的日子里，她总是感到忧郁惆怅，但是心情还是平静的；她想得很多，她使自己的精神变得更沉毅，内心更坚强，想在几个星期之后就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现在她一心想着的，就是凝视着她女儿的两只眼睛，想要看见从那里闪现出最初的眼神，但是除了女儿那一双浅蓝色的、小洞洞似的眼睛不住地转向窗外的光亮之外，她什么也没有看到。

然而，一想到这两只还沉睡着的眼睛，将来也会像自己那

① 法语里 le Crucifié（耶稣基督）也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意思，读音和 Christiane（克里斯蒂昂娜）相近。

样看这个世界，她心里便深深地感到忧愁和悲怆。从前她就是通过自己内心里的美梦幻想来看世界的，这样的梦幻曾使许多少妇感到幸福、自信和快乐。这两只眼睛会爱上她自己曾经爱过的一切，什么天气晴朗的美好季节啊，鲜花、树林啊，还有人，唉！这对眼睛无疑也会爱上一个男人的！会爱上一个男人的！这眼睛会保留着他那熟悉、亲切的形象，当他去远了时，还会再看见他，在望见他的时候，便会兴奋激动起来……后来呢……后来呢……这眼睛还会学着哭泣，流泪，滔滔不断的眼泪会顺着这小脸蛋儿流下来！还有被背弃的爱情带来的可怕的痛苦，会使这两只变得让人认不出来的眼睛，这两只将会变成蓝色的可怜而茫然的眼睛，显出焦虑不安、灰心绝望的神情。

这时，她发疯似地吻着孩子，并且对她说：

“只爱我一个人吧，我的女儿！”

马斯-鲁塞尔教授每天上午都来看她，终于有一天他对她说：

“下午您可以稍微起来一会儿，夫人。”

等医生走了之后，安德马特对他的妻子说：

“真遗憾，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因为今天我们要在温泉浴室做一次非常有趣的试验。拉托纳大夫用机动体操疗法给克洛维斯老爹治疗，在他身上已经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你想想看，这个老流浪汉现在走起路来几乎跟大伙一样了。而且每经过一次锻炼，病情都有明显的好转。

为了让他高兴，她问道：

“那么，你们是要做一次公开的示范表演吗？”

“也是也不是，我们是给些大夫和几个朋友做一次表演。”

“几点钟啊？”

“三点钟。”

“布雷蒂尼先生去吗？”

“去的，去的。他答应我要来的。而且董事会所有的董事都要去的。从医学观点来看，这是很稀奇的事。”

“那好，”她说，“正好这时候我要起来的，你就请布雷蒂尼先生来看我。你们看试验的时候，他可以在这里陪伴我。”

“好吧，我亲爱的。”

“你不会忘记吧？”

“不会，不会，你放心吧。”

他说完便去找来看试验的观众了。

起初安德马特看见用温泉水给那个瘫子治病时，就让奥里奥尔父子两个给骗了，从那以后，他也利用病人的轻信来欺骗他们，因为一说起把病治好，恢复健康，病人是很容易被说服的；而现在呢，他自己也演起这种温泉疗法的把戏来嘲弄自己了。他常常兴高采烈、信心百倍地大讲这种疗法，说来说去，连他自己也闹不清到底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

将近三点钟时，所有接受他邀请的人都在温泉浴室前边聚齐了，大家等着克洛维斯老爹到来。他终于到了，拄着两根拐杖，仍然拖拉着两条腿，一路上很有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

奥里奥尔父子俩和两个姑娘在他身后边跟着。保罗和贡特朗陪伴着自己的未婚妻。

大厅里摆着配有活动关节的器械，拉托纳大夫一边在那里等着，一边跟安德马特和奥诺拉大夫谈话。

当他看见克洛维斯老爹时，他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现出了喜悦的微笑。他问道：

“怎么样！今天身体还好吗？”

“噢！好，好！”

佩特律斯·马泰尔和圣朗德里也来了。他们也想知道知道，

这种疗法到底有什么名堂。前一个是相信的，后一个却表示怀疑。大家惊愕地看到，在他们身后，博纳菲耶大夫也走进来了，他向他的对手招呼致意，并且向安德马特伸出手来。布拉克大夫是最后一个来的。

“好，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拉托纳大夫一边说，一边向路易丝和夏洛特·奥里奥尔点头致意，“诸位就要看到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先请大家看一看，在做这次体操疗法之前，这个人只能走几步路，不过几乎走不了几步。如果您没有拐杖，能走路吗，克洛维斯老爹？”

“噢，不行，先生！”

“好，我们开始吧。”

有人把瘫痪老头抬到一把扶手椅上，把他的两条腿紧紧缚在座椅的两只活动的脚上，然后，医务监察员先生下令说：“慢慢地走。”于是赤裸着胳臂的服务员便摇转起手柄来。

这时，大家看到流浪汉的右膝抬起，伸直，弯曲，然后又伸直，接着左膝也照样抬起，伸直，弯曲，又伸直，克洛维斯老爹突然来了兴致，他大笑起来，连他的头和长长的白胡子也随着两条腿不断重复固定的动作动了起来。

四位医生和安德马特在他前面弯着腰，郑重其事地观察着他，看会有什么结果，而傻大个儿却和这老头交换着狡诈的眼色。

大厅的几个门都敞开着，许多别的人也陆陆续续地走进来了，其中有的浴客表示相信，也有的仍然感到不放心，他们都在大厅里拥挤着想看个究竟。“快一些”，拉托纳大夫命令说。那个摇手柄的汉子更加用力地摇着。老头的两条腿开始跑了，他好像有按捺不住的高兴，就像让人胳肢的小孩子一样，拚命地笑起来，并且发疯似地摇晃着脑袋。他一边大笑，一边反复地

说："真有趣啊！真有趣啊！"这个词大概是他从一个外地人嘴里学来的。

傻大个儿这时也大笑起来了，他用脚跺着地，两只手拍着自己的大腿，他叫喊着说：

"啊！克洛维斯真行啊……克洛维斯真行啊……"

"停！"医务监察员命令说。

有人把流浪汉的两条腿松开，于是几个医生分开众人，走上前去察看结果。

这时，就见克洛维斯老爹自己从座椅上下来，并且迈步走路了。他迈的步子不大，弯着腰，每走一步都显得挺累的样子！可是他确是迈步走路了！

博纳菲耶大夫头一个发表意见：

"这是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病例。"

布拉克大夫也随着他的同事添枝加叶地说了一通。只有奥诺拉大夫一个人什么也没说。

贡特朗在保罗耳边轻轻地说：

"我不大明白。你看他们的神气。他们是受骗了，还是在奉承讨好？"

这时，安德马特讲话了。他从给这个瘫痪病人治疗的第一天讲起，说到中间怎样旧病复发，最后怎样从根本上治好了。他愉快地补充说：

"虽然我们这位病人每年冬天都有点反复，但是每年夏天我们都会给他治好。"

然后，他又把奥里奥尔山的矿泉水大吹大擂地颂扬一番，赞美这里的矿泉具有种种优点和特性，他说：

"比如说我本人吧，我就让我最亲爱的人试验过这里的矿泉水的效力，我的家庭之所以没有绝后，还多亏了奥里奥尔山温

泉。”

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答应他的妻子，让保罗去看她。他心里感到歉疚，因为他非常关心她。于是他朝四周围看了看，他发现了保罗，便走到他面前：

“我亲爱的朋友，我忘了告诉你，克里斯蒂昂娜现在正等着你呢。我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了。”

布雷蒂尼结结巴巴地说：

“等我……现在……？”

“对，她今天起来了，她想先看看你，先不见别人。你快点去吧，请原谅啊！”

保罗朝旅馆走去，心里激动得怦怦地跳个不停。

在半路上，他遇见了德·拉夫内尔侯爵，侯爵对他说：

“我女儿已经起来了，她觉得很奇怪，怎么还没见到你来。”

不过，他刚迈上楼梯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考虑要和她说些什么。她会怎样接待他呢？她是一个人在房间里吗？如果她提起他要结婚的事，该怎样回答她呢？

自从他知道她分娩之后，一想起她的时候就感到身上发抖，心里不安；每次他脑子里一想起来今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觉得心里恐慌，脸上猛地红一阵、白一阵。一想到那个还不曾见过的孩子，他也感到心情纷乱，而他就是这孩子生身的父亲，他又想看看这孩子，又怕看见她，头脑里一直纠缠不清。他深深感到自己品性卑劣，一辈子良心上都会带着污点。但是，他更害怕那个女人的目光，他曾经深情地热爱过这个女人，不过爱的时间是很短的。

她会责备他，跟他哭哭啼啼，或是轻蔑鄙视他吗？是不是她接待他，就是为了要把他赶出来呢？

他自己又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低声下气，感到痛心，哀求

央告，还是无动于衷呢？是要作点解释呢，还是一声不响地听着呢？应该坐下呢，还是始终站着呢？

如果有人把孩子抱来给他看时，他该怎么办呢？他说些什么呢？他应该表现出来什么样的感情呢？

他在门口又停了下来，在按门铃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

不过，他还是用手指揿了那象牙色的小按钮，并且听到屋里边电铃的响声。

一个女仆人来开了门，请他进去。从客厅的门口，他就看见克里斯蒂昂娜躺在第二个房间尽里边的一张躺椅上望着他。

他觉得要穿过的这两个房间仿佛没有尽头。他感到自己走路时摇摇晃晃，担心会碰到椅子上，而且他也不敢看脚底下，怕低垂下眼睛。她一动不动，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等着他走近她的身边。她的右手一直伸着放在衣裙上，左手靠在紧围着床帷的摇篮的边上。

当他离着还有三步远的时候便停了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女仆在他进来之后便把门关上了。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这时，他真想在她面前跪下来，请求她宽恕。但是，她慢慢抬起放在衣裙上的一只手，略微地向他伸过去。

“您好。”她用严肃的口气说。

他不敢吻她的手指，只是弯着腰用嘴唇轻轻地触了一下。

她接着说：

“您请坐吧。”

他在靠她脚下的一张低的椅子上坐下来。

他觉得自己应该先说话，可是又找不出一句话来，也想不出该说什么，而且他也不敢再看她了。最后，他还是嗫嚅地说：

“您的丈夫忘记了跟我说您在等着，否则我会早点来看您的。”

她回答说：

“噢！没有关系！既然我们要再见面的……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这时她不再说什么了，他便连忙问道：

“我想，现在您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了，是吗？”

“谢谢。经过这样厉害的折磨和考验，现在就算不错了。”

她的脸色很苍白，人也消瘦了，但是显得比生产之前更娇媚。尤其是她的眼睛流露出更加深邃的表情，这是以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她那两个眸子似乎变得神情忧郁，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清澈明亮，却显得更蓝了。她的两只手那样惨白，几乎像死人的手一样。

她接着说：

“那真是难熬的时刻啊！不过，人经过了这样的痛苦，自己就会感觉一直到死时都是很坚强的。”

他心里很激动，便喃喃地说：

“是啊，这是很可怕的苦难。”

她像回声似的重复着说：

“很可怕的苦难。”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睡着的孩子醒来了，摇篮里有些微微的动静，那声音轻极了，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布雷蒂尼的目光注视着摇篮，心里感到一阵痛楚，而且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一心想看看这里边的小生命。

这时，他发现小床的床帷从上到下都有金别针别着，这是克里斯蒂昂娜平常总别在胸衣上的别针。从前，他常常拿这些精致的别针摆弄着玩，那别针的头上是月牙的形状，他从心爱

的人的胸衣上把别针摘下来，然后又别在她的肩膀上。他明白了她的意思，顿时感到一阵摧裂心肝的苦痛，使他在这道金别针的屏障前边全身都在挛缩，这道屏障把他和孩子永远隔开了。

从这白色的小牢笼里，传出一声微细的叫喊，像是柔弱的呻吟声。克里斯蒂昂娜马上摇摇小床，并且用有点生硬的口气对他说：

“请您原谅，我只有这样一点时间陪着您；现在我要照顾我的女儿了。”

他站起身来，又一次吻了她伸给他的手，当他就要走出去时，她对他说：

“我祝您幸福！”

一八八六年

于昂蒂布[1]，米泰尔斯别墅

① 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阿尔卑斯滨海省城市。

小　说*

(《彼埃尔和若望》序)①

我无意在这里为后面那篇短短的小说辩解,正相反,我即将阐述的观点可能引起批评,有人会批评《彼埃尔和若望》中的心理描叙。

我要谈的是一个笼统的问题——小说。

每当一本新书问世时,同样的批评家会提出同样的责难,对我也不例外。

在他们的赞美词中,往往夹着下面这句话:

"这部作品的最大缺点在于它不是一本名符其实的小说。"

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位肯赏脸批评我的作家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算批评

---

* 莫泊桑在创作《彼埃尔和若望》的过程中,闲居乡间,思考美学问题,写成短文《小说》作为《彼埃尔和若望》的序。这篇文章较集中表明了莫泊桑的文学观。中译本据 Albin Michel 出版社 1975 年版译出。

① 译者加。

家。”

那么，什么是批评家的基本特点呢？

他应该将偏见、先入之见、流派原则和流派作家的关系统统抛掉，才能理解、识别和解释各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和完全不同的气质，才能承认艺术探求的多样化。

哪位批评家在读过《曼侬·莱斯戈》[1]、《保尔和薇吉妮》[2]、《唐吉诃德》、《危险的恋情》[3]、《少年维特之烦恼》、《亲和力》、《克拉丽莎》[4]、《爱弥儿》[5]、《天真汉》[6]、《桑—马尔斯》[7]、《勒内》[8]、《三个火枪手》、《莫普拉》[9]、《高老头》、《贝姨》、《高龙巴》、《红与黑》、《德·莫班小姐》[10]、《巴黎圣母院》、《萨朗宝》[11]、《包法利夫人》、《阿道尔夫》[12]、《德·卡莫尔先生》[13]、《小酒店》[14]、《萨福》[15]等等以后，还敢说“这一本是小说，那一本不是小说”呢？要真是那样，与其说他明察秋毫，不如说他对小说一窍不通。

批评家的所谓小说一般是指一段真实可信的故事，而且是按戏剧模式分为三幕，首先是开场，其次是情节发展，最后是收

---

① 作者为法作家普雷沃(1697—1763)
② 作者为法作家德·圣皮埃尔(1737—1814)
③ 作者为法作家德·拉克洛(1741—1803)
④ 作者为英作家理查逊(1689—1761)
⑤ 作者为法思想家卢梭(1712—1778)
⑥ 作者为法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
⑦ 作者为法诗人维尼(1797—1863)
⑧ 作者为法诗人夏多布里昂(1768—1848)
⑨ 作者为法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
⑩ 作者为法诗人戈蒂耶(1811—1872)
⑪ 作者为法作家福楼拜(1821—1880)
⑫ 作者为法作家贡斯当(1767—1830)
⑬ 作者为法作家费伊埃(1821—1890)
⑭ 作者为法作家左拉(1840—1902)
⑮ 作者为法作家都德(1840—1897)

场。

这种结构方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不应排斥其他方式。

写小说有什么清规戒律吗？违背了戒律，写出来的故事就不能称作小说？

如果《唐吉诃德》是小说，那么《红与黑》也是小说吗？如果《基督山伯爵》是小说，那么《小酒店》也是小说吗？歌德的《亲和力》、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费伊埃先生的《德·卡莫尔先生》、左拉先生的《萌芽》，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其中哪一本算小说呢？这些奇怪的清规戒律到底是什么？它们来自何处？为何人所立？根据什么原则、什么权力、什么论据？

然而，这些批评家似乎确切地、肯定无疑地知道什么是小说，它与不算小说的小说又有什么区别。批评家本人不创作小说，但却属于某个流派，而且像小说家一样，对于凡是构思与写法不符合自己的美学观点的作品，一概排斥。

相反，聪明的批评家应该努力去发现与已有的小说最不相似的作品，而且尽力鼓励青年去探索新路。

正如维克多·雨果和左拉先生那样，作家们一致坚持要按自己的艺术观去创作——即观察与想象，这是他们无可争议的权利。天才来自独特性，而独特性是一种思维、观察、理解与判断的特殊方式。有些批评家根据自己所喜爱的小说给小说下定义，而且制定某些一成不变的写作原则，将富于创新的艺术气质永远排斥在外。称职的批评家应该是一位没有倾向性、没有偏爱或偏见的分析家；他像绘画鉴赏家一样，对人们提交的艺术品只作艺术价值的鉴定。批评家的理解力应能包容一切，应能超过他本人的好恶，这样他才能发现和赞扬他本人并不喜欢、但作为鉴赏家应该理解的作品。

然而,批评家们大多只是读者,因此他们往往毫无道理地责怪我们,或者毫无保留地、过分夸大地赞扬我们。

读者在书中寻找的仅仅是能满足他的个性倾向的东西,因此他要求作家迎合自己的趣味,凡是能迎合他的想象力——或空想的、或轻松的、或放荡的、或忧愁的、或迷惘的、或讲求实际的——的作品或作品片断,他一概算之为卓越的或写得出色的作品。

实际上,公众是由无数群体组成,他们的呼声是:

"使我得到安慰。"

"使我开心。"

"使我忧愁。"

"使我感动。"

"使我幻想。"

"使我笑。"

"使我激动。"

"使我哭泣。"

"使我思考。"

只有少数几位杰出不凡的读者才对艺术家说:

"按照您的气质,以对您最合适的形式,给我一点美的东西。"

艺术家尝试了,或成功或失败。

批评家只应根据艺术家的尝试的性质来鉴定成果,而无权考虑倾向。

这些话已说过上千遍,但还得一再重复。

不同的文学流派曾努力给我们不同的生活图景,它或是扭曲的,或是充满诗意的,或是感人的,或是迷人的,或是壮丽的,如今又来了一个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流派,它声称要向我们展

示真实、绝对真实、全部真实。

我们应对迥然不同的艺术理论一视同仁。在鉴定由这些理论派生出来的作品时，我们首先应接受作品所依据的总体思想，只鉴定作品的艺术价值。

如果否认作家有权创作诗意的或现实主义的作品，那就是强迫作家改变气质、放弃独特性，从而无法利用他天赋的视力和智力。

责备作家喜好美或丑、小或大、吉或凶，无异于责备他具有某种禀性，责备他与我们观点不同。

只要他是艺术家，我们就应该让他自由自在地去理解，去观察，去构思。如果我们评价的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就应该充满诗意的激情，向他证明他的梦想平庸无奇，不够疯狂，不够壮丽。但是，如果我们评价的是自然主义者，那我们就应向他指出生活中的真实与他作品中的真实有什么不同。

截然不同的流派采取绝对对立的创作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些小说家对恒定的、粗糙的、令人不快的真实进行加工，以求得一个不同凡响的、迷人的故事，因此，他们不能过分考虑逼真性，而必须随意设置和安排情节，以讨读者的欢心，使之激动或感动。在他们的创作构思中，只有一连串别出心裁的组合，以便巧妙地引出结局。情节逐步发展，以达到高潮，并产生最后——举足轻重的大事——效果。这样的安排使开篇所引起的好奇心得到满足，使兴趣适时减弱，使故事功德圆满，以至读者对那些讨人喜欢的人物的未来遭遇不再关心。

另一些小说家则相反，他们试图给我们一幅准确的生活图景，因此小心翼翼地避免那些看上去特殊的连锁事件。他们的目的不是讲故事来打动我们或者让我们开心，而是迫使我们去思

考、去理解事件中暗藏的深邃含义。他们经过长久的观察与沉思，从深思熟虑的观察中得出一种观察宇宙、事物及人的独特方式，并将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写进书中传送给我们。他们曾被生活的景象所感动，也想感动我们，便一丝不苟地、逼真地向我们重现生活景象，因此，他们的作品十分巧妙、隐蔽，表面上平淡无奇，使读者根本看不出、识辨不出作品的梗概构思，也无法了解创作意图。

他们并不编织奇遇并使它自始至终引人入胜。相反，他们在人物生活的某个时期抓住人物，然后，经过自然而然的发展，将人物引向下一时期。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揭示一切：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思想是如何变化的，感情与爱情是如何发展的，人们如何相爱或相恨，各社会阶层如何搏斗，资产阶级利益、金钱利益、家庭利益、政治利益又是如何斗争的。

因此，他们在构思上的妙巧绝不体现为制造激情或魅力，绝不体现为引人入胜的开场或者感人至深的灾难。他们巧妙地安排一系列平凡琐事，并使作品的确切意义寓于其中。如果他们要用三百页来描述某人的生活，以揭示这种生活在周围人群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独特的意义，那么，他们就必须在大量日常琐事中删去无用的部分，而大力突出那些难以被普通观察者觉察到的、使作品具有意义及整体价值的琐事。

这种创作方法与以往的、令人一目了然的创作方法截然不同。批评家对此往往不知所措，因为某些现代艺术家采用的不是称作情节的唯一一条线索，而是众多线索，它们纤细隐秘，难以识辨，批评家是无法洞察的。

如果说昨日的小说家讲述的是生活的重要转折和心灵的激奋状态的话，那么，今天的小说家描写的则是正常状态下的心灵及智力。小说家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即朴实的现实所产生的

激情，小说家要想得出艺术教诲——即他眼中的当代人的真实形象，那么，他只能从不容置疑的、确确实实的真事中吸取素材。

即使我们接受这些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观点，我们仍应对他们的理论进行讨论、提出质疑。这理论似乎可以归结为这句话："绝对真实，全部真实"。

既然他们的目的在于从某些日常的真实事件中提取哲学，他们往往就不得不修改事件，为了逼真性而损害真实性，因为

真实有时并不逼真[①]

现实主义者如果真是艺术家，就不应展示模拟生活的平庸照片，而应展示对生活的幻觉，因为它比现实本身更完整、更强烈、更令人信服。

讲述一切是不可能的。如果将充斥生活的庞杂琐事一一加以叙述，那么一天至少得写一本书。

因此必须挑选，而这是对绝对真实这一原则的首次冲击。

生活是由截然不同的、无法预料的、相互对立的、互不协调的东西组成；生活是突如其来的、断断续续的，没有连贯性，而且充满了无法解释的、违反逻辑的、相互矛盾的灾难，它们只能归类为"社会新闻"。

艺术家在确定主题以后，应该在这庞杂无序的生活中提取对主题有用的东西，而摒弃其他一切，摒弃一切枝节。

例子不胜枚举，在此仅举一例。

世界上每天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意外事故，但是我们能够以反映意外事故为由而在故事中途让主人公被瓦片砸死或者被

① 出自法国诗人兼理论家布瓦洛（1636—1711）的《尺牍诗》。

车压死吗？

在生活中，一切都处于同一平面，事件或是急转直下，或是无休止地延长，但艺术却相反，它应埋下伏笔，安排灵巧而隐秘的过度，借助巧妙的结构来充分揭示基本事件，而对其他事件则视其重要与否而予以不同程度的突出，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作者所揭示的特殊真实。

因此，写真实就是按照事实的正常逻辑制造对真实的完整幻觉，而不是将杂乱无章的事实卑躬曲膝地一一记录下来。

综上所述，我认为天才的现实主义者应该称作幻觉者。

信赖现实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我们每人在每人的思想和器官里都有着不同的现实。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各不相同，地球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真实。我们的器官受到种种不同的影响，思想上作出不同的理解、分析和鉴定，仿佛我们属于不同的种族。

因此，我们每人都对世界具有幻觉，这幻觉因人的气质而异，或是富于想象，或是充满感情，或欢快或忧伤，或低下或凄凉。作家的任务正是运用他所学到的、他所掌握的全部艺术手段去忠实地再现这种幻觉。

对美的幻觉是人类的因袭概念！对丑的幻觉体现不断变化的观点！对真实的幻觉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卑劣的幻觉使人们趋之若鹜！大艺术家正是将自己的特殊幻觉强加给予人类。

我们不反对任何理论，因为理论仅仅是气质进行自我分析时的概括。

人们常常讨论两种理论，但不是兼收并蓄，而是使之相互对立。这两种理论就是纯分析小说和综合小说。赞成分析者要求作家着重揭示细微的思想变化和最隐秘的行为动机，而对事实本身不加重视。事实只是终点，只是界石，只是小说的托辞。依

他们之见，作家应该写出将想象与观察交织在一起的、精确的、臆想的作品，就像哲学家谈论心理一样：揭示并追溯最久远的根源，阐述一切意志的起因，区分心灵在利益、热情或本能的驱使下的种种反应。

相反，赞成客观性（多么讨厌的字眼！）的人主张精确描绘生活中发生的事，细心避免复杂的解释和对动机的论述，只将人物和事件展示在我们眼前。

他们认为心理应该隐藏在作品中，正如它隐藏在生活的事件中一样。

这样构思的小说更饶有趣味，更生动，更有色彩，更富有生活气息。

因此，客观派的作家们不会无休止地描写人物的心态，而是寻找这种心态使特定情景中的人物必然作出什么动作或姿态。他们使人物自始至终处于行动中，而这些行为和动作都反映了人物的禀性、思想、意愿或迟疑。他们使心理藏而不露，使它成为作品的骨架，正像人体内藏而不露的骨架一样。画家给我们画像时是决不会画我们的骨架的。

我认为这种小说更为真切。首先，它更逼真，因为在我们周围活动的人是不会向我们讲述他们的动机的。

其次，如果说经过长期观察，我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了解人们的气质，预见到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态度，甚至可以准确地说："某种气质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会这样做"，那么，我们对他们隐秘的思想变化却仍然没有把握，因为他们的思想并非我们的思想；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他们神秘的本能需要，因为他们的本能不同于我们的本能；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他们天性中的朦胧冲动，因为他们的器官、神经、血肉都有别于我们。

一个软弱、平和、没有激情、只喜好知识和工作的人，无论有

多大的天才，也永远无法完全进入一位感情丰富的、好色的、粗暴的、耽于欲念甚至恶习的快活男人的身心状态，他能够预见和讲述这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生活中的行为，却无法理解与揭示此人的隐秘冲动与感觉。

总之，主张纯心理的作家只能用自己来替代各种情景中的人物，因为他不可能改变器官，而器官是外界生活与我们之间的唯一中介。器官将感觉强加给我们，决定我们的感受性，在我们身上创造一种本质上有别于周围人的心态。要想揭示我们所不熟悉的人物内心，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将我们的幻像、我们通过感官而获得的对世界的知识、我们对于生活的观念，部分地移植到人物身上。因此，无论我们讲的是国王、杀人犯、小偷，还是正派绅士、妓女、修女、少女或卖菜女贩，他们身上所表现的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提问题："如果**我**是国王、杀人犯、小偷、妓女、修女、少女或卖菜女贩，**我**会怎样做？**我**会怎样想？**我**会怎样行动？"天赋的器官对**我**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只能改变**我**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及种种生活境遇，以创造不同的人物。

作家的巧妙就在于让读者认不出隐藏在种种面具下的**我**。

就绝对精确这一点而言，纯粹的心理分析是值得商榷的，然而，这种方法与其他创作方法一样，也产生了优秀的艺术品。

今天出现了象征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的艺术梦想是值得尊敬的，尤为可贵的是，他们知道并且宣布艺术是极其艰辛的。

确实，在今天写作，不是疯狂之举就是胆大妄为，不是愚蠢行为就是自不量力。在气质才能各有千秋的众多大师们之后，我们今天还剩下什么该做而未做的事，该说而未说的话呢？我们中间谁敢夸口说自己的一页书或一句话是前无古人的呢？我们的

身体被法兰西文学渗透了，全身仿佛是用字词揉成的面团，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每一行字、每一个思想，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或者至少是我们隐隐约约预感到的。

有些人仅仅追求用已知的手段来取悦读者，他们满怀信心地、坦诚而平庸地为无知而闲散的人群写书。另一些人则感到多少世纪以来的文学重担，他们不满意一切，厌恶一切，这是因为他们的梦想更美；他们似乎对一切都失去新鲜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毫无用处的平庸之作；他们最终认为文学艺术是难以捉摸的、神秘莫测的，在最伟大的大师们的作品片断中，我们窥见的也只不过是这奥秘的一角罢了。

我们突然读到二十句韵文或二十句散文，它们像振聋发聩的启示一样，使我们全身颤抖，然而，后面的韵文或散文却与一切韵文或散文一样平庸无奇。

天才作家大概没有这种焦虑和痛苦，因为他们具有无法遏止的创造力。他们不作自我评价。然而，我们这些顽强自觉的工作者，我们只能用持之以恒的努力来克服无法避免的气馁。

我从两个人的简单透彻的教诲中获得这种奋勇向前的力量。他们就是路易·布伊耶和居斯达夫·福楼拜。

我之所以谈到他们和我，是因为他们的忠告——我在此只作概述——也许对某些青年有用；一般人在初试文笔时都缺乏信心，这些青年尤甚。

我最先是与布伊耶密切交往的，那是在我赢得福楼拜的友谊以前两年。布伊耶一再对我说，一百个诗句，甚至更少，就足以使作家享有盛名，但这些诗句必须是无可挑剔的，必须能表现作者——哪怕是二流作家——的天才与独特性中的精华。布伊耶使我明白应坚持工作，应加深写作知识，等到哪一天达到了清晰、强劲、流畅的文风，又幸运地遇见一个与本人的思想倾向完

全相符的主题，这时就会产生一个篇幅不长的、独一无二的，尽我们所能使之完美的作品。

后来我知道，最著名的作家往往也只留下一本书，因此，首先应在供我们挑选的众多题材中，寻找和识别能完全体现我们的能力、价值和艺术潜力的题材。

后来我有时去看望福楼拜，他很喜欢我，我便大胆地将几篇试作请他过目。他善意地看完后对我说："我不知道您将来是否有天才。您给我看的东西证明您有一定的悟性，但是，年轻人，别忘记天才出于勤奋，这是夏多勃里昂的话[①]。工作吧。"

我工作，并常常去看福楼拜，我知道他喜欢我，因为他笑着称我为弟子。

在七年中，我写诗，写故事，写短篇小说，甚至还写了一个蹩脚的剧本，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我的导师审阅这一切，到了第二个星期天，便在午餐桌上发表评论，并且逐渐向我灌输两三条原则——他那持久而耐心的教诲的总结。他说："如果您具有独特性，首先就应该发挥它；如果您没有，那就应该去获取。"

天才出于勤奋。因此应该长久地、仔细地观察你要表现的一切，发掘其中尚未被人看到或提到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有未被发掘的一面，因为当我们用眼睛观察时，脑子里往往出现了前人对这个观察对象的评论。最细微的事物也包含少许未被识别的东西，有待于我们去发现。要想描绘熊熊的火和平原上的树，我们就应该一直呆在这堆火和这株树前，直到看出它们与其他的树和火有什么不同。

这样才能获得独特性。

福楼拜提出了这个真理：世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颗沙粒、两

① 这是莫泊桑的差错，应为法国作家布封（1707—1788）所说。

只苍蝇、两只手或两个鼻子。因此，他强迫我用几个字来描述一个人或物，突出他（它）的明显特点，使他（它）与一切同类的人或物截然不同。

福楼拜对我说："当您从一位坐在门口的杂货商前、一位抽烟斗的看门人前、一排出租马车前走过时，您要向我描述这位杂货商和看门人的姿势，用巧妙的形象将他们的精神气质完全纳入外表形体之中，使我不致将他们与任何其他杂货商或看门人相混；您也要用一句话让我看出这辆出租马车的马与它前后的五十匹马有所不同。"

我曾在另一处阐述过福楼拜的文体观点，这些观点与刚才谈到的观察理论关系十分密切。

不论我们要讲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达它，只有一个动词可以赋予它生命，只有一个形容词可以修饰它，因此，应该寻找这个字、这个动词、这个形容词，直至找到为止，而决不要满足于差不多，决不要使用欺骗手法——哪怕是巧妙的欺骗，决不要玩弄词藻以回避困难。

布瓦洛的这句诗可以帮助我们去表达和显示最微妙的东西：

使用得当，一字千钧

今天，有人以艺术性文字为名，强加给我们许多稀奇古怪、既复杂又晦涩的词汇。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词汇就能表达丰富的思想。问题在于清醒地看到字词因位置不同而价值各异。少一些难以捉摸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多一些结构多样、切割巧妙、铿锵悦耳、节奏优美的句子吧。让我们努力成为文笔优美的作家，而不是冷僻字词的收藏家！

随意自如地摆弄句子，使它表达一切，甚至包括它不表达的东西，使它充满暗示，充满未言明的隐秘意图，这的确是一件难事，相比之下，创造新词或起用旧词要容易得多；这些旧词是从鲜为人知的故纸堆里拾起的，我们已不再用，也不知其含义，它仿佛是死语言。

法兰西语言是纯净的水。矫揉造作的作家未能、也将永远不能将它搅混。每个时代都往这清澈的水流中投下时髦的语式、咬文嚼字的古风、故作风雅的词句，然而这些做法徒劳无效，白费力气，一切都已付之东流。法兰西语言的本质是清楚明晰、逻辑性强、刚劲雄健。谁也无法使它变得软弱、模糊、讹谬。

今天有人滥用抽象词汇来构筑形象，用冰雹和雨点来破坏玻璃窗的洁净，他们也可能向同行们的纯朴文体投掷石块！石块也许能击中有躯体的同行，却永远也击不中没有躯体的纯朴文风。

居伊·德·莫泊桑

1887 年 9 月于埃特勒塔拉吉耶特寓所

桂裕芳 译

彼埃尔和若望*

万美君 译

---

* 1887年夏秋之间，莫泊桑动笔写《彼埃尔和若望》，9月份即脱稿，分两次刊登在《新杂志》1887年12月号及1888年1月号上，后由奥伦朵夫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中译本据 Albin Michel 出版社 1975 年版译出。

第 一 章

“见鬼！”罗兰先生突然嚷了一声，他一动不动地足足呆了一刻钟，两眼盯着水面，时而轻轻抬起下在海里的钓鱼竿。

罗兰太太在船尾打瞌睡，旁边是应邀来垂钓的罗塞米莉太太。罗兰太太醒了，扭头问她丈夫：

“怎么啦！……怎么啦！……热罗姆！”

罗兰先生气呼呼地回答说：

“鱼儿毫不上钩，从中午到现在，我什么也没钓着。钓鱼从来就该是男人们之间的事，娘儿们一搀和，总是耽搁上船时间，太晚了。”

他的两个儿子，彼埃尔和若望，一个坐在左舷，另一个坐在右舷，各人食指上套着根钓鱼线；他们同时笑了起来，若望还冲他父亲笑道：

“爸爸，你对我们的客人不够殷勤啊。”

罗兰先生感到不好意思，抱歉说：

“对不起，罗塞米莉太太，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邀请女士们来钓鱼，那是因为我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可我只要一觉得身下有水时，我就只想到鱼了。”

罗兰太太完全醒了，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峭壁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她喃喃地说道：

“你们还是钓得不错么。”

但她丈夫却摇了摇头，一面亲切地看了一眼篮子。篮子里，这父子三人捕获的那条鱼隐隐约约地还在抽动，粘糊糊的鱼鳞

和鱼鳍一起一落，软弱无力地挣扎着，像条死鱼似地半张着嘴，发出轻微的响声。

罗兰先生抓起双膝之间的柳条筐，把筐倾斜过来，让银光闪闪的鱼都滚到筐边，以便看看筐底的鱼。鱼儿颤动得更厉害了，筐中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海鲜腥味。

这位老渔夫一个劲地嗅着，好像在闻玫瑰花的香味，而且还大声嚷嚷：

“他妈的！这些鱼倒挺新鲜哩！”

接着，他又问道：

“喂，大夫，你钓了几条鱼？”

他的大儿子彼埃尔，一个三十岁的小伙子，长着黑色颊髯，修剪得犹如法官的颊髯，上唇和下颌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回答说：

“哦！不多，三四条吧。”

父亲扭头问小儿子：

“你呢？若望！”

若望是个金发高个儿，满脸胡子，比他哥哥年轻得多，他笑了笑说：

“跟彼埃尔差不离，四五条吧。”

每次，兄弟俩总是扯同样的谎，好让罗兰老爹高兴。

罗兰把钓鱼线绕在一支桨的桨圈上，交叉着双臂宣布说：

“我永不再在下午钓鱼了。一过早晨十点就完了。这该死的鱼就不上钩了，它们在太阳底下睡午觉了。”

老爹看着他周围的大海，脸上露出占有者那种满足的神情。

他从前是巴黎的首饰商，由于过分喜爱航海和垂钓，所以手头稍微宽裕时就弃商靠年金节俭度日。

于是，他就隐居到勒阿弗尔来，买了条船，成了业余水手。

他的两个儿子，彼埃尔和若望，留在巴黎继续上学，不时地来勒阿弗尔度假，跟他们的父亲共享垂钓之乐。

老大彼埃尔比若望年长五岁，中学毕业后，有志于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逐个尝试，很快就对每个职业感到厌倦，于是又立即抱着新的希望，投入新的职业，就这样他先后尝试了不下六七个行当。

最后，医学吸引了他；于是，他就开始百倍热情地投入医学。经过很短时期的学习，加上部长恩准他免受学医年限的规定，他被接受当了医生。他容易激动，聪明，性格多变而固执，满脑子的空想和哲学思想。

若望的头发金黄，而他哥哥却是黑发；他性情平和，他哥哥却脾气暴躁；他性格温柔，他哥哥却容易记恨；他安稳地学习法律，在他哥哥获得博士文凭的同时，他获得了学士文凭。

他们兄弟俩在家稍事休息，如果家乡勒阿弗尔条件令人满意的话，他们计划就在这里定居。

但他们两人之间隐隐存有某种妒忌，这是一种兄弟或姐妹之间固有的妒忌，它几乎看不出来，却逐渐增大直至成熟；当他们或她们之间有一人结婚，或是幸福降临到某一人的头上时，这种妒忌心就爆发出来，使他们（她们）觉悟到在互相友好，互不伤害的亲密无间之中，还存在妒忌。当然，这兄弟俩很相爱，但却互相窥伺。若望出世时彼埃尔已五岁了，他用那种宠惯了的小动物的仇恨心理，看着自己父母的怀抱里突然出现另一只小动物，而且那么受父母的疼爱和爱抚。

若望从小就是温柔、善良和性格随和的榜样；彼埃尔听到别人不断夸奖他弟弟，渐渐地恼火了，他觉得若望的温柔是软弱，他的善良是幼稚，而他的和蔼则是不分是非。他的父母平和而淡泊，他们梦想自己的儿子不必出人头地，但要受人尊敬；

他们责怪彼埃尔优柔寡断、狂热、以及他那些屡遭失败的企图，责备他那些好高骛远、想入非非和华而不实的职业志趣。

自从彼埃尔长大成人后，家里就不再跟他说："你看看若望，学学他的样子！"可每当他听到别人唠叨："若望做了这事，若望干了那事"，他心中十分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和背后隐藏的暗示。

他们的母亲是个有条有理、十分节俭的女人，她多愁善感，天生心地温柔体贴；她不断地平息她那两个大儿子之间的小吵小闹，这种在共同生活中为一些芝麻小事而发生的争吵，每天都有，屡见不鲜。此外，眼前有件小事使她担心不安，她担心他们之间的争吵会更复杂化。因为在冬天，当她的两个儿子各自结束他们的专业学习时，她结识了一位邻居，罗塞米莉太太，她是长途轮船船长的遗孀，船长于两年前在海上遇难了。这位寡妇还十分年轻，二十三岁，是个能干的女人，像野生动物那样，本能地知道如何生存。她断事明理，头脑清楚，虽然有点心地狭隘，但却与人为善；她像个见多识广、明事理识大体的女人那样，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深思熟虑一番。晚上，她惯常上这可爱的邻居家来，做一会儿绣活，聊会儿天，喝杯茶。

罗兰老爹迷恋海上的一切，不断向他们这位新朋友打听有关已故船长的事，她自如地谈论她丈夫，谈论航海以及船长在世时讲过的种种见闻轶事。她是个顺从而通情达理的女人，她热爱生活，但对死亡也表示认命。

两个儿子看到这位漂亮的寡妇坐在他们家里，立即开始向她大献殷勤，倒不是想要讨她的欢心，而是出于互相排挤的心理。

他们的母亲，谨慎而又实际，非常希望她的两个儿子中有一个能得胜，因为这位年轻寡妇很富有；但她又希望另一个不

致于因失败而感到痛苦。

罗塞米莉太太金发碧眼，微风一吹，颈后那圈秀发就随风飘拂，她的举止和神态略显勇敢、大胆而好斗，这跟她乖巧的思想方法毫不相称。

由于她和若望的本性有许多相似处，所以她看来更喜欢若望，倾心于若望。这种偏爱只是在说话和眼神中通过几乎觉不出来的差异来表示，这种偏爱还表现在她有时听取若望的意见。

她仿佛猜到若望会附和自己，而彼埃尔则注定跟她的意见相左。当她谈到这位大夫的思想和观点时——他的政治观点、艺术观点、哲学观点和道德观点——，她不时地说："您的那些空想。"于是，他就用法官那种冰冷的目光看着她，好像法官在预审女人们——所有这些可怜的女人们——时那样的目光！

罗兰老爹在他儿子们回到家乡之前，从未邀请过罗塞米莉太太去钓鱼，也从未带他妻子出过海，因为他喜欢天亮以前上船，跟已退休的长途邮船船长博西尔，以及外号叫让-巴尔的老水手帕帕格里一起去；他是在涨潮时在港口遇见博西尔的，从此两人就成了知己；帕帕格里则是个负责看管船只的。

前一个星期的某天晚上，罗塞米莉太太在他家吃晚饭时说："钓鱼大概很好玩吧？"这位老首饰商对自己的爱好很是得意，很想感染他人，于是就像神父热切培养信徒那样，他兴高采烈地大声问道：

"您想去钓鱼吗？"

"当然想去喽。"

"下星期二怎么样？"

"好，下星期二。"

"您能在早晨五点出发吗？"

她惊愕地叫了起来：

“哦！不行啊。”

他很失望，心凉了下来，突然对自己的这一感召力产生了怀疑。

然而他还是问她：

“您几点能动身？”

“嗯……九点钟！”

“不能早一点吗？”

“不能提前了，这已经很早了！”

这位老先生犹豫不定，肯定会什么也钓不着的，因为如果太阳照得很热，鱼儿就不会上钩了，可是那兄弟俩热心安排去垂约，他们急忙筹划一切事宜，并且当场把什么都解决了。

于是，第二个星期二，“珍珠号”停泊在埃弗岬的白色岩石下；他们一直垂钓到中午，随后瞌睡了一会儿，下午又接着钓，什么也没钓着。后来，罗兰老爹明白罗塞米莉太太并不喜欢钓鱼，她其实是欣赏坐船兜风。他看到钓鱼线不再抖动，就不再思考，不耐烦地脱口骂了声“见鬼”，这句骂既是冲着抓不到的鱼，也是冲着那位无动于衷的寡妇而来的。

现在，他看着这条抓到的鱼——这是他抓到的鱼——，乐不可支；然后，他抬眼看了看天，发觉太阳正在西下：

“喂！孩子们，我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兄弟俩都把自己的钓鱼线收了上来，卷好线，把鱼钩清理后挂在软木塞上，等着回家。

罗兰站起身来，像个船长似地看看天际：

“没有风了，小伙子们，划船吧！”

突然，他胳臂伸向北方又说道：

“瞧，瞧，从南安普敦来的船。”

大海犹如一幅展开的蓝布，一望无际，映照在海面上的金

色和火红色的阳光，闪烁耀眼。在这平静的海面上，顺着罗兰所指的方向望去，在那儿，玫瑰色的天空中升起一块乌云。云下面的那艘船似乎那么遥远，那么渺小。

在南边，他们看见另一些船上的烟囱，为数不少，全部向勒阿弗尔堤岸驶来。他们勉强能看见勒阿弗尔堤岸那条白线，以及那座灯塔，它笔直地像只号角耸立在尽头。

罗兰问道：

“‘诺曼底号’是不是该今天进港？”

若望回答：

“对，爸爸。”

“把我的望远镜拿给我，我猜想那儿的船正是‘诺曼底号’。”

父亲把望远镜的铜管拉出来，贴在眼上瞄准，寻找瞄准点，突然，他看见了目标，欣喜若狂：

“对，对，就是它，我认得它那两个烟囱，罗塞米莉太太，您想看吗？”

她接过望远镜，朝向远处那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大概没能对准这艘船，因为她除了一片蓝色和一个彩色环——圆形彩虹外，什么也没看见；后来，她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时隐时现，使她恶心。

她一面归还望远镜一面说：

“我从来也不会使用这玩意儿。我丈夫生前还为这对我发火哩，他总是站在窗口观看来往船只，一站就是几小时。”

罗兰老爹很生气，接嘴说：

“这大概是您的眼睛有毛病，因为我的望远镜是很好的。”

随后，他把望远镜递给他妻子：

“您想看吗？”

“不，谢谢，我大概也不会看见什么的。”

罗兰太太四十八岁了，但显不出来，她好像比谁都满意这次出游和这样的傍晚。

她那头褐发刚刚开始变白。她外表似乎很冷静、通情达理，她那心满意足、兴致勃勃的神情，让人见了十分高兴。按她儿子彼埃尔的说法，她知道金钱的价值，但这毫不妨碍她去品尝梦寐已久、令她心迷神醉的东西。她喜欢看书，看小说和诗歌，并不是为了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引起她那伤感而温馨的沉思。正如她所说的，一首诗——常常是首平庸、拙劣的诗——使得她心弦颤抖，使她感觉一个神秘的欲望几乎实现。她对这些轻微的激动很满意，她喜欢让这些激情稍稍扰乱她那照管得十分妥贴的心灵。

自从来到勒阿弗尔后，她显然发福了，她的身段从前是灵活而细瘦，现在变胖了。

这次出海使她心花怒放。她的丈夫并不坏，但对她比较粗暴，就像那些独断专横的店铺老板那样，他们发号施令时就是骂骂咧咧，但责骂时并不发火，也无怨恨。在生人面前，罗兰沉默寡言，但在家里就不管不顾，任性使气了；尽管他怕大家，却摆出一副可怕的神气。她害怕吵吵闹闹、争执不休，害怕无谓的解释，所以总是退让三步，从不计较和要求什么，因此很久以来，她不再敢请求罗兰带她去海上兜风。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出海，她非常高兴，尽情地享受这少有的、新奇的乐趣。

船一起航，她的全部身心就沉醉于船只在水面缓缓滑行的这种情趣。她什么也不想，既不回忆过去，也不希望未来；她觉得自己的身心在某种柔软、流动、妙不可言的东西上飘荡，它摇晃着她，使她麻木迟钝。

罗兰下令返回：“好了，各就各位，准备划船！”她笑眯眯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伙子脱掉礼服，卷好衬衣袖

子，露出两条光膀子。

彼埃尔离两位夫人最近，他拿起右舷桨，若望操起左舷桨，他们等着当家的下达命令：“双方都向前划！”因为他坚持按规定操作。

他们一起用力把桨落下水，然后往后仰身，又使劲把桨提上来；于是，一场显示自己强劲有力的竞争开始了。船儿载着他们一行慢慢地扬帆航行，可是微风停息了，兄弟俩这时突然激发起男性的骄傲，准备互相比试一下。

他们俩单独跟父亲去钓鱼时，就这么划着桨，没人掌舵，因为父亲一面准备钓鱼线，一面监督着小船行驶，他用一个手势或简短一句话指挥着：“若望，少使点劲！”——“你呢，彼埃尔，加把劲！”或者说：“老大，划呀，老二，划啊，手臂加点油喽。”思想走神的那位就加劲划，用力划的那位就稍稍松劲，这样，船只就正了过来，笔直向前行驶。

今天，他们要显示一下自己那发达的肌肉。彼埃尔的胳臂汗毛很重，略瘦但很有力；若望的胳臂又白又肥，粉嘟嘟的，凸起的肌肉块一鼓一鼓地滚动。

起初，彼埃尔占上风，他咬紧牙关，皱着双眉，伸直了两腿，双手紧紧抓住桨，每一用力，他把桨尽量地往前推进；“珍珠号”向海岸驶去。罗兰坐在船头，以便把后座留给两位太太。他大声命令道：“老大，悠着点；老二，加劲划。”老大却更来了疯劲，老二跟不上他那不规则的节奏。

最后，当家的命令：“停下！”两支桨同时拔起。若望在父亲的命令下，一个人独自划了一会儿。但从这时起，他一直占据优势；他生气勃勃，浑身是劲，而彼埃尔却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像只泄了气的皮球。罗兰连续四次让他们停下，好让老大喘口气，拨正偏离航向的船。这时，大夫额头冒汗，双颊煞

白，又羞又恼，咕哝道：

“我不知怎么了，心口感到一阵抽搐，开头还好好的，现在觉得两条胳臂像断了似的。”

若望问道：

“要不要我一个人划双桨？”

“不用了，谢谢，一会儿就过去了。”

母亲不耐烦了，说：

“得了，彼埃尔，你这么犟又有什么意思呢，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彼埃尔耸了耸肩膀，继续划起来。

罗塞米莉太太仿佛没看见、不明白、也没听见这一切。船儿每动一下，她那金黄色的脑袋就蓦然潇洒地往后一仰，秀发随着飘起耷拉在鬓角。

这时候，罗兰大声说道：“瞧，‘阿尔贝王子号’追上我们了。”大家举目望去，看见那条从南安普敦来的船：船身长而吃水深，两只烟囱向后倾斜，还有两个圆圆的漆成黄色的水轮，正全速驶来；船上满载着乘客，撑着阳伞。水轮迅速转动，发出嘈杂的响声，搅得海水泛起层层泡沫；它仿佛是一条匆忙的邮船在急促赶路；笔直的船首破海前进，掀起两股细而透明的海浪，翻向两侧。

当船靠近“珍珠号”时，罗兰举起帽子，两位太太则挥动手帕；这时，六七把阳伞在船上急速晃动，向这几位回礼。大型客轮远离而去，留下一片平静而光闪闪的海面，时而泛起悠悠的波涛。

他们还遇上一些别的船只，也是顶上浓烟滚滚，从天边向短短的白色堤岸驶去；堤岸就像一张大嘴，把这些船只一一吞噬。渔船、轻桅大帆船在天际驶行，好似由看不见的拖轮拖着

滑行，或快或慢地都向这吞噬船只的妖魔驶去，有时妖魔似乎吃饱了，又把大量的大型客轮、双桅横帆帆船、双桅纵帆帆船、载着乱七八糟枝叶的三桅帆船，吐入海中。匆匆忙忙的汽船，从四面八方驶向大洋平坦的腹部，而那些大帆船却呆着一动不动，因为牵引大帆船的小艇都已开走；大帆船上装着有小顶桅的主桅桅楼，挂着白色或棕色的帆，在落日的余辉下，船帆似呈红色。

罗兰太太半闭着眼，口中喃喃道：

“天哪！这大海多美呵！”

罗塞米莉太太长长地叹了口气，但毫无忧愁之意，她回答说：

“是啊，可它有时十分怕人。”

罗兰叫喊着：

“你们瞧，‘诺曼底号’到港了，它大吧，嗯？”

而后，他解释对面海岸的情况，他边指边说，在那儿，在塞纳河口的另一边——这个河口有二十公里——，有维莱维尔、特罗维尔、乌尔加特、吕克、阿罗芒施、冈河、卡尔瓦多岩石等等，这些岩石使去谢布尔的水道很危险。接着他又谈论塞纳河的沙滩：每到潮汐时，这些沙滩就移动。基依伯夫的领航员要不是天天在这航道上航行的话，连他们也会犯错误的。他还解释勒阿弗尔如何把下诺曼底和上诺曼底分开。在下诺曼底，平展的海岸成了牧场、草地、田野，一直延伸到大海。上诺曼底的海岸恰恰相反，是陡直的悬崖，犬牙交错，呈锯齿状，气势磅礴，一直伸展到敦刻尔克，形成一道白色巨墙，石墙的每一缺口都隐藏着一个村落或海港：埃特勒塔、费冈、圣－瓦勒里、勒·特莱波尔、迪埃普，等等。

两位太太根本就听不进，惬意得有些麻木了；她们看着这

大洋上尽是船只，像动物一样在巢穴周围奔跑，她们激动万分，一语不发：这一望无际的天和水压得她们有点透不过气来，这宁静而壮观的落日使她们默默无语。只有罗兰独自一人说个没完没了；他这个人向来自行其事。女人们比较敏感，有时不知为什么觉得废话如粗话一般惹人生气。

彼埃尔和若望平静下来了，慢慢划着船；“珍珠号”向海港驶去，它跟大船相比，实在太渺小了。

船靠近码头时，水手帕帕格里正等在那里，他扶着两位太太下船；接着这一行出海者就进了城。有一大群人也在安安静静地往家里去，他们每天涨潮时去海堤。

罗兰太太和罗塞米莉太太走在前面，三位男士跟在后面。来到巴黎路时，她们有时在女帽店或金银首饰店前面停下，观赏某顶帽子或某件首饰，互相交换看法，然后又继续走路。

在交易所广场，罗兰像往常那样，观看停满船只的科梅尔斯船坞，这船坞连着其他船坞，里边停泊着大船。巨大的船体，一个个紧挨着，总共有四五排。无数的船桅在码头上，延伸好几公里，所有这些桅，连同横桁、顶桅、缆绳，使这位于城中心的海港，貌似一个没有树叶的大树林。在这无叶的树林上面，海鸥在盘旋，窥伺着水中的垃圾，接着蓦地降落，犹如从天上掉下一块石头；在顶桅头上，一个小水手正在系滑轮，仿佛去那里找鸟窝。

“您上我们家吃顿便饭，一起度过傍晚怎么样？”罗兰太太问罗塞米莉太太。

“好啊，很乐意，那我就不客气了。今晚一人回家也太寂寞孤单了。”

彼埃尔听到了她们的谈话，因为他开始对这位少妇的冷淡感到生气，就低声咕哝：“好啊，现在这个寡妇赖上我们家了。”

好几天以来，他一直称她“寡妇”。若望只要听到“寡妇”这两个字，就很恼怒，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但他觉得这语调很可恶、很伤人。

这三位男士一直走到家门口，不再说话。他们家的房子窄小，有个底层，再加上两层小楼，坐落在贝尔-诺曼德街。

女佣若斯菲娜是个十九岁的姑娘，一个廉价的村姑，野性十足，而且总是大惊小怪，她过来给他们开门，关上门后跟在主人们后面上了楼，一直跟到二楼的客厅，然后开口道：

“有位先生来过三次了。”

罗兰每次跟这姑娘说话时，总是大声嚷嚷、骂骂咧咧的，他大声问道：

“见鬼，谁来了？”

她对主人的大嗓门习以为常，又说道：

“公证人家的一位先生。”

“哪个公证人？”

“卡尼先生。”

“这位先生说什么了？”

“他说卡尼先生晚上亲自来这儿。”

勒卡尼先生是公证人，也是罗兰老爹的朋友，负责管理罗兰的事务。要是他通知说晚上要登门拜访，那一定涉及一件紧急的要事，于是罗兰家的四个人互相望了一眼，被这个消息弄得心烦意乱，就像财产不多的人碰到一个公证人的干预一样，联想起诸如合同、遗产、官司等等一大堆令人向往的或使人畏惧的事情。老爹沉默了几秒种，然后嘟哝道：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罗塞米莉太太莞尔一笑：

“行了，可以肯定将有一笔遗产，我给你们带来了好运气。”

可是他们并不指望有谁去世，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

罗兰太太对亲戚关系记得特别清楚，马上开始思索她婆家和娘家的所有姻亲关系，追溯到所有的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

她连帽子也未摘下就问道：

“喂，老头儿（她在家里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头”，有时在生人面前就称呼“罗兰先生”），你记不记得约瑟夫·勒布吕续弦时娶的是谁？”

“记得，是小杜梅尼尔，一个文具商的女儿。”

“他有孩子吗？”

“我想有吧，至少有四五个。”

“不对，他那儿不会留给我们什么的。”

她兴奋地搜索枯肠，热切希望有什么财富从天而降。彼埃尔很爱母亲，知道她有点好幻想，他很担心如果这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那会使她失望、伤心难受的，于是就制止了她。

“妈妈，你别激动，没有阔亲戚会给你留下遗产的！依我看，很可能是来给若望提亲的。”

大家对他这种想法很感惊讶，而若望对他哥哥当着罗塞米莉太太的面说这事，也心中不快。

“为什么是给我而不是给你提亲呢？你这个假设没有道理。你是老大，人家首先该想到你。况且，我不想结婚。”

彼埃尔冷笑道：

“那么你在恋爱啰？”

对方很不高兴，回答说：

“还不想结婚就一定是在谈恋爱吗？”

“好啊！这个‘还’字纠正了你刚才的话；就是说你在等待。”

“你愿意这么想也行，就算是我在等待吧。”

罗兰老爹一面听他们母子三人说话，一面思索，突然找到

了最真实可信的答案。

“哎呀！我们真笨，去挖空心思地胡猜。勒卡尼先生是我们的朋友，他知道彼埃尔在找个诊所，若望在找个律师事务所，他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找到了安顿的地方。”

他的猜测很简单，也很可信，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

“开饭了。”女佣说。

于是，各人回自己的房间，以便就餐前洗洗手。

十分钟后，他们在底层的小饭厅里吃饭。

最初，大家不太说话，但过了一会儿，罗兰又对公证人的这次访问感到意外。

“总而言之，为什么他没写信？为什么他三次派秘书来？为什么他要亲自登门？”

彼埃尔觉得这很自然。

“大概需要立即得到答复，他可能要告诉我们一些秘密条文，这些条文最好是别写下来。”

一家四口老是惦记着这件事，对于邀请了这位外人，感到心烦，因为她妨碍他们议论或作出决定。

他们刚上楼去客厅，公证人就来了。

罗兰迎了上去。

“您好，亲爱的大师。”

他尊称勒卡尼先生为“大师”，所有的公证人的姓名前都有这一称呼。

罗塞米莉太太站起身来：

“我告辞了，我累了。”

大家只是稍稍挽留了一下；她却坚决要告辞，跟往日一样，她走时这家的三个男人谁也不送她。

罗兰太太殷勤招待新来的客人：

“先生，来杯咖啡好吗？”

“不，谢谢，我刚吃过饭。”

“那么，喝杯茶？”

“好，但稍过一会儿，我们先谈正事。”

他说完这句话，大家默不作声，只听见钟摆在有节奏地摆动，楼下的女佣在涮锅。女佣很笨，甚至不会躲在门外偷听。

公证人又开口道：

“你们是不是在巴黎认识一位马雷夏尔先生，莱翁·马雷夏尔？”

罗兰先生和罗兰太太异口同声说道：“当然。”

“他是你们的朋友？”

罗兰宣称：

“先生，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但他是个巴黎迷；他从不离开巴黎城周围。他是财政部办公室主任。自从我离开首都后，再也没见过他。您要知道，两个人互相离得很远时……”

公证人庄重地宣布说：

“马雷夏尔先生去世了。”

夫妇两人一同表示又惊又悲，不管是假装的还是真心的，反正听到这消息后，立即作出这样的反应。

勒卡尼先生继续说道：

“我的巴黎同行刚告诉我死者遗嘱的主要内容，遗嘱指定你们的儿子若望，若望·罗兰先生是他的全部遗赠的受惠人。”

大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罗兰太太第一个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吃吃地说道：

“天啊，可怜的莱翁……我们可怜的朋友……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去世了！……”

她泪水盈眶，这是女人们痛苦时出自内心的滴滴泪珠，它

们显得如此晶莹，如此痛苦，在两颊上默默地流着。

可是罗兰却不太去想失去朋友的痛苦，倒是更多地考虑刚才宣布的希望。然而，他不敢马上打听这遗嘱上的条文和财产的数字。为了把话题引到有关的问题上去，他就问道：

“这个可怜的马雷夏尔是怎么死的？”

勒卡尼先生对此一无所知，说道：

“我只知道死者没有直接继承人，他把全部财产，年利三厘的二万多法郎的债券，留给您的次子，他是看着您的小儿子出世、长大的，他认为您的小儿子配接受这份遗赠。如果若望先生不接受，那么遗产就捐给无家可归的儿童了。”

罗兰老爹已掩饰不住高兴，大声道：

“见鬼！这真是个够交情的好主意。我啊，要是我没有后代的话，肯定也不会忘记这位正直的朋友！”

公证人微笑道：

“我很高兴能亲自向你们宣布这件事。给别人带去好消息总归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他丝毫未想到这个好消息是罗兰老爹的莫逆之交的噩耗，而罗兰也顿时忘了刚才他庄重宣布的跟死者之间的亲密友谊。

只有罗兰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满脸忧伤。她一直在哭泣，用手绢擦着眼睛，又用手绢捂住嘴，免得大声哭出来。

大夫喃喃地说：

“这是个老实人，和蔼可亲。他常常请我跟我弟弟两人去吃饭。”

若望睁大着眼，目光炯炯，右手习以为常地抚摩着他的金色美髯，手指轻轻地捋着，直捋到胡子尖，好像要把胡子捋长捋细。

他两次动了动嘴唇，想找一句恰当的话，可找了半天，只说了这么一句：

“的确，他非常喜欢我，我去看望他时他总是吻抱我。”

可是父亲的思绪在驰骋；他围绕这笔已宣布的遗产，很快作出种种打算，这笔藏在门后的钱，不用多久，明天，只要他们接受，它就会进自己的家门。

他问道：

“不会有麻烦吧？……不会打官司吧？……不会有争议吧？……”

勒卡尼先生似乎很平静：

“不会的，我的巴黎同行将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只要若望先生接受这遗赠就行了。”

“很好，那么……财产很清楚？”

“很清楚。”

“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了？”

“都办妥了。”

蓦地，这位老首饰商感到几分羞愧，对自己急于打听遗产的事感到一种淡淡的、本能的、短暂的羞愧，他接着解释道：

“您明白，我之所以马上向您打听一切有关的事，完全是为了使我儿子避免一些他预料不到的麻烦。有时候，会碰上一些债务问题、棘手的事，等等，等等。万一钻进一个无法摆脱的荆棘丛里可怎么办啊？总之，不是我继承遗产，但我首先得替小的着想。”

在家里，大家总是管若望叫“小的”，尽管他长得比彼埃尔还高大。

罗兰太太仿佛突然从走神中醒过来，仿佛想起一件几乎被

遗忘了的遥远的往事，一件她从前听说过但不能肯定的事，她迟疑地问道：

“您刚才是不是说我们这位可怜的马雷夏尔把他的财产留给我的若望了？”

“对，太太。”

于是她接着简短地说道：

“我对此很高兴，因为这证明他爱我们。”

罗兰站起身来：

“亲爱的大师，要不要我儿子马上签名接受遗产？”

“不用……不用……罗兰先生。明天，明天来我的事务所，两点钟行吗？”

“行啊，行啊，当然！”

这时，罗兰太太也站了起来，擦干眼泪笑了笑，走向公证人，手搁在他扶手椅的椅背上，用一个满怀感激之情的母亲所有的那种温柔目光，看着公证人问道：

“勒卡尼先生，那么这杯茶？”

“现在喝，太太，我很乐意喝这杯茶。”

女佣应召先端上点心，这是那种无味易碎的英国糕点，装在很深的白铁盒里，糕点焙制得好像是应付鹦鹉嘴的，而且都粘在金属盒上，倒像是应付环球旅行似的。然后，她去找叠成四方块的灰色餐巾，在穷人家，这些餐巾是从来也不洗的。她第三次进客厅，端来糖罐和茶杯；后来又去烧水。于是大家就等着。

谁也不说话；大家要想的事太多了，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罗兰太太找些平淡乏味的话题。她讲白天钓鱼的事，赞扬“珍珠号”和罗塞米莉太太。

“真迷人，真迷人。”公证人翻来覆去这样说。

罗兰像冬天生火时那样，将腰靠在壁炉的大理石炉台上，两手插在口袋里，嘴唇抖动着，好似在吹气，他坐立不安，情不自禁地想表露心中的快活，却又费力地克制自己。

那兄弟俩坐在两把相同的扶手椅中，用同样的姿势交叉着双腿，一个坐在房中央小圆桌右边，另一个坐在左边，眼睛盯着前方，两人的姿态一模一样，可表情却截然不同。

茶终于送上来了。公证人端起茶杯，放上糖喝了起来，他把一小块其硬无比的饼放在茶里泡软，这样才咬得动，后来他起身握手告辞。

"说定了，"罗兰又叮嘱一句，"明天两点钟，在您那儿。"

"说定了，明天两点钟。"

若望一言不发。

公证人走后，大家还是默默不语。后来，罗兰老爹走过来，张开两手拍了拍小儿子的肩膀，大声说：

"怎么！走运的小子，你不拥抱我一下？"

于是，若望莞尔一笑，一面拥抱父亲，一面说：

"我并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可是老头却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了，他来回走着，用笨拙的手指在家具上弹钢琴似地轻轻敲着，用脚跟转身，反复地说：

"真走运！真走运！真是好运气啊！"

彼埃尔问道：

"这么说，你们以前跟马雷夏尔很熟悉？"

父亲回答说：

"当然啰，他每天晚上上我们家来；你总该记得假期里，他去中学接你，他经常在吃完晚饭后才把你送回家。哦，对了，若望出生的那天早晨，正是他去找的医生！你母亲觉得不对劲时，

他已经来到我们家了。我们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跑着出门去找医生，还手忙脚乱地戴上了我的帽子，以为是他的帽子。这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事后我们两人大笑不已。他很可能在临终时，想起了这件事；因为他没有任何继承人，他就想：'呀，这小家伙出世时我还出过力哩，就把我的财产留给他吧'。"

罗兰太太埋在一张安乐椅里，仿佛陷入回忆追念之中。她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啊！他是个善良的朋友，很真诚，很忠实，现今很少有这种人。"

若望站起身来说道：

"我出去走走。"

父亲感到意外，想留住他，因为他们必须谈谈，得做个计划，决定解决办法。可是这位年轻人很固执，说他有个约会。况且，在得到遗产之前，他们有的是时间来商量一切事宜。

于是，他就走出室外，因为他很想独自呆一会儿，好好思考一下。彼埃尔也接着说要出去。几分钟后，紧跟在弟弟后面走了。

罗兰老爹单独跟妻子在一起，他抓住她的手，无数次地亲吻妻子的脸颊，为了回答他妻子经常对他的责怪，他说：

"亲爱的，你瞧，我一直留在巴黎也没有用，我用不着为了孩子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还是到这儿来恢复恢复健康好，财富不是自天而降吗？"

她变得十分严肃：

"它自天而降是给若望的，"她说，"可彼埃尔怎么办呢？"

"彼埃尔！他是大夫，他会自己去挣钱的……况且，他弟弟也会帮他忙。"

"不，他不会接受的，况且这遗产是给若望的，只给若望一

人，彼埃尔的处境会十分不利。”

老爹似乎不知所措：

“那么，我们立个遗嘱，稍微多留些给他，我们在遗嘱里规定好。”

“不，这样也不很公平。”

他嚷嚷道：

“啊！那么见鬼去吧！该死的！你到底要我怎么办？你总是找出一大堆丧气的念头。你真让我扫兴。得，我要睡觉了。晚安！不管怎么说，这是个运气，真是福星高照！”

尽管如此，他离开客厅时满心喜悦，对如此慷慨大方的故友，却始终没说一句哀悼的话。

罗兰太太坐在灯油即将燃尽的油灯前，又陷入了沉思。

第　二　章

彼埃尔一出家门，就朝巴黎路走去，这是勒阿弗尔的主要街道，街上灯火辉煌，热闹而嘈杂。海边凉风习习，吹拂着他的脸，他缓缓地行走着，腋下夹着手杖，双手背在身后。

像得到某种不幸消息似地，他觉得很不自在，心情沉重，很不高兴。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在折磨他，也说不出从哪儿来的这种心情沉重感和身体麻木感。他觉得有些地方不舒服，但不知是什么地方；他觉得身上有一小块地方疼痛，但找不到在哪儿；可这疼痛使他难受、疲乏，使他痛苦、气恼；这是一种莫名的、轻微的痛楚，像是埋下了某种痛苦的种子。

当他到达剧院广场时，他被托托尼咖啡馆的灯光吸引住了，

于是他就慢慢地朝灯火辉煌的店面走去。但在进门时，他想到可能会碰上朋友和熟人，得跟这些人打招呼、交谈，他突然对这种逢场作戏的淡漠的交情感到厌恶，于是，他扭头往回走，又走上通往港口的主要街道。

他在寻思："我究竟要上哪儿去?"他在找一个他喜欢去的地方，一个能使他心情愉快的地方。他找不到，因为他不愿意独自一人，可又不愿意遇见任何人。

到达大码头时，他再次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向堤岸走去；他选择了孤独。

他走到防波堤上的长椅边，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已走累了，对散步厌烦了，其实，他甚至在出门散步前，就感到心烦意乱。

他思忖："今晚我是怎么啦?"于是他回忆自己究竟有什么不快，就如在询问一个病人，以便找到他发烧的原因。

他既容易激动，又善于思考，他发脾气，随后就理智下来，进行思索，赞成或责备自己的冲动；在他身上，激动的天性最终总是占上风，敏感总是统治聪明。

因此，他寻找这阵莫名的火气的起因。为什么渴望毫无目的地走动?为什么想遇见人而又不想跟他意见一致?为什么讨厌那些他可能见到的人，讨厌他们可能对他说的事情?

于是，他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难道是因为若望继承了遗产?"

对，无论如何，这很可能。

在公证人宣布这一消息时，他觉得自己怦然心动。当然，人不是总能自我控制的，人经常会不自觉地激动，而且无法克制这种激动。

他开始深入思考这一生理问题：一件事对人的本能产生印

象，并在他身上引起某些想法及某种或痛苦或欢乐的感觉；而有思维的人所向往、所称道并认为美好的健康的感觉，都跟上述感觉截然相反，有思维的人由于他的智力得到培养和发展，有能力超脱自我。

他努力设想一个儿子继承巨额遗产时的心情，继承人凭藉这笔财产将品尝渴望已久的欢乐，而这种欢乐曾长期被一个吝啬的，然而却被人爱、令人怀念的父亲所禁止。

他站起身来，又开始向堤岸尽头走去。他觉得自己心情好多了，很高兴了解了自己，突然发现了自己，揭穿了自身的另一面。

“那么，刚才我是妒忌若望了，”他想，“这真是气量狭窄！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跟罗塞米莉太太的婚事。我可并不喜欢这个理智的女人，她的冷静和明智让人讨厌。那么，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妒忌，是妒忌心理的本性，是为妒忌而妒忌！应该注意这一点！”

他走到指示港内水位的信号杆前，划着一根火柴，观看出海的船只以及下次涨潮该进港的船只名单。名单上有从巴西、拉普拉塔、智利、日本来的轮船，两只丹麦双桅横帆帆船，一只挪威双桅纵帆帆船，以及一只土耳其火轮，这使彼埃尔像看到名单上有“一只瑞士火轮”一样惊讶；在他那稀奇古怪的思想中，出现了一艘载满男人的船只，他们头上缠着包头布，下身穿着肥大的裤子，正在爬绳。

“真蠢，”他想，“可土耳其人却是个航海民族呀！”

他又走了几步，再停下来观看锚地。在他右边，在“圣特-阿德雷斯号”的上空，拉埃夫海岬的两座电灯塔，像一对双生的独眼巨人，向大海投去他们长长的、威武的目光。从两个邻近的焦点，射出两条平行的光柱，犹如两颗彗星的巨尾，顺着

最大的斜率，笔直从海岸顶峰，下到天边深处。往后，在两边堤岸上，另外两柱灯光——这两个巨人的孩子们——，指示着勒阿弗尔的进口；在塞纳河对岸那边，还看见许多别的灯光：或固定不动，或闪烁不停，或辉眼夺目，或时明时暗，像许多双眼睛时睁时闭，这是海港的眼睛，黄的、红的、绿的，在窥伺着那布满船只的黑黝黝的大海；这是好客的大地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它们的眼皮一成不变地、有规律地做着机械动作，仿佛在对我们说：

"是我，我是特罗维尔，我是翁弗勒，我是蓬奥德梅尔河。"

埃杜维尔的航空灯又高又远，它俯瞰着所有其他的灯，因此人们认为是行星，它的光芒穿过大河口的沙滩，指示着去鲁昂的大道。

随后，在深不可测的海面上，在比天空还要阴暗的海面上，仿佛繁星点点。这些星星在夜间的薄雾中摇曳，或近或远，极其微小，呈白色、绿色或红色。几乎所有的星星都纹丝不动，然而却有那么几颗星星似乎在飞驰。这是船上的点点灯火，这些船只或是停泊在那儿等待下一次潮汐，或是正在行驶前来寻找抛锚处。

此时，月亮在城市背后升起；它好像是悬在苍穹上的一盏点燃的巨大神灯，指引着无穷无尽的真正的星星。

彼埃尔几乎是大声地咕哝道：

"啊！我们却在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寻烦恼！"

蓦然，离他很近处，在堤岸之间那宽阔而黑魆魆的沟渠里，有个黑影，一个神奇的大黑影在徐徐滑行。彼埃尔俯身靠在花岗石的护墙上，看见一只渔舟正在返航，没有一丝说话声，没有一点波涛声，也没有划桨声，它扯起高高的棕色船帆，乘着海风，缓缓返航。

他想："要是能在这船上生活，该是多么安静啊!"后来，他又走了几步，瞥见一个男子坐在防波堤后头。

一个幻想者？一个堕入情网的人？一个哲人？一个幸运者还是一个倒霉蛋？他是谁？彼埃尔走近前去，他十分好奇，想看看这位孤独者的脸；他认出是他的弟弟。

"唷，是你啊，若望?"

"嗳……彼埃尔……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来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你呢?"

若望笑了起来：

"我也是来散步的。"

于是彼埃尔就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

"嗯？这真美，是吧?"

"美极了。"

从若望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什么也没有看；彼埃尔心中明白，接着说道：

"我嘛，我来这里，总想远走高飞，跟这些船一块儿走，去走南闯北。你想想，那儿，那点点灯火，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从那些香花美女的国家来，那些漂亮的姑娘有的面色苍白，有的脸晒得红扑扑的；从那些蜂鸟之国、大象之国、狮子之国、黑人王国来；从所有我们在神话故事中听到的国家来；我们不再相信《白猫》和《睡美人》这类故事了。要是能在那儿，在那些国家里走一走，那该是妙不可言；可是，唉，这得要钱，要许多许多……"

他忽然收住话头，因为他想到弟弟现在有这笔钱了，他摆脱了一切忧虑，解脱日常工作，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幸福而快活，他觉着哪儿好就可以上哪儿去，他可以去找金发的瑞典姑娘，或者褐发的哈瓦那姑娘。

蓦地，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是属于那种无意识的、经常出现的、迅猛而突然的想法，这想法好像来自第二个独立而粗暴的心灵：“呵！他太傻，他要娶那个罗塞米莉娘们。”

他站起身来。

“你一个人在这里梦想未来去吧，我么，我想走走。”

他握着弟弟的手，十分友好地接着说道：

“好吧，弟弟，你现在有钱了！我很高兴今晚单独遇上你，可以向你表达你得到遗产我有多么快乐，我衷心地祝贺你，我多么爱你呵。”

若望天生温柔多情，非常感动，吃吃地说：

“谢谢……谢谢……我的好哥哥彼埃尔，谢谢你。”

而后，彼埃尔转身离去，步履缓慢，夹着手杖，背着双手。

当他回到城里时，他重新琢磨着自己要干什么，对这次草草了事的散步很不满意，对因为有弟弟在场而不能尽情观海甚为不快。

他灵机一动：“我上马罗夫斯科老爹家去喝一杯”，于是他朝安古维尔区方向走去。

他是在巴黎的医院里认识马罗夫斯科老爹的。这是个波兰人，据说是个政治避难者，他在波兰曾经有过许多可怕的麻烦事，他到法国来，通过重新考试，从事药剂师职业。大家对他过去的生涯一无所知，因此在住院和不住院的实习医生当中，流传着种种的传说，后来又在邻居之间传开了，说他是个可怕的造反者、虚无主义者、弑君者、不惜一切的爱国者、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者等等。这种种名声诱惑了彼埃尔·罗兰那冒险而丰富的想象力，于是他成了这波兰老头的朋友，但却从未从这老头的嘴里听到一星半点有关他过去的生活。眼前，还是多亏了

这位年轻医生，这波兰老头才得以来勒阿弗尔定居，他指望这位新大夫给他提供许多顾客。

在等待这位新大夫开业期间，他在自己那间简陋的药房里过着贫穷的生活，依靠向本区的居民和工人们售药度日。

吃过晚饭，彼埃尔经常上他家去看他，跟他谈上一个小时，因为他喜欢马罗夫斯科那张平静的脸，以及他那少言寡语的表达方式，他认为老头言简意赅。

在堆满小药瓶的柜台上方，是那盏唯一点燃的煤气灯。为了节约，铺面前的煤气灯压根儿就不点燃。柜台后面，有个秃顶老头，长着一个大鹰嘴鼻，上端连着一个光秃秃的额头，看起来像只忧伤的鹦鹉；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交叉地伸直了双腿，下颌顶着胸部，正在酣睡。

听到门铃声，他从梦中醒来，站起身来，认出是大夫，就张开双臂迎上前去。

老头的黑色礼服上尽是酸和糖浆的斑点，礼服穿在他那瘦小的身上，显得过于肥大，犹如古代法官穿的长袍。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使他那纤弱的声音有点像小孩的嗓音，带着刚开始发育的年轻人的声调，把 [ʒ] 发成 [z]，[ʃ] 发成 [s]。

彼埃尔坐了下来，马罗夫斯科问道：

“亲爱的大夫，有什么新鲜事儿？”

“没什么新鲜事，到处都是老样子。”

“今晚您好像不快活。”

“我很少快活。”

“好了，好了，应该把这一切抛置脑后。您要来杯甜烧酒吗？”

“好，我很想喝一杯。”

“那么，我让您尝尝一种新的调酒法。两个月来，我试图从

醋栗中提炼出点什么，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大家只是把醋栗制成茶藨子糖浆……好吧！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一种好喝的甜烧酒，非常好喝。”

说着，他果然朝一个柜子走去，打开柜子，挑选了一只小瓶，拿了过来。他摇晃着瓶子，他的动作总是短促，从不完全彻底，他的胳臂从不完全伸直，两腿从不分得很开，他从不做一个完全而决定性的动作。他的思想似乎跟他的举止十分相似；他表示、预示、概括、暗示自己的想法，但不发表自己的思想。

况且，他生活中最关心的事，似乎就是调制糖浆和甜烧酒。他常说：“有了好糖浆或好烧酒，我就可以发财了。”

他想出了几百种调制糖浆和甜烧酒的方法，但却未能推出任何一个新品种。彼埃尔承认：这位马罗夫斯科使他想起了马拉[1]。

他们在铺子后间拿了只小杯子，放在调制板上；然后，这两人把杯子举向煤气灯，观察液体的颜色。

“简直像漂亮的红宝石！”彼埃尔说道。

“是吗？”

波兰老头那个鹦鹉般的脑袋显得兴高采烈。

大夫尝了一口，慢慢地品味，仔细咂摸，又尝了一口，再仔细咂摸，发表意见说：

“很好，很好，有一种全新的味道；一个新发明，我亲爱的朋友！”

“啊！真的？我太高兴了。”

---

[1] Marat (Jean-Paul)，法国物理学家和政治家（1743—1793），《人民之友》编辑。被夏洛特·科代杀害。名画家大卫曾留下一张名画《马拉之死》。

于是马罗夫斯科征询意见，怎么命名这个新饮料；他想把它叫做“醋栗精”，或叫“纯醋栗”，或称“格罗兹里阿”①，或叫做“格罗泽里纳”②。

彼埃尔对这几个名称一个也不赞成。

老头有了个主意：

“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很好，妙极了：‘漂亮的红宝石’，就叫这名字。”

大夫仍然对这名称的涵义提出异议，尽管他觉得这饮料的颜色的确十分像红宝石，他建议就简单称之为“小醋栗”③，马罗夫斯科十分欣赏这个名称。

然后，他们缄口不语，两人在唯一的那盏煤气灯下，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彼埃尔几乎按捺不住了，终于又开了口：

“喂，今晚我们家碰到了一件奇事。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临终时把他的财产留给了我弟弟。”

药剂师似乎没有立即明白，思索了一会儿后，他希望大夫能继承一半财产。当彼埃尔给他详细解释了这件事后，他显得又惊讶又生气；他看到年轻的朋友成为牺牲品很不高兴，为了表达他的不满，他反复说了好几次：

“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的。”

彼埃尔又恼怒起来，他想知道马罗夫斯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不会有好结果？他弟弟继承家里一个朋友的财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坏结果？

①②③ “gloselia”，“groséline”，“groseillette”，这三个词都是从醋栗（groseille）派生出来的，意思为醋栗制品；而注③的词根“ette”，法文中的意思为小的，故译成“小醋栗”。

但这个小心谨慎的老头没作更多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把财产平均留给兄弟俩。我对您说这样做效果不好，就是这个意思。”

大夫很不耐烦，就告辞离去，他回到父母家中，随即躺下睡觉。

他听见若望在隔壁房里轻轻地走了一阵子，后来，他喝了两杯水就睡着了。

第三章

第二天，大夫醒来时下定决心要去发财。

他曾好几次下过这个决心，但没有接着去付诸实现。他每次开始尝试一个新职业时，就希望能很快获得财富，这希望支持他满怀信心地去努力，直到他遇到第一个障碍、第一次失败，便又去另辟新径。

他躺在床上暖和的被窝里，思索着，筹划着。有多少医生在短时间内就成了百万富翁啊！只要会一点点处事之道就行了。在他学习期间，他曾经见识过那些最有名望的教授，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些蠢驴。当然，他觉得自己如果不比他们高明，那至少也跟他们不相上下。如果他通过某种手段，能抓住勒阿弗尔的一批高雅而富有的顾主，那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每年挣得十万法郎。于是，他精确地计算这笔十分有把握的收益。早晨他出门，上病人家出诊，如果往少里算，每天平均十次出诊，每次出诊费二十法郎，这样他至少每年可赚七万二千法郎，甚至七万五千法郎，因为每天十个病人这一数字肯定低于实际数。下

午，他在诊所接待病人，也按每天平均十人计算，每人十法郎，则每年总共三万六千法郎。这样，每年可挣十二万法郎的整数。老主顾和朋友去看病，他将不收十法郎门诊费，而是五法郎，这样总收入可能稍稍减少，但他可以在与别的医生的会诊中，或在本行业流行的红包收入中，得到补偿。

要达到这一点再容易不过了，只要做些巧妙的广告，在《费加罗》报上登上一则新闻，说巴黎科学界在注意他，对勒阿弗尔这个年青而谦虚的学者所进行的惊人治疗十分关注。于是他就会比弟弟更富有，而且名利双收，比弟弟更出名，他踌躇满志，因为这钱是他自己挣来的；他将对年老的双亲慷慨大方，他们将为他的声誉感到自豪。他不打算结婚，决不愿自己的生活受制于唯一一个女人，跟她纠缠不休，但他将在那些长得最美的女主顾中，找上几个情妇。

他感到自己成功在握，于是就跳下床来，仿佛要立即去抓住这一成功。他穿上衣服，准备进城去寻找他中意的寓所。

他一面在街上闲逛，一面在想下决定行动的理由是多么轻易啊。三个星期以来，他早就可能，而且也早应该做这个决定的；毫无疑问，在弟弟继承遗产后，这一决心才在他心里蓦地冒了出来。

他在那些门口挂着“出租房屋”牌子的门前停了下来，牌子上或是写着出租漂亮公寓，或是写着出租豪华公寓，没有任何形容语，他对这类租房广告总是不屑一顾。他摆出一派倨傲的神态，参观一幢幢房子，测量天花板的高度，在自己的小本上画上住所的蓝图、交通、门窗的装置，宣称自己是个医生，要接待许多病人。楼梯必须要宽，而且要收拾干净，寓所不能在高于二层的楼层。

他记下了七八个地址，并涂写了二百条情况，回家吃午饭

时已晚了一刻钟。

他一到门厅就听见盘碟声。这么说来，家里人没等他回来就开饭了，为什么？家里从未按时吃过饭呀。他生气了，心中甚是不快，因为他敏感多疑。他一进饭厅，罗兰就对他说：

“快点，彼埃尔，快点吃饭，该死的！你知道我们两点钟要去见公证人。闲逛也不挑个日子。”

大夫没答话，亲吻了母亲一下，又跟父亲和弟弟握了握手，就坐下就餐。他拿过桌子中间的汤盆里留给他的排骨吃了起来。排骨又凉又硬。这大概是最难吃的排骨了。他心想家里人本来可以把排骨留在炉灶上，等到他回家再端下，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地昏了头，把另外一个儿子——长子，抛置九霄云外。他进屋时，谈话一度中止，现在又继续进行，接着刚才被他打断的话题。

“要是我呀，”罗兰太太对若望说道，“我马上要做这么几件事。我要住得豪华、有气派，让别人刮目相看；我要在社交界露面，骑马玩；我要挑一二桩有趣的官司，做官司的辩护律师，这样可以在司法界站住脚，我想当一名受欢迎的业余律师。多亏上帝保佑，你现在不愁衣食了。你从事某个职业，只是为了不丢失你的学习成果，因为一个男子汉决不能无所事事。”

罗兰老爹削着梨皮，说道：

“该死！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去买一条漂亮的船，像领港员那样的独桅帆船。划着船一直去到塞内加尔。”

轮到彼埃尔发表意见了：归根结蒂，不是财富造就一个人的精神价值和智慧价值。对于那些平庸之辈，财富是堕落的缘由。相反，对于强者，财富就等于在他们手中放了一根强有力的操纵杆。然而，这种强者甚为罕见。如果若望是个真正的高尚而优秀的男子，那么他虽然现在已不愁衣食，可还应比在其

他处境下更加百倍地努力工作。问题不在于是否替遗孀和孤儿辩护，不在于官司的输赢，或者赚进腰包多少钱，而在于成为一个卓越的法学家，或成为司法界出类拔萃的一员。

最后，他下结论说：

“我要是有钱，就要解剖尸体！”

罗兰老爹耸了耸肩：

“哎呀呀！最明智的人是过一辈子平静的生活。我们不是牛马，是人，人如果出生时贫穷，就该去干活；唉！这活该，得去干活；但如果他有年金收入，该死的！他要是再去糟蹋自己的身子，那他该是个大傻瓜了。”

彼埃尔高傲地回答说：

“咱们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我啊，我只尊敬世上的学问和智慧，其他的一切我都瞧不起。”

罗兰太太始终努力缓和父子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于是她转移话题，谈论上个星期在波尔贝克-努瓦诺所发生的谋杀案。大家的思想立刻集中在这一滔天罪行的种种详情上，被它引人瞩目的恐怖和诱人的神秘所吸引；这类罪行甚至是俗不可耐、令人感到羞耻和厌恶，但仍然对好奇者具有奇怪而又普遍的魅力。

这时，罗兰老爹不时地掏出怀表：

“好了，”他说道，“该上路了。”

彼埃尔冷笑了一声：

“现在还不到一点钟。说实话，其实用不着让我吃凉排骨。”

“你上公证人那儿去吗？”他母亲问道。

他生硬地回答说：

“我，不去，我去干吗？毫无用处。”

若望一直默不作声，仿佛这事跟他毫不相干。在别人谈论波尔贝克的凶杀案时，他从司法的角度发表意见，并对罪行和

案犯发表了某些评论。现在他又沉默不语了，可是他两眼炯炯发光，双颊泛红，胡子也光泽可鉴，这一切似乎表明他内心的欢喜。

一家人走了以后，只剩下彼埃尔独自一人，他继续进行上午未完成的调查研究“出租房屋”这一工作。经过二三个小时的上楼下楼，他终于在弗朗索瓦一世大街上找到一所漂亮的寓所：一套宽敞的中二层楼房，房子有两扇门，朝向两条不同的街，两个客厅，一条玻璃走廊，病人在候诊时可在走廊的花间散步，还有一间精美的餐室，是朝向大海的圆形房间。

他决定租下这所房子，可租金要价三千法郎，他只好作罢。因为必须预付一个季度的租金，而他却身无分文，拿不出一个子来。

他父亲积累的财产不足八万法郎。彼埃尔责备自己在选择职业时，长期犹豫不决，一再放弃自己的打算，一再重新开始，以至父母常常因为他而手头拮据。因此这下他只能答应两天之内给房东答复，然后匆匆离去。他有个主意：待若望一得到遗产后，他就向若望要这第一个季度的房租，甚至半年的房租，一共是一千五百法郎。

“这只不过是借几个月，”他想，“可能在年底以前我就还给他。这很简单，而且他会乐于帮我这个忙的。”

这时还不到四点钟，而且他又无事可干，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于是就去公园里坐会儿。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了很久，脑子一片空白，两眼盯着地，他厌倦至极，陷于苦恼的境地。

自从他回到父母家以来，这些日子可天天都是这么过的，然而他却没因生活空虚和无所事事而感到这么痛苦。那么，从太阳升起到落下，他是怎么打发这一天天时光的呢？

涨潮时，他在堤岸上闲逛，在大街上遛达，在咖啡馆里打

发钟点，在马罗夫斯科的铺子里消磨时光，总之，他到各处转悠闲荡。而现在，一直能忍受至今的这种生活，却一下子变得可憎而无法容忍了。要是他有钱，他就雇辆车到乡下去，沿着山毛榉和榆树成荫的农庄排水渠，长久地兜风；可实际上，他连一杯啤酒和一张邮票的价格都得斤斤计较，这样的幻想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突然想到自己已年过三十，竟落到不时红着脸向母亲伸手要一个路易[①]的地步，这是多么痛苦呵！他一面用手杖头划着地，一面咕哝道：

“真见鬼！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于是他又想到弟弟继承遗产的事，心如针扎，但他烦躁地驱除这一念头，因为他不愿让自己顺着这妒忌的斜坡滑下去。

在他周围，有几个孩子在灰扑扑的小路上玩耍。他们蓄着长长的金发，神情严肃，专心致志地用沙土堆成一座座小山，然后一脚把山踢倒。

彼埃尔一直闷闷不乐，在这种郁闷的日子里，人们容易触景生情，感慨万端。

“我们干活就跟这些娃娃们一样。”他想道。后来，他又想：生活中最明智的做法，是否还是生养二三个这样无用的孩子，并且得意地、好奇地看着他们长大。这时，他脑中闪过结婚的愿望。不当单身汉就不会那么茫然无措了。至少在你迷惘和徘徊时，可以听到你身边有人在活动；当你痛苦时，能对一个女人说：“你”，这倒蛮不错。

他想起女人来。

他很不了解女人，在拉丁区[②]时，他跟女人只是逢场作戏；

---

① 指金路易，法国旧金币，相当于20法郎。

② 指巴黎大学区，这里是指彼埃尔的学生时代。

每月的钱花光时，他就跟她们中断来往，等下个月有了钱再交往，或是换个女人。世上总该有十分善良、温柔、善解人意的女人吧。他母亲不就是他父亲在家里的理智和魅力的化身吗？他多么渴望认识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

他蓦地站起身来，决定去访问罗塞米莉太太。

可他又骤然坐了下来。他不喜欢这个女人！为什么？她的见识太庸俗低级了，况且，她不是似乎更喜欢若望吗？她的这种选择，使他瞧不起这个寡妇的智力，尽管他没有明确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虽然彼埃尔爱弟弟，但仍然认为弟弟未免有点平庸，而自己则高人一筹。

可他总不能在公园里一直呆到天黑吧；就像头天晚上那样，他心中焦虑地自问："我要干什么呢？"

此刻，他觉得需要别人同情他、拥抱他、安慰他。安慰他什么呢？他说不清楚，但他现在处于软弱和厌烦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有个女人在场，有个女人在爱你，有只女人的手在抚摩你，女人的裙袍轻拂着你，女人的黑色或蓝色的眼睛向你温柔地飘上一眼，这一切似乎必不可少，是心灵的迫切需求。

他想起一家啤酒店里的小女招待，有天晚上，他曾送她回家，从此他们不时地见面。

于是他又站起身来，准备去跟这姑娘一块儿喝杯啤酒。他要对她说些什么呢？她又会跟他说什么呢？毫无疑问，没什么可说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将拉着她的手，拉一会儿！她似乎对他很感兴趣。那么，为什么不常去看看她呢？

他找到她时，她正坐在啤酒店大厅里的一把椅子上打瞌睡，大厅里的顾客寥寥无几，差不多已经空了。三个酒客把臂肘支在橡木桌上，抽着烟斗，女收款员在看小说，老板穿着衬衫，正在一条长凳上酣睡。

姑娘一见到彼埃尔，就赶忙站起身，向他走来：

“您好，怎么样？”

“不错，你呢？”

“我，很好，您真少见呀？”

“对，我很少有空。你知道我是医生。”

“哎呀，您没告诉过我啊。要是我早知道，那上星期我不舒服就去找您了 。您喝点什么？”

“一杯啤酒，你呢？”

“我嘛，也来杯啤酒吧，反正是你付帐。”

她这下用“你”来称呼他了，好像这杯啤酒默许她这么称呼的。接着，他们两人面对面坐着聊了起来。不时地，她十分熟练地握着他的手，那些卖笑的姑娘就是这么无拘无束的。她那双动人的眼睛看着彼埃尔：

“你为什么不常来？我很喜欢你，亲爱的。”

可是他已对她腻味了，觉得她又蠢又俗，有股小市民习气。他在想：女人应该出现在梦幻中，或是一种华丽的光环中，这种光环使得俗套富有诗意。

她问他：

“有天早晨，你跟一个留着大胡子的金发美男子经过这里，他是不是你的弟弟？”

“对，是我弟弟。”

“他真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是吗？”

“当然啰，而且他看上去是个乐观随和的人。”

不知出于什么需要，他忽然想向这个酒吧女招待叙述若望继承遗产的事。为什么在他独自一人时，他怕被这件事弄得心烦意乱，而努力忘记它，拒之于千里之外，而此刻它却又来到

了嘴边呢？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说出来，仿佛他需要在某个人面前，重新倒空他满肚子的苦水似的？

他交叉着双腿说道：

“我弟弟可真走运，他刚继承了两万法郎的年金。”

女招待圆瞪着那双贪婪的蓝色大眼睛：

“啊！是谁留给他这些钱的呀，是他奶奶还是他姑姑？”

“不是，是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

“只是个朋友？不可能！他什么也没留给你？”

“没有，我不太认识他。”

她思索了一会儿，随后，嘴边挂着异样的微笑：

“好啊！你弟弟真运气，有这样的朋友！说真的，他跟你很不相象，这倒也并不奇怪！”

他真想抽她一个耳光，但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他嘴唇紧皱了一下，问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装出傻乎乎的天真模样：

“我，没什么意思呀，我想说他的运气比你好。”

他往桌上扔下二十个苏[1]，走了出去。

现在他心里反复思考着这句话：“他跟你很不相象，这倒也并不奇怪。”

她是怎么想的？这句话暗示了什么？当然，这里边含有调侃、恶意、下流。对，这个姑娘大概以为若望是马雷夏尔的儿子。

彼埃尔想到这个怀疑是冲着他母亲来的，异常激动；他停下来，眼睛扫了一下四周，想找个地方坐下来。

---

① 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法郎，即5生丁。

他见到面前又有一家咖啡馆，就走了进去，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时，一位男招待走到他桌前：

"一杯啤酒。"他吩咐说。

他觉得心跳不已，全身微微颤抖。蓦然他想起了前一天晚上马罗夫斯科对他说的话："这不会有好结果的。"这老头是不是跟这个姑娘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怀疑？

他低头朝着啤酒杯，看着白色泡沫往上冒，然后消溶，他思忖："怎么可能相信这样的事？"

导致别人产生这种可恨的怀疑的种种理由，现在一个接着一个摆在他面前，他觉得这些理由十分清楚明了，令他恼火。一个没有继承人的老光棍，把财产留给一位朋友的两个孩子，这是天经地义再简单不过了，可他却把全部财产留给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当然会引起人们大惊小怪、窃窃私语，最后还会会心地微笑了。他怎么没预料到这一点？他父亲怎么没察觉到这一点？他母亲怎么没猜测到这一点？不，他们为这笔意外之财喜出望外，因此根本未考虑到这一后果。况且，这两个老实人怎么会怀疑这样的丑行呢？

可是众人、邻居、商人、小贩，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难道不会对这件可恶的事说三道四吗？不会拿它来逗乐、开心吗？不会取笑他父亲，蔑视他母亲吗？

那个酒吧女说若望是金发，而他是栗色头发，说他们两人的面孔、步态、身材、智力等各方面都毫不相像；现在所有那些人都会去注意和思考酒吧女的这些话。当有人提到罗兰家的儿子时，人家会问："哪一个，是那个真的还是那个假的？"

彼埃尔想到此便坐不住了，决定立即去通知他弟弟，让他提防这个威胁到母亲声誉的可怕的危险。可是若望将怎么办呢？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拒绝接受遗产，把遗产留给穷人们好

了；并且只要对朋友们和知情的熟人们说，遗嘱中包括的条文和条件难以接受，因为根据这些条文和条件，若望不是继承人，而是保管人。

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应该跟若望单独见面，避免当着父母的面谈论这个问题。

他一到家门口，就听见客厅里谈笑风生。当他进门时，他听见罗塞米莉太太和博西尔船长都在那儿，是父亲把这两人带来的，并留他们吃晚饭，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

罗兰让人拿来饭前开胃的苦艾酒。一开始大家心情很好。博西尔船长，由于长期生活在海上，个子又小又圆，是个矮胖子，他所有的想法似乎也是圆的，像海滩上的卵石，笑起来嗓子里总带着"r"的音；他认为生活是个完美的东西，从生活中得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他跟罗兰老爹碰杯，这时，若望又给两位太太斟满了酒。

罗塞米莉太太不肯再喝酒，于是博西尔船长——他认识她的亡夫——起哄说：

"喝吧，喝吧，太太，正如我们俗话所说的：'两杯苦艾酒决无害处。'您看我，自从我不再航海以来，我每天晚饭前就这么故意左右摇摆二三下！喝完咖啡后，再前后摇摆一下。这样，整个晚上我就觉得仿佛在大海上航行了。啊，我决不会模仿风暴的，绝对不，绝对不，我害怕伤了身体。"

这位老远洋海员的话，迎合了罗兰的航海怪癖，他因此开怀大笑，他已喝得满脸通红，眼睛迷糊。他大腹便便，活脱一个店铺老板的大肚子，全身上下只看到他那个肚子，其他部分仿佛都缩进肚子里了。老是坐着不动的男人们常有这种软塌塌的大肚子，他们的大腿、胸部、胳臂、脖子上再也没有肌肉了，因为椅子的底坐把这些部位的肉全部挤压到同一个地方——肚

子——上了。

博西尔却正相反，尽管他矮胖，可似乎十分丰满结实。

罗兰太太还未喝完第一杯酒，她红光满面，眼睛里闪耀着喜悦，凝视着她的儿子若望。

现在，若望兴高采烈，心花怒放：这件事已签字画押，盖棺定论了，他拥有两万法郎的年金。从他那谈笑风生的样子、嗓门更高的说话方式、看人时的神情，从他那更干脆利落的作风，更镇定自信的表现中，大家感到金钱给他吃下了定心丸。

晚饭准备好了，当罗兰老爹正要把胳臂伸向罗塞米莉太太时，他妻子高声说：

“不，不，老头，今天一切都是为了若望。”

饭桌上呈现出不寻常的豪华：若望坐在他父亲的位置上，在他的盘子前，放着一大束花，夹着许多窄窄的缎带，这是一束真正的隆重庆典上的鲜花，它像一个挂满彩旗的圆顶竖立在桌上；两侧放着四只高脚盘，一只盘内装着大鲜桃，堆得像座金字塔，第二只盘里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中间嵌着奶油，面上盖着糖制钟状花，这是一个干点做成的大教堂，第三只盘里是浸在透明的糖汁中的菠萝片，第四只盘里装着来自热带国家的黑葡萄。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奢侈。

“唷！”彼埃尔入座时说道，“我们这是庆祝若望晋升为大富翁了。”

吃完汤后，仆人上马德拉葡萄酒；这时，大家已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事了。博西尔讲他在圣多明各的一位黑人将军家吃的一顿晚餐。罗兰老爹听着他讲，一面试图插话叙述他在默东的一位朋友家的一顿饭，这顿饭使就餐的每个客人都病了半个月。罗塞米莉太太、若望和母亲三人在谈论去远足，去圣儒安吃饭，他们已经对这个计划寄于无限乐趣；而彼埃尔则后悔

没有在海边一家低级小饭馆里独自用餐，以避免这一片喧哗声、笑声和欢乐，这个景象使他十分生气。

现在，彼埃尔在琢磨怎样将自己的担忧告诉弟弟，让他放弃这笔已到手的财产。当然这么做对弟弟会是很严酷的，因为他对继承遗产这件事早已乐得飘飘然了，但必须如此，他不能再犹豫了，因为他们母亲的名誉已受到威胁。

这时，仆人端上了一条大狼鲈，这又促使罗兰讲述垂钓的事。博西尔叙述在加蓬、马达加斯加的圣玛丽那些惊心动魄的垂钓，尤其在中国海岸和日本海岸，那里的鱼奇形怪状，跟当地居民一样。接着，他讲起这些鱼的模样来：金色的大眼睛，蓝色或红色的肚子，形状如扇子般的稀奇古怪的鱼鳍，月牙状的尾巴；他模仿那些鱼时的样子真逗乐，大家听得笑出了眼泪。

只有彼埃尔似乎并不轻信，咕哝道：

“人家说诺曼底人是北方的加斯科尼人①，这话很有道理。”

上完鱼后，又上了一道鱼肉香菇馅酥饼，然后是烤鸡、沙拉、四季豆和皮蒂埃的云雀肉馅饼。罗塞米莉太太的女佣帮着端菜。酒越喝越多，大家也越发快活。拔出第一瓶香槟酒的瓶塞时，罗兰老爹十分兴奋，用嘴模仿瓶塞的爆响声，并且还说：

“我喜欢这种响声，不愿听到枪声。”

彼埃尔愈来愈感到不快，冷笑着回答道：

“这很可能，可开瓶声比枪声对你更危险。”

罗兰正要喝香槟，他把斟酒的酒杯放在桌上问道：

“那是为什么？”

好久以来，他抱怨自己健康欠佳，抱怨自己迟钝笨重，头

---

① 加斯科尼（Gasconie），法国西南部旧省名，加斯科尼人，这里是指好夸口、好吹牛的人。

晕目眩，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舒服。大夫又说：

“因为枪弹很可能只从你身边擦过，而酒却必定灌进你的肚子里。”

“那又怎样？”

“那就刺激你的胃，破坏你的神经系统，阻碍你的血液循环，造成中风，你这种体质的男子都有中风的危险。”

老首饰商的醉意顿时消失，如风吹烟散一般；他眼中露出不安的神色，盯着自己的儿子，试图弄明白儿子是不是在开玩笑。

可是博西尔却大声道：

“哦！这些该死的医生，总是一个腔调：别吃，别喝，别爱，别跳圆圈舞。这一切都对健康有害。好吧！我这些都干过，先生，我什么都干，只要是我能玩的地方，我哪儿都去，而且尽可能多玩几个地方，瞧瞧，我的身体并不差吧。”

彼埃尔尖刻地回答说：

“首先，您啊，船长，您比我父亲强壮；其次，所有寻欢作乐的人都像您那么说，一直到那么一天……从此，他们再没有机会对谨慎的医生说：‘大夫，您说得对。’当我看到父亲做对他不利和危险的事，我要预先提醒他，这理所当然。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就是个坏儿子。”

罗兰太太深感抱歉，插嘴说：

“行了，彼埃尔，你怎么啦？只此一遭，下不为例，这不会对他有坏处的。你想想，对他，对我们，今天是个什么样的好日子啊。你扫他的兴并使我们大家都不愉快。你这样做多不好呵！”

彼埃尔耸耸肩膀咕哝道：

“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反正我预先告诉他了。”

可罗兰老爹不喝了，他看着酒杯，杯里斟满了清澈而晶莹的酒，美酒轻盈而醉人的灵气，通过从杯底升上来的小气泡向上直窜，急促而快速，在酒面上升华，他怀疑地看着酒杯，犹如狐狸看见一只死鸡时满腹狐疑，嗅出其中的陷阱。

他迟疑地问道：

“你认为这会对我非常有害吗？”

彼埃尔感到内疚，他责备自己不应该因自己的心情不好，而使别人不快：

“不，喝吧，就这一次，你可以喝；但别喝得太多了，也别养成习惯。”

这下，罗兰老爹举起了酒杯，可还是下不了决心往嘴边送。他痛苦地看着酒杯，既想喝又怕喝；而后，他闻了闻酒味，尝了一下，接着，一小口一小口地抿，慢慢地品味。他忧心忡忡，却又意志薄弱、贪吃，等他喝完最后一滴酒时，他又后悔。

彼埃尔的目光突然跟罗塞米莉太太的目光相遇，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瞪着他，目光敏锐而冰冷。他感觉到这目光，看透了这目光，猜到这目光背后明显的思想，这个头脑简单单纯的女人在生气，因为这个目光表明：

“你在妒忌，你这个人，真可耻。”

他低下头来，又开始吃喝起来。他不饿，觉得一切都不可口，他一心想离去，不再跟这帮人在一起，不再听他们谈话、开玩笑、哈哈笑。

这时，罗兰老爹又开始酒意朦胧，已经忘了他儿子的劝告，眼睛温柔地斜睨着他盘子旁那瓶几乎还是满满的香槟。他不敢去碰这瓶子，怕再来一次训诫，他在寻思通过什么手段，什么巧妙的方式，能得到这瓶酒而不引起彼埃尔的注意。他想到了一个花招，最最简单的办法：他漫不经心地托着瓶底，把胳臂

伸过桌子，给彼埃尔的空酒杯斟酒，然后他轮流给所有其他在座的斟酒，当轮到自己时，他开始大声说话，顺便往自己的杯子里倒点酒，别人一定认为他是由于粗心大意才给自己倒酒的。况且，谁也不会注意到。

彼埃尔不知不觉地喝了许多酒。他又烦躁又气恼，不停地喝，下意识地把装香槟酒的水晶玻璃高脚酒杯频频往嘴边送，酒杯里，在清澈而透着活力的液体中，无数的小汽泡在滚滚流动。他让酒慢慢地往嘴里流，好让舌头感受那蒸发的汽体，享受那种麻酥酥、甜丝丝的感觉。

渐渐地，他浑身发热。热从腹部开始，像个火炉，上升到胸部，蔓延到四肢，散发到所有的皮肉，仿佛一股有益的暖流，带着欢乐流遍全身。他感到自己心情好多了，不再那么烦躁，不再那么不快了；当晚跟弟弟谈话的决心也不那么坚定了，并不是因为他改变主意，放弃谈话，而是为了不要那么快地扰乱自己目前所感受到的那份惬意。

博西尔站起身来干杯。

他挨个儿地致意后说道：

“尊敬的太太们，先生们，我们聚会庆贺一件刚降临在我们的一位朋友身上的大喜事。从前，有人说运气是盲目的，我认为它只不过是近视眼或调皮鬼，它刚买到一只上等海上望远镜，所以在勒阿弗尔港口选中了我们这位正直的伙伴——‘珍珠号’罗兰船长——的儿子。”

大家喝彩叫好，鼓掌赞同，于是罗兰老爹站起来答谢。

他咳了两下，清清嗓门，因为他觉得嗓子发堵，舌头有点不听使唤，他吃吃地说道：

“谢谢，船长，我和我儿子谢谢您。我永远不会忘记您此时此刻的一番话，我为您的良好愿望干杯。”

他眼里满含泪水，再也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又坐了下来。

若望笑嘻嘻地说话了：

“应该由我在这里感谢各位忠实的朋友，各位卓越的朋友(他看了看罗塞米莉太太)，今天朋友们证实了对我的友爱，我对此十分感动。但言语不能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我将在未来，在一生中，随时随地，永生永世地感谢你们，因为我们之间的友谊绝对不是转瞬即逝的。”

他的母亲万分激动，喃喃地说：

“很好，我的孩子，说得好。”

这时博西尔高声道：

“喂，罗塞米莉太太，您讲几句，代表女性讲几句。”

她举起酒杯，语调恳切而略带忧伤：

“我啊，”她说，“我为纪念马雷夏尔先生而干杯。”

大家立刻安静了几秒钟，像在祈祷之后十分得体地冥思了几秒钟；然后，博西尔随口恭维说：

“只有女人们的感情才这么细腻。”

而后，他转向罗兰老爹：

“这个马雷夏尔到底是什么人？您跟他很知己吗？”

老爹喝醉了，动了感情，哭了起来，含糊不清地说：

“像兄弟……您知道……这种人您再也找不到……那时我们形影不离……他每天晚上上我们家来吃饭……请我们去看戏……我只告诉您这些……只是这些……这些……一个朋友，一个真正的……一个真正的……是不是啊？路易丝？”

他的妻子简短地回答说：

“对，他是个忠实的朋友。”

彼埃尔注视他的父母，可是，由于大家重又谈论起别的事情，他就又喝起酒来。

他记不清那顿晚饭是怎么结束的。大家喝了咖啡，喝了甜烧酒，大家开玩笑时开怀大笑。后来他睡了，半夜里，他晕晕乎乎，神志模糊。他睡得像只死猪，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九点钟。

第四章

这一沉浸在香槟酒和查尔特勒酒里的睡眠无疑使他变得心平气和了，因为他醒来时心情十分宽厚。他一面穿衣，一面判断、衡量、概括自己前一天晚上的激动心情，企图清楚彻底地从中找出真正的、坦率的原因，找出自身的原因，同时也找出外在的原因。

的确，很可能是这样：那个酒吧女听说罗兰家的一个儿子继承了一个外人的遗产，就往坏处去想，这种想法恰恰是妓女之见。这种女人不是总有这样的疑心吗？她们对所有的正派女人不是总爱无缘无故地怀疑吗？她们对所有自己认为无懈可击的女人，不是常常说长道短、诅咒谩骂、诽谤歪曲吗？每当别人在她们面前说某个女人无可指责时，她们就怒火中烧，好像是受到了侮辱，大声嚷道："哎呀！你知道，我可了解你那帮有夫之妇了，可糟糕呢！她们的情人比我们的还多，只不过她们把这些情人藏了起来罢了，因为她们十分虚伪。哎呀！确实，糟糕透顶！"

要是换一种情况，他肯定听不懂对他母亲的这种含沙射影的闲言碎语，他那可怜的母亲是这么善良，这么朴实，这么高尚；不，他甚至认为根本不可能有这种闲言碎语。可是，他身

上不断膨胀的妒忌心，搅乱了他的心灵。他那过于激动的头脑，可以说是不由自主地在窥伺一切能伤害他弟弟的东西，甚至可能把这个酒吧女原来没有的恶意强加于她。

可能这一切出于他的想象——这一无法控制、不受意志操纵的想象。这种想象力任意而大胆，像冒险家一样偷偷钻进那无限的思想世界，有时偷来一些不可告人的、可耻的思想；它们隐藏在他身上，隐藏在他的心灵深处，隐藏在深不可测的折褶里，好像隐藏偷来的东西一样；可能就是这个想象力，制造和臆想出这一可怕的怀疑。肯定，他的心里，他的内心里，埋有连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而且，这个受到创伤的心灵，没有从这一可憎的怀疑中，找出办法来剥夺他弟弟这份令他忌妒的遗产。眼前，他对自己产生怀疑，像个虔诚的教徒，扪心自问，问问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思想中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当然，尽管罗塞米莉太太的智力有限，但她有女人的分寸、嗅觉和敏感。她当时只是非常单纯地为已故的马雷夏尔干杯，并无任何猜疑。如果她有一丝一毫的疑心，她就不会这么做了。现在，他对此不再怀疑了。弟弟突然得到遗赠而使他下意识地感到不快，加上他虔诚地爱着母亲，正是这两者引起了顾虑，这些顾虑是出于孝心，理应受到尊重，但未免过分。

他得出这个结论后，十分满意，犹如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心对所有的人表现出和蔼可亲，从他父亲那里开始；他父亲的怪癖、愚蠢的想法、庸俗的见解，以及极端的平庸，都使他十分气恼。

午饭时，他准时到家，显得既风趣又愉快，把全家人都逗乐了。

他母亲满心喜悦，对他说道：

“我的彼埃罗[1]，你不知道，只要你乐意，你就会是多么有趣，多么诙谐。”

于是，他就谈这讲那，尽量找话说，维妙维肖地议论他们的朋友们，使大家乐不可支。博西尔成了他的靶子；他也谈论罗塞米莉太太，但很谨慎，没有太大的恶意。他瞧着弟弟心里思忖：“傻瓜，你保护她呀；你有钱也没用，我只要一高兴，总会盖过你的。”

喝咖啡时，他对父亲说：

“你今天使用‘珍珠号’吗？”

“不，孩子。”

“我能跟让-巴尔一起去乘船吗？”

“可以，你想乘多久都行。”

他在随便一家烟店买了枝优质雪茄，欢快地朝港口走去。

他看着蔚蓝色的晴空，阳光灿烂，海风拂过，空气清新凉快。

外号叫让-巴尔的水手帕帕格里在小船尽头打瞌睡。他得作好早上或中午出海的准备。

“就我们两个人，出发！”彼埃尔大声吩咐说。

他从码头的铁梯上下去，跳进小船。

“什么风？”他问。

“一直是内陆风，彼埃尔先生。咱们到外海就会顺风了。”

“好吧！老爹，起航。”

他们扯起前桅帆，起了锚。于是船儿就自如地在港口平静的水上，缓缓向海堤滑行。街上吹来的微风，轻拂着船帆高处，那么柔和，简直觉不出来；“珍珠号”似乎充满了活力——小船

---

① 彼埃尔的爱称。

自身的生命力——，由藏在船身的一股神秘力量推动前进。彼埃尔掌着舵，他叼着雪茄，伸直双腿坐在船板上，在耀眼的阳光下半闭着眼，看着防波堤那涂着柏油的一块块大粗木头，从身边驶过。

他们驶到大海中间，到达遮挡他们的北海堤的岬头，微风变得更凉，吹拂在大夫的脸上和手上，好像有只凉手在抚摸他；风吹进他敞开的胸怀，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以便吮吸这沁人心脾的凉风；风吹得棕色船帆鼓了起来，鼓得圆圆的，使“珍珠号”船身倾斜并加速前进。

让-巴尔突然升起三角帆，风吹鼓了三角帆，好似一只张开的翅膀，随后他大步流星地走到船尾，把系在桅上的艉帆解下。

这时，倾斜的小船蓦然全速行驶，在船侧，只见海水滚滚流过，发出悦耳的强音。

船首破浪前进，恰似一张疯狂的犁铧，它掀起翻腾的细浪，吐着白色泡沫，浪花起伏，犹如田野里翻耕的褐色土地，翻上去又落下来。

每个浪头打来——这些浪头短促而频繁——，一阵颤动摇晃着“珍珠号”，从三角帆顶端直到船舵，这时船舵就在彼埃尔手中抖动；几秒钟内，风势加大，波涛擦过船壳板，仿佛要侵入船内。

一艘利物浦的运煤船停在那里等待涨潮；他们从这艘船的尾部拐了过去，然后一艘艘地挨着检阅那些停泊的船。后来，他们驶远了，观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海岸。

彼埃尔心情平静而安宁，兴致很高，在微波潋滟的海上游弋了三个小时，他操纵着这个扯着帆的木制东西，它犹如一只被困住的、驯服而善于快跑的野兽，在他手指的压力下，听任他摆布。

马背和甲板是容易引发遐想的，此刻，彼埃尔思绪万千，幻想着自己的未来，未来将会是美好的；他也想到如何明智地享受生活。明天他就去向弟弟借一千五百法郎，为期三个月；这样他就可以马上住进弗朗索瓦一世大街上那套漂亮的公寓了。

水手突然说道：

"起雾了，彼埃尔先生，该回去了。"

他抬眼向北望去，瞥见一团灰色阴影正阴沉沉地、薄薄地遮住了天空，压在海面上，并向他们游移过来，好像一块乌云从天上掉了下来。

彼埃尔调转船头，顺风向海堤驶去，雾紧跟着他们，来势很猛，已追上他们。雾降临下来，"珍珠号"被这厚厚的浓雾围得一丝不漏，彼埃尔的四肢冷得颤栗，一种烟味和霉味——海雾的怪味——迫使他紧闭嘴唇，以避免这潮湿而冰凉的乌云的滋味。小船回到它在港口的惯常泊位时，整个城市已湮没在这层薄薄的水汽中，水汽并不降落，但却像下雨似地打湿了房屋和街道，并像河水流淌似地在房屋和街道上面浮动。

彼埃尔的手脚已然冻僵，他赶快回家，倒在床上一直睡到晚饭时分。他来到餐厅时，母亲正在跟若望说话：

"玻璃走廊将引人入胜。咱们要在那儿放些花，你等着瞧吧。我来负责保养和更换这些花。在你举行宴会时，那里会像仙境。"

"你们在谈论什么呀？"大夫问道。

"在谈论一套美妙的公寓，我刚替你弟弟租下这套房子。这真是个新发现，一套中二楼的公寓，它面朝两条街，有两个客厅，一个玻璃走廊和一个圆形的小餐厅，单身汉住在这里非常舒适雅致。"

彼埃尔脸色煞白，异常激动。

"这公寓在哪儿？"他问。

“在弗朗索瓦一世大街。”

这下他明白了，坐了下来，极为气恼，真想大声喊叫：“这实在太过分了！这么说来，除了若望，别人什么也没有份了！”

母亲喜气洋洋，不停地说：

“你想想，我花了二千八百法郎把它租下来，人家开价三千，可我订了个三年、六年或九年的租约，人家就少要我二百法郎。你弟弟住在那儿再合适不过了。雅致的寓所就能使律师赚大钱，它招徕顾客，吸引并留住顾客，令他们肃然起敬，让他们懂得住这种寓所的人一字值千金，应该多付费。”

她沉默了几秒钟后又说：

“应该替你找所类似的房子，但要简朴得多，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可还是得找所比较漂亮的寓所。这肯定对你大有用处。”

彼埃尔轻蔑地回答说：

“哦！我么，我靠工作和科学会成功的。”

他母亲坚持说：

“你说得对，但我向你保证，漂亮的住所对你还是大有用处的。”

饭吃到一半，彼埃尔突然问道：

“你们怎么认识这个马雷夏尔的？”

罗兰老爹抬起头来，极力回忆：

“等一等，我不太记得了。时间那么久。哦！对，我想起来了。是你母亲在店里认识他的，是不是，路易丝？他来订购什么东西，后来他就经常来了。他先是顾客，后来就成了朋友。”

彼埃尔吃着菜豆，用叉子尖一粒粒地扎着吃，仿佛用铁钎子将菜豆穿了起来。他接着问道：

“你们认识他，那是在什么时候？”

罗兰又思索起来，但他什么也记不清了，他让妻子帮着回

忆：

“在哪一年，路易丝，你想想看，你大概不会忘记吧？你的记性那么好。想想看，是在五五年或是五六年？……你倒是想一想嘛，你应该比我清楚！”

她果真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十分有把握地、平静地说：

“在五八年，胖子。彼埃尔当时是三岁。我肯定不会记错，因为那一年他得了猩红热、发烧，我们当时跟马雷夏尔还不太熟，不过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罗兰嚷道：

“对了，对了，确实如此，他甚至令人钦佩！你母亲累得精疲力竭，而我又忙于照顾铺子，是他去药房买的药。他真是个正直的好人哪。你简直想象不出你病好后，他有多么高兴呵，又是抱你又是亲你。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成了好朋友。”

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强烈的念头出现在彼埃尔的脑海中，犹如一颗子弹把他的脑袋打了个洞，使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既然他首先认识的是我，对我又那么尽心尽力，那么喜欢我、亲我抱我，既然是我促进了他跟我父母的深交，为什么他把全部财产留给我弟弟，却什么也没有留给我？”

他不再提问题，阴沉着脸，与其说是在沉思，不如说是沉湎在新的不安之中，此刻还不十分明确，但已暗暗埋下了痛苦的种子。

他一清早便走出家门，又开始在街上游荡。街道湮没在滞重阴暗的浓雾中，模糊不清，并且令人恶心想吐，一股恶臭的气体仿佛笼罩着大地。这股臭气不时地掠过街灯，仿佛要把路灯熄灭。街上的铺路石变得滑腻腻的，好像头天晚上结了薄冰。各种臭气从房屋内部，从难闻的地窖里、坑里、阴沟里，从寒酸的厨房里，散发出来，跟这飘移不定的浓雾的可怕气味混杂

在一起。

彼埃尔躬着背，两手插在兜里，天这么冷，他不想呆在外边，便去马罗夫斯科那儿。

药剂师老头仍在煤气灯下睡觉，煤气灯代替他看守店堂。当他从昏睡中完全清醒过来并认出彼埃尔时，他就去找了两只杯子并拿来了“小醋栗”，他爱彼埃尔犹如一条忠心耿耿的狗爱它的主人。

“嗳！”大夫问道，“你的甜烧酒究竟调制到什么地步了？”

波兰人解释说，城里的四家大咖啡馆如何同意推销他的甜烧酒，《海岸灯塔》和《勒阿弗尔的信号》两家报纸又如何要给他的甜烧酒作广告，他则向这两家报社的编辑们提供某些药品，以此作为交换。

在长时间的沉默后，马罗夫斯科问若望是否决定接受这份财产，然后又就这个话题提出几个泛泛的问题。他对彼埃尔忠心不渝，又生性多疑，因此对这件厚此薄彼的事感到愤慨，替彼埃尔打抱不平。而彼埃尔认为自己知道老头在想些什么，他摸透了老头的心思。只要老头眼珠一转，口气稍微犹豫一下，彼埃尔就知道他嘴边没说出来的话，老头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为人谨慎、胆小、善于掩饰。

现在彼埃尔深信不疑，这老头在想：“您本不该让您弟弟接受这份遗产，它会让人说您母亲的闲话。”可能他还认为若望是马雷夏尔的儿子。肯定，他是这么想的！事情似乎那么逼真，那么有可能，那么明显，他怎么能不这么想呢？而彼埃尔他自己，他这个当儿子的，三天以来，难道不也是竭尽全力地欺骗自己的理智吗？难道不也在依靠微妙的感情来反对这可怕的嫌疑吗？

想到此，彼埃尔突然需要一个人单独呆会儿，以便好好思考，跟自己辩论一番，大胆地、毫无顾忌地、毫不宽容地考虑

这件可能而又残酷的事情。于是他站起身来，甚至没碰一下那杯“小醋栗”就跟目瞪口呆的药剂师握了握手，重又走入街上的浓雾之中。

他在琢磨：“为什么这个马雷夏尔把全部财产留给若望？”

他在寻找理由，他知道自己在暗暗地羡慕弟弟，并且三天来一直在与这种情绪作斗争，可现在他思考这件事时，不再是出于妒忌，不再是出于这种稍稍卑下却又十分自然的感情了，而是出于害怕，害怕一件可怖的事——害怕自己也相信弟弟若望是这个马雷夏尔的儿子！

不，他不信，他甚至不能提出这个罪恶的问题！而且，必须把这种怀疑从他身上永远、完全、彻底地抛掉，哪怕这疑心是那么轻微，那么虚幻。他必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必须坚信无疑，有彻头彻尾的安全感，因为在这世上，他只爱他母亲。

他独自一人在夜幕中行走，他要在自己的记忆里，在自己清醒的头脑中，仔细回忆思索，得出明确的事实真相。这以后，事情就算了结，他再也不去想它了，永远也不去想它了，他将回去睡觉。

他想：“好吧，先检查一下事实，然后再回忆一下所有我知道的事，回忆马雷夏尔对我和弟弟的态度，我要寻找所有能引起这偏心的理由……他看着若望出生？——对，可他在这之前就认识我了。——如果说他默默地、克制地爱过我母亲，那他也该偏爱我呀，因为是多亏了我，多亏我得了猩红热发烧，他才和父母成为知己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他应该选择我，对我更亲，除非他在看我弟弟长大的过程中，本能地感受到一种魅力和偏爱。”

于是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力图去恢复、重现、重新认识、洞察这个人；在巴黎的那些岁月中，此人在他面前像过眼

烟云，在他心中的印象十分淡漠。

他觉得自己轻微的脚步声扰乱了脑中的思绪，打断了思路，影响了思考范围，模糊了自己的记忆。

为了深刻地回顾过去的岁月和不为人知的桩桩事件，为了不遗忘和忽略任何一件事，他必须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呆着不动。因此，他决定像平日晚上那样，到海堤上去坐坐。

走近海港时，他听见从外海方向传来悲哀而恐怖的呻吟声，犹如牛哞声，但比牛哞声更长更响。这是汽笛声，是迷失在大雾中的船只在鸣笛。

他全身战栗，心也抽搐了一下，这一遇难的呼声如此震撼他的心灵和神经，以致他还以为是自己发出的呼声。接着，稍远处，另一个声音也仿佛在呻吟；而后，在近处，海港的汽笛声在鸣叫，这是对那些呼救船只的回答，声音嘈杂刺耳。

彼埃尔阔步走到堤岸，他不再思考了，一心只想投进这凄凉而喧啸的黑暗中。

他在防波堤尽头坐下，闭上眼睛，免得看见笼罩在雾帷下那朦胧的聚光灯，这是为船只夜间进港时照明用的，也免得看南边海堤上灯塔的红光，何况这红光也几乎看不清。

后来，他半侧着身，把胳臂肘支在花岗石上，脸埋在双手中。

他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个名字："马雷夏尔……马雷夏尔。"仿佛在呼唤他，在追念他的影子，在向这影子挑衅，可他的嘴唇却一动不动，不发出声音来。在合上眼后的一片黑暗中，他蓦地看见他认识的马雷夏尔的模样。这是个六十岁的老头，白色的山羊胡子，眼毛很重，也全白了。他长得不高也不矮，十分和蔼可亲，灰色的眼睛很温柔，举止稳重，看上去是个正直、善良、温和的人。他把彼埃尔和若望称作"我亲爱的孩子们"，

从未表现出偏爱哪一个；他请他们一起上他家去吃饭。

像狗追踪已消失的足迹一样，彼埃尔开始顽强地追忆这个从地球上消逝的人，他的言语、举止、声调、眼神。渐渐地，他脑海中浮现出此人在特龙谢路的寓所里接待他和弟弟吃饭时的一幕幕情景。

两个女仆侍候吃饭，她们年纪都已不轻，称呼“彼埃尔先生”和“若望先生”，这大概是早就养成的习惯。

马雷夏尔向这两个年轻人伸出双手，向一人伸出右手，向另一人伸出左手，按他们进门的先后而定。

“我的孩子们，你们好，”他说道，“你们的父母有消息吗？他们可从不给我写信。”

他们随便地聊家常，轻松自如，无拘无束。此人的头脑里，没有任何出格的东西，他彬彬有礼，又颇有魅力和风度。肯定，他是他们的益友；这种良友十分可靠，因此人们很少想到他。

现在这种种回忆都涌现在彼埃尔的脑海里，好几次，马雷夏尔看到他忧心忡忡，猜到他这个穷大学生缺钱花，就主动提出借钱给他，可能是几百法郎吧，但事后从未归还。不是他忘记，就是马雷夏尔记不得了。这么看来，这个人一直爱他，始终关心他，因为他总是惦记着这个大学生需要钱，救他的急。那么……那么为什么他把财产留给若望呢？不，他从来没有明显表现出对弟弟比对哥哥更亲热、更关心，表面上他对弟弟还没有对哥哥那么亲切体贴。那么……那么……他是出于某种强烈的、不可告人的理由，才把一切——全部所有——留给若望的，而什么也没留给彼埃尔。

大夫越回忆这些往事和最后几年的生活，就越认为马雷夏尔对他们兄弟俩的这种不同对待，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的。

他感到胸中一阵剧痛，一阵说不出的焦炙，好似他的心被

撕成缕缕碎片，心脏的弹簧断裂了，血从心房里大量地、无阻挡地流淌，像汹涌的波涛，摇撼着心脏。

于是，他如在恶梦中梦呓似地喃喃说道："得弄清楚，上帝啊！得弄清楚。"

现在，他追溯到较远的年月，追溯到他父母更早住在巴黎的时候。但他记不起马雷夏尔是什么模样了，他的回忆十分模糊。他努力回忆马雷夏尔的头发颜色，是金黄色？还是栗色或白色？他记不得了。这个人最后的面孔——老人的面孔——，抹掉了其他的形象。可他还记起他比较瘦，他的手比较柔软，他常带着鲜花上他们家来，太经常了，因为他父亲老是说："又送花了！太破费了，朋友，您老送玫瑰花，您要倾家荡产了。"

马雷夏尔回答："您别管，我喜欢这样。"

蓦然，他脑海中闪过他母亲说话的声调，他母亲微笑着说："谢谢，朋友。"这声调那么清晰，犹如响在耳边。那么，她是经常说这句话，所以它就深深印刻在她儿子的记忆中了！

那么，马雷夏尔先生，这位有钱的顾客送花给这位小老板娘，给这位寒碜的珠宝商的妻子，那是因为他爱她？如果他不爱这个女人，他怎么会成为这对珠宝商夫妇的朋友呢？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思想十分敏锐。有多少次，他跟彼埃尔谈论起诗和诗人啊！他不是从艺术家的观点，而是从感情丰富的小市民的观点来欣赏作家的。大夫当时常常嘲笑他的这种多愁善感，认为这未免幼稚可笑。今天，他明白这个多愁善感的人从未是他父亲的朋友，从来也不是，因为他父亲如此讲究实际，如此境界不高，如此迟钝愚鲁，"诗"在他眼中意味着"愚蠢"。

那么，这个年轻、自由、富有、温情脉脉的马雷夏尔，有一天偶然走进一家铺子，可能注意到那位美丽的老板娘了。他买了东西，又来商店，攀谈起来，和商店越来越熟，经常来买

东西，好在店里坐坐，向年轻的老板娘点头微笑，跟老板握手致意。

后来……后来……啊！我的天哪……后来怎么啦？

他喜欢和爱抚过珠宝商的第一个孩子，一直到另一个孩子出世。这以后，他始终不可捉摸，直至去世。再后来，他进了坟墓，他的肉体腐烂了，他的姓名从活人中抹掉了，他整个人永远消失了；再没有什么可保留、可惧怕和隐瞒的了，于是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了珠宝商的第二个孩子！……为什么？……这个人十分聪明……他本该明白并且预料到：这么做几乎必然令人怀疑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么，他岂不毁了一个女人的名誉？如果若望不是他的儿子，他怎么会这样做呢？

突然，彼埃尔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可怕的但却十分准确的回忆。马雷夏尔是金黄色头发，跟若望的头发一模一样。他记起从前曾见到一张他的小肖像，这张画在巴黎时放在他们家客厅的壁炉台上，现在不见了。这张画上哪儿去了呢？丢失了还是藏起来了？啊！要是他能把这张肖像拿到手就好了！只要一秒钟就行！他母亲可能把它收藏在别人不知道的一个抽屉里了，这只抽屉里保存着爱情的珍贵纪念品。

一想到这儿，他觉得心如刀绞，不禁悲愤地呻吟了一声，这是一种由于剧痛而从嗓子眼里挣扎出来的短促的呜咽声。这时，海堤上的汽笛似乎听见了他的呻吟，理解并答复他的痛苦，蓦地在他跟前吼叫了起来。这奇异怪物的吼叫声响彻云霄，比雷声更震耳欲聋，它那粗野而可怕的吼叫盖过了风声，压过了浪涛声，在黑暗中，在大雾笼罩下的看不见的海面上回荡。

此时，夜幕下，同样的鸣叫声，或远或近，穿过大雾，重又响起来了。这些叫声令人恐惧，这是迷失方向的大型客轮发出的呼救声。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

彼埃尔睁开眼睛看了一下，惊讶自己怎么呆在那儿，他从恶梦中醒了过来。

“我疯了，”他想，“我居然对自己的母亲起了疑心。”想到此，他的心沉浸在一片爱和怜悯中，沉浸在一片悔恨、祈求和忧伤中。他的母亲！他对她多么了解啊！他怎么怀疑到她头上呢？这个朴实、贞洁和忠诚的女人，她的心灵和生活，难道不是比水还要清澈透明吗？谁见过她，认识她，都认为她是无可怀疑的！而恰恰是他，她的儿子，对她有怀疑！啊！要是他此刻能拥抱她，就像从前拥抱和安慰她那样，那他会跪下来请求她宽恕！

她有可能欺骗他父亲吗？……他的父亲！当然是个正直的人，做生意诚实而讲信誉，可他的思想却从未越过店铺的视野。他知道母亲从前很美，现在还能看出她当年的风韵，她天生心地高尚、多情、温柔，这样一个女人怎么会接受一个跟她截然不同的男人当未婚夫，后来又当丈夫呢？

干吗去寻找原因？她像所有的小女孩一样，嫁给父母给她介绍的有财礼的男孩。他们立即在蒙马特路的店里安了家，年轻的妻子管理账柜，经营新家庭，充满了为共同利益尽心的一种微妙而神圣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在巴黎大部分的商人家庭里，代替了爱情，甚至代替了夫妇间的亲热。她开始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积极而巧妙地为她的小家庭发财致富而操劳。她的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度过，千篇一律，平静安宁，忠厚诚实，没有温存，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一个女人没有爱情，这可能吗？一位美丽的少妇，住在巴黎，看小说，为舞台上受爱情折磨的女演员鼓掌，从年轻到年老，难道一次也未动过心？在别的女人身上，他

认为不可能，那他又为什么认为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可能呢？

当然，她可能像别的女人一样爱过！她是他的母亲，但为什么必须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呢？

她也曾年轻过，也曾怀有诗情画意般的梦幻，这些梦幻扰乱所有青年人的心弦！她整天被关在店里，守在一个平庸的、满口生意经的丈夫身边，受到感染和毒害；她也曾梦想过月光、旅游、夜色中的亲吻。后来，有一天，一个男人闯进了她的生活，犹如小说里的情人一样，而且还像书里的情人一样谈情说爱。

她曾爱过这男人。为什么不呢？可这是自己的母亲呀！那又怎么样！难道因为是自己的母亲，就应该盲目愚蠢到这种程度：拒绝承认明摆着的事实？

她是否曾委身于他？……当然啦，既然这个男人没有别的女友；当然啦，既然他始终忠实于这个已远离的变老的女人；当然啦，既然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了她的儿子——他们的儿子！……

想到这，彼埃尔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气得浑身颤抖，他真想杀人！他举起手臂，伸开巴掌，他要打人，打得这人鼻青脸肿，他要捏碎他，掐死他！打谁？所有的人，他父亲、他弟弟、死者、他母亲！

他往家里冲去。回去干什么呢？

当他经过靠近信号桅杆的小塔前时，刺耳的汽笛声扑面而来，他大吃一惊，差点摔倒在地，他一直退到花岗石的护墙边，在那儿坐了下来，虚弱得没有一丝力气，这震耳欲聋的声音使他精疲力竭。

第一只响应这汽笛声的轮船似乎离得很近，它驶向港口，这时正涨潮。

彼埃尔转过身来，瞧见了轮船的红灯，上面蒙着一层雾气。后来，在港口的航行电灯的漫射灯光下，一个大黑影在两条海

堤之间出现。在他身后，值夜班人——退休老船长——用嘶哑的嗓门喊道：

“来船叫什么名字？”

雾中，领航员站在甲板上，也用嘶哑的嗓音回答：

“‘桑塔露西亚号’。”

“哪个国家的？”

“意大利。”

“打哪个海港来？”

“那不勒斯。”

彼埃尔觉得面前眼花缭乱，似乎远远看到了维苏威火山喷发出腾腾的火焰，火山脚下，黄萤在索朗特或卡斯泰拉马尔的簇簇桔林中飞舞！有多少次，他梦见过这些熟悉的名字啊！仿佛他见过这些景色！啊！要是他能立即出发，随便上哪儿，永远不回来，永远也不写信，永远也不让人知道他境况如何，那该有多好呀！可是不行，必须回家，回到父亲家里，躺在自己床上。

算了，不回家了，他要等到天亮，他喜欢汽笛声。他站起身来，开始像个在甲板上值班的官员那样走着。

另一条船在第一艘船的后面驶近港口，船又大又神秘。

这是一艘从印度开来的英国船。

又来了好几艘船，一条接着一条，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驶出来。后来，彼埃尔无法忍受这大雾的湿气，就动身进城。他觉得很冷，所以走进一家水手咖啡馆去喝杯搀热糖水的烈酒，烈酒下肚，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希望。

他可能弄错了！他太了解自己那莫名其妙、飘忽不定的思绪！太熟悉自己那不理智的推论了！毫无疑问，他弄错了！他怎么能这样搜集证据呢？真像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要是他睡

一觉，或许会改变想法。于是他打道回府，努力让自己睡觉，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五章

可是，大夫睡得并不踏实，他烦躁不安，全身仅仅放松了一两个小时。尽管门窗紧闭，不露一丝光线，而且十分暖和，他的睡眠并不香甜，醒来时反而更感到痛苦压抑，心里很不自在。这种难受劲儿在他一觉醒来，甚至还未回过神来时，就已向他袭来了。我们头天碰到的晦气，在我们休息时，仿佛钻进了我们的体内，使我们像发烧一样浑身酸痛和疲劳。彼埃尔顿时想起了睡前的事，从床上坐了起来。

于是，他坐在床上又开始慢慢地，一件件事地寻根问底了。前一天晚上，在海堤上的声声汽笛中，这些推理曾把他的心折磨得痛苦不堪。他愈思索，愈不怀疑自己的推测，愈加肯定自己想得对。他觉得自己被逻辑牵着鼻子，朝那个难以容忍的结论滑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拉着、掐着。

他又热又渴，心怦怦地跳。他起身打开窗户，好透透气；当他站起来时，听到隔墙传来轻微的声响。

若望在隔壁房间睡觉，轻轻地打着鼾。他在睡觉！他呀，高枕无忧！他什么也没预感到，什么也没揣测到！一个认识他母亲的男人给他留下自己的全部财产，他收下这笔钱，觉得这公平合理，天经地义。

他睡得正香，他有钱了，心满意足，哪知道自己的哥哥正在痛苦忧伤。彼埃尔不禁对这无忧无虑、得意高兴的打鼾人怒

火中烧。

前一天，他本该敲开他的房门，进屋坐在他床边，在他突然惊醒，慌然失措时对他说："若望，你不应该接受这份遗赠，它可能引起人家对母亲的怀疑，损害她的名誉。"

可今天他不能这么说了，他不能对若望说他不相信若望是他们父亲的儿子。眼前，他应该把这可耻的发现保存和埋葬在自己的心底，对大家隐瞒这个猜测到的污点，谁也不能知道这个秘密，连他弟弟也不应知道，尤其是他弟弟。

现在，彼埃尔已不太去考虑公众那无谓的尊敬了。只要他知道，他个人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无辜的就行，大家都谴责她他也不在乎！他怎能忍受天天跟她生活在一起，眼睛看着她，心里却认为她跟一个外人生下了他弟弟？

然而，她是多么平静安详！她显得多么自信！像她这样一个心灵纯洁，心地正直的女人，被情欲拖落下水，而不显出任何悔恨，任何良心不安，这可能吗？

啊！内疚！悔恨！刚一开始时，这些感情大概折磨过她，后来就磨灭了，似乎一切都已烟消云散。当然，她曾为自己的过失哭泣过，然后，渐渐地，几乎把它忘了。莫非所有的女人都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健忘能力？她们委身于一个男人，过了几年后就几乎不认识他了！亲吻就如惊雷一般，轰然而过；爱情就如阵雨一般，方始骤止；而后，生活如天空一般又趋平静，跟从前一样重新开始。谁还记得一片云彩？

彼埃尔再也不能呆在房间里了！这个家——他父亲的家——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觉得房顶压着他的脑袋，四垛墙挤着他的身体，他快憋死了。他觉得口干舌燥，就点根蜡烛到厨房的过滤器那儿倒杯凉水喝。

他下了两层楼，后来，他拿着满满的凉水瓶上楼时，穿着

衬衣坐在楼梯的一级阶梯上，那儿有穿堂风。他不用杯子，用嘴凑到细长的瓶颈口喝水，就像一个气喘吁吁的跑步者。他喝过水，一动不动，整座住宅里寂静无声，使他激动。后来，他一一分辨那些细微的声音。首先是餐厅里的钟摆声，他觉得这滴滴嗒嗒的声音每秒钟越来越响；接着，他又听到了鼾声，一个老人的鼾声，短促、艰难、沉重，这无疑是他父亲的鼾声。想到这点，他十分生气，仿佛这一切是冲着他来的：这两个男人，父与子，在同一个住所里打鼾，其实相互之间毫无关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哪怕是最轻微、最疏远的亲属联系，而他们却浑然不知！他们亲切交谈，相互拥抱，为同一件事一起高兴，一起感动，好像他们的血管里流的是同样的血。然而，即使两个出生在世界两端的人，也没有比这父子两人之间的关系更陌生了。他们相爱，那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欺骗——这是形成这种父爱和子爱的欺骗，是个不能揭穿的欺骗，是个除了他这个真正的儿子外，绝对无人知晓的欺骗。

可是，可是，如果他弄错了怎么办？怎么能知道是否弄错了呢？啊！要是在父亲和若望之间有相似之处，即使是一点点相似之处，那就好了，要是有一点点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深奥莫测的相似之处，那种表示直系关系的相似之处，那就万事大吉了。对于他这个当医生的人来说，只需那么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就行了：颌骨的形状、鼻子的弧形、两眼之间的距离、牙齿或毛发的类别等等；还可以再少一些：举手投足、某个习惯、某个姿态、某个遗传下来的爱好，总之，任何一个标记，只要是在敏锐的眼光下能突出特征就行。

他在寻找，却想不起有任何相似之处，没有，丝毫也没有。不过他从未仔细观察过，从未认真注意过，因为他没有理由去发现这些不易觉察的迹象。

他站起身来准备回房去，开始一步步慢慢地上楼，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经过他弟弟的房门时，他蓦地停住脚步，伸出手准备去推房门。他忽然冒出一个迫切的念头，想立即见到若望，在他睡着时出其不意地仔细观察他，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脸很平静，面部放松，处于休息状态，生活中的一切面部表情都消失殆尽。这样，他将乘他睡觉抓住他容貌的秘密；如果真有什么可感觉得到的相似之处，那将逃不过他的眼睛。

可如果若望醒来了，他又说什么呢？怎么解释他的来访呢？

他站在门口，手紧握着门把，在寻找理由，不，寻找借口。

他突然想起一星期前，他曾借给弟弟一小瓶治牙痛的阿片酊。他可以说今夜他自己牙痛，所以进来取他的药。于是他走进房去，但蹑手蹑脚地像个小偷。

若望半张着嘴，酣然大睡。他那金黄色的胡子和头发洒在白色的褥单上，形成一片金色。他没醒，但停止了打鼾。

彼埃尔朝他探过身去，贪婪地仔细打量他，不，这个年轻人不像罗兰家的人。他脑海中又浮现出那张不知去向的马雷夏尔的小画像。必须找到这张像！只要看到这张像，疑团可能就消失了。

弟弟动了一下，可能是他的来访打扰了弟弟的好梦，或者是烛光使他晃眼。于是大夫踮着脚退到门边，悄悄关上门，然后他回到自己房里，但再也无法入睡了。

天迟迟不亮。餐厅里的钟敲打着正点，一声接着一声，钟声深沉而庄严，好像这个小小的钟表器械里藏着一只教堂大钟似的。钟声爬上空荡荡的楼梯，穿过墙壁和房门，钻到房间尽头，消失在酣睡者的麻木迟钝的耳朵里。彼埃尔开始在房里踱着方步，从床边走到窗前。他将怎么办呢？他觉得心烦意乱，没法在家里度过这一天了。他还想单独一人呆着，至少呆到第二

天，以便平静下来，让头脑冷静冷静，好好考虑一下，他还得生活下去吧。

有了！他去特鲁维尔，去看海滩上麇集的人群。这可以让他散散心，换换脑子，让他有时间去准备应付他所发现的可怕事情。

晨曦微露，他就梳洗穿衣。雾已消退，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去特鲁维尔的船要在九点才离港，大夫想动身前应该向母亲请安话别。

等她起床的时刻一到，他就下楼去到母亲房门前，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因此他止步定了定神。他的手握着门把，但却软弱无力，颤抖不已，几乎没有力气拧门把开门。他敲了敲门。母亲问道：

"是谁？"

"是我，彼埃尔。"

"你有什么事吗？"

"向你请安，因为我要同几个朋友去特鲁维尔呆一天。"

"我还没起床哩。"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晚上回来时再亲吻你吧。"

他不希望走前看见她，不希望装模作样地吻她的脸颊，这使他恶心。

可是她却回答说：

"等一会儿，我这就给你开门。等我再躺下时你再进来。"

他听到她光脚走在地板上，后来，又听到拔插销的声音。她高声道：

"进来吧。"

他走进房间。她坐在床上，罗兰则头上系着块方围巾，脸冲墙，在她身旁继续睡觉。只要不推他，不拽他胳臂，那是凭

什么也吵不醒他的。如果去钓鱼，帕帕格里水手必须在约定的时间拉门铃，然后女佣去把主人从这雷打不动的休息中叫醒。

彼埃尔朝母亲走去，眼睛注视着她，他蓦地觉得似乎是头一次看见她。

她把脸颊朝他凑过去，他亲了两下，然后在一张矮椅上坐下。

“你是在昨晚决定去玩的？”她问。

“对，昨晚。”

“你回来吃晚饭吗？”

“还不知道，总之，你们别等我。”

他惊奇地观察母亲。这个女人竟是他的母亲！从孩提时代起，自从他的眼睛能够识别东西，他就看见这张脸，看见这个笑容，听见这个嗓音，他对这些多么熟悉呵！多么了解啊！可他却猛然觉得似乎是头一次见到她，跟以前见到的是另一码事。现在，他明白自己爱她，但从未好好地看过她。这正是她，他对这张脸上的细微末节并非一无所知；可现在是第一次仔细观察它们。他惴惴不安、全神贯注地在这张亲切的脸上搜索，发现她的面容与过去不同，脸部表情是他从未察觉到的。

他起身准备离去，却突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想知道昨天使自己惴惴不安的那件事：

“噢，对了，我记得从前在巴黎时，在我们家的客厅里，有一张马雷夏尔的小像。”

她迟疑了一两秒钟，或至少他想象她在犹豫。她说：

“是啊。”

“那张像现在还在吗？”

她本可以回答得更快些：

“那张像……等等……我不太清楚……可能我把它放在我

的写字台里了。”

“你能找出来吗？”

“好，我找找看。你要它干什么？”

“哦！不是我要。我想应该把这张像给若望，他会十分喜爱的。”

“对，你说得对。这是个好主意。我起床后就去找。”

于是，他就离家出门。

这是个十分晴朗的日子，没有一丝风。街上的行人似乎都心境愉快，商人们去做生意，职员们去办公室上班，姑娘们上她们的商店里去。有几个行人因阳光明媚而满心喜悦，兴高采烈地哼着歌曲。

乘客们已登上开往特鲁维尔的轮船。彼埃尔在船尾的一张长木椅上坐了下来。

他心里在琢磨：

“她有没有对我问及画像的事感到不安？或者只是感到惊讶？她真是忘了把画像放在哪里？还是把它藏了起来？”

他总是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一一推演下去，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张画像——朋友的画像，情人的画像——始终放在客厅里醒目的地方，直到有一天，那个女人——那位母亲——第一个发现这画像跟她儿子十分相像，于是便收了起来。毫无疑问，长久以来，她一直注意这些相似点，后来，她发现了、看出了种种相似点，并且明白有朝一日谁都会察觉到这一点，她就在某个晚上把这个可怕的小画像拿走了，把它藏了起来，她不敢把它烧掉。

现在，彼埃尔记得十分清楚，这张画像不见了已有很久，在他们离开巴黎之前很久就不见了！他认为是在若望开始长胡子

时——这张在镜框里微笑的脸突然跟金色发须的年轻人十分相像——，这张画像就不见了。

轮船起航时的摇晃，扰乱和分散了他的思绪！于是，他就站起来看大海。

小邮轮驶出海堤，向左拐，鸣着汽笛，噗噗地喷汽，颤颤悠悠，向遥远的海岸驶去。船上的乘客们在那儿眺望着晨雾中的海岸。一处处，渔船的红色船帆停在平静如镜的海上，纹丝不动，恰似一块块大岩石耸立在水上。从鲁昂流过来的塞纳河，好像一个宽阔的海湾，把两片邻近的陆地分隔开来。

不到一个小时，船就抵达特鲁维尔，时值游泳季节，彼埃尔朝海滩走去。

从远处看，海滩仿佛一个开满鲜艳花朵的狭长花园。从海堤直至罗什努瓦尔，黄澄澄的沙丘上五颜六色的阳伞、形状各异的帽子、不同色彩和格调的穿着打扮，或者成群成堆地麇集在凉棚前，或者成行成排地沿着大海，或者分散在四面八方，犹如一望无际的草地上簇簇硕大的鲜花。轻盈的海风送来声声话语，有远有近，找人的呼唤声，孩子们游泳时的欢叫声，女人们清脆响亮的笑声，这种种混杂的声音，汇成一种持续和悦耳的声浪，夹杂在感觉不出的微风中，一同被人们吸了进去。

彼埃尔在人群里走着，越走越远离人群，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陷入痛苦的想象中，不能自拔。好像在四百公里的海面上，被人从船上扔进大海一样。他与人群擦肩而过，无意中听见人们说话，无意中看见男人们对女人们说话，女人们对男人们微笑。

可是突然他仿佛清醒过来，他清楚地瞧见了这群人；他们看上去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于是，他心中升起了仇恨。

现在，他凑到人群跟前，在他们周围转悠，脑子里又有了

新的想法。沙滩上所有这些花束般五彩缤纷的装束、漂亮的衣料、鲜艳的阳伞、美丽造作的细腰，还有小巧的鞋子和奇形怪状的帽子，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时髦发明，加上魅人的举动、嗓音和微笑，总之，陈列在海滩上的这些花枝招展的美，在他看来，似乎顿时成了女性堕落的登峰造极的展示。所有这些化妆打扮的女人是在讨人欢心，魅惑人，勾引人。她们打扮自己是为了男人，为了所有的男人，除了自己的丈夫；对自己的丈夫，她们用不着再去征服他了。她们穿戴得鲜艳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的情人，为了那些遇见的、注意到的，也可能是期待中的陌生人。

而这些男人们坐在她们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嘴对嘴地跟她们说话，呼唤着她们，想要得到她们，犹如捕猎一只灵巧的、正在逃跑的猎物一样，追逐她们，虽然这猎物似乎就在眼前，很容易到手。那么，这个宽阔的海滩只不过是个爱情市场，在这市场上，有些女人出卖自己，另一些则赠送自己，有的女人在为亲抚讨价还价，有的女人则以身相许，不计代价。所有这些女人都是想着同一件事：将已经给予、出卖、许诺给男人们的肉体奉送给别的男人，或挑逗他们。他想地球上哪里都一样。

他的母亲也曾跟别的女人一样，也这么干过，就是这么回事！跟别的女人一样吗？——不！有的是例外，有许多女人是例外，许多！他在这周围遇见的女人是些富婆、是些疯疯癫癫的女人、追求爱情的女人，总而言之，她们属于那种献媚、时髦的风流女子，或者是那种标价卖笑的风尘女子，因为在这片被大批无所事事的女人踩得乱七八糟的海滩上，是不会见到足不出户的老实正派女人的。

海水在涨潮，渐渐地把最前面几排游泳者往陆地上赶。一

堆堆三五成群的人，看到波涛像带着白色泡沫花边的流苏一样一层层涌过来时，赶紧站起身，拿起椅子往后逃。由马牵引的活动凉棚也往上挪动。在海滩边上，从这头到那头有长长的木板人行道，一群衣着华丽的人在上面继续不断地、密密麻麻地、缓缓地滚动，形成方向相反的两股人潮，他们摩肩擦背，熙熙攘攘，交织在一起。彼埃尔对这互相拥挤碰撞的人群感到烦躁恼怒，赶忙逃进城里。他在城乡接壤处停了下来，走进一家普通的酒店吃午饭。

他喝完咖啡，躺在门口的两把椅子上；他昨夜没怎么睡，所以就在椴树下打起瞌睡来了。

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他精神振作起来，想起该回到海边坐船回家了，于是他往回走，打完瞌睡觉得浑身酸痛。现在他想回家去，想知道他母亲是否找到马雷夏尔的画像。她会不会先提这件事？还是得由他开口？当然，如果她等着别人问她，那么她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理由，不准备把画像拿出来。

然而，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里时，他迟疑不决，是否该下楼去吃晚饭。他感到十分不适，仍然觉得恶心。但他下定决心，在全家就座时走进餐厅。

大家脸上喜气洋洋。

“怎么样？”罗兰说道，“你们的采购进行得如何？我嘛，在没安顿好之前，我可什么也不想看。”

他妻子回答说：

“不错，进行顺利。只不过得好好考虑，免得干蠢事。我们操心的是家具。”

她和若望一起，一整天出入于地毯店和室内装饰店。她要华丽的帷幔，富丽堂皇、鲜艳夺目的那一种。而她儿子却恰恰相反，想要简单朴素、但却品味高雅的东西。于是，在店家建

议的所有样品面前，他们各执己见。她认为应该给打官司的顾主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走进会客室就应感觉到主人的富有阔绰。

若望正跟她相反，他只想招徕富贵高雅的顾客，以自己简朴而稳当的情趣去征服那些精明的人。

刚一开始喝汤，大家又提起争论了一整天的话题。

罗兰没有意见。他反复说：

"我嘛，我什么也不想听，等布置好了我再去看。"

罗兰太太要她的大儿子来评判：

"你说说看，彼埃尔，你是什么意见？"

他此刻神经过分紧张，真想开口骂人，便用因生气而发颤的声音冷冷地说：

"哦！我啊，我完全同意若望的意见。论到情趣爱好，我只喜欢简单，这就好比论到性格，我喜欢直率。"

他母亲又说：

"你想一想，我们是住在一个商业城市里，有鉴赏力的人并不多。"

彼埃尔答道：

"这有什么关系？这能成为模仿那些笨蛋的理由吗？如果我的同胞们是愚蠢的或不诚实的，我是否也要跟他们学？一个女人并不因为女邻居们有情人也要跟着去犯错误。"

若望笑了起来：

"瞧你使用比较法来论证，好像是从伦理学家的格言里找来的嘛。"

彼埃尔不加反驳。母亲和弟弟又谈起帷幔和扶手椅。他注视着他们，就像在早晨动身去特鲁维尔之前瞧他母亲那样；他用陌生人的观察眼光瞧着他们，他也确实认为自己突然走进了

一个陌生的家。

尤其是他的父亲，令他十分吃惊。这个软弱无力的胖子，又愚蠢又自得其乐，这是他的亲生父亲！不，不，若望丝毫不像他。

他的家庭！两天以来，一只无名的、邪恶的手，那只死人的手，逐一地拔除和扯断了这一家四口相互之间的一切纽带。完了，一切都给摧毁了。不再有母亲了，因为他不能再依恋她，不能再亲热地、绝对地孝顺和尊敬她了。而作为儿子，他的内心却需要这种敬重；不再有弟弟了，既然这个弟弟是个外人的儿子；他只剩下父亲，无可奈何地只剩下他并不喜爱的这个胖子了。

突然间：

"噢对了，妈妈，你找到那张画像了吗?"

她吃惊地圆睁双眼：

"什么画像?"

"马雷夏尔的画像。"

"没有……我是说找了……没找到，可我大概知道它在哪儿。"

"你们在说什么呀?"罗兰问道。

彼埃尔对他说：

"马雷夏尔的小画像，以前在巴黎时放在我们的客厅里。我想若望大概会很高兴得到这张画像的。"

罗兰高声说：

"对啊，对啊，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个周末我甚至还见到过。你母亲在整理文件时，把它从桌子里拿出来。是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吧。你还记得吗，路易丝?我正在刮胡子，你从一只抽屉里把它拿出来，放在你身边的一把椅子上，还有一堆信，你把

那些信烧掉了一半。嗯？就在若望接受遗产前两三天，这事怪不怪？要是相信预感，我看这就是一个预感！”

罗兰太太平静地回答说：

“对，对，我知道画像在哪儿了，呆一会儿我就去找。”

这么说，她撒了谎！就在今天早晨她儿子问她这张画像放在哪儿时，她撒了谎：“我不太清楚……可能把它放在我书桌里了。”

几天前，她见过这张画像，抚摩过、摆弄过、仔细端详过，随后她又把它藏在秘密的抽屉里，跟一些信件——他的信——放在一起。

彼埃尔注视着他的母亲，她撒谎了！他怀着恼怒和妒忌的心情瞧着她：一个受到欺骗、被窃取了神圣情感的儿子的恼怒，一个长期盲目信任而终于发现自己遭到无耻背叛的男人的妒忌。他是这个女人的儿子，如果他是她的丈夫，他就抓起她的手腕、肩膀、或者头发，把她扔在地上，揍她，打得她鼻青脸肿，把她踩碎！可他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指出来，什么也不能揭露出来。他是她的儿子，他没有什么要报复的，人家可没有欺骗他呀。

不，还是欺骗了他，她欺骗了他的儿子亲情，欺骗了他的孝顺和敬重。在他面前她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就如所有的母亲面对她们的儿子那样。他之所以怒不可遏，几乎达到仇恨的程度，那是因为他觉得她对他比对他父亲本人更为有罪。

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一个自愿的协定，违反协定的一方只能说是背信弃义；可是当妻子成了母亲，她的责任就重大了，因为血缘把一个家族托付给了她，如果她支持不住，那她就是懦弱、丢脸、可耻！

“这无所谓，”罗兰突然说道，一面在桌下伸直双腿，就像

每天晚上呷他那杯黑茶藨子酒时一样。“当手头宽裕时，什么也不干，这么活着倒也不坏。现在我希望若望用特别的饭菜招待我们。要是我有时吃得胃痛，那也活该了。”

然后他扭头转向他妻子：

“亲爱的，既然你吃完了饭，那就去找一找这张画像吧。我也很高兴再看一看。”

她站起身拿起一支蜡烛，走出餐厅。她只走了三分钟，彼埃尔却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后来，她又微笑着进来了，手里拎着一个旧式金边相框上的圆环。

“拿来了，”她说，“我几乎马上就找到了。”

大夫第一个伸出手去。他接过画像，伸直胳臂，让画像离得稍远一点，仔细端详。他觉得母亲在看他，就慢慢地抬起眼睛朝他弟弟看，以便作比较。他抑制不住自己强烈的感情，差一点说：“唷，这真像若望。”他没敢说出这句可怕的话，但他来回比较活人的脸和画中的脸，这种做法表达了他的思想。

当然，这两张脸有些共同的特征：同样的胡子和同样的额头，但没有什么精确的东西可以说明：“这是父亲和儿子。”两张脸只能说明是一家人，是具有同一血统的亲属。然而，对于彼埃尔来说，比这两张脸的容貌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他母亲的态度；她此刻站起来转过身去，假装慢慢地把糖和黑茶藨子酒收进一个壁柜里。

她明白他知道了这件事，或者至少他是起了疑心！

“把画像拿给我。”罗兰说。

彼埃尔把画像递了过去，他父亲取过蜡烛，以便好好看一看；然后他亲切地喃喃说：

“可怜的小伙子！真想不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见鬼！日子过得真快！不管怎么说，他那个时候是个美

男子，举止那么讨人喜欢，是不是啊？路易丝。”

妻子不答理他，他又说道：

“他性情多么平和！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可现在完了，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他留给若望的那份遗产。总之，这个人真是位忠实的好朋友，始终不渝。甚至在临死时也没有忘记我们。”

这时，若望也伸出胳臂去拿画像。他端详了一会儿，然后遗憾地说：

“我一点也认不出他，我只记得他一头白发。”

说着，他把画像还给母亲。她迅速瞟了一眼，很快把目光转向别处，似乎很害怕；然后，她十分自然地说：

“现在这画像归你了，我的雅诺[①]，既然你是他的继承人，我们把它放到你的新寓所里去。”

大家走进客厅的时候，她把画像放在壁炉台上，靠近座钟的地方，就在它以前摆放的位置。

罗兰装上烟斗，彼埃尔和若望点燃了香烟。平时他们兄弟俩抽烟时，一人在屋子里踱步，另一人则埋在扶手椅里，交叉着双腿。父亲则总是跨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口口地从远处向壁炉里吐痰。

罗兰太太坐在一张小桌旁的矮椅上，桌上放着灯，她刺绣、编织或者在内衣上缝记号。

那天晚上，她开始缝一块挂毯，准备放在若望新居的卧室里。这个活儿又难又复杂，开始时要求专心致志。然而，她那双数着针脚的眼睛却不时地抬起来，迅速地偷偷投向靠着座钟的死者画像。大夫跨四五步就走完那狭窄的客厅，他背着双手，嘴里叼着烟，来回踱着方步，每次都跟母亲的目光相遇。

① 若望的爱称。

他们两人仿佛在互相窥伺，又仿佛刚宣布了一场战斗。一阵令人痛苦的不适，一阵无法忍受的苦恼，使得彼埃尔心烦意乱。他十分痛苦又十分满意，心里想道："如果她知道我猜中了她的心事，她现在该非常痛苦吧！"每当他踱回到壁炉那儿，他就停下几秒钟，端详马雷夏尔的金色脑袋，以表示他脑海中有某个固定的念头。而这张不及巴掌大的画像，犹如一个活着的人，凶恶而可怕，突然闯进这座房屋，闯进了这个家庭。

忽然，街上响起了门铃声。始终平静的罗兰太太，这时却吓了一跳，这一举动向大夫泄露了她的慌乱。

随后她开口说：

"大概是罗塞米莉太太来了。"

她那焦虑不安的眼睛再一次抬起来，朝壁炉看了一下。

彼埃尔明白，或者自认为明白她为什么害怕和恐慌。女人们的目光敏锐，头脑灵活，猜疑心重。等这个女人进来看见这张陌生的画像时，她可能一眼就能看出这张脸跟若望的脸十分相似。那她就会知道一切，明白一切！彼埃尔顿时感到非常害怕，担心家丑外扬。于是在开门的时候，他转身拿起这张小画像，背着父亲和弟弟，把它塞在座钟底下。

他再次与母亲的目光相遇时，觉得她的眼神似乎变了，变得惊恐不安。

"你们好，"罗塞米莉太太说，"我来跟你们一起喝杯茶。"

可是，当大家围着她问寒嘘暖，询问她身体可好时，彼埃尔从开着的门走了出去。

大家发觉他离去时感到十分惊讶。若望担心这一举动会令年轻寡妇不快，所以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

"真粗野无礼！"

罗兰太太回答说：

“不该怨恨他，他今天有点不舒服，而且上特鲁维尔转了一天也累了。”

“不管怎么说，”罗兰接着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一声不吭就走了。”

罗塞米莉太太想息事宁人，说道：

“别，别，可别这么说，他是不辞而别，社交界都是这样的，有人想早一点告退，就这样悄悄溜走。”

“啊！”若望回答说，“在社交界可能是这样，可对家里人是不能不辞而别的，而且，最近我哥哥老是这样。”

第　六　章

这以后的一两个星期里，罗兰家没发生什么事。父亲钓鱼，若望由他母亲帮着安顿新居，彼埃尔总是阴沉着脸，只在吃饭时才露面。

有一天晚上，父亲问彼埃尔：

“你究竟为什么哭丧着脸？我早就注意到了！”

大夫回答说：

“因为我感到生活重担太可怕了。”

老头觉得这话莫名其妙，愁眉苦脸地说：

“真是岂有此理，自从我们有福得到这笔遗产以来，大家似乎都不愉快。倒好像我们遭到了意外事故，好像在哀悼什么人似的！”

“我的确在哀悼一个人。”彼埃尔说。

“你在哀悼人？谁呀？”

“你不认识这个人，而我以前太爱她了。”

罗兰想象儿子讲的是件风流事，是他追求过的轻浮女人，于是就问道：

“大概是个女人吧？”

“对，是个女人。”

“死了？”

“不，比死了更糟，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

“啊！”

尽管罗兰老爹很惊讶儿子这样出乎意料地、怪声怪气地吐露真情，并且是当着他妻子的面，但他毫无追问之意，因为他认为这种事跟第三者无关。

罗兰太太似乎什么也未听见，她看起来像是病了，脸色异常苍白。她丈夫有好几次见她坐下来时，仿佛是瘫倒在座位上，喘着大气。仿佛呼吸困难，他曾对她说：

“说真的，路易丝，你的脸色不好，可能你替若望安家弄得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活见鬼！这小子又不着急，他这不是有钱了吗。”

她摇摇头没作回答。

这一天，她变得如此苍白，所以罗兰再次注意到了。

“哎呀，”他说，“可怜的老婆子，这样不行，你得保重自己的身体。”

然后他转向儿子：

“你看不出你母亲不舒服吗？你也不给她检查一下？”

彼埃尔回答：

“没有，我没有察觉她有什么病。”

这下罗兰发火了：

“可你看她的眼睛都凹下去了，活见鬼！要是你连你母亲不

舒服都没发现，那你当这个大夫又有什么用？你倒是看看她，喂，你瞧呀，她可能快断气了，而你这个医生却什么也觉不出来！”

罗兰太太喘着大气，脸色煞白，于是丈夫大声疾呼：

“她快不行啦！”

“不……不……不要紧……就会过去的……不要紧。”

彼埃尔走近前去，眼盯着她：

“唷，你怎么啦？”他说。

她急促地低声重复道：

“没什么……没什么……你放心……没什么。”

罗兰出去找醋；回来把醋瓶递给彼埃尔：

“喏……你倒是想想办法，减轻她的痛苦，你摸过她的心脏吗？至少得听一听吧？”

当彼埃尔俯身准备给她诊脉时，她猛然抽回手，抽得太猛，手竟撞着旁边的椅子了。

“来吧，”彼埃尔冷冰冰地说道，“既然你病了，那就让我来治一治吧。”

于是她抬起手来，把手伸给她儿子。她皮肤发烫，脉搏急剧而纷乱。他喃喃地道：

“的确，病得不轻。应该吃些镇静药。我来给你开张药方。”

当他低头在纸上写字时，一声轻微而急促的叹息、窒息、屏气的声音，使他蓦然回过头来。

她双手捂着脸在哭泣。

罗兰慌了神，不知所措，问道：

“路易丝，路易丝，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

她默不作答，似乎痛不欲生。

她丈夫想拉她的手，把手从她脸上拉开。她不让，反复说：

“不，不，不。”

他转向儿子。

“她究竟怎么啦？我从未见过她这样。”

“没什么，”彼埃尔说，“有点歇斯底里。”

看到母亲这样受折磨，彼埃尔觉得心里轻松一些，她的痛苦减轻了他的怨恨，减少了她欠他的耻辱债。他端详着她，犹如一位战果辉煌的法官。

可是她蓦然站起身来，冲向门口，如此迅猛，别人根本料不到，也拉不住。她跑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关起来。

罗兰和大夫面面相觑。

“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罗兰问。

“明白，”儿子回答说，“这只是神经不安引起的，像妈妈这个年纪，常常会犯的。可能她还会像这样发作无数次。”

果然，她又犯病了，几乎是天天犯，而且似乎是由彼埃尔的一句话引起来的，仿佛他掌握了她那莫名其妙的怪病的秘密。他窥伺她的脸，当出现暂时的平静时，他就像狡猾的施刑者那样，用简单一句话，又勾起她刚刚缓解的痛苦。

其实他跟她一样痛苦！他为自己不再爱她，不再敬重她，而且还不断折磨她而深感痛苦。当他在这个妻子和母亲的心中揭开血淋淋的伤疤时，当他觉得她是多么的悲惨和绝望时，他就独自出门，在城里转悠。他因悔恨而备受折磨，因怜悯而深感痛苦，他后悔用儿子的轻蔑来摧残她，他真想一头扎进大海，这样可以一了百了。

啊！现在他多想宽宥她！但是绝对办不到，因为他无法忘掉。只要他能够不再使她痛苦就行了；但这也不可能，因为他自己始终十分痛苦。他在吃饭的时候回到家，暗下决心要有同情心。然而，只要他一见到她，一遇上她的目光——从前这眼神是如此正直，如此坦率，而现在却显得胆怯而惊慌——他就

情不自禁地出言不逊了。

这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丑行刺激着他，使他跟她作对。这成了他血管里的毒液，使他渴望像疯狗一样咬她几口。

现在他可任意使她伤心，因为若望几乎完全住进新居，只是每天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

他经常发现哥哥尖刻而粗暴，他认为这是出于妒忌。他决心让他规矩些，哪天教训教训他，因为持续不断的吵架使家庭生活十分艰难。但是他现在很少在家，不太受到粗暴言辞之苦；加上他息事宁人，因此一忍再忍。况且，财富已使得他飘飘然，他一心想着对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关心的只是新鲜而琐碎的小事，诸如礼服的裁剪、毡帽的式样、名片的大小等等。他一再谈论住所的一切布置和安排：如何在睡房的壁橱里摆上木板，以便收藏内衣；如何在门厅里摆上挂衣架，按上电铃，以便通知宅内有人进来……

他决定借择吉开张之时，到圣儒安去野餐，晚饭后再回到他的新居喝茶。罗兰提出从海上坐船去那儿，可如果碰上逆风，就不知要走多久了，于是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他们租了一辆敞篷四轮大马车去郊游。

他们在六点钟左右出发，以便去那儿吃午饭。布满尘埃的大路向前延伸，穿过诺曼底的田野，起伏不定的原野以及绿树环抱的庄园，诺曼底乡村看上去像一个无边无际的大公园。两匹肥壮的马拉着车慢步小跑，罗兰一家、罗塞米莉太太和博西尔船长坐在车里，默不作声，他们在车轮的辘辘声中昏昏欲睡，在一片尘雾中闭着眼假寐。

时值庄稼成熟季节。在墨绿的苜蓿和绿得发青的甜菜旁，黄色的麦子金光灿灿，仿佛把照耀着它的阳光吸了进去，使田野光彩夺目。人们开始在这里那里收割麦子；在已开镰的地里，男

人们弯腰及地，左右摆动，挥动着状如翅膀的大镰刀。

马车走了两个小时后，上了左边一条路，从一个正在转动的风磨附近驶过，这是旧风磨的最后一个残存者，凄凉的灰色建筑破烂不堪，奄奄一息。随后，马车驶进一个漂亮的庭院，停在一幢玲珑雅致的房子前，这就是当地有名的饭庄。

那位被称为美丽的阿尔方西娜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跑到门口，伸手去扶那两位不敢下车的夫人，因为马车的脚镫太高了。

一个帐篷支在苹果树成荫的草地边上，帐篷里有几个外地游客正在吃午饭，这是些来自埃特勒塔的巴黎人。屋内传来阵阵笑语声和杯盘声。

所有的大厅都已满座，他们只得在一个房间里就餐，突然，罗兰瞥见靠墙放着捕捉长臂虾的网。

“啊！啊！”他叫了起来，“这儿的人捕捉瘦虾？”

“对，”博西尔船长回答说，“这儿甚至是整个海岸捕捉瘦虾最多的地方。”

“天哪！吃完饭咱们去捉虾好吗？”

海水恰巧在三点钟退潮，于是他们决定下午都去礁石堆里捉长臂虾。

大家吃得很少，免得下午两脚泡在水中时头部充血；再说，得留着肚子准备享受晚餐，晚餐预定在六点钟他们回来时，它将是一桌十分丰盛的宴席。

罗兰急不可耐。他想去买捉虾用的特别工具，这种工具很像人们在草地上捕捉蝴蝶时用的网。

大家把这种工具叫做“拉内（lanet）”。这是一个网线小口袋，绷在一个木制的圆箍上，圆箍绑在长棍头上。阿尔方西娜始终笑容可掬，把这些工具借给了罗兰。然后她帮两位太太临时打扮一番，以免弄湿她们的长裙。她提供了短裙、羊毛长袜

和绳底帆布鞋。男人们脱掉了皮鞋，向当地的鞋商买来了拖鞋和木拖鞋。

装束停当，大家便上路，肩上扛着“拉内”，背上背着背篓。罗塞米莉太太穿着这身衣服，样子十分可爱，一副可爱而又大胆的农妇打扮，这完全是始料未及的。

她把从阿尔方西娜那里借来的裙子，雅致地卷了起来，又缝了一针把它固定住，这样可以毫无顾虑地在岩石堆中跑跳，翻起的裙子露出她的脚踝和小腿下部，这是一个灵活而强健的矮个女人所具有的一双结实的小腿。她的腰部也自由了，可以扭动自如；她头上戴着园丁的大草帽，帽檐特宽，在帽檐卷起的一边，插上了一枝轻柳，显出一副大无畏的火枪手的风度。

若望自从继承遗产以来，一直在盘算是否娶她为妻。每次看见她时，他就决心要娶她，然而当他一个人独处时，他又想再等等，好从容认真地考虑一番。现在她不及他富有，因为她只拥有一万二千法郎的年金，但却是不动产，即在勒阿弗尔盆地上的庄园和土地；这些产业以后可值一大笔钱。这样她的财产差不多跟他旗鼓相当。而且这个年轻寡妇肯定十分讨他喜欢。

这一天，若望看着她走在自己前面，心中思忖：“行了，我得作出决定了。我肯定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了。”

他们顺着一个呈斜坡的小山谷走，从村子下坡去悬崖，悬崖在小山谷的尽头，高出海面八十米。远处，两侧的绿色山坡逐渐向中央低斜，便露出一汪蔚蓝色的海水，它呈大三角形，在阳光照耀下，银光闪闪；水上有只帆船，小得几乎肉眼看不见，仿佛是只小飞虫在那儿飞行。阳光灿烂的天空和银光闪闪的蓝水浑然一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两位太太走在三位男人的前面，她们紧束在短上衣里边的腰身，在这一片明亮的视野里，分外突出。

若望目光炯炯，注视着罗塞米莉太太那瘦削的脚踝、纤细的大腿、灵活的腰肢和挑逗人的大帽子，这一切在他面前飞逝，更加强了他的欲望，促使他下定决心——那些犹豫不决的人，那些胆怯的人总是突如其来地作出决定的——。温和的空气夹杂着山坡、荆豆、苜蓿和青草的气息，夹杂着海水退潮后露出的礁石散发出的海洋味，这一切令他更加兴奋，不知不觉地心醉神迷；他每走一步，每过一秒钟，每看一眼这位少妇敏捷的身影，就更加打定主意；他决心不再犹豫了，决心向她倾诉：他爱她，他要娶她为妻。捉虾将是个好机会，他们两人可以单独在一起；而且，这将是一个美好的谈情说爱的环境和场所：他们可以两脚放在海湾的清澈的水中，一面看着长臂虾那长长的胡须消失在海藻下，一面说着娓娓动听的情话。

他们到达山谷尽头，停在深渊边沿，看见有条小路沿着悬崖而下，在他们的下面，在大海和山脚之间，差不多在半山坡，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巨石斜着、歪着，堆积在高低不平、杂草丛生的原野上，一望无际地向南伸延，这是从前的塌方造成的。在长着荆棘和细草的狭长海岸上，这些仿佛因火山爆发而崩塌的岩石，好似一座被掩埋的大城市的废墟。从前，这个城市俯瞰海岸，而无边无际的白色峭壁又鸟瞰城市。

“这儿真美啊。”罗塞米莉太太止步不前，口中频频叹赏。

若望赶上了她，心中无比激动，伸出手去扶她走下在岩石上凿成的狭窄的阶梯。

他们走在前面，稍后是博西尔。他那两条短腿已僵直，他把屈着的胳臂伸向茫然若失、心不在焉的罗兰太太。

罗兰和彼埃尔走在最后，大夫不得不拖着父亲走，这位老爹感到头晕眼花，只得屁股着地，一个个台阶往下挪。

若望和罗塞米莉太太跑在头里，他们走得很快，忽然，他

们看见一张木头长椅，这是供走了一半路程的路人休息用的；长椅旁边有一股清水，从悬崖的一个小洞里喷出来，泉水四溢，首先汇成盆样大小的一个水池子，接着形成不到二尺来高的小瀑布，泉水流经小路，在那儿长出一块水田芥，然后再流过堆满岩石的地势稍高的原野，最后消失在荆棘和草丛中。

“哦！我真口渴。”罗塞米莉太太大声说。

可怎么喝水呢？她试图用手捧水喝，可水都从她的指缝中流走了，若望有了个主意，他在路上放了块石头，让她跪在石头上，这样，她的嘴唇正好跟水平齐，她就可以直接接水喝。

当她抬起头来时，她的皮肤上、头发上、眉毛上、短上衣上，都溅满了滴滴亮晶晶的水珠，若望探身对她喃喃说：

“您多美啊！”

她用责备孩子的口吻回答道：

“您闭上嘴！”

这是他们互相交换的第一句略带调情的话。

若望感到很窘，解嘲说：“好了，在他们赶上咱们之前，咱们两人快跑吧。”

果真，他看见博西尔船长的背影离他们很近了；船长倒退着往下走，以便双手扶住罗兰太太；再往上，稍远处，罗兰始终在往下蹭：他屁股坐在地上，用双脚和两肘慢慢地往下蹭，像乌龟爬；彼埃尔则在他前面注意他的动作。

小路已不太陡峭，变成一条绕着巨石而行的弯弯曲曲的坡路，巨石都是以前从山上滚下来的。罗塞米莉太太和若望开始奔跑，一会儿就到了卵石地。他们穿过卵石地走到礁石处。这些礁石延伸成一个又长又平坦的表面，上面盖满海草和无数闪闪发光的水洼。退潮后的海面离这里还很远，在这片布满了粘糊糊的海藻、乌绿发亮的平原后面。

若望把裤腿卷到脚踝以上，把袖子一直卷至肘弯，免得弄湿衣服。然后他说："往前走！"说着，他以身示范，坚决地跳进遇见的第一个水洼里。

少妇刚才也下决心跳进水洼，但她比较谨慎，在水洼周围徘徊，步履胆怯，因为她一步一滑地踩在粘糊糊的植物上。

"您看见什么了吗？"她问。

"对，我看见您的脸映在水中。"

"要是您只顾看这个，那咱们就钓不到什么东西了。"

他温和地喃喃道：

"哦！不管钓什么，我还是最喜欢钓这张脸。"

她笑道：

"那您就试试看，您会看到这张脸从您网中漏掉的。"

"可是……如果您愿意？"

"我愿意看到您捉到长臂虾……眼前……仅此而已……"

于是，他伸手去扶她在滑腻腻的礁石上走。她有点胆怯，身子靠着他，他呢，蓦然感觉身上滋长了爱情，产生了欲望，渴望得到她，似乎孕育在他身上的邪念，就等着这一天破壳而出。

他们不久来到一个较深的裂缝跟前，有一些长长的细草，颜色古怪，犹如粉红和绿色的头发丝，在裂缝中颤颤流动的水上飘浮，那水通过一条看不见的缝隙，流向遥远的大海。

罗塞米莉太太惊呼道：

"瞧，瞧，我看见一只，一只大的，一只非常大的，在那儿！"

他也看见了，他不顾水深及腰，坚决地下到那个洞里。

可是这只虾抖动着长须，在网前向后退缩，若望将它逼向海藻，满有把握能把它抓住。大虾感到身陷重围，蓦地一窜，从网的上方溜走，穿过水潭，霎时间逃得无影无踪了。

少妇看着他捉虾，紧张得心突突地跳，忍不住叫道：

“哎呀！真笨。”

他有点恼怒，不假思索地把网拖进一片长满草的洼地里，当他把网拉回水面时，看见网里有三只透明的大虾，刚才它们隐藏在哪儿，他根本就没有看见，这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他把虾递到罗塞米莉太太面前，得意扬扬，罗塞米莉太太不敢伸手去拿，怕虾头上尖尖的锯齿形的东西扎手。

然而，她还是狠下心来伸手去拿，用两个手指夹住长着胡须的细长脑袋，一个个地把它们放进自己的背篓里，并稍带上些海藻，免得大虾死掉。后来，她发现有一个不太深的水潭，就迟迟疑疑地下了水，凉水激着她的双脚，使她稍稍透不过气来。她开始也捉起虾来。她既灵巧又有心眼，手脚灵活，具有猎人应有的嗅觉。几乎每下一网，她都能抓到几只虾，这些虾受骗上当，被这位既稳健又灵敏的捕捉者出其不意地捕获。

现在，若望什么也抓不到了，但他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摩肩接踵地往她跟前凑，佯装对自己的笨拙深感绝望，要向她好好学习。

“喂！您给我指点指点，”他说，“告诉我该怎么干！”

他们两张脸同时倒映在清澈的水中，水底黑黝黝的植物衬在背后，正好形成一面透明的镜子，镜子里两张脸互相挨着，若望朝着这张贴近自己的脸微笑，这张脸则在下面望着他，有时，他用指尖朝这张脸投去一个飞吻，飞吻就好像掉进水里，印在这张脸上。

“哎呀，您真讨厌！”少妇说道，“亲爱的，绝对不能一心二用啊。”

若望回答说：

“我只用心做一件事。我爱您。”

她直起身来，口气十分严肃：

“瞧您，十分钟以来，您是怎么了？您是不是昏了头？”

“没有，我没有昏头。我爱您，我现在终于敢向您表达我的爱情。”

此时，他们站在水潭里，潭中的咸水一直没及他们的脚踝，他们湿漉漉的手靠在网上，四目相视。

她半嗔半开玩笑地又开口道：

“您现在跟我讲这些未免不是时候。您不能不破坏我捉虾的情趣吗？不能改日再谈吗？”

他喃喃道：

“对不起，但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早就爱上您了。今天您使我神魂颠倒，无法克制自己。”

她似乎突然打定主意，放弃娱乐消遣来谈正事。

“咱们坐在这块岩石上，”她说，“可以安安静静地谈谈。”

他们爬到一块地势较高的石头上，两人并肩在阳光下坐了下来，两只脚悬空垂下。她接着又说：

“我亲爱的朋友，您再不是个孩子，我也不是年轻姑娘。咱们两人都十分清楚这件事关系重大，咱们应惦量一下行动的一切后果。如果您今天下决心向我表白爱情，那我自然认为您要娶我。”

他未料到这番明确而直截了当的剖析，傻乎乎地回答说：

“那自然啰。”

“您有没有跟您的父母谈到这事？”

“没有，我想知道您能不能接受。”

她把自己那双还潮湿的手伸给他，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伸来的手上。这时她又说：

“我嘛，我很乐意。我认为您善良而忠诚。但别忘了，我不愿让您的父母不高兴。”

"哦！您是不是以为我母亲没有这个念头？要是她不希望咱们两人结婚，她会像现在这么爱您吗？"

"这倒不假，我有点糊涂了。"

他们都缄口不言了。他觉得很奇怪，自己跟她恰恰相反，一点也不糊涂，头脑十分清醒。他期待着情意缠绵，半推半就，一面打情骂俏，一面在汩汩的流水声中垂钓！而现在这恋爱场面却结束了，他觉得自己在口头上已受了约束，已结了婚。他们再也没什么要说的了，既然他们已意见一致，达成协议。现在他们对刚才两人之间那么快就发生的事，感到有些尴尬，甚至有点羞涩，他们不敢再说话，不敢再捉虾；他们有点手足无措，不知干什么好。

罗兰的话声救了他们：

"到这儿来，孩子们，到这儿来。来看博西尔。这个家伙，他把海里的东西都给掏空了。"

果然不错，船长钓得很出色。他从这个水潭跳到那个水潭，腰以下都是水，他一眼就认出最好的地方，稳而有把握地伸网搜索所有藏在海藻下面的洞穴。

他迅猛地把虾抓起来，放进他的背篓，这些透明的灰黄色的鲜活大虾在他的掌心中，活蹦乱跳。

罗塞米莉太太又惊又喜，寸步不离地尽量模仿他，把她的许诺以及跟在她后面若有所思的若望，几乎抛置脑后，她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在浮萍下捞虾的童趣中去了。

罗兰忽然嚷道：

"瞧，罗兰太太赶上我们了。"

罗兰太太最初独自一人跟彼埃尔呆在海滩上，因为他们两人谁也不想在礁石间跑着玩，谁也不想在水潭里趟水；可是他们又迟迟疑疑地不愿呆在一起。她怕儿子，儿子也怕她，同时

也害怕自己，怕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无情。

于是，他们两人并排坐在卵石上。

海风习习，太阳底下不再显得燠热，他们两人面对这广阔而平静的蓝色海面，面对这银波闪闪的大海，不约而同地思忖："要是在以前，此时此景该是多么美好啊！"

她不敢跟彼埃尔说一句话，知道他必然会对她恶声恶气；而他也不敢跟母亲说话，知道自己会不由自主地粗声粗气。

他用手杖头敲打圆卵石，把它们翻过来颠过去。她则神情茫然，手里拿着三四粒小石子，呆滞而缓慢地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后来，她那双漫无目标直视前方的眼睛，瞥见若望和罗塞米莉太太在海藻中捉虾，于是她的目光就跟随他们，窥伺他们的活动，凭着母亲的本能，模糊地感到他们的谈话与往常不一样。她看见他们在俯身观看水里的东西，紧挨在一起，一会儿他们又面对面地站在那里，互诉衷情，然后爬上岩石坐在上面，订立终身。

他们的身影清楚地呈现在视野中，仿佛在这广袤的天空、大海、悬崖间，只有他们两人具有某种伟大和象征意义。

彼埃尔也在注意他们，他突然发出一声冷笑。

罗兰太太头也不回地对他说：

"你这是怎么啦？"

他始终冷笑着：

"我这下可明白了，我知道怎么准备当戴绿帽子的丈夫。"

这句话冒犯了她，她认为听出了话外之音，她十分恼火，怒不可遏，当面发作起来。

"你这是在说谁？"

"当然是在说若望！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真逗！"

她轻声地、用激动而颤抖的声音喃喃道：

“啊！彼埃尔；你的心真狠！这个女人可是正直的化身。你弟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故意断断续续地笑着说：

“哈！哈！哈！正直的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正直的化身……然而她们的丈夫都是戴绿帽子的。哈！哈！哈！”

她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迅速走下满是卵石的坡地。她不顾路滑，不顾会摔进丛草掩盖的洞穴，不顾会摔断臂腿，独自一人走了，她几乎是奔跑着穿过那些水潭，眼睛直直地一直向前走，朝她另一个儿子那儿走去。

若望看到她走过来就高声问道：

“喂，妈妈，你赞成了？”

她不作回答，抓住了他的手，仿佛在对他说：

“救救我，保护我。”

他看到她这样惊慌不安感到很惊奇：

“你的脸色多苍白呀！你怎么啦？”

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差一点摔倒，我怕呆在这些礁石上。”

于是若望就领着她，扶着她，给她解释怎样捉虾，以引起她的兴趣。可是她无心听他解释，何况若望也强烈需要向别人吐露隐情，所以他不再讲下去了，把母亲拉到一边，低声说道：

“你猜我干了什么？”

“我……我……我不知道。”

“你猜猜。”

“我不……我不知道。”

“好吧，我告诉了罗塞米莉太太我想娶她。”

她什么也没说，脑袋嗡嗡作响，心中无比痛苦，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她重复着：

“娶她？”

“对，我做得对吗？她很可爱，是吗？”

“对……很可爱……你做得对。”

“那么，你赞成我啰？”

“对……我赞成。”

“你说这话时的神情真怪。好像……好像……你不太高兴。”

“不……我很……很高兴。”

“真的吗？”

“真的。”

为了向他证明这一点，她一把抱住他，不停地往他脸上印上母亲的亲吻。

后来，当她擦拭满含热泪的眼睛时，她看见在那儿，在卵石上，趴着一个身体，它像一具尸体，脸埋在卵石里：这是她的另一个儿子，彼埃尔，他在沉思，绝望已极。

她把若望领到更远的地方，领到大海近旁，他们长时间地谈论这桩婚事，她的心已完全放在这桩婚事上了。

大海涨潮了，驱使他们母子俩往那几个捉虾的人走去，他们聚在一起，随后回到山坡；大家叫醒了装睡的彼埃尔。晚饭吃了很久，并且频频喝酒。

第　七　章

回家的路上，男人们都在马车里打瞌睡，只有若望例外。博西尔和罗兰每五分钟就倒在邻座的肩上，邻座就摇晃一下，把他们推开。于是他们坐正，停止打鼾，睁开眼睛喃喃说：“好天

气"，说着，几乎立即又把身子歪向另一边了。

回到勒阿弗尔时，他们还处于沉沉的昏睡状态，清醒不过来，博西尔甚至拒绝上若望的新居去喝茶。大家只得先把他送到家门口。

年轻的律师将首次睡在自己的新居里，他蓦地感到莫大的快乐——稍带些孩子气的快乐——，因为就在今晚，他要给未婚妻看看她不久即将居住的寓所。

女佣已经走了，罗兰太太宣称她来烧水，她亲自来端茶倒水，因为她不喜欢让佣人们熬夜，担心着火。

除了她、她的儿子若望和那些装修工外，别人谁也没进过这扇门，为的是让他们看到这个漂亮的寓所时大吃一惊。

若望请大家在门厅里等一会儿。他要点亮蜡烛和灯。他把罗塞米莉太太、他父亲和他哥哥留在黑暗的门厅里，随后他一面大开双扉门，一面大声招呼他们：

"你们请进吧！"

一盏分枝吊灯以及掩在棕榈、橡胶树和花丛中的彩色玻璃，把玻璃走廊照得通亮，犹如舞台上的布景呈现在大家面前，使众人吃了一惊。罗兰对这豪华气派大为赞叹，咕哝道："他妈的！见鬼！"他仿佛面对绝妙佳品，真想鼓掌喝采。

而后，大家进入第一个客厅，客厅不大，挂着深金色帷幔，跟坐椅套子的颜色一样。接待顾客的大客厅简单朴素，成淡橙色，很有气派。

若望坐在他办公桌前的扶手椅里，桌子上堆满了书，他用不太自然而庄重的语气说：

"对，太太，法律条文十分明确，我曾对您说过，法律条文是赞同我的，三个月前，我就绝对坚信，我们谈论的事将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他看着罗塞米莉太太，罗塞米莉太太则冲着罗兰太太笑了笑；罗兰太太拉起她的手，紧紧地握着。

若望容光焕发，毛头小伙子般地蹦跳起来，并欢呼道：

“嗯，这客厅的声响多好，作打官司用大概十分出色。”

他开始朗诵起来：

“如果我们要求你们宣告无罪仅仅是出于人道，出于这种对一切苦难所怀有的与生俱来的同情心，那么我们就会请求你们——陪审员先生们——发发慈悲，请求你们拿出父亲和男子汉的良心；但是法律在我们一边，我们向你们提出的也只是法律问题……”

彼埃尔看着这本来可能属于他的住所，对他弟弟的顽皮笑闹非常生气，武断地肯定若望幼稚可笑，头脑简单。

罗兰太太打开右边的一扇门。

“这是卧室。”她说。

她用全部的母爱装饰了这个房间。帷幔用的是鲁昂提花装饰布，这是一种仿古的诺曼底布，其图案源于路易十五时代；两只鸽子的嘴相连形成圆形图饰，中间有位牧羊女。这种装饰布使墙壁、窗帘、床、扶手椅显得既雅致，又具有可爱的乡村风味。

“啊！真美。”罗塞米莉太太说。她在走进这间卧室时神情变得有点严肃。

“您喜欢吗？”若望问道。

“非常喜欢。”

“您知道听您这么说，我有多高兴呵。”

他们四目相对注视了一下，目光中透出深沉的亲切和信任。

然而，在这间即将成为她新房的卧室里，她感到稍稍局促不安，有点羞涩。她进来时注意到那张大床，真正的双人床，这

是罗兰太太选购的，她大概预计并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结婚。她十分喜欢这位母亲的周到的安排，它仿佛表示这家人在等待她。

后来，大家回到客厅，这时若望突然打开左边的门，于是大家看见那间圆形的餐厅，它有三扇窗户，装饰着日本灯笼。母子两人对这间屋子可谓呕心沥血：屋里陈设着一切他们能想象出来的新花样。家具是竹制的，有各种瓷人、大瓷花瓶、绣着金箔的丝绸，玻璃珠串成的透明窗帘，那珠子犹如水滴一般，墙上钉着大扇子，以固定帷幔，还有屏风、马刀、面具、真羽毛制成的仙鹤等等，真是琳琅满目。所有这些瓷的、木头的、剪纸的、象牙的、贝壳的、青铜的小摆饰和小玩意儿，显得自命不凡和装模作样，说明作者双手笨拙，对艺术感、艺术品味和艺术修养一窍不通。但大家最欣赏的，还正是这间房。只有彼埃尔持保留意见，表情尖刻讽刺，这大大伤害了他弟弟。

桌上摆着水果，高高地堆成金字塔，点心堆得像件宏伟的艺术珍品，大家并不太饿；他们不是在吃水果和点心，而是在吮吸水果和一点一点地啃点心。一个小时后，罗塞米莉太太告辞回家。

由罗兰老爹送她回家，他们立即动身离去。罗兰太太则要趁女佣不在时，她这个当母亲的要视察一下整个住所，好使儿子不缺任何东西。

“要不要我再回来接你？”罗兰问。

她迟疑了一下，最后回答说：

“不用了，胖子，你睡吧。彼埃尔会陪我回去的。”

等他们一走，她就吹灭蜡烛，把点心、糖和甜烧酒都锁进一个柜子，把柜子的钥匙交给了若望，然后她走进卧室，把床罩掀开一半，看看长颈大肚玻璃瓶里是否装满凉水，窗户是否关好。

彼埃尔和若望呆在小客厅里，若望还在为哥哥批评他缺乏鉴赏力而耿耿于怀，而彼埃尔则对弟弟住进这个寓所越来越恼火。两个人却坐在那里抽烟，默不作声。蓦然，彼埃尔站了起来：

“见鬼！”他说，“今晚那寡妇显得疲劳不堪，郊游对她并无好处。”

若望立即火冒三丈；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当他觉得自己受到伤害时，发起火来也是很可怕的。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结结巴巴地说：

“从今以后，我不许你在谈到罗塞米莉太太时叫她‘寡妇’。”

皮埃尔转身朝着他，十分傲慢：

“我看你在给我下命令吧。你莫非疯了？”

若望立即站起来：

“我没有疯，但我再也不能忍受你对我的态度了。”

皮埃尔冷笑道：

“对你的态度？你是不是属于罗塞米莉太太了？”

“你要知道罗塞米莉太太就要成为我的妻子了。”

对方更竭尽嘲笑之能事：

“哈！哈！很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不该再叫她‘寡妇’了。可你宣布婚姻的方式也真可笑。”

“我不许你开玩笑……你懂吗……我不许你这样。”

若望走近彼埃尔，脸色苍白，嗓音颤抖，他对彼埃尔一再讽刺他所爱的、他所挑选的女人，感到万分气恼。

突然，彼埃尔也大发雷霆。所有聚集在他身上的无可奈何的怒火，强压在心头的怨恨，最近以来一直抑制住的反抗情绪，以及无声的绝望，一下子都涌了上来，令他像中风一样晕头转向。

"你敢？……你敢？……我命令你闭嘴，你听着，我命令你闭嘴！"

若望对这粗暴的口气十分惊讶，他沉默了片刻，他在因愤怒而失去冷静的头脑里，寻找那些能让哥哥伤透心的事情和话语。

他努力克制自己；为了狠狠打击哥哥，他放慢了说话速度，好使自己的话更尖刻：

"我早就知道你妒忌我，从你开始叫'寡妇'那天起我就感觉到了，因为你明白这样做会伤害我。"

彼埃尔发出轻蔑的、尖厉刺耳的笑声，若望对这样的笑声已十分熟悉：

"哈哈！老天爷！妒忌你！……我？……我？……我？……妒忌你什么？……你有什么可让我妒忌的？……老天爷！……妒忌你的脸还是你的头脑？……"

可是，若望显然感到自己击中了对方心灵深处的伤疤：

"对，你妒忌我，而且是从小就妒忌我；你看见这个女人喜欢我，却不要你，你就气得不得了。"

彼埃尔对这种假设怒不可遏，他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我……我……妒忌你？就为了这个笨蛋，这个蠢女人，这个肥胖的傻大姐？……"

若望看到自己击中了要害，接着又说：

"那天在'珍珠号'上，你试图比我划得更有劲，这件事怎么解释？你是为了抬高自己。你在她面前说的那些话，又怎么解释？那是因为你妒忌得要死！而我得到这笔财产时，你就简直要发疯了，你讨厌我、恨我，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阴暗心理，你让大家痛苦，你无时无刻不在发泄压在你心头的怒气。"

彼埃尔气得紧握双拳，忍不住想扑向他弟弟，掐住他的喉咙：

“哈！住嘴，这一回，你就别提这笔财产了！”

若望抬高嗓门道：

“可你每个毛孔里都渗透着妒忌。你跟父亲、母亲和我本人说的每句话里，都迸发出妒忌。你装出看不起我的样子，因为你妒忌我！你找碴跟大家吵架，因为你妒忌！现在我有钱了，你再也忍不住了，你变得刻薄恶毒，你折磨咱们的母亲，好像是她的过错！……”

彼埃尔一直退到壁炉那儿，半张着嘴，圆睁双眼，气得发狂，这时的他，连杀人都做得出来。

他的声音更轻了，上气不接下气地重复着这句话：

“闭嘴，闭上你的嘴！”

“不，我早就想告诉你我的全部想法；你现在给我机会，算你倒霉。我爱上一个女人！你知道这一点，而你却在我面前嘲笑她，你现在让我忍无可忍；你活该。我会敲掉你的毒牙的，我！我会迫使你尊重我的。”

“尊重你，就你这样的人？”

“对，我！”

“尊重你……你……这样的人，由于你的贪婪而使我们大家名声扫地！”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我说换了别人，就不会接受一个男人的遗产了，既然你被看作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

若望一下愣住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预感到这句含沙射影的话的含义，惊慌失措：

“什么？你是说……你再说一遍？”

“我是说大家都在窃窃私语，都在散播流言蜚语，说给你留下遗产的那个人，你是他的儿子。好吧！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是不会接受有损于母亲名誉的钱的。”

“彼埃尔……彼埃尔……彼埃尔……你怎么这样想？……你……你……你怎么说出这种无耻的话？”

“对……对……是我说的。你难道根本看不见，这一个月来我为此痛苦至极？我夜里睡不着觉，白天像野兽一样东躲西藏；我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成了什么样子，我苦不堪言，我感到羞愧和苦恼，我都快疯了，因为我最初是猜测，而现在却明白了真相。”

“彼埃尔……住嘴……妈妈在隔壁房间！你想一想，她可能听见我们……听见我们的谈话……”

但彼埃尔需要把憋在心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于是他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他的怀疑、他的推理、他的思想斗争、他的确信，以及画像再一次消失这件事。

他的话语很短，断断续续、几乎毫不连贯，显得他神思恍惚。

他现在似乎忘了若望的存在，忘了他母亲在隔壁房间。他说话时旁若无人，只是因为他必须讲，因为他太痛苦，太压抑，将创伤封闭得太久了。这个创伤长大了，像个肿瘤，肿瘤刚破裂，脓血溅在大家身上。他开始来回踱着方步，像往常一样目不斜视，指手划脚，绝望已极；他声音呜咽，他恨自己，仿佛在忏悔自己的苦难和亲人的苦难，仿佛把自己的痛苦扔向看不见和听不见的空气中，话语也就在空气中烟消云散。

若望茫然失措，哥哥的盲目的激情差点说服他；他背靠着门，猜想他们的母亲在门后听到了这一切。

母亲绝对不可能走出去，因为必须经过他们所在的客厅。她

也没有回来，那么她是不敢回来了。

突然，彼埃尔跺脚嚷道：

“呵，我说这些真是混蛋！”

说着，他连帽子也没戴就跑下楼梯。

临街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这响声把若望从麻木中震醒过来。几秒钟过去了，这几秒钟比几个小时还要长，他脑子空空，一片糊涂。他清楚地觉得等一会儿得好好思考，有所行动，但是他却持等待态度，甚至不再想去弄明白、弄清楚，不再想去回忆，因为他害怕，他软弱，他怯懦。他是那种总是把事情推到明天，等待时机的人；当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时，他还要本能地企图赢得片刻时间。现在，他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在彼埃尔的一通大喊大叫之后，这突如其来的阒寂的墙壁和家具，连同六枝蜡烛和两只电灯的强烈光线，突然吓得他真想拔腿逃跑。

他强打精神，清醒一下头脑，试图好好去思考思考。

他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还从未遇到过困难和挫折。他是这样一种男人，像流水一般随遇而安。为了不受惩罚，他用心学习，规规矩矩地读完法律，因为他的生活很平静。他觉得一切事情都很自然，引不起他太大的注意。他喜欢秩序井然、明哲保身、平心静气，他脑子里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而此时他面对这一灾难，犹如一个从未游过泳的人掉进了水里。

他首先试图怀疑他哥哥的话，哥哥是因仇恨和妒忌在撒谎！然而，假如彼埃尔不是绝望得失去理智，他怎么会如此卑鄙，如此谈论母亲呢？在若望的耳朵、眼睛、神经、直到皮肉深处，还都留存着彼埃尔的某些话、某些痛苦的呼叫、语调和手势，这痛苦是如此深重，因此令你无法抗拒，无法怀疑，不得不确信。

若望被压垮了，他心力交瘁，动弹不了，也没有什么企盼。他的痛苦忧伤简直难以忍受，他觉得母亲就在门背后，她什么都听见了，她在等待。

她在干什么呢？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丝轻微的颤栗声，没有一声喘息，也没有一声叹气，仿佛这门背后没有人。她是不是跑了？可从哪儿跑的呢？如果她逃跑了……那么她是从窗子跳到街上的！

他吓了一跳，迅猛地撞开门——不是打开门——，冲进房内。

房里似乎空无一人。只有五屉柜上一枝点燃的蜡烛，照亮着房间。

若望冲向窗前，窗子关着，百叶窗也紧闭着。他转过身来，焦虑的目光搜索着房里黑暗的角落。他瞥见床前的帐幔放下了，他奔过去撩开床帐。母亲躺在床上，两只蜷缩的手抓住枕头捂住自己的脑袋，免得再听下去。他起初以为她窒息了，后来，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翻过身来，她仍然紧抓不放那只盖住她脸的枕头，而且嘴咬着枕头，避免哭出声来。

当他碰到她那僵直的身躯和僵硬的胳臂时，他知道她正受到难以形容的折磨和痛苦的打击。她用手指和牙齿使劲把这只装满羽毛的枕头捂住自己的嘴、眼睛和耳朵，为了不让他看见自己，不跟他说话。他从这股力量和劲头中猜想到她所受的痛苦，达到何种程度。他的心——他那颗纯朴的心——都快碎了。他不是法官，他甚至连一个宽大为怀的法官都不是，他是一个十分懦弱的男子和温情脉脉的儿子。他把彼埃尔告诉他的事抛置九霄云外。他不给母亲讲大道理，也不与之争辩，只是用双手抚摸他母亲毫无生气的身子。他无法把枕头从她脸上拉开，就一面亲吻她的衣服一面大声呼唤：

“妈妈，妈妈，可怜的妈妈，你看看我！”

她的四肢在轻微的战栗，轻得几乎感觉不出来，像根拉紧的弦在振动，如果不是这样，她就跟死了一样。他反复喊道：

“妈妈，妈妈，你听我说。这不是真的。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她一阵痉挛，一阵窒息，然后突然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她的全部神经放松了，僵硬的肌肉柔软了，手指半张开着，放开了枕头；他看到了她的脸。

她的脸异常苍白，毫无血色，泪珠从她紧闭的眼皮中滚滚流出。他搂着母亲的脖子，吻她的眼睛，慢慢地、深情地、表示歉意地一下一下亲吻她，他的嘴唇被她的泪水沾湿了，他翻来覆去地说：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很清楚这不是真的。你别哭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她终于抬起身子坐了起来，眼睛看着若望，并鼓足勇气——在某种情况下，自杀时才需要的这种勇气——，她对他说道：

“不，是真的，我的孩子。”

于是，他们两人相视无言。她又喘息了片刻，伸长脖子，脑袋往后仰，以便呼吸通畅些。等她重新自我克制下来以后，她接着说道：

“这是真的，我的孩子。为什么要撒谎呢？这是真的。要是我说谎，你也不会相信我的。”

她的样子像是发疯，若望吓坏了，跪在床前，喃喃说：

“别说了，妈妈，别说了。”

这时，她站起身来，她那坚决有力的神情，令人害怕。

“可我再也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了，我的孩子，别了。”

她朝门口走去。若望一把抱住了她，大声说道：

“你要干什么？妈妈，你上哪儿去？”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我再也没有什么事要做的了……既然我现在是孤单一人。”

她挣扎着想逃走。若望始终抱住她，嘴里一再重复这句话：

“妈妈……妈妈……妈妈……”

她用力挣脱他的拥抱，说道：

“别这么叫我，可别，我现在不再是你的母亲了，对于你来说，我什么也不是了，对任何人来说，我什么也不是了，什么也不是了！你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了，可怜的孩子……别了。”

若望蓦地明白如果让她走了，那就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想到此，他把她抱起来放在一张扶手椅上，强迫她坐下，然后他跪在椅前，两只手臂围抱着她：

“你绝对不能从这里走出去，妈妈，我爱你，我照料你，我一直照料你，你是我的。”

她声音虚弱地喃喃说：

“不，我可怜的孩子，这不可能。今晚你哭着留我，可到明天你就会把我赶出门外的。你也不会宽恕我的。”

他冲动而真挚地回答说：“啊！我？我？你太不了解我了！”她激动地惊呼一声，抓住他的头发，双手捧着他的头，使劲地把他的头搂到嘴边，疯狂地满头盖脸地亲吻他。而后，她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将脸贴着儿子的脸，透过他的胡子，感觉到他温暖的皮肤；她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道：

“不，我的乖儿子，明天你就不会宽恕我了。你认为会宽恕我，其实你在欺骗自己。今晚你宽恕了我，救了我的命；但你不该再见到我。”

他紧紧地搂着她，反复说：

“妈妈，别再说这些了！”

“不，我的孩子，我必须走。我不知道去哪儿，也不知道怎

么办，也不知我要说什么，但我必须走。我再也不敢看你，再也不敢拥抱你，你懂得吗？”

于是，他在她耳边低声说道：

“亲爱的妈妈，你留在这里，因为我要你留下来，因为我需要你。你向我起誓你听我的话，马上发誓。”

“不，我的孩子。”

“啊！妈妈，必须这样，你懂吗？必须这样。”

“不，我的孩子，这不可能。不然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地狱。我知道这种折磨是什么滋味，一个月以来，我可尝够了这种痛苦。你心肠软，可是等这种怜悯的心情过去以后，等你像彼埃尔那样看待我时，等你想起我对你说的话时！……啊！……若望，想一想……想想我是你的母亲！……”

“我不愿让你离开我，妈妈。我只有你了。”

“可是，我的儿子，你想想，我们两人一见面，双方都会脸红，我会感到羞愧，不敢抬头看你的眼睛。”

“不，不会这样的，妈妈。”

“会的，会的，会的，就会这样！啊！我明白，你那可怜的哥哥的思想斗争，从第一天起，我就看出来了。现在在家里，只要我一猜到是他的脚步声，我的心就要跳出胸膛；一听到他的说话声，我就仿佛要晕过去。可那时，我还有你！而现在，我连你也没有了。啊！亲爱的若望，你以为我还能在你们两人之间活下去吗？”

“是的，妈妈，你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我仍然爱你。”

“哦！哦！能不想吗？”

“能，当然能。”

“在你和你哥哥之间，我怎能不去想这件事呢？你们也不去想？”

“我，我对你发誓不去想它。”

“可是你会每时每刻想到它的。”

“不，我向你发誓。而且，你听着：如果你走，我就去当兵，让人家把我杀死。”

她对这个孩子气的威胁感到震惊，紧紧地搂着若望，动情地、亲切地抚摸他。他又说道：

“我比你所想象的还更加爱你，对，更加爱你，以后也如此。好了，你要理智些。你试着在我这里呆上一星期，你能答应我呆一星期吗？你不能拒绝我这个要求吧？”

她双手放在若望的肩上，伸直手臂按住他的肩头说：

“我的孩子……咱们尽量平静下来，不要感情用事。你先听我跟你说。如果一旦我从你嘴里听到一个月以来你哥哥说的那些话，如果一旦我从你眼里看出你哥哥的眼神，如果一旦我从你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猜到你讨厌我，就像你哥哥讨厌我那样……那么一个小时以后，你听明白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就永远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

“妈妈，我对你起誓……”

“你听我说下去……一个月以来，我遭受了一个轻佻女人所能遭到的一切痛苦。从我明白你的哥哥——我的另一个儿子——在怀疑我的那一刻起，我生活的每一刻都是在受折磨，这种折磨和痛苦是无法向你表达的。”

她的声音十分痛苦，若望也被她所忍受的这些折磨所感动，眼里满含泪水。

他想拥抱她，但她把他推开了：

“听我说……你听着……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对你讲，好让你理解我……可你是不会理解的……我想说……如果我留下来……那必须……不，我不能！……”

“你说吧，妈妈，说吧。”

“好吧！对，至少，我不会再骗你了……你要我留下跟你在一起，是不是？为了这个，为了咱们还能互相见面，互相交谈，还能在这个家里相处，因为我再也不敢开门了，怕一开门看到你哥哥在门后，为了这个，你必须……我不要你宽恕我——没有什么比宽恕更伤人的了——，但要你不因我的行为而怨恨我……你必须十分坚强，与众不同，敢于承认你不是罗兰的儿子，而且并不因此而脸红，并不因此而瞧不起我！……我，我已受够了苦……我太痛苦了，我再也经受不起了，不，我再也受不了了！而且这不是从昨天开始的，要知道，这是由来已久了……可你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为了咱们还能生活在一起，还能互相拥抱，亲爱的若望，你得明白我不仅曾经是你父亲的情妇，更曾经是他的妻子，他真正的妻子，我内心从未为此感到羞愧，我没什么可遗憾的，尽管他现在死了，可我还是爱着他，而且将永远爱他，我只爱过他一个人；他曾经是我的全部生命，全部快乐，全部希望，全部安慰，全部！一切！他是我的一切，而且是那么长久！你听着，我的孩子，我对天发誓，要是我没遇见他，那在我一生中就永远也没有什么美好的东西，绝对地一无所有，没有爱情，没有温存，没有那些使我们因年老而遗憾的美好时刻，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是他给予我的！这世上我只有他，然后是你们两人，你哥哥和你。没有你们，一切都是空的，这世界会像黑夜一般，又黑暗又空荡。要是没有他，我就会无所爱，无所知，无所向往，甚至不会哭泣。我亲爱的若望，我哭过。啊！对，我哭过，从我们搬到这里来以后，我哭过。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他，全部身心，永远幸福地给了他；十多年里，我曾经是他的妻子，就像他曾经是我的丈夫一般；我们面对上帝发过誓，这也是上帝的意志，让我们互为夫妻的。后

来，我明白他不那么爱我了。他始终对我很好、很体贴，但我对于他来说，已不如从前了。这一切都结束了！啊！我哭得那么伤心！……生活是多么悲惨，多么骗人哪！……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后来我们搬来这儿；从此我就再也未见到过他，他也从未来过……他在一封封信里都答应要来！……我一直在等他！……可我再也没见到他！……现在他却死了！……但他还是爱咱们的，既然他想到了你。我呢，我爱他一直到最后一口气；我永远也不否认这个爱情，我爱你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在你面前，我不可能因他而感到羞愧！你明白吗？我不能够因他而羞愧！如果你要我留下来，你必须接受你是他的儿子，答应咱们俩有时谈论他，你必须对他有点儿爱心，必须在咱们相互注视时，你要想到他。如果你不愿意，如果你做不到，我的儿子，那咱们现在就分手，咱们就不可能呆在一起！我将听从你的决定。”

若望温柔地回答说：

“妈妈，留下来。”

她紧紧地搂着他，又哭泣起来；后来，她脸贴着他的脸又说：

“好，可彼埃尔怎么办？咱们跟他怎么相处呢！”

若望喃喃说：

“想想办法。你不能再和他生活在一起了。”

一想起大儿子，她就忧心忡忡：

“不，我不能再跟他生活在一起了，不能！不能！”

说着，她扑向若望的怀里，她心里苦不堪言，大声疾呼：

“把我从他那里救出来，我的乖儿子，你救救我，想想办法，我不知道……你想想办法吧……救救我！”

“好，妈妈，我会想办法的。”

"马上……必须……马上……你别离开我!我真怕他……十分害怕!"

"好，我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我答应你一定找到。"

"哦！可要快，要快！你不知道我看见他时，是种什么样的感受。"

接着，她又在他耳边低声喃喃说：

"把我留在这里，留在你家里。"

他迟疑了一下，又考虑了一会儿，以他那讲究实际的见识，他明白这个办法是危险的。

但是，他不得不跟她讲道理，和她争辩，用精确的理由来克服她的慌乱和恐怖。

"就一个晚上，"她说道，"就今天晚上。明天你让人去告诉罗兰，就说我病了。"

"这不可能，因为彼埃尔已经回家了。好了，勇敢些。我会安排一切的，我答应你我去作安排，明天就开始。明早九点钟我到家。好了，戴上帽子，我来送你回家。"

"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她带着稚气、胆怯和感激的迁就态度说。

她试图站起来，但是她受的刺激太大了，两腿还站立不住。

于是，他就给她喝糖水，吸碱，用醋擦她的太阳穴。她听任他摆布，犹如产后那样，精疲力竭但如释重负。

她终于能扶着他的胳臂走路了。当他们经过市政府门口时，时钟已敲三点。

来到他们家门口，他拥抱她并对她说：

"再见，妈妈，勇敢些。"

她悄悄走上静谧的楼梯，走进自己的房间，迅速脱去衣服，钻进被窝，带着从前通奸时的不安心情，躺在正打鼾熟睡的罗

兰身边。

屋子里，只有彼埃尔一人没睡着，他听见她回来。

第　八　章

若望回到自己的寓所后，就倒在一张长沙发上。悲伤与担忧曾经使哥哥像只被追逐的野兽那样逃跑，如今又在性情温和的若望身上产生另一种效果：腿脚和胳臂像断了似的。他觉得自己浑身发软，动弹不了，无力走到床边去，他精疲力竭，忧伤悲痛。他不像彼埃尔那样在纯洁的子爱方面，在秘密的自尊心——高傲心灵的外衣方面，受到致命打击，但他被命运的捉弄给压垮了，这命运之神同时也威胁到他最宝贵的利益。

当他的心境平静下来后，当他的思想如搅动过的水那样地澄清以后，他思考刚才哥哥和母亲向他透露的情况。如果他在另外一种场合得知自己身世的秘密，他一定会十分愤慨，并感到深深的痛苦；但是，经过他跟哥哥的这场争吵，在他听过刺激他神经的这场粗暴野蛮的告密后，母亲令人心碎的激动的忏悔，使他无力反抗。他的同情心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不可抗拒的柔情把他惯常的道德偏见和神圣的义愤一扫而光。更何况，他不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男子。他不喜欢反对任何人，更不喜欢反对自己；因此他逆来顺受，并且出于本能的习性，出于爱好安宁，爱好温暖平静的生活的天性，他立即担心身边会出现骚扰，这骚乱会伤害他。他预感到这些骚乱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躲开它，他决心使出浑身解数，而且必须立即动手，从明天起，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常常迫切需要立即行动，因为那

些见异思迁者、意志薄弱者必须如此。况且，他有律师的头脑，习惯于分析和研究家庭不和的复杂情况，以及隐私问题，他立即想到哥哥的情绪将会产生后果。他不由自主地，用几乎是职业的观点，来考虑后果，犹如在一场精神危机后解决顾主的未来关系。当然，跟彼埃尔继续接触是不可能了。他只要呆在自己的寓所，就很容易避开他；但是让母亲继续跟她的长子住在同一屋顶下，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躺在靠垫上一动不动地思考良久，设想了种种计划，又都把这些计划否定了，找不到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

他蓦然冒出一个念头："他得到的这笔财产，要是换了一个正直的人，会留下它吗？"

他回答自己："不会"，后来他决定把这笔财产送给穷人。这是难以做到的，豁出去了。要是这样，他就得卖掉这些家具，像别人一样工作，从头开始。这个既有魄力又令人痛苦的决定，鞭笞着他的勇气，他起身来到窗前，额头贴着玻璃。他曾经贫穷，他将再次贫穷。但不管怎么说，他不会穷死。他看着街对面的路灯。这时，一个夜行的妇女在人行道上走，他蓦然想到罗塞米莉太太，内心为之一震，犹如一个残酷的念头使我们深深激动一般。他这个决定引起的令人灰心丧气的种种后果，一下子都涌现在他面前。他得放弃这个女人，放弃幸福，放弃一切。他能这么做吗？现在他已对她立下诺言，她知道他有钱，并接受了他。可怜的女人，或许她仍然会接受他；但他是否有权要求她作这种牺牲呢？是否有权把这种牺牲强加于她呢？那么，把这笔钱留下作为存款，以后再给穷人，这样是不是更好？在他伪装老实的自私自利的内心里，各种盘算和私利在角逐，在搏斗，他先是巧妙地强词夺理，以打消各种顾虑，但新的顾虑又产生了，又消除了。他回到长沙发上坐了下来，寻找一个最重

要的理由，一个万无一失的藉口来克服犹豫和天生的正直。他好几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既然我是这个男人的儿子，既然我已知道了这事而且接受了他，那我也就接受他的遗产，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可是这个论据不能阻止他内心深处的回答"不行"。他忽然想道："既然这个我曾以为是我父亲的人并不是我的父亲，那我就不能从他那里接受任何东西，他在世时我不能接受，他死后我也不能接受。否则既不高尚也不公正，等于在盗窃我哥哥。"这一新的看法使他如释重负，良心得到安慰，他又回到窗前。"对，"他想，"我应该放弃家里的那份遗产，我把它全部让给彼埃尔，因为我不是他父亲的孩子。这样就公平合理了。那么我留下我自己父亲的那份遗产，不是也很公平合理吗?"

既然不能接受罗兰的财产，将它全部放弃，他便同意留下马雷夏尔的财产，也只好如此了，因为如果这两份财产都被他拒绝，那他只好沿街乞讨了。

这桩棘手的事一旦解决，他又想到在家里与彼埃尔相处的问题，怎么撇开他呢？他正愁找不到一个切实的办法，忽然听见一艘轮船进港时的汽笛声，这声汽笛使他有了一个主意。

于是，他没脱衣服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直到天亮。

九时左右，他走出家门，去核实他的计划是否可行。经过一番奔走和拜访后，他最后回到父母家中。他的母亲关在自己房里，正等着他。

"要是你不回来，"她说，"我永远也不敢下楼。"

他们立刻听见罗兰在楼梯上喊道：

"今天是不是绝食了，活见鬼!"

没人答话，于是他又吼道：

"若斯菲娜，该死的！你在干什么?"

女佣的声音从地下室深处传出来：

“我在这儿，先生，有什么事？”

“太太在哪儿？”

“太太在楼上，跟若望先生在一起。”

于是，他抬头朝楼上大声呼喊：

“路易丝？”

罗兰太太开了半扇门问道：

“什么事？朋友。”

“不吃饭啦，真见鬼！”

“来啦，朋友，我们这就来。”

接着，她下了楼，后面跟着若望。

罗兰看见年轻人就大声道：

“唷，你来了！你在自己的寓所已经感到厌烦啦。”

“不，父亲，今天早晨我有话要跟妈妈谈。”

若望张开手走上前去，当他感到老头那双手紧紧握住自己的手指时，一种奇怪而意外的激动使他的肌肉收缩，这是那种即将分离、即将告别且无望再回来时所产生的激动。

罗兰太太问道：

“彼埃尔没有来？”

她丈夫耸了耸肩：

“没有。可他活该，他总是迟到。咱们不等他了，吃吧。”

她转向若望：

“你应该去叫他，我的孩子；要是不等他，这会伤害他的。”

“好，妈妈，我去找他。”

说着，年轻人走出餐厅，怀着一个胆怯者准备去战斗时那种焦躁不安的决心，他登上楼梯。

他敲门，彼埃尔立即答应：

“进来。”

他进了屋。

彼埃尔正伏在桌上写东西。

“你好。”若望说道。

彼埃尔站起身来：

“你好。”

说着，两人握了握手，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你不下楼去吃饭吗？”

“可……因为……我有好多事要干。”

老大的声音发颤，他那焦虑不安的目光在询问弟弟该怎么办。

“我们在等你呢。”

“哦！母亲是不是……是不是在楼下？……”

“对，就是她让我来叫你的。”

“啊！那么……我下去。”

在餐厅门口，他迟疑着是否第一个进去，后来，他突然打开门，看见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地坐在餐桌旁。

他首先走到她跟前，低眉垂眼，一声不吭，弯下腰，把额头伸过去让母亲吻。一段时间来，他总是这样请安问好，不像从前那样亲他母亲的双颊。他猜到她把嘴凑近来，但丝毫未感到她的双唇碰到他的皮肤；在这一番假装的亲热表示后，他又竖起身子，心怦怦地跳。

他在想：“我走后他们说了些什么？”

若望不断亲切地叫着“母亲”和“亲爱的妈妈”，对她关怀备至，给她添菜，给她斟酒。这下，彼埃尔明白了，他们两人曾抱头痛哭过，但他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想法！若望是认为他母亲有罪呢，还是认为他哥哥是个卑鄙的小人？

他又默默责备自己说出了这件可怕的事，这念头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喉咙梗塞，张不开嘴，吃不下饭，讲不出话！

此刻，他感到再也呆不下去了，需要赶快逃跑，离开这个已不属于自己的家，离开这些对他已情薄如纸的人。他真想拔腿就走，不管上哪儿去。他觉得完了，他再也不能呆在他们跟前了，否则，他会情不自禁地折磨他们；只要他一在场，他就会使他们不断地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若望跟罗兰交谈着。彼埃尔不听，也听不见。然而，他似乎从弟弟的说话声中感觉到什么想法，于是就留心弦外之音。若望说道：

“看来这是他们船队中最好的一条船了。据说载重六千五百吨。下个月它首航。”

罗兰大吃一惊：

“船已完工啦！我还以为今年夏天还不能下海哩。”

“对不起；大家拼命赶工，想在秋季以前举行初航。我今早路过公司办事处，跟他们的一个董事交谈过。”

“哈！哈！是谁？”

“马尔尚先生，董事长的密友。”

“哎呀，你认识他？”

“对，而且我请他帮我个小忙。”

“哈！那么等‘洛林号’一进港，你让我去好好参观一下，好不好？”

“当然，这很容易！”

若望似乎犹豫不决，寻找言词来转移话题，他接着说道：

“总而言之，在这些横渡大西洋的大客轮上，生活还说得过去。每个月里有半个多月在两个漂亮的大城市，纽约和勒阿弗尔，过陆地生活，其余的时间则跟一些可爱的人在海上度过。甚

至还可以在旅客间结交些和蔼可亲的人和将来对自己有用的人，对，非常有用的人。你想，船长每年的收入，连同节约下来的煤炭费，可达两万五千法郎，或者更多……”

罗兰说了声“天哪!”紧接着吹了声口哨，表明他对这笔收入和船长怀有深深的敬意。

若望又说道：

“客运部主任收入达一万法郎，医生的固定工资为五千法郎，供膳宿、照明、取暖、服务等等。加起来总共至少相当于一万法郎，这很可观。”

彼埃尔抬起眼睛，与弟弟的目光相遇，他懂得若望的意思了。

于是，他迟疑了一下，问道：

“在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上，谋一个医生的职位，是不是很难?”

“也难也不难。这要看时机和后台。”

大夫沉默了良久，接着又问道：

“‘洛林号’是在下个月出海吗?”

“对，下个月七号。”

他们又缄口无言了。

彼埃尔在考虑。当然，如果他能上船当随船医生，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再看情况，可能他会离开这条船。但在此期间，他可以在船上谋生，不用伸手向家里要钱了。前两天，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表，因为他现在不再向母亲伸手要钱了！可除了母亲，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除了家里的面包，他吃不上别的面包，他没法睡在别的床上，没法住在别的屋檐下，尽管这个家他已无法住下去了。于是他迟迟疑疑地说：

“要是我能上这条船，我很乐意。”

若望问道：

“为什么你不能呢？”

“因为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公司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罗兰听了目瞪口呆：

“那你那些大展宏图的计划怎么办呢？”

彼埃尔喃喃说：

“有时候必须善于牺牲一切，放弃最美好的希望。况且，这只是个开头，只是个赚上几千法郎的手段，为的是以后成家立业。”

他的父亲立即被说服了：

“这倒是大实话。两年之内你可以攒上六七千法郎；如果好好使用这六七千法郎，够你花一阵子的了。路易丝，你看怎么样？”

她低声回答，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认为彼埃尔想得对。”

罗兰随即大声说道：

“我去跟普兰谈谈看，我跟他很熟！他是商业法庭的法官，而且他负责公司的业务。我还认识勒尼昂先生，他是船主，而且跟其中一位副董事长很知己。”

若望问他哥哥：

“要不要我今天就去试探一下马尚尔先生？”

“好，我很希望这样。”

彼埃尔思考了片刻后又接着说道：

“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再写信给我医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对我印象很好。这些船上经常雇用些平庸之辈。如果有马斯-鲁塞尔、雷米佐、弗拉施和博里盖尔等教授的热情洋溢的信，可能比所有把握不大的推荐更管用，没准一小时内就能把事情办妥了。”

若望完全同意这看法：

“你的主意太好了，太好了！”

若望笑逐颜开，他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几乎成功在握，心中十分高兴，因为不会再苦恼很久了。

“你今天就给他们写信吧。”他说。

“回头就写，马上就写。我这就去写，我今天早晨不喝咖啡了，我太紧张了。”

彼埃尔起身走出餐厅。若望扭头问他母亲：

“你，妈妈，你今天干什么？”

“不做什么……我不知道。”

“你愿同我一起上罗塞米莉太太家去吗？”

“可是……好……好吧……”

“你知道……今天我必须去她那儿。”

“对……对……当然。”

“为什么说必须去？”罗兰问道，他经常听不懂别人在他面前说的话。

“因为我答应过她我要去。”

“哈！很好。那么，这就是另一码事了。”

说着，他开始装他的烟斗，母子两人上楼去取帽子。

当他们两人来到街上时，若望问他母亲：

“妈妈，你要挽着我的胳臂吗？”

他从不伸出胳臂让她挽着，他们习惯肩并肩地走。这次她接受了若望的提议，挽着他的胳臂。

一时间，他们两人默默无语，后来若望说道：

“你看彼埃尔完全同意出门了。”

她喃喃地说：

“可怜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说，可怜的孩子？他在‘洛林号’上决不会不愉快的。”

“不……这我知道，可我想起那么多的事。”

她思索很久，低着脑袋，脚步合着儿子的步伐。后来，她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说出自己很久以来的、从未泄露过的思想：

“生活太丑恶了！如果谁一旦在生活中找得一丝温暖，沉醉于这一丝温暖，那就是有罪，将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若望低声说：

“妈妈，别再提这件事了。”

“可能吗？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它。”

“你把它忘了吧。”

她又不作声了，随后，深为遗憾地说：

“啊！要是我嫁了另一个男人，我会多么幸福啊！”

眼前，她对罗兰十分恼怒，嫌他丑陋、愚蠢、笨拙、脑子迟钝、长相粗俗，她的错误和不幸，都怪他。正是由于这些，由于这个男人的庸俗，她才欺骗了他，才使她的一个儿子陷于绝境，才使她在另一个儿子面前作最痛苦的忏悔，这种忏悔使得母亲的心流血。

她喃喃道：

“一位姑娘要是嫁给一个像我丈夫那样的男人，该有多可怕啊。”

若望不回答。他想到在此以前他一直以为是父亲的这个人。长期以来，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父亲的平庸，他哥哥经常讽刺挖苦罗兰，其他人对罗兰倨傲冷漠，甚至女佣也蔑视罗兰，这一件件事，使他对他母亲那可怕的坦白，也许有了思想准备。他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儿子，这件事并未使他太难过；经过前一天的巨大震惊，他之所以没有像罗兰太太所担心的那样反感、愤

慨和怒不可遏，正是因为长久以来，他作为这个憨厚、呆头呆脑的人的儿子而下意识地感到痛苦。

他们到达罗塞米莉太太的家门口。

她住在圣特阿德雷斯路上的一幢大楼房的三楼上，这幢房子归她所有。从她家的窗户，可以看见勒阿弗尔的整个锚地。

她看见罗兰太太最先进门，就张开双臂拥抱她，而不像以往那样去握手，因为她已猜到罗兰太太来访的意图。

客厅里的沙发和坐椅是压花丝绒面的，上面始终罩着套子。花纸糊的墙上挂着四幅版画，这是她的亡夫——那位船长——买的。画上是航海和伤感的景象。第一幅画上是一个渔夫的妻子在岸边挥动手绢，帆船带着她的丈夫消失在天际。第二幅画上是同一个女人跪在同样的岸边，曲伸着手臂看着远方，在雷电闪闪的天空下，在难以置信的海浪中，她丈夫的船即将沉没。

另外两幅画上是上流社会中两个类似的场面。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凭倚在一艘远去的大型客轮的甲板护栏上沉思。她看着已经远离的海岸，眼里满含泪水和遗憾。

她把谁留在了岸上?

然后，同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扇朝向大海的窗前，晕倒在一张扶手椅上。一封信刚从她的膝头掉下来，掉在地毯上。

那么，他死了，多么绝望呵!

这些一目了然而又略带诗意的主题，表现了平凡的悲惨场面，十分容易打动和吸引客人们。不用解释，也不用研究，人们马上就懂得画中的含义，并且同情可怜的女人们，尽管不太清楚那位高雅女子的痛苦属于什么性质。可是这种疑惑更促人遐想：她一定是失去了未婚夫！一进客厅，若望的目光无法抑制地被引向这四幅画，而且被某种魅力粘住了。他的眼睛刚一离开这些画，就又回去了，而且总是凝视着这犹如姐妹的画中

两个人物的四副表情。这些画是以当前流行的版画制作方式作成的，它们线条清晰、做工精致、华贵高雅，配上闪闪发亮的框架，给人一种清洁和端正的感觉；再配上其他的家具，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坐椅按照不变的次序排列，有些靠墙放，另一些放在小圆桌的四周。窗帘洁白无瑕，上面的褶纹笔直而有规则，使人不禁想把它稍稍揉皱；球形钟罩上始终一尘不染，罩内有帝国风格的镀金摆钟——跪着的阿特拉斯神[①]擎着一个地球仪，犹如一只装饰用的圆甜瓜。

两位夫人就座时，稍稍改变了她们坐椅的正常位置。

“您今天没出去？”罗兰太太问。

“没有。说实话，我今天有点儿累。”

接着，她说这次郊游和垂钓使她感到无比快乐，她仿佛对若望和他母亲表示谢意。

“你们知道吗，”她说，“今天早晨我吃了我捉到的那些虾，味道十分鲜美。要是你们愿意，咱们挑一天再去垂钓……”

年轻人打断她的话说：

“在开始第二个话题前，咱们是不是先把第一个话题说完？”

“怎么啦？我觉得第一个话题已经结束了。”

“哦！夫人，我在圣儒安的岩石中，也有所获，我也要带回家去。”

她装出既天真又狡黠的神情：

“您？什么东西呀？您找到了什么？”

“一个女人！我妈妈和我来是问她今天早晨没有改变主意吧。”

她莞尔一笑：

---

① Atlas，希腊神话中的顶天巨神。

“没有，先生，我这个人从不改变主意。”

于是，他向她伸过手去，她迅速而坚决地握住他的手。他问道：

“尽量早些，好吗？”

“您愿意什么时候都行。”

“六个星期以后？”

“我没意见。我未来的婆婆意见如何？”

罗兰太太略带忧郁地微笑说：

“哦！我呀，我没意见。我只是感谢您愿接受若望，因为您会使他十分幸福的。”

“我将尽我所能。妈妈。”

罗塞米莉太太头一次有点动情，她站起身来，吻抱罗兰太太，像个孩子似地亲吻了很久；这新的亲热举动使可怜的女人那颗受伤的心充满了激情。她说不出此时此刻的感受，真是悲喜交加。她失去了一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却换来了一个女儿，一个大女儿。

当她们两人又面对面地坐下时，她们互相握着手，就这样互相端详着，微笑着，这时若望似乎被她们遗忘了。后来她们谈论了一大堆的事情，有关即将举行的婚礼所必须考虑到的事情；一切都决定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这时，罗塞米莉太太仿佛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她问道：

“你们征求过罗兰先生的意见，是吧？”

母子两人忽然脸红了一下，还是母亲作了回答：

“噢！没有，用不着！”

她犹豫了一下，觉得必须稍作解释，接着说道：

“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跟他说。只要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就行了。”

罗塞米莉太太毫不惊讶，微微一笑，她认为这很自然，因为这个老好人不太懂事。

当罗兰太太和儿子又回到街上时：

“咱们上你的寓所去好吗?”她说，“我很想休息一下。”

她觉得自己已无藏身之处，她自己那个家令她惊恐不安。

他们走进若望的家门。当大门在她身后关上时，她立即重重地舒了口气，好像这把锁使她得到安全。而后，她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去休息，而是打开所有的柜子，核对那一叠叠的床单、内衣、手绢和袜子的数目，改变摆放的次序，安排得更对称、更和谐，让她这个家庭主妇看起来更顺眼；她把一切都安置得称心如意，把毛巾、短裤和衬衣码得整整齐齐，放在专用的搁板上，把所有的棉麻织品分成三大主要类别：内衣、家庭日用布制品和餐桌用布制品。而后，她往后退了几步，端详和欣赏她的杰作，并开口说：

“若望，你来看看这有多漂亮呵。”

他站起身来赞赏了一会儿，为了讨她的欢心。

突然，在他又坐下去时，她轻手轻脚地从后面走近他的扶手椅，右手搂着他的脖子，一面亲吻他，一面把另一只手里拿着的，包在白纸包里的东西放在壁炉台上。他问道：

“这是什么?”

她不回答，但他认出了相框的形状，明白了：

“给我!”他说。

但她假装没听见，又回到衣柜那儿去了。于是，他站起身，急速地拿起这一令人痛苦的纪念物，穿过房间，把它紧紧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时，她用指尖擦去眼角上的一滴泪水，接着，用稍稍颤抖的声音说道：

“现在我去看看那位女仆把厨房收拾得怎么样了，她此刻不

在，我可以到处检查一下，好心中有数。”

第九章

马斯-鲁塞尔、雷米佐、弗拉施和博里盖尔教授们给他们的学生彼埃尔·罗兰大夫写了推荐信，信中满篇是表扬和恭维，这些信由马尔尚先生呈交给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公司的董事会，并得到商业法庭法官普兰先生、大船主勒尼昂以及勒阿弗尔市长助理——博西尔船长的密友——马里瓦尔的支持。

恰巧“洛林号”上的医生，还没有确定人选，因此彼埃尔有幸在几天内就被任命为该船的医生。

一天早晨，他正在梳洗时，女佣若斯菲娜拿来了通知书。

他最初的心情，犹如一个死刑犯接到了减刑通知，他想到这次离家出走，想到永远在起伏不定海水的抚慰下，过着平静的生活，想到这一永远飘泊不定、不可捉摸的新生活，他立即感到痛苦缓解了。

现在他在父亲家里成了陌生人，整天默不作声，谨慎克制。

自从那天晚上，他在弟弟面前泄露了自己发现的这个不光彩的秘密后，他觉得他断绝了和家里人的最后关系。他为自己对若望说了这件事而感到内疚，始终耿耿于怀。他认为自己可憎可恶、卑鄙、恶毒，然而他把事讲出来后，又觉得轻松了。

从这以后，他决不再看母亲和弟弟的眼睛。双方的目光相互回避，犹如敌手惧怕交锋而狡猾地时时转移阵地。他总是在想：“她跟若望说了些什么呢？承认了还是否认了？弟弟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她的？又怎么看我的？”他猜不透，于是十分恼火，

几乎不再跟这母子两人说话了，除了当着罗兰的面，那是避免父亲产生疑惑。

他接到委任信以后，当天就把信拿给家里人看。父亲是个乐天派，对什么都兴高采烈，鼓起掌来。若望满心喜悦，但却用严肃的口吻回答说：

“我衷心祝贺你，因为我知道竞争十分激烈，肯定这是多亏了那些教授们的推荐信。”

母亲却低着头喃喃说：

“我很高兴你这事办成了。”

午饭后，他上公司办事处去，打听诸多有关事项。他询问“庇卡底号”船上医生的姓名，这船第二天就要出发，他找这船上医生打听有关自己新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以及他会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皮雷特医生已在船上，彼埃尔就登船拜访。一个跟他弟弟十分相似，蓄着金色胡子的年轻人，在船上一间小舱房里接待了他。他们谈了很久。

从轮船的底舱传来深沉的声音，那是混杂而持续的骚动：货物降落和堆放到底舱，夹杂着脚步声、说话声、运货箱的机器转动声、工头的哨子声、铁链在绞盘上拖拉或绞动的声音、蒸汽刺耳的喘息声，这喘息声使得整艘大船微微颤抖。

然而，当彼埃尔离开这位同行又回到街上时，一种新的忧愁向他袭来，它像那海上飘移的雾，来自世界尽头，在难以觉察的雾层里带着某种神秘而不洁的东西，仿佛从不吉利的远方，带来了瘟疫的气息，包围着他。

在他最痛苦的时刻，他也从未感到这般悲惨。

这是因为最后的裂痕撕开了，他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在他把所有温情脉脉的根从心中拔除时，他还没有这种突然袭来的

感觉——一种丧家之犬的感觉。

这不再是精神上的折磨和痛苦，而是一只野兽没有安身之处时的惶恐，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即将遭受风雨、雷电、以及世上一切暴力的侵袭时，所产生的物质上的忧虑。当他的脚一跨上这艘船，走进在海浪中摇晃不定的小舱房时，他那习惯于平稳安静的睡床的肉体，就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产生反感。在此以前，这个躯体一直感到由砌在地里的结实牢固的墙壁保护着，能在抵挡风雨的屋顶下，在固定的地方休息。而现在，他所面临的，不再是大家所喜爱的家庭温暖，而是一种危险，一种经常的痛苦。

脚下不再是土地，而是滔滔的汪洋大海，它向你咆啸，把你吞噬。周围不再有空间供你散步、奔跑、甚至迷路，只有几米长的木板让你走路，犹如一个犯人走在其他囚犯之间。除了水和云外，什么也看不到了，不再有树木、花园、街道和房屋。他将时时感到轮船在自己的脚下摇晃。逢到暴风雨的日子，他必须紧靠在板壁上，抓住门，用力拽住狭窄的卧铺的边沿，免得滚下床去。无风浪的日子，他将听见螺旋桨的隆隆震动声，感到轮船正载着他逃跑，持续地、有规律地、令人心烦地逃跑。

仅仅因为母亲跟一个男人相好，他就注定要过这种苦役犯的流浪生活。

他一直向前走，腿脚发软，怀着即将移居国外的人所具有的忧伤心情。

对过路的陌生人，他心中不再怀着高傲的蔑视或仇恨，他眼巴巴地希望和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他即将离开法国，并且听他们说话，得到他们的安慰。实际上在他内心深处有一种需要——这是一个穷人即将伸手乞讨时的可耻需要，是强烈而又羞涩的需要——，他需要别人为他的离去而难过。

他想到了马罗夫斯科。只有这个波兰老头十分爱他，会对他的出门真正感到伤心难过；于是大夫决定立即去找他。

当他走进铺子时，药剂师正在大理石研钵里研磨药粉，他意外地稍稍哆嗦了一下，放下了手中的活儿。

“老也见不到您的影子啦?”他说。

年轻人解释说他有许多事要办，但未泄露办事目的，然后他坐了下来，问道：

“怎么样，生意好吗?”

生意并不好，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个劳动人民的街区，病人又少又穷，只能销售一些便宜的药。医生们绝对不开稀有的和复杂的药品，那种药有五倍的利润。老人最后说：

“要是这样下去，再过三个月，我这铺子就得关门。要是我不指望您，我的好大夫，我早就去擦皮鞋了。”

彼埃尔心中难受，他突然决定把事情挑明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哎呀！我……我……我再也帮不了您什么忙了。下个月初我要离开勒阿弗尔。”

马罗夫斯科摘下眼镜，因为他太激动了：

“您……您……您说什么?”

“我说我要走，老朋友。”

老头目瞪口呆，他觉得最后的希望也消失了；他忽然对这个年轻人十分反感，他曾经喜欢他，对他言听计从，十分信赖，而现在他就这样抛弃了自己。

他咕哝道：

“您，您也要背叛我?”

彼埃尔深为感动，真想吻抱他：

“我不是背叛您。我在这里找不到安身之处，只好去一艘横

渡大西洋的客轮上当随船医生。”

“哎呀！彼埃尔先生！您曾一口答应，要帮助我生活下去的呀！”

“有什么办法呢！我自己也得活下去呀。我没有一分钱的财产。”

马罗夫斯科反复说：

“不应该，不应该，您不该这么做，我只有饿死啦。我这把年纪，算是完了。您不应该。您抛弃一个可怜的老人，他是为了跟随您才到这儿来的。这样做不应该。”

彼埃尔想解释，反驳，陈述自己的理由，证明他没有别的办法。那位波兰老人根本不听，他憎恶这件背信弃义的行为；最后，他大概是暗指某些政治事件，说道：

“你们这些法国人，你们不信守诺言。”

于是，彼埃尔也生气了，站起身来，稍稍高傲地说：

“马罗夫斯科老爹，您这么说可不公平。我有充分的理由才这么做的；您应该明白这一点。再见！我希望再见到您时，您不会再这么不讲理。”

说着，他走出店门。

“算了吧，”他想，“谁也不会真心诚意地为我感到惋惜。”

他在脑海中搜索所有他认识的，或者曾经相识的人，一张张面孔展现在记忆中，他找出了那位曾使他怀疑母亲的酒吧女。

他迟疑不决，本能地对她怀恨在心，后来又突然下定决心，心想：

“不管怎么说，她是对的。”

他辨认方向，寻找酒吧的那条街。

出乎意外，酒吧里高朋满座，雾气腾腾。

这一天是个节日，顾客中有市民也有工人，他们招呼着、谈

笑着、叫喊着，酒吧老板本人也来回送酒，在桌子间穿梭不停，撤去空酒杯，又端上冒着泡沫的满酒杯。

彼埃尔在离柜台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座位，他等着，希望那个酒吧女看见他，认出他来。

可是她来回几次经过他面前，没正眼看他，裙子下面两只脚小步疾走，腰肢优雅地一扭一摆。

他终于用一块硬币敲着桌子。

她跑了过来：

“您要些什么，先生?”

她不看他，一心在计算她给顾客端了多少酒。

“好呀!”他说，“就这样向朋友问好吗?”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匆忙地说：

“啊！是您啊。您好吗？我今天没时间。您是要杯啤酒吧?”

“对，一杯啤酒。”

当她把酒端来给他时，他又说道：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走了。”

她冷淡地回答说：

“是吗！去哪儿?”

“去美国。”

“据说这个国家很美。”

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说真的，选这个日子跟她谈话未免太冒失了，咖啡馆里到处是人!

彼埃尔向海边走去，到达堤岸时，他看见“珍珠号”载着他父亲和博西尔船长正返航。帕帕格里水手划着船；他父亲和船长坐在船尾，抽着烟斗，一副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神情。大夫看见他们的船经过时，心想：“头脑简单的人真幸福。”他在防波堤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尽量什么也不去想，迷迷糊糊

地昏睡过去。

晚上，他回到家里，母亲对他说话，但不敢抬眼看他：

“你出门需要一大堆衣物用品，可我有点不知所措。刚才我给你订购了衬衣和内衣，并去裁缝那儿定做了外衣；你还需要什么别的东西吗？可能还有什么你需要而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张口想说：“不，什么也不需要。”可他转念一想，至少应该穿着得体，于是十分平静地回答道：

“我还不知道需要什么，我要问问公司。”

他去公司打听，人家交给他一张必带物件的单子。母亲从他手中接过单子时看了看他，这是好久以来第一次正面看他，而她眼里的表情是如此谦恭、温柔、悲伤、充满了哀求，像条可怜的狗挨打时求饶一样。

十月一日，“洛林号”从圣纳泽尔开来，驶进勒阿弗尔港，在当月七日再出发去纽约。彼埃尔·罗兰只得住进那间飘浮的小舱房，从今以后，他将在这间小屋中囚禁自己的一生。

第二天，他出门时，在楼梯上遇见母亲，她在那里等着他，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清，喃喃地说道：

“你要不要我帮你到船上安顿一下？”

“不，谢谢，一切都安排好了。”

她又低声道：

“我非常想看看你的房间。”

“没有必要，房间很小很难看。”

说着，他扭头就走了。她靠在墙上，目瞪口呆，脸色灰白。

然而，罗兰却在那天去参观了“洛林号”。晚饭时，他一个劲儿地夸这条船如何华丽，并十分惊讶妻子怎么无意去看看，儿子不就要登上这条船去远航了吗？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彼埃尔很少在家。他烦躁、易怒、冷

酷、说话粗暴，似乎在训斥所有的人。可是在他临动身的前一天，他仿佛突然变了，变得很温和。在他第一次上船去睡觉时，他吻别父母，问道：

“明天你们上船来跟我告别吗？”

罗兰大声回答：

“来，来，当然来。路易丝，对不对？”

“当然，当然。”她声音很低。

彼埃尔接着又叮咛了一句：

“我们十一点正式开航。最晚九点半就得到那儿。”

“嘿！”他父亲高声说，“我有个主意。离开你以后，我们赶快登上‘珍珠号’，好在堤岸外等着你，再见到你一次。好吗，路易丝？”

“好，当然啰。”

罗兰又接着说：

“这样，你就不会把我们跟那些在大船离港时，拥挤在码头上的人群弄混了。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家里人。你看这样好吗？”

“好啊，我看就这样吧。说定了。”

一个小时以后，彼埃尔躺在自己的海员小床上，床又窄又长，像口棺材。他久久地躺在那儿，睁着眼，想着这两个月以来，在他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的内心中，所发生的一切。他一直痛苦，同时也使别人痛苦，久而久之，这种挑衅性和报复性的痛苦，像一把磨钝了的刀片一样失去了锋芒。他几乎再也没有勇气去怨恨什么人，去埋怨什么事了，他的叛逆心理将像他的生活一样顺水漂流。他厌烦斗争、打击和憎恨，总之，他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他再也忍受不了，拼命使自己的心变得麻木不仁，忘却一切，就好比沉睡一样。在他四周，他隐约听到船只发出的声音，声音既新鲜又轻盈，在海港平静的夜色中，几

乎很难觉察；他的创伤在此以前令他疼痛难忍，此时只让他感到结疤时的轻微阵痛。

他睡得十分香甜，海员们的动静使他从梦中惊醒。天亮了，赶潮的火车到达码头，载来巴黎的游客。

于是，他起身在船上闲逛，在这些忙碌不安的人群中穿行。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舱房，互相招呼，互相询问，互相随口答话，处于旅行开始时的混乱之中。彼埃尔跟船长打过招呼，又跟他的同伴客运主任握了握手，就走进客厅，客厅里已有几个英国人在角落里打瞌睡。这间大屋子的墙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上面还镶嵌着金线，四壁装上了大玻璃镜，屋子在镜中仿佛延伸到无穷的尽头；客厅里有几张长桌，两边是两排酱紫红丝绒的转椅。五大洲的富翁们就是在这间漂浮的、国际性的宽阔大厅里共同就餐的。大厅的富丽堂皇堪与大饭店、戏院、公共场所媲美，这种豪华既壮观又平庸，但它却满足了百万富翁们的视觉。大夫正准备到船上的二等舱那边去，突然想起前一天晚上上来了一大群移民，于是，他就下到通舱里。走进通舱，一股贫穷肮脏、令人作呕的人味，向他扑面而来，这股裸露在外的皮肤的臭气，比野兽皮毛的臭味还更令人恶心。这时，在一条又黑又矮、类似矿井坑道的底舱过道里，彼埃尔看见几百个男人、妇女和儿童，躺在、叠放在、或成堆挤放在过道的木板上。他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只隐约看见一群肮脏不堪、衣衫褴褛的人；这群被生活压垮的穷人显得精疲力竭，带着他们瘦弱的妻子和衰弱不堪的孩子，离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希望在那里不至于饿死。

大夫想到这些乞丐们过去的劳动，白费力气的劳动，徒劳无益的劳动，顽强的拼搏，日复一日，花费了多少精力，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他们将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种可

怕的贫苦生活，他真想对他们大喝一声："你们这不是带着老婆孩子跳海吗？"同情和怜悯紧紧扣住了他的心弦，他忍受不了他们这副惨景，于是就抽身走开了。

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和罗塞米莉太太已在他的舱房里等着他。

"这么早。"他说。

"对，"罗兰太太颤声答道，"我们争取时间见你一面。"

他注视着她。她今天穿一身黑，好像戴孝似地，他忽然发现她上个月还是灰白的头发，一下全白了。

他费了好大劲才让来送行的人都在小舱室里坐了下来，他跳到了自己的铺位上。从开着的舱房门，可以看到成群的人来来往往，犹如节日街头那种熙熙攘攘的景象，他们是乘船旅客的亲朋好友，一大群人纯粹出于好奇，也都拥上了这艘巨轮。人群在走廊里、客厅里，来回窜游，东张西望，有几个脑袋一直探进彼埃尔的房间，房间外面，有人在窃窃低语："这是大夫的房间。"

于是，彼埃尔关上房门，可是，刚刚跟家里人关在一起，他就立即想再打开房门，因为船上的骚动可以掩盖他们的局促不安和沉默无言。

罗塞米莉太太终于打破了沉默：

"这些小窗户不太通风。"

"这是舷窗。"彼埃尔答道。

他解释舷窗的厚度能使玻璃经得住最强烈的撞击，接着他又详细解释关闭装置系统。罗兰随后问道：

"你在这儿有药房？"

大夫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全是小瓶，瓶上贴着白方块纸，上面用拉丁文标着药名。

他拿起一只小瓶，解释这瓶药的成份及种种属性，接着他又拿起第二瓶，第三瓶，于是，他上起一堂真正的治疗课来了，大家仿佛都专心致志地听着。

罗兰晃着脑袋重复说：

“真有意思，这玩意儿！”

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

“请进！”彼埃尔大声道。

进来的是博西尔船长。

他伸出手来，说道：

“我来晚了，因为我不想妨碍你们互诉衷肠。”

博西尔没有地方坐，只得坐在床上。又开始一片沉默。

突然，船长侧耳倾听。他透过板壁，听见有人在发布命令，就宣布说：

“要是我们想上‘珍珠号’的话，就该走了；这样，在海口处还能再见到您，我们在大海上向您告别。”

罗兰老爹坚持这种告别方式，他大概是想给“洛林号”的乘客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他赶忙起身告辞：

“好吧，再见，我的小伙子。”

他亲了亲彼埃尔的颊髯，接着就打开舱门。

罗兰太太一动不动，垂着眼睛，脸色十分苍白。

她的丈夫碰了碰她的胳臂：

“行了，咱们快点走吧，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她站起身来，朝她儿子跨了一步，把煞白的双颊挨次凑到儿子跟前，彼埃尔吻了一下，但一言不发。然后他握了握罗塞米莉太太的手，还有他弟弟的手，一面问道：

“你什么时候结婚？”

“还不知道确切的日子。要凑你旅行的间隙。”

大家终于走出舱房，上了甲板，甲板上挤满了旅客、送行的人、行李搬运工和海员。

蒸汽机在轮船那庞大的船腹中轰鸣，轮船仿佛在不耐烦地颤动。

“再见了。”罗兰喊道，他总是匆匆忙忙。

“再见。”彼埃尔回答说。他站在“洛林号”和码头之间的一条木头小跳板的边沿上。

他再次跟所有的人握了握手，全家人随即离去。

“快，快，上车！”父亲嚷道。

一辆马车等着他们，把他们送到外港，帕帕格里掌管着“珍珠号”，待命出海。

时值秋季，天气干燥而宁静，没有一丝风，在这种日子里，平静如镜的大海似乎寒冷而严峻，如钢铁一般。

若望操起一支桨，帕帕格里手持另一支桨，他们开始划了起来。防波堤上、堤岸上、直至花岗石的护墙上，人山人海，前拥后挤，人声嘈杂，他们在等待“洛林号”。

“珍珠号”在这两股人流中行驶，不久就到防波堤外了。

博西尔船长坐在两位太太中间，手执舵把，他说道：

“你们会发现咱们处在‘洛林号’的航道上，瞧，就在那儿。”

于是，两个桨手拼命地划，尽可能地划得远一些。罗兰突然大声说：

“船来了。我看见了它的桅杆和那两个烟囱。它驶出锚地了。”

“孩子们，加油！”博西尔一再鼓劲。

罗兰太太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捂着眼睛。

罗兰则紧紧抱住桅杆站着；他向大家报告：

“这会儿船进入外港……它不动了……它又行驶了……它

大概挂上了拖轮……它在行驶……加油！……它进入海堤！……你们听人群在叫喊……加油！……是'海王星号'拖着它……我现在看见它的船头了……它来了，来了……他妈的，这船真棒！该死的！你们倒是瞧呀！……"

罗塞米莉太太和博西尔船长转过头去；那两个桨手停了桨；只有罗兰太太木然不动。

一艘马力很足的拖轮拖着那艘巨轮慢慢地、庄严地驶出海港，拖轮在轮船前面犹如一只毛毛虫。防波堤上、沙滩上和房屋的窗口，都挤满了勒阿弗尔居民，他们突然产生了一股爱国激情，高呼："'洛林号'万岁！"给这起航的壮观场面喝采鼓掌，为这个海滨大城市将最美丽的女儿献给大海而欢呼。

这位美丽的姑娘一驶过花岗石护墙之间的狭窄通道后，终于感到自由了，甩掉了拖轮，像一头巨兽，独自在水上奔跑。

"来了……来了！"罗兰总是大声嚷嚷，"它笔直向咱们驶来了。"

博西尔容光焕发，反复说：

"我刚才是怎么跟你们说的，嗯？我熟悉航道吧！"

若望轻声对母亲说：

"妈妈，你看，它过来了。"

于是罗兰太太露出她泪水朦胧的眼睛。

天气晴朗而宁静，"洛林号"一驶出海港，就全速前进。博西尔举起了望远镜，宣布说：

"注意！彼埃尔先生在船尾，就他一个人，很显眼。注意！"

轮船高如一座山，像火车一般飞快行驶，现在它正从"珍珠号"面前驶过去，离得很近，几乎碰到"珍珠号"了。

罗兰太太失魂落魄、心乱如麻，她把手伸向轮船，她看见儿子了，看见她儿子彼埃尔了，他头上戴着那顶士官帽，双手

向她致飞吻告别。

可是他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他在消逝，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点，像巨轮上一块不易察觉的斑点那样，被抹掉了。她想再认出他来，可再也看不清了。

若望握着她的手：

“你看见了吗？”他问。

“看见了。他真好！”

这时，他们调转船头回城里去。

“他妈的！真快。”罗兰满怀信心地说。

果然，轮船每时每刻在缩小，仿佛溶化在大海里。罗兰太太回头看着轮船，看着它隐没在天际，向一个陌生的地方，向世界的另一头驶去。在这无法留住的船上，在这过一会儿再也见不到的船上，有她的儿子，她那可怜的儿子。她觉得自己一半的心跟着他一起离去，她觉得自己的生命结束了，她还觉得永远也再见不到这个孩子了。

“你为什么哭呀？”她丈夫问道，“他不到一个月就会回来的。”

她含糊不清地咕哝道：

“我不知道，我心里难受才哭的。”

当他们重返陆地时，博西尔立即离开他们去一个朋友家吃午饭。若望和罗塞米莉太太走在前面，罗兰对他妻子说道：

“咱们的若望可真是风度翩翩。”

“对。”母亲回答。

这时，她脑子十分紊乱，便不假思索地补充说：

“我很高兴他娶罗塞米莉太太。”

这位好好先生感到十分惊讶：

“啊！怎么？他要娶罗塞米莉太太？”

"是呀，我们今天正想征求你的意见哩。"

"哎呀！哎呀！这件事谈了很久了吗？"

"噢，没有，才几天工夫。若望想先肯定她是否接受，然后再征求你的意见。"

罗兰搓着双手：

"很好，很好。再好也没有了，我绝对赞成。"

当他们离开码头，走上弗朗索瓦一世大街时，罗兰太太再一次回头，向涨潮的大海抛去最后一眼，但除了一缕淡淡的灰烟，在远方像薄雾一样飘浮，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请自己补充书名
作者＝请自己补充
页数＝请自己补充
ＳＳ号＝请自己补充ＳＳＩＤ
出版日期＝请自己补充
出版社＝请自己补充